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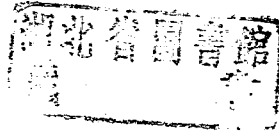
范文瀾所論第四種

文
心
雕
龍
注

北平文化學社印行

范文瀾所論第四種

文
心
雕
龍
注



北平文化學社印行

范文瀾所論第四種文心雕龍注例言

一、文心雕龍以黃叔琳校本爲最善，今即依據黃本，再參以孫仲容先生注。

錄顧千里黃蕘圖合校本，譚復堂先生校本，及近人趙君萬里校唐人殘篇

本。畏孫君蜀丞亦助我宏多，孫君所校有唐人殘寫本，明抄本，太平御覽，及太平御覽三種。書此識感。

二、黃注流傳已久，惜頗有紕繆，未饜人心。聶松巖謂此注及評，出先生客某甲之手，晚年悔之已不可及。今此重注，非敢妄冀奪席，聊以補

苴昔賢遺漏云爾。

三、劉氏之書，體大思精，取材浩博，絕非淺陋如予，所能窺測。敬就耳目所及，有關正文者，逐條列舉，庶備參閱。切望明師益友，毋吝餘論，匡其不逮，以啓柴塞。

四、王懸河三洞珠囊每卷稱某書某卷；李匡又資暇錄引通典多注出某卷，此例極善。茲依其成法，凡有徵引，必詳記著書人姓氏及書名卷數。



五、昔人頗譏李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文心爲論文之書，更貴探求作意，究極微旨。古來賢哲，至多善言，隨宜錄入，可資發明。其駕空騰說，無當雅義者，概不敢取，藉省辭費。

六、劉氏所引篇章，亡佚者自不可復得。若其文見存，無論習見罕遇，悉爲抄入，便省覽也。惟京都大賦，楚辭衆篇及馬融廣成頌曹植辨道論之類，或卷帙累積，或冗繁已甚，爲刊煩計，但記出處，不復逐錄。

七、古人文章，每多訓詁深茂，不附注釋，頗艱讀解。茲爲酌取舊說，附見文內，以省翻檢。又如鄭玄戒子書不爲父母昆弟所容，據陳仲魚跋知不字衍文；晉書潘尼傳載其乘輿箴，序中所稱高祖，據顏氏家訓風操篇知是家祖之誤。如此之類，亦隨時校正，雖無關本書，而有便循覽。

八、古來傳疑之文，如李陵答蘇武書諸葛亮後出師表等篇，本書雖未議及，而昔人雅論，頗可解惑，刪要採錄，力求簡約。至時賢辨疑，亦多

卓見，因未論定，暨捐勿載。

九、愚陋之質，幸爲師友不棄，教誘殷勤，注中所稱黃先生，卽蘄春季剛師，陳先生卽象山伯駸師。其餘友人則稱某君，前輩則稱某先生，著其姓字，以識不忘。

十、凡例之末，類附乞言，而真能虛心承教者或尠。彼以善意來，我以護短拒，此學者之大蔽也。吾雖不肖，實懷延佇之誠，苟蒙箴其瑕疵，攻其悖謬，無不再拜書紳，敬俟再版，備錄簡端。昔郭象盜竊向書，千古不齒，李善四注文選，迄今流傳，明例具懸，敢不自鑑。

黃校本原序

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蓋藝苑之秘寶也。觀其苞羅羣籍，多所折衷，於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綴文之士，苟欲希風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別求津逮者。若其使事遺言，紛綸蕤蕤，罕能切究。明代梅子庚氏爲之疏通證明，什僅四三耳；略而勿詳，則創始之難也。又句字相沿既久，別風淮雨

，往往有之；雖子庚自謂校正之功五倍於楊用修氏，然中間脫訛，故自不乏，似猶未得爲完善之本。余生平雅好是書，偶以暇日，承子庚之綿叢，旁稽博考，益以友朋見聞，兼用衆本比對，正其句字。人事牽率，更歷暑寒，乃得就緒；覆閱之下，差覺詳盡矣。適雲間姚子平山來藩署，因共商付梓。方今文治盛隆，度越先古，海內操奇觚弄柔翰者，咸有騰聲飛實之思；竊以爲劉氏之緒言餘論，乃斯文之體要存焉，不可一日廢也。夫文之用在心，誠能得劉氏之用心，因得爲文之用心，於以發聖典之菁英，爲熙朝之黼黻，則是書方將爲魚兔之筌蹄，而又況於瑣瑣箋釋乎哉。時乾隆三年，歲次戊午，秋九月。北平黃叔琳書。

文心雕龍元校姓氏

楊慎字用修

朱謀瑋字麟儀

王一言字民法

謝兆申字耳伯

徐勣字興公

柳應芳字陳父

王嘉弼字青蓮

張振豪字備慶

許延祖字無念

商家梅字孟和

龔方中字仲和

鄭胤驥字閑孟

程家燧字孟陽

梅慶生字子庚

孫汝澄字無撓

葉遵字循甫

陳陽和字道育

後學儒字醇季

徐應魯字宗孔

焦竑字弱候

沈天啟字生予

鐘惺字伯敬

李漢燧字孔章

王惟儉字損仲

孫良蔚字文若

曹學佺字能始

俞安期字羨長

欽叔陽字愚公

曾光魯字古狂

王嘉賓字仲觀

許天釗字伯倫

王嘉丞字性凝

許延禪字無射

來逢夏字景禹

文心雕龍元校姓氏

文心雕龍上篇提要

第一組 文章之樞紐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又諸子篇云：「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謹據上說，定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諸子六篇，爲第一組。

第二組 自易衍出之文

宗經篇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謹據上說，定論說篇爲第二組。顏氏家訓文章篇「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

第三組 自書衍出之文

宗經篇云：「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謹據上說，定詔策章表奏啓

議對書記五篇，爲第三組。文章篇『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

第四組 自詩衍出之文

宗經篇云：『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謹據上說，定明詩樂府詮賦頌讚雜文諧隱六篇，爲第四組。辨騷篇已列第一組，因其源出風雅，故旁列之，而以詮賦等篇屬焉。文章篇『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

第五組 自禮衍出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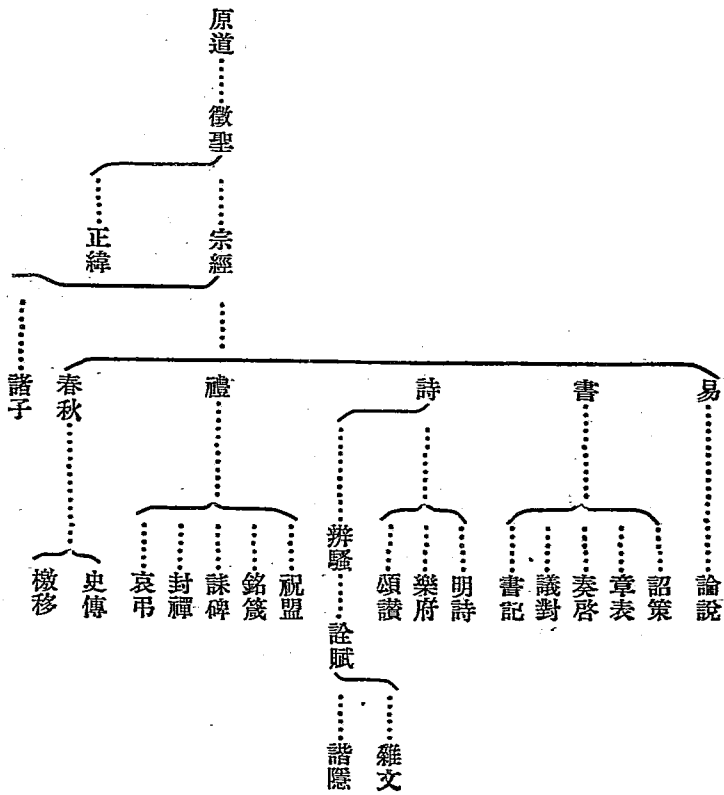
宗經篇云：『銘誥箴祝，則禮總其端。』謹據上說，定祝盟銘箴誥碑封禪哀弔五篇爲第五組。文章篇『祭祀哀誥，生於禮者也。』

第六組 自春秋衍出之文

宗經篇云：『紀傳移檄，則春秋爲根。』謹據上說，定史傳檄移二篇，爲第六組。文章篇『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右六組共文二十五篇，列表如下：

文心雕龍上篇提要



（說明）原道篇云：『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匿。』徵聖篇云：『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宗經篇云：『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謹據上義，首列原道，次列徵聖，三列宗經。聖之旁出爲緯。原道篇云：『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正緯篇云：『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又云：『前世符命，歷代賈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據此，知緯之爲義，雖非配經，而往聖之所研撰，正未可概目以譎詭也。

經之旁出者爲諸子。諸子篇云：『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案此與漢志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義合。故列爲經之旁枝。

詩之旁者爲騷。辨騷篇云：『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又云，『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又詮賦篇云：『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據此諸文，故旁出之，而使詮賦篇屬焉。

目錄

注中引文成篇者，附目於各篇下。

卷一

原道第一

易乾文言

易坤文言

阮元文言說

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徵聖第二

宗經第三

劉師培小學發微補一節

正緯第四

徐養原緯候不起於哀平辨

劉師培國學發微一節

隋書經籍志六藝緯類序

目錄

目 錄

桓譚上疏論讖

張衡上疏論讖

荀悅申鑒俗嫌篇

劉師培識緯論

辨騷第五

班固離騷序

又離騷贊序

王逸楚辭章句序

又離騷經序

又九章序

又九歌序

又九辨序

又遠遊序

又天問序

又招魂序

又大招序

又卜居序

又漁夫序

滄原離騷

卷二

明詩第六

五子之歌

祠洛水歌

韋孟諷諫詩

柏梁臺詩

蘇武詩四首

又答李陵詩

又別李陵

李陵與蘇武詩三首

錄別詩八首

目錄

目 錄

班婕妤怨詩

孺子歌

優施暇豫歌

成帝時童謠

枚乘雜詩九首

古詩十一首

何晏擬古詩一首

又先題詩一首

嵇康幽憤詩

應璩百一詩

袁宏詠史詩

孫綽秋日詩

南齊書文學傳論

漢郊祀歌天馬歌

孔融六言詩三首

漢郊祀歌日出入

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王融春遊回文詩

毛詩序

鄭玄詩譜序

鍾嶸詩品上

又詩品中

樂府第七

陌上桑

漢安世房中歌桂華

漢郊祀歌赤雁歌

漢太一歌

又天馬歌

東平王蒼舞歌一章

曹植七哀詩

目 錄

目錄

公莫辭

三侯之章

李夫人歌

挽歌二章

鑄歌十八曲

樂府分類表

郊廟歌辭

燕射歌辭

鼓吹曲辭

橫吹曲辭

相和歌辭

清商曲辭

舞曲歌辭

琴曲歌辭

雜曲歌辭

近代曲辭

雜歌謠辭

新樂府辭

詮賦第八

荀況禮賦

又知賦

枚乘柳賦

魏文帝柳賦

路喬如鶴賦

公孫詭文鹿賦

羊勝屏風賦

鄒陽兒賦

中山王文木賦

枚乘菟園賦

賈誼鵬鳥賦

目 錄

目錄

班固兩都賦序

王延壽靈光殿賦序

王粲登樓賦

徐幹齊都賦佚文

梁元帝蕩婦秋思賦

漢書藝文志詩賦序

劉師培漢書藝文志書後

章炳麟辨詩一節

頌贊第九

周頌時邁

屈原橘頌

李斯鄒嶧山刻石

又泰山刻石文

又瑯邪臺刻石文

又之罘刻石文

又東觀刻石文	
又碣石刻石文	
又會稽刻石文	
元結大唐中興頌	
楊雄趙充國頌	
史岑出師頌	
荆頌清廟	
魯頌駟	
商頌那	
班固北征頌	
馬融東巡頌	
崔瑗南陽文學官志	
蔡邕京兆樊惠渠頌	
曹植皇太子生頌	
章炳麟辨詩一節	
目 錄	

目 錄

郭璞爾雅圖讚

郭璞山海經圖讚

祝盟第十

桑林禱辭

祭天辭

祭地辭

迎日辭

衛太子禱辭

王延壽夢賦

曹植誥咎文

秦詛楚文

考工記祭侯辭

曹操祭橋玄文

魏明帝甄皇后哀策

潘岳爲諸婦祭庚新婦文

秦昭王與夷人盟辭

臧洪盟辭

劉琨與段匹磾盟辭

卷三

銘箴第十一

武王銘五首

金人銘

蔡邕銘論

班固燕然山銘

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蔡邕黃鉞銘

又鼎銘

李尤圍碁銘

又權衡銘

魏文帝典論劍銘

目錄

目錄

張載劍閣銘

虞箴

百官箴目

溫嶠侍臣箴

潘尼侍臣箴

誄碑第十二

柳下惠誄

楊雄元后誄

杜篤吳漢誄

傅毅明帝誄

又北海王誄

蘇順和帝誄

崔瑗和帝誄

潘岳皇女誄

蔡邕楊公碑

又郭有道碑

又陳太丘碑

又周勰碑

又胡廣碑

孔融張儉碑

孫綽王導碑

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

墓誌銘考

趙翼碑表考

又墓誌銘考

又碑表誌銘之別考

哀弔第十三

曹植行女哀辭

又金瓠哀辭

潘岳金鹿哀辭

目錄

目 錄

又澤蘭哀辭

又劉氏妹哀辭

又王氏哀辭

吳大澂叔字說

賈誼弔屈原文

司馬相如弔秦二世文

楊雄反離騷

班彪悼離騷

蔡邕弔屈原文

胡廣弔夷齊文

阮瑀弔伯夷文

王粲弔夷齊又

禰衡弔張衡文

陸機弔魏武帝文

李充弔嵇中散文

雜文第十四

宋玉對楚王問

傅玄七謨序

韓非子衆端參觀篇

東方朔答客難

楊雄解嘲

陸機演連珠四首

穆天子傳世民吟

諧隱第十五

宋城者謳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邯鄲淳笑林三節

束皙餅賦節文

袁淑雞九錫文

又驢山公九錫文

目錄

卷四

史傳第十六

班彪史記論

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

諸子第十七

論說第十八

班彪王命論

王粲儒吏論

傅毅難劉劭攻課法論

范寧王弼何晏論

王弼明象篇

何晏無名論

李康運命論

郭象莊子序

裴頤崇有論

徐幹中論

范曄上書秦昭王

李斯上始皇書

韓非子說難

鄒陽上吳王書

詔策第十九

漢武帝封三王策

潘昂冊魏公九錫文

衛覬冊魏王文

漢高帝手敕太子文

東方朔戒子詩

馬援戒兄子書

鄭玄戒子益恩書

孔融告高密縣立鄭公鄉教

目錄

檄移第二十

晉呂相絕秦辭

隗囂移檄告郡國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

鍾會檄蜀將吏

桓溫檄胡文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卷五

封禪第二十一

司馬相如封禪文

張純泰山刻石文

漢武帝泰山刻石文

楊雄劇秦美新

班固典引

章表第二十二

孔融薦禰衡表

諸葛亮出師表

黃式三讀蜀志諸葛傳

黃以周默記叙

曹植求通親親表

羊祜讓表

庾亮讓表

劉琨勸進表

張駿請討石虎李期表

奏啓第二十三

李斯治驢山陵上書

賈誼上書言積貯

晁錯上書言兵事

匡衡奏議郊祀

目錄

目 錄

王吉上疏言禮儀

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

谷永上書論鬼神

楊秉上疏諫傲行

高堂隆上疏言天變

路粹枉狀奏孔融

傅咸奏劾王戎

劉隗奏劾祖約

又奏劾周楚等

議對第二十四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賈捐之罷珠厓對

劉歆不毀孝武皇帝廟議

張敏輕侮法駁議

程曉上疏請罷校事

程咸議婦人刑

秦秀賈充諡議

陸機議晉書斷限

公孫宏對策文

杜欽對策文

魯丕對策文

書記第二十五

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子產寓書告趙宣子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楊惲報孫會宗書

劉歆與楊雄書從取方言

楊雄答劉歆書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趙至與嵇茂齊書

目錄

張敞奏書諫太后游獵

丙吉奏記霍光

劉楨與曹植書二首

又答魏太子丕借麝落帶書

楊紹買地券

王褒僮約

卷六

神思第二十六

體性第二十七

文鏡祕府論論體篇

風骨第二十八

通變第二十九

錢大昕與友人書

定勢第三十

卷七

情采第三十一

鎔裁第三十二

文鏡秘府論定位篇

史通敘事篇節錄

日知錄文章繁簡

聲律第三十三

文鏡秘府論論八病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陸厥與沈約書

鍾嶸詩品下

章句第三十四

約論古書文句異例

麗辭第三十五

文鏡秘府論論對節錄

阮元與友人論古文書

目錄

目錄

阮元文韻說

李兆洛駢體文鈔序

卷八

比興第二十六

潘岳螢火賦

杜牧晚晴賦

夸飾第二十七

劉師培美術與徵實之學不同論

事類第二十八

楊雄兗州牧箴

練字第二十九

隱秀第四十

卷九

指瑕第四十一

養氣第四十二

附會第四十三

總術第四十四

學海堂文筆策問

時序第四十五

裴子野雕蟲論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

李諤上書正文體

卷十

物色第四十六

才略第四十七

樂毅報燕王書

桓譚仙賦

張華鶴鷄賦

左思詠史詩

知音第四十八

目錄

目錄

程器第四十九

序志第五十

曹丕典論論文

典論論文逸文四條

曹丕與吳質書

應瑒文質論

陸機文賦

華虞文章流別論佚文

李充翰林論佚文

桓譚新論論文

陸雲與兄平原書

文心雕龍卷一

梁劉勰撰 1

原道第一 2

文之爲德也大矣，3 與天地並生者何哉！4 夫玄黃色雜，5 方圓體分，6 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7 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8；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9 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10 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11 一本實上有人字，心下有生字。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2 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13 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14 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孫云，御覽五八一引作竹琴，明抄本御覽作琴。泉石激韻，和若球鐃；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15

人文之元，肇自太極，16 幽贊神明，孫云，御覽五八五引太作泰，贊作讚。易象惟先。17 庖

犧畫其始，18 仲尼翼其終。19 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

心哉！20 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黃云，案馮本洛校維。書韞乎九疇，21 玉版金鏤之實，

丹文綠牒之華，22 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23 炎

皞遺事，紀在三墳，24 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馮本

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25 益稷陳謨，元作謀，楊改。亦垂敷奏之風。

26 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勳德彌縉。27 逮及商周，文勝其質，

雅頌所被，英華日新。28 文王患憂，繇辭炳曜，29 符采復隱，精義堅深。

重以公旦多材，振元作舜，朱改。其徽烈，制孫云，御覽制。詩緝頌，斧藻羣言。30 至黃

案馮本至下有若字。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孫

御覽引情性性情，譚獻校亦作性情。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31 寫天地

之輝光，孫云，御覽輝光作光輝。曉生民之耳目矣。

爰自風姓，32 暨於孔氏，立一作元。孫云，明抄本御覽作玄。聖創典，素王述訓，33 莫

不原道心以敷章，以敷，一作裁文，從御覽改。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

，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擬作覽孫云，御覽作輝。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孫云御覽而作明。明道，旁者字從御覽改通而無滯，一作涯御覽改。孫云滯作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覽改。存乎辭。』34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孫云，御覽無迺字。道之文也。

贊曰：

道心惟微，35神理設教。光采元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傲。

徵聖第二 I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2陶鑄性情，功在上哲，3夫子文章，可得而聞，4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孫云，唐寫本無文字。5先王聖化，孫云，唐寫本作聲教。布一作在方冊；6夫子風采，孫云，唐寫本作文章。溢於格言。7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8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9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文一作立。

辭爲功；10 宋置折俎，以多文元作方，孫改。舉禮。11 此事蹟孫云，唐寫本作績。貴文之徵也

。12 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

辭欲巧。13 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元作忠，謝改。趙云唐寫本正作志。足而本孫云，唐寫本作以。言文，

情信而辭巧，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14 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疑作幾。

神；15 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

體，或隱義以藏用。16 故春秋一字以褒貶，17 喪服舉輕以包孫云，唐寫本作苞。重。

18 此簡言以達旨也。邵詩聯章以積句，19 儒行經說以繁辭，孫云，唐寫本作詞。20 此

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孫云，唐寫本作決斷，以象夫，21 文章昭晰譚校晰作哲。以象孫云，唐寫本作効。

離，22 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23 五例徵辭以婉晦，24 此隱義

以藏用也。故知繁畧殊形，孫云，唐寫本形作制，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孫云，唐寫本

會適作適會。25 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是以子元脫，楊補。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四字元脫，楊補。必宗於經是以子政論文四句

必徵於聖，窺聖必宗於經。26 易稱「辯物正言，斷辭孫云，唐寫本作詞。則備；」書云「

辭尙體要，弗惟好異。孫云，唐寫本弗一作不，惟作唯。27 故知正言所以立辯，孫云，唐寫本立下有則字，義作美。有斷辭

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

，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

莊子作從事華辭。孫云，唐寫本作詞。雖欲訾聖，訾字一作此言，二字，誤。弗可得已。孫云，唐寫本弗一作不，已作也。28

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孫云，唐寫本猶作且。或鑽仰；

文章可見，胡寧勿思。孫云，唐寫本胡寧作寧曰。29 若孫云，唐寫本無若字。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趙云，贊作讚，此下各篇均同。

妙極生知，睿孫云，唐寫本作叙。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鑿懸日月，辭

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宗經第三

三極彛訓，1 其書言經。趙云，言作曰，御覽六百八引言亦作曰。2 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

文心雕龍卷一 宗經第三

五

刊之鴻敷也。3 故象天地，效孫云，唐寫本作効。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

奧區，孫云，唐寫本作區奧。極文章之骨髓者也。4 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

申以九邱，5 歲歷縣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一作啓。趙云，咸作啓，御覽引

此文亦作啓。耀。6 於是易張十翼，7 書標七觀，8 詩列四始，9 禮正五經，10

春秋五例，11 義既極趙云，御覽引作挺。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12 故能開學養正，

昭明有融。13 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元作謀，改謨。顧校作謀。卓絕，牆宇重峻，而孫云，唐寫本無而

字。吐納自孫云，明抄本御覽六百八引自作者。深。譬萬鈞之洪鍾，無錚錚之細響矣。14

夫易惟談天，夫字從御覽增。15 入一作人，從御覽改。神致用。16 故繫稱旨遠辭文，元作高孫改

孫云，唐寫本作高。言中事隱，17 韋編三絕，固孫云，唐寫本作故。哲人之驪淵也。18 書實記孫

作紀。唐寫本言。19 而訓詁孫云，唐寫本訓詁作詁。譚校作詁訓。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20 故

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孫云，唐寫本明上有代字。離離如星辰之行，孫云，唐寫本行上有錯字。言

昭孫云，唐寫本作照。灼也。21 詩主孫云，唐寫本作之。言志，詁訓孫云，御覽作訓詁。同書，22 摛風裁興

，藻辭譎喻，23 溫柔在顧云，在顧云，在顧云，御覽引誦。故孫云，御覽引無故字。最附深衷矣。24 禮以一作立

體用二字，一本下有弘，據事制。孫云，唐寫本制。範，章條織曲，執而後顯，採掇生。疑作片。孫云，唐寫本

作片。言，莫非寶也。25春秋辨理，四句十六字元脫，一字見義，26五石六鶴，孫云，唐寫本

作鴟。以詳畧。孫云，御覽作備。成文；27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28其孫云，御覽無其字。婉章志

晦，諒以孫云，御覽作源已，遂矣。29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覽作則。暢；

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意方隱。此聖人孫云，唐寫本人作文。之無之字。殊致，表裏之

異體者也。30

至根柢槃深，孫云，唐寫本作至於根柢盤固。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

以往者雖舊，餘孫云，唐寫本餘上有而字。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元作曉。前修文一作運。孫云，唐寫本

久。用而未先，31可謂太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32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一作旨。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

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朱云，當作移。孫云，唐寫本紀作記，銘作盟。檄，則

春秋爲根；33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無者也二字。34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孫云，唐寫本仰作即。山而鑄銅，煮

海而爲鹽也。孫云，唐寫本也。上有者字。35 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

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孫云，唐寫本直作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

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孫云，唐寫本揚上有故字。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

。36 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孫云，唐寫本勵作邁。德樹聲，

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孫云，唐寫本作詞。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

正末孫云，唐寫本作極正。歸本，不其懿歟！37

贊曰：

三極彜道，訓深稽古。致化歸孫云，唐寫本作惟。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

章奧府。淵哉鑠乎，羣言之祖。

正緯第四 1

夫神道闡幽，天命徵顯，2 馬龍出而大易興，3 神龜見而洪範耀，孫云，唐寫

寫本作耀。4 故繫辭稱河出圖，洛顧校作雒出書，聖人則之，斯之孫云，唐寫謂也。

但世復文隱，好生矯誕，孫云，唐寫本誕作託。真雖存矣，僞亦憑焉。5

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6 孝孫云，唐寫本本考。論昭皙，元作哲，許改。願校作哲。而鈞識

蕞蕤，7 按孫云，唐寫本作酌。經驗緯，其僞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

雜，布帛乃成；8 今經正緯奇，倍擿趙云，擿作摘。千里，其僞一矣。願校作也。9 經

顯，聖訓也；孫云，唐寫本聖作世，無也字。緯隱，神教也。孫云，唐寫本無也字。聖孫云，唐寫本聖作世。訓宜廣，

神教宜約，而今孫云，唐寫本無今字。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僞二矣。願校作也。10 有命自

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制丹書，其

僞三矣。願校作也。11 商周以前，圖籙孫云，唐寫本作綠圖。頻見，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

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僞四矣。願校作也。12 僞既倍擬作摘，則義異自明，經足

訓矣，緯何豫趙云，豫作預。焉。

原夫孫云，唐寫本原字無，圖籙作綠圖。圖籙之見，迺孫云，唐寫本作乃。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

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13 昔康王河圖，陳

於東序，14 故知前世孫云，唐寫本本作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

是伎孫云，唐寫本作技。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

葉成字，15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孫云，唐寫本謂下有偽字。起哀平，東序

秘寶，朱紫亂矣。16至於趙云，無於字。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

肩，沛獻集緯以通經，17曹褒撰孫云，唐寫本撰作選。識以定禮，18乖道謬典，亦已甚

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偽，19尹敏戲疑作熾。其深瑕孫云，唐寫本作浮假。20張衡發其僻謬21

，苟悅明其詭誕孫云，唐寫本誕作託。22四賢博練，論之精矣。

若乃羲農軒皞之源23，山瀆鍾律之要24，白魚赤鳥孫云，唐寫本作雀。之符，25

黃金孫云，唐寫本金作銀。紫玉之瑞，26元作理，孫改。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

文章。27是以後孫云，唐寫本後作古。來辭人，探孫云，唐寫本探作搯。摭英華，平子恐孫云，唐寫本作慮。其

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

榮孫云，唐寫本作采。河溫洛顧校作額。，是孕圖緯。28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

漢，朱紫騰沸。芟夷譎詭，糝孫云，唐寫本作採。其雕蔚。29

辨騷第五 1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²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元作諷，許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孫云，唐寫本無兼之二字。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涅而不淄，雖與日月爭光可也。⁴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沉江；⁵翠澆二姚，與左氏不合；⁶崑崙懸一作玄。孫云，唐寫本懸作玄。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孫云，唐寫本辭字無。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⁷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騶，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⁸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⁹趙云，術作傳。揚雄諷孫云，唐寫本作談。味，亦言體同詩雅。¹⁰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孫云，唐寫本作不。精，翫而未

覈者也。

9 孫云，唐寫本作矣。

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

孫云，唐寫本湯武作禹湯。

之祇敬

，典誥之體也；10 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

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

之辭

孫云，唐寫本作詞。也；觀茲四事，同於

孫云，唐寫本風雅者也。11 至於託雲龍，說

迂怪，豐

孫云，唐寫本上有禡字。隆求宓妃，鳩

孫云，唐寫本上有憑字。鳥媒

美女，詭異之辭

也；康回傾地，夷羿彈

元作微，孫改。日，12 木夫

元作天，謝改。九首，土伯三目

，13 元作足，朱改。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14 狷狹之志也；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15 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

之意也；16 摘

孫云，唐寫本作指。

此四事，異乎

孫云，唐寫本作於。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

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

元作憲，朱據宋本楚辭改。

於三代，而

風雅

孫云，唐寫本作雜。

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17 觀其骨鯁所樹

，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

孫云，唐寫本作旨。

，亦自鑄偉

趙云，偉作緯。

辭。18 故騷經九章，

19 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孫云，唐寫本作辨。，20 綺靡孫云，唐寫本作靡妙無綺字。以傷情；遠遊天

問，21 瓌詭而惠孫云，唐寫本作慧。巧22；招魂招隱，23馮云招隱楚辭本作大招，下云屈宋莫追，疑大招爲是。孫云，唐寫本招隱

作大招。耀豔而深孫云，唐寫本作采。華；卜居標放言之致；24 漁父寄獨往之才。25 故能

氣往轍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

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26 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27

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

，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28 其衣被詞人

，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趙云，苑作苑。其鴻裁。29 中巧者獵其豔辭，30 吟諷者銜

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

失其真孫云，唐寫本作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

，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31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孫云，唐寫本作采。煙高。32 山川無極，

文心雕龍卷一 辨騷第五

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鎔毫。

元作絕益稱豪。朱攷宋本楚辭
攷。孫云，唐寫本益作逸。

文心雕龍卷二

明詩第六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1 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2 詩孫云，唐寫本詩上有故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孫云，唐寫本符焉爾。3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4 昔葛天氏樂辭云：孫云

唐寫本無天氏二字，又無云字。玄鳥在曲，5 黃帝雲門，理不空綺，朱云，當作絃。孫云，唐寫本綺作絃。至堯有

大唐一作章。孫云，唐寫本唐作章。之歌，舜孫云，御覽五八六舜作虞。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

7 及大禹成功，九序顧校序作叙。惟歌；8 太孫云，御覽太作少。康敗德，五子咸怨孫云，唐寫本怨作

諷，御覽亦作諷。，9 順美匡惡，其來久矣。10 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

義環深。11 子夏監孫云，唐寫本作鑿。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

與孫云，御覽作以。言詩孫云，唐寫本有矣字。。12 自王澤殄孫云，御覽作以。竭，風人輟采，孫云，唐寫本作掇彩。春秋

觀志，孫云，御覽志下有以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孫氏，唐寫本作成。賓榮，吐納而成身文。13

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14 漢初四言，韋孟首唱

，15 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16 嚴馬之徒，屬辭，孫云唐寫本作詞，御覽亦作詞。無方。17 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18 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

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孫云，唐寫本無好字，御覽亦無好字。見疑於後孫云，御覽後作前。

。顧稜後代也。19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20 暇豫優

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一作徵。孫云，唐寫本證作徵，御覽亦作徵。則五

言久矣。21 又古詩佳麗，或稱孫云，御覽有於字。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

比采一作類。孫云，唐寫本唐寫本作彩。而推，兩兩上有故字。漢之作乎？孫云，唐寫本乎作也。22 觀其結體散文

，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招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23 至於孫云，唐寫本於作如。張

衡怨篇，清典一作曲，從紀開改。趙云曲作典。孫云，御覽亦作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24 暨建安

之初，五言騰踊，孫云，唐寫本作躍。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25 王徐應劉，望路而

爭驅；26 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屬形明之能；此其所同

也。27 乃孫云，唐寫本作及，御覽亦作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28

唯稽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孫云，御覽無此一句。29 若乃應據百一，獨立不懼

，辭譎義貞，孫云，御覽作具。亦魏之遺直也。30 晋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孫云，唐

寫本作左潘，御覽亦作左潘。陸，比肩詩衢，31 采繆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枕趙云，枕文

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畧也。32 江左篇製，溺乎孫云，御覽作於。玄風，噉

孫云，唐寫本作差。笑徇務之志，崇盛亡趙云，亡作忘。孫機之談，袁孫以下，雖各有雕

采，而辭趣一揆，莫與孫云，唐寫本作能。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孫

，唐寫本作雋，御覽作雋也。33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孫

作家，御覽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

之所競也。34

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孫云，唐寫本監作鑿。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

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兩則字，從御覽增。清麗居宗；華實

異用，惟才所安。

35 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

孫云，唐寫本含作合。

其潤，茂先凝

趙云，擬作擬。孫

云，御覽作擬。

其清，景陽振其麗。

兼孫云，御覽兼上有若字。

善則子建仲宣，

偏美則太沖公幹

。36 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

孫云，唐寫本作圓通。御覽亦作圓通。

若妙

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

孫云，唐本之作以。御覽亦作以。

為易，其難也方來。

37 至於三六

雜言，則出自篇什；38 離合之發，則明

孫云，則下有亦字，御覽明作萌。趙云，明作萌。

於圖讖；39 回

文所興，則道原為始；40 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

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贊曰

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資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

英華彌縉，萬代永耽。

樂府第七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1 鈞天九奏，既

孫云，唐寫本作暨。

其上帝；2 葛

天八闋，爰乃皇時。3 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4 至於塗山歌於候人

，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

元作盪。孫云，唐寫本作盪。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趙云，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5 匹

元作及，許改。孫云，及下有疋字。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盲元作育，許改。趙云，育作育。被律，志

感絲篴，氣變金石。孫云，唐寫本作竹。6 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

精之至也。7 孫云，唐寫本至作志。

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8 敷訓胄子，必歌

九德，故能情感七始，9 化動八風。10 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11 秦燔樂

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12 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

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闕其不還。13 暨武帝崇

禮孫云，唐寫本禮作祀。始立樂府，14 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15 延年以曼聲協律

，朱譚云，沈校朱改枚。馬以騷體製歌，16 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

典，17 河間薦孫云，唐寫本作篇。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18 至宣帝雅頌，

孫云，唐寫本無頌字。詩下有頌字。效鹿鳴。19邇孫云，唐寫本邇作逮。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

俗，其難也如此。20暨後孫云，唐寫本後下有漢字。郊廟，惟雜孫云，唐寫本雜作新。雅章，辭雖典文

，而律非夔曠。21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22觀

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孫云，唐寫本作怡。蕩，

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23逮於晉世，則傳玄曠

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24張華新篇，亦充庭萬。25然杜夔調律，音奏

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孫云，唐寫本哀作稍。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孫云，唐寫本作磬。，後人驗

其銅尺；26和樂孫云，唐寫本樂下有之字。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27故知詩爲樂心，聲

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28好樂無

荒，晉風所以稱遠；孫云，唐寫本作美。伊其相諶，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

不直聽聲而已。29

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訣絕孫云，唐寫本作宛詩訣絕。譚校訣改訣。，淫辭在曲，正響焉生！30

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

；詩聲俱鄭，自此階孫云，唐寫本本作僧。矣。31凡樂辭曰詩，詩孫云，唐寫本詩作咏。聲曰歌，聲

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孫云，唐寫本李作左。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

之，明貴約也。32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

；33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34俗稱乖調，蓋未

思也。35至於斬俞美長云疑作岐。趙云斬伎作軒岐。伎鼓吹，漢世鏡挽，雖戎喪殊事，而並

孫云，唐寫本無並字。總入樂府，36繆襲孫云，唐寫本襲作朱。所致，亦有可算焉。37昔子政品文，

詩與歌別，故略具孫云，唐寫本具作序。樂篇，以標區界。38孫云，唐寫本有也字。

贊曰：

八音摛文，樹辭爲體。謳吟墉野，金石雲陛。韶響難追，鄭聲易啓。

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詮賦第八

詩有六義，其一曰賦。賦者，鋪也，鋪采孫云，唐寫本作彩。摛文，體物寫志也。

。1 昔邵

呂覽作召。

公稱公卿

孫云，唐寫本卿字無。

獻詩，前箴

孫云，唐寫本箴下有警字，御覽五七八引有警字，御覽五八七引有警字。

譚云，沈校賦上當脫腹字。

賦。2 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

詩序則同義，傳說則

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3 劉向云，

孫云，唐寫本劉上有故字，云字無。御覽亦有故字無云字。

明「不歌

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4 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蔣之賦狐裘，結言

短

孫云，唐寫本短作短。

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5 及靈均唱騷，始廣聲

貌，然

孫云，唐寫本然下有則字，御覽引亦有則字。

賦也者，受命於詩人，

孫云，唐寫本人下有而字，御覽亦有而字。拓疑作括

作拓

字。字於楚辭

孫云，御覽有者字。

也。6 於是荀况禮智，7 宋玉風鈞，8 爰錫名號，

與詩畫境，9 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許云，當作述。客主元作至。趙云至作主。以首孫云，唐寫本作守。

引，極聲元脫，曹補。孫云，唐寫本作形字。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11 漢初詞人，順孫云，唐寫本順作循，御覽亦作循。流而作，陸賈

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播孫云，唐寫本同作播，御覽作洞。其風，王揚騁其勢；臯朔元作翔，

曹改。趙云翔作朔。

已下，品物畢圖。12 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

，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13 夫孫云，唐寫本夫上有若字，御覽亦有若字。京殿苑獵，述行序

孫云，唐寫本作叙，御覽亦作叙。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倡，孫云，唐寫本作唱，御覽亦作唱。序

，亦歸餘於總亂。14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孫云，唐寫本作寫，御覽亦作寫。

送文勢，御覽亦按那之卒章，閱馬元作焉，朱改。稱亂，故知殷人輯孫云，唐寫本作緝。頌，楚

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寔孫云，唐寫本作環。域，雅文之樞轄也。16至於草區禽族，庶

元作鹿，曹改。品雜類，則觸興致孫云，唐寫本作置。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

；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孫云，唐寫本作製。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17

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孫云，御覽數作環，懷作懷。；宋發巧孫云，唐寫本作夸，御覽作誇。談，實始

淫麗。18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19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20賈誼鵬鳥

，致辨於情理孫云，唐寫本作衷。；21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22孟堅兩都，明絢元作

朋約，朱依以雅瞻；孫云，御覽作瞻雅。23張衡二京，迅發一作拔。孫云，唐寫本作拔，御覽亦作拔。以宏富；

御覽改。24子雲甘泉，構深璋孫云，唐寫本作偉，御覽亦作偉。之風25；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26

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孫云，唐寫本作篇，御覽亦作篇。必適；27

偉長博通，孫云，御覽作通博。時逢壯采；28太冲安仁，策勳於鴻規；29士衡子安，

底績於流制；

孫云，御覽作製。

30 景純綺巧，經理有餘；31 彥伯梗概，情韻不匱；

32 亦魏晉之賦首也。

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

孫云

，唐寫本

作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

孫云

，御覽

作差。玄黃，文雖新而有質孫云，唐寫本新作雜，御覽實作實。，色雖綵而有本，

一作儀，孫云，唐寫本作義。

此

立賦之大體也。33 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

孫云，御覽作千首。

愈惑體要，

34 遂使繁華損

孫云，御覽作折。

枝，膏腴害骨，無貴

趙云，

風軌，莫益勸戒，35 此揚

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36

贊曰：

賦自詩出，分歧異派。

孫云，唐寫本作異流分派。

37 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杼

趙云，杼作抑。滯

必揚，言庸

孫云，唐寫本作曠。

無隘。38 風歸麗則，辭翦美稗。

趙云，作詞剪稗。

39

頌讚第九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2 昔帝

嚳之世，咸墨孫云，唐寫本墨作黑。為頌，以歌九韶。孫云，韶作招，御覽五八八引亦作招。3 自商趙云，作商

覽有頌字。以下，文理允備。4 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

明謂之頌。孫云容上有雅字，明字無。風雅序人事，兼變正；孫云，事上有故字，御覽兼作資。頌主告神，義

孫云，義上有故字。必純美。5 魯國元晚曹補，以公且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孫云，唐寫本無國字人字，

御覽亦無。斯乃宗廟之正歌，非讌饗。孫云，御覽作饗燕。顧校作饗讌。之常孫云，常作恒。詠也。6 時邁一

篇，周公所製。孫云，唐寫本作制。哲人之頌，規式存焉。7 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

。晉輿。元作輿，曹改。趙云作輿。之稱原田，元作由，曹改。魯民之刺萎鞞，直言不趙云，言不言。詠，

短辭以諷，邱明子高，並謀為誦，孫云，唐寫本作頌。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

矣。趙云，誦作頌。頌乎作於。8 及三閭橘頌，情采孫云，唐寫本作辭采。芬芳，比類寓意，孫云，御覽作屬輿。又

覃及細物矣。孫云，唐寫本又作乃，細上有乎字。9 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10 漢之惠景，

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11 若夫子雲之表充國，12 孟堅之序孫

作頌。戴侯，13 武仲之美顯宗，14 史岑之述熹元作熹，曹改。后，15 或擬清廟，或

範嗣那，顧校作雖淺深不同，詳畧各孫云，御覽作有。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

16 至於班傳之北征西巡，元作逝。孫云，唐寫本作征。變為序引，豈不褒過趙云過。而謬體哉

！17 馬融之廣成上林，疑作東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18 又崔瑗文學

，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19 摯虞品藻，頗為精覈，至云雜

以風雅，而不變孫云，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20 及魏晉辨

顯；22 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

原夫頌惟典雅，孫云，雅作懿。御覽亦作懿。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

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一作儀。唯纖曲巧致

，孫云，唯作雖，與趙云，與曲巧作巧曲。與作興。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孫云，底作弘。御覽作宏。如斯而已。23

讚者，明也，助也。24 二字從御覽增。譚云，案御覽有助昔虞舜之祀，樂正

重讚，蓋唱發之辭也。25 及益讚趙云，於禹，伊陟讚讚字皆作贊。孫云，唐寫本兩於巫咸，

並颺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孫云，也字無；御覽也上有者字。26 故漢置鴻臚，以唱拜顧校

拜作

言。爲讚，即古之遺語也。27至相如屬筆，孫云，御覽筆作詞。始讚荆軻。28及遷史固

書，託讚褒貶孫云，唐寫本作及史班固書，御覽作及史班書記，以讚褒貶。29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孫云唐

寫本以作而，辭下有也字。，又紀傳後元作修，朱致御覽改。評，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別，謬稱爲述，

失之遠矣。30及景純注趙云，注下有爾字。雅，動植必讚，一作讀之，從御覽改。義趙云，義兼美惡

，亦猶頌之孫云，御覽有有字。變耳。31然本其爲義，本字從御覽增，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

體，促而不廣，一作曠，從御覽改。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

情，昭灼以送孫云，御覽作策。文，此其體也。發源孫云，御覽作言，雖遠，而致用蓋寡，大

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32

贊曰：

容體孫云，唐寫本體作德。底頌，勳業垂讚。鏤彩摛文趙云，文作聲。，聲趙云，聲理有爛

。年積趙云，積作迹。愈遠，音微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祝盟第十一

文心雕龍卷二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祀徧羣神。

元作巨，朱改。趙云，祀作禮，臣作神。

六宗既禋，²三望咸秩，³甘

雨和風，是生稷黍。

孫云，唐寫本作稷黍。

，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

，祝史陳信，資乎文辭。

元作祁，柳改。願校作祈。

4昔伊耆，以祭八神。其辭云：

『土反元作及，許改。

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

孫云，唐寫本四上有與字。

爰在茲矣。

5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

孫云，唐寫本四上有與字。

海俱有

。』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6至於商履，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

罪已，即郊禋之詞也；7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孫云，唐寫本作即。雩禜之文也

。8及周之太祝，掌六祝孫云，唐寫本作祝。

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

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9夙興夜處趙云，處作處。

，言於祔廟之祝；10多福

無疆，布於少牢之饋；11宜社類禱，莫不有文。12所以寅虔許補

於神祇，

嚴恭於宗廟也。春孫云，唐寫本春春上有自字。秋已下，續祀詔祭，祝幣史辭，靡神不至。

至於張老成

孫云，唐寫本於作如。成作賀。

室，致善孫云，唐寫本作美。

於歌哭之禱；13蒞贖臨戰，獲

佑孫云，作祐。

於筋骨之請；14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

辭之組纚也。趙云，作麗也。上有者字。15 漢孫云，漢上之氏羣祀，肅其旨。一作百。孫云，作百。禮，16

既總碩儒之儀，孫云，唐寫本作義。亦參方士之術。17 所以秘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

；18 振子馭疫，元作歐疾，王改。同乎越巫之祝。孫云，唐寫本作說。；19 禮失之漸也。至如黃帝

有祝邪之文，20 東方朔有罵鬼之書，21 於是後之譴呪，務於善罵，唯陳思

誥咎，元脫，曹補。孫云，唐寫本作詰。裁以正義矣。22 若乃禮之祭祀，孫云，唐寫本作祝。，事止告饗。

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趙云，蓋引神而本作之。23 又漢

代山陵，哀策流文，24 周喪盛姬，內史執筆。25 然則策本書贈。孫云，唐寫本作贈。，

因哀而孫云，唐寫本無而字。爲文也。26 是以義同於誄，27 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

頌體而祝。一作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孫云，唐寫本作太祝所讀，固祝之文者也。28 凡羣

言發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於無媿。趙云，作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

；祭奠之楛，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29 班固之祀濛。孫云，唐寫本作濛。山，祈禱之

誠敬也，30 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悲哀也，31 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

盟者，明也。32 辟毛。孫云，唐寫本作施。白馬，珠盤玉敦，33 陳辭乎方明之下？

祝告於神明者也。34 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35 周衰

屢盟，以及要契

孫云，唐寫本以作弊，契作劫。

，36 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37 及秦昭盟

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38 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

，崇替在人，呪

孫云，唐寫本作祝。

何預焉。若夫臧洪歆辭

孫云，唐寫本作唾血。

，氣截雲蜺；39

劉崐鐵誓，精貫霏霜；40 而無補於

孫云，唐寫本無於字。

晉漢，反為仇讎，故知信不由

衷，盟無益也。41 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

孫云，唐寫本有乎字。

忠孝，共存亡，戮

心力

孫云，唐寫本無共字，無心字。

，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為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

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為難。後之君子，宜在

孫云，唐寫本作存。

殷

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

茲祀欽明

孫云，唐寫本作唾血。

，祝史惟談。

顧校立作意。

誠在肅，脩辭必甘。季代彌

飾，絢言朱蓋，神之來格，所貴

顧校貴作責。

無慚。

文心雕龍卷三

銘箴第十一

昔帝軒孫云，御覽五百九十引作軒轅帝。刻輿几以弼違，1 大禹勒筓孫云，唐寫本作筓。儼而招諫，

2 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3 武王戶席，題必戒孫云，唐寫本作誠。之訓，4

周公慎言於金人，5 仲尼革容於欵器，則先孫云，唐寫本御覽則字無，先作列。聖鑒戒，其來

久矣。6 故孫云，唐寫本故字無。銘者，名也，觀器必也孫云，唐寫本必也作必名焉。正名，審用貴乎

盛孫云，唐寫本盛作慎。德。7 蓋臧武孫云，唐寫本無武字。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

計功，大夫稱伐。』8 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孫云，唐寫本鼎字矢字無，御覽亦無此二字。

，令德之事也；9 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10 魏

顛紀勳於景鐘，元作銘，曹改。趙云，銘作鐘。孔惺表勳於衛鼎，稱伐之類也。11 若乃飛廉

有石槲之錫，靈公有蒿里趙云，蒿作舊。之諶。銘發幽石，吁，可怪矣孫云，唐寫本吁作噓，矣作

也。御覽亦作噓也。12 趙靈勒跡於番吾，元作禺，楊改。秦昭刻博元作傅，朱改。於華山，夸誕孫云，唐寫本

後，吁，可笑元作茂又也！13 詳觀衆例，銘義見矣。14 至於始皇勒岳，政暴

而文澤，亦有疎通之美焉。15 若孫云，唐寫本無若字班固燕然之勒，張昶孫云

寫本昶元作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16 蔡邕銘思，獨冠古今孫云，御覽作蔡邕。橋元

儒，孫元作箴孫云。公之鉞，元作箴孫云，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溷所長也。17

至如敬通雜器，準獲戒孫云，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畧違中。18 崔駰品物，

讚多戒少；19 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孫云，唐寫本

亦作下；衡斛嘉量，而下白杵孫云，唐寫本作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

之能閑哉！20 魏文九寶，器利辭鈍。21 唯張載元作采，劍閣，其才清采孫云

寫本作清其才。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孫云，勒銘。岷漢，得其宜矣。22

箴者孫云，唐寫本，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23 孫云，御覽五八引云箴所

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24 及周之辛甲百官箴孫云，唐

無，箴下有闕唯虞箴四字。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

楚子訓民於在勤。25 戰代以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孫云，唐寫本

作萎。絕，至楊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孫云，唐寫本及御覽皆無作字。卿尹孫云，唐寫本有九字。州二十五篇

。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鑿鑑可趙云，可作有。徵，信所孫云，唐寫本所作可，御覽

無信。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26 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

27 溫嶠傳趙云，傳作侍。臣，博而患繁；28 王濟國子，引廣多一作事雜；29 云，作引多

而事。潘尼乘輿，義正趙云，正下有而字。體蕪；30 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

箴，乃置巾履，趙云，履作履。得其戒愼，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與要，憲章戒

趙云。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31

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趙云，目作用。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

，故文資矜元作確，朱改。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元作覈。以辨，

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32 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

以箴銘異趙云，異作寡。用，罕施於孫云，唐寫本於作後，御覽五八一引亦作後。代。33 惟秉文君子，宜酌其

遠大焉。

贊曰：

銘賈表器趙云，作器表。，箴惟德軌。34有佩於言，無鑿於水。秉茲貞厲，敬言乎履孫云，唐寫本。義典則弘，文約爲美。

誄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1。大夫孫云，明抄本御覽五九六引大夫上有士字。之材，臨喪能誄。

2 誄者，累也。孫云，御覽五九六無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3夏商已前，其詳孫云

唐寫本，詳作詞。靡聞。4周雖有誄，未被于士。5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孫云

唐寫本，在上有其字。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諡，其節文大矣。6自魯莊戰乘邱，始

及于士。7逮尼父孫云，唐寫本，哀公作誄。觀其慈遺之切，孫云，唐寫本作辭

，嗚呼之歎，雖非勸作，古式存焉。8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

。9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楊雄之誄元后，文實煩趙云，煩，穢，沙麓撮其孫

唐寫本，無其字。要，而摯孫云，唐寫本，疑成篇，有脫誤。顧校云。安有累孫云，明抄本，德述尊，

而闕畧四句乎？10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孫云，御覽作結。篇頗疎

。豈以見稱光武，而改附顧校作。千金哉？11 傳毅所制，文體倫序，12 孝山趙

孝山作。崔瑗，辨潔孫云，唐寫。相參，觀其序事黃云，活字本。如傳，辭靡律調，

固誅之才也。13 潘岳構意，孫云，唐寫。專師孝山，巧於序孫云，唐寫。悲，易人

新切，麗御覽作。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孫云，唐寫。厥聲者也。14 至如崔駰誄趙，劉

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孫云，御。在簡要。15 陳思明孫云，御。名而體實繁緩，

文皇誄末，旨趙云，旨。言自陳，其乖甚矣。16 若夫殷臣誄孫云，唐寫。湯，追襲

玄鳥之祥；周史歌文，上闢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孫云，明抄本御

作文。則也。17 至於序述哀情，則孫云，御。觸類而長。傳毅之誄北海，云白

日幽光，霧縠顧云，古文。杳冥，始序致感，一作惑，從。遂為後式。景孫云，唐寫

而效者，彌取於工元作功，謝啟。孫云，唐。矣。18 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孫云，

下有以。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暖乎若可覲。道孫云，

作述。其哀也，悽焉如孫云，唐寫。可傷。此其旨也。

碑者，埤孫云，唐寫。也。19 上古帝皇孫云，唐寫，紀號封禪，樹石埤孫云，唐

寫本作碑。

岳，故曰碑也。20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古孫云，唐寫本無古字。碑之意也。

21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元作正。孫云，御覽作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

。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22自後漢以

來，碑碣雲起。23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

文，詞一作句，從御覽改。無擇言。周乎趙云，乎作胡，御覽亦作胡。衆碑，莫非清孫云，御覽作精。允。其叙

事也該而要，其綴采孫云，御覽作辭。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

其爲才，自然而至，孫云，御覽無而字，至下有矣字。24孔融所創，有慕趙云，慕作慕。伯喈。張陳

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25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趙云，作志在於碑無誄字。。溫王

孫云，唐寫本御覽亦作郗。庾，辭多枝雜孫云，御覽作離。。桓彛一篇，最爲辨裁。孫云，唐寫本有矣字，御覽亦有矣字。

26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

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孫云，唐寫本制作治。也。夫碑實銘器

，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唐寫本光作先。於誄。是以勒石趙云，唐寫本作器，御覽亦作器。

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孫云，唐寫本已作亡。者，同誄之區焉。27

贊曰：

寫實趙云，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孫云，唐寫本作慕行，文采孫云，唐寫本作光彩。允集

。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鏘華，頽影豈忒。孫云，唐寫本作忒作戡。

哀弔第十三

賦憲孫云，當作議德。黃之諡，1短折曰哀。2哀者，依也。悲實依心，

故曰哀也。以辭遣哀，盖不孫云，明抄本御覽五九六引作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元作

昏；3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橫，孫云，唐寫本橫作枉，御覽五九六亦作枉。黃鳥賦哀，

抑亦詩人之哀辭乎？4暨孫云，御覽無暨字。漢武封禪，而霍子侯元作光病，曹改，又一本作霍嬪。暴

亡，孫云，唐寫本作霍嬪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5及孫云，及上有降字，御覽亦有降字。後漢汝陽

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元作戒，謝改。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孫云，唐寫本辭作式，御覽亦作

式。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孫云，明抄本御覽作吟。亦彷彿乎漢

武趙云，武也。6至於蘇慎疑作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孫云，御覽無華字。，而

未極心。孫云，唐寫本心上有。其字，御覽心作其。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

。8 及潘岳繼作，實踵趙云，踵其美。觀其慮善。孫云，唐寫本善作瞻。明抄本御覽亦作瞻。辭變，情

洞悲。孫云，唐寫本作哀。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

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孫云，唐寫本無也字。原夫哀辭大體，

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孫云，御覽作性。故譽止於察惠；魯字御覽作與

言二字。孫云，御覽作故與言。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悼字下御覽有惜字，膚一作容。孫云，御覽作故悼惜加乎容。隱心而結

文則事慳，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趙云，二奢字均在夸。體為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

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10

弔者，至也。11 詩云：「神之弔矣，一言神」孫云，唐寫本有之字。至也。12 君子令

終定諡，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孫云，御覽以上有亦字。以至到為言也。13 壓溺乖道

，所以不弔矣。孫云，唐寫本無矣字。14 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

。15 及晉築虜，元作虜，孫改。孫云，御覽作虜。臺，齊襲燕城，史趙，元說，孫補。孫云，御覽有趙字。蘇秦，翻

賀為弔。虐民構敵，孫云，御覽虐作害，敵作怨。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

驕貴而孫云，唐寫本作以。殞身，或狷忿御覽作介。以孫云，唐寫本作而。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

才趙云，美才而行美。御覽作周。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17 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

同孫云，御覽作周。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18 及相如之弔二世，全

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一作卒。孫云，唐寫本章要切，

斷而能悲也。19 楊雄弔孫云，明抄本御覽作序。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畧，趙云，文略作反駁。

故辭韻沈麗。20 班彪蔡邕，並敏于致語，孫云，唐寫本語作詰。明抄本御覽作詰。然影附賈氏，難

爲並驅耳。21 胡阮之弔夷齊，衰孫云，明抄本御覽而無聞。孫云，唐寫本此作問。仲宣所

制，孫云，唐寫本作製。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孫云，明抄本御覽作溢。各本

下有其字。趙云，各下有其字。志也。22 彌衡之弔平子，纏麗而輕清。23 陸機之弔魏武，序

孫云，御覽作詞。巧而文繁。24 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也。25 夫弔雖古義，而華辭

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26 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遠，割析褒

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贊曰：

辭定所表

趙云，定作之，表作哀。

，在彼弱弄，27 苗而不秀，自古斯慟。28 雖有通

才，迷方告

一作失。孫云，唐寫本作失。

控。29 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雜文第十四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孫云，唐寫本作辨。盈乎氣，苑囿文情，故

日新殊致。1 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

實使之。

趙云，之作文。

2 及枚乘摛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構

孫云，御覽五百九十作構。

，夸麗

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3 楊雄覃

趙云，覃作淡。

思文闢孫云，御覽作闕，無下業深綜述一句。

，業深綜述，碎文璅

孫云，御覽作瑣。

語，肇為連珠

玉海作揚雄覃思文闢，碎文璅語，肇為連珠。

其辭雖小而明潤矣。4 凡此三者

孫云，御覽無凡三者三字。唐寫本作凡三此文。

，文章之枝派

孫云，御覽作流。

，暇豫之末造也。5

自對問以後，

東方朔效

孫云，唐寫本作効。

而廣之，名為客難。託古慰志，疎而

有辨。楊雄解嘲，雜以諧諢

孫云，唐寫本作調。

，廻環自釋，頗亦為工。班固賓戲，

含詠采之華；6 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孫云，唐寫本作式。；7 張衡應問孫云，唐寫本作問。；

密而兼雅；8 崔實客議，整而微質；9 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10 景純

孫云，唐寫本作郭璞。客傲，情見而采蔚；11 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

客問，辭高而理疎；12 庾敳元作凱，欽改。客咨孫云，唐寫本作諮。，意榮而文悴。13 元作粹，朱改。

斯類甚衆，無所取裁孫云，唐寫本裁作才。矣。原孫云，唐寫本有夫字。茲文之設，迺發憤以孫云，唐寫本作而

。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孫云，唐寫本作乎。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

采，此立本孫云，唐寫本作體。之大要也。

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

激，會清要之工；14 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15 張衡七辨，結采綿靡；16

崔瑗七厲，植孫云，唐寫本作指。義純正；17 陳思七啓，取美於孫云，無於字。御覽宏壯；18

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19 自桓麟七說以下20，左思七諷以上，21 枝附影

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賾，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

宮館，壯語畋孫云，唐寫本作田。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

骨體，揚云當作髓。孫云，唐寫本作髓。 豔詞動御覽作洞。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孫云，唐寫本無而字。

御覽亦無。終之以居正。22 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

而字。孫云，唐寫本無先衛之三字，御覽亦無此三字。 曲終而奏雅孫云，御覽有樂字。 者也。23 唯七厲孫云，御覽無唯字，唐寫本屬作

例。叙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24。

自連珠以下，撥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25 欲穿明珠

，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元作配，謝改。孫云，御覽作醜。 捧心，

不關西施孫云，御覽作子。 之頰孫云，御覽作顰。 矣。唯士衡運思，理趙云，無運理二字。 新文敏，而

裁章置孫云，御覽作致。 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孫云，唐寫本作珠中。 四寸之璫孫云，御覽作璫。 乎？26

夫文小易周，思闕可贍。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趙云，作磊磊落落。 自轉

，可稱珠耳。

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27 或覽畧篇章，28 或曲操弄

引，29 或吟諷謠詠，30 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

域；31 類聚有貫，故不前述。孫云，唐寫本有也字。

贊曰

偉矣前修，學堅多孫云，唐寫本作才。飽，32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枝辭攢映，嘒若參昴。慕頌之心，於孫云，唐寫本之下有徒字，於字無。焉祇攬。

諧隱第十五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1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諛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睥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爲俳也。2又蠶蟹鄙諺，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載于禮典。3故知諧辭隱言，亦無棄矣。

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元作宣，許改。酣樂，而淳于說甘酒；4楚襄讖集，而宋玉賦好色；5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6但本體不雅，一作雜。其流易弊。於是東方傲

皋，餽糟噉醢，無所匡正，而詆嫚媠。元作媠，謝改。弄，故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

。見視如倡，亦有悔矣。7 至魏文。元作大，孫改。因俳說以著笑。元作茂，孫改。書，薛綜憑宴

會而發嘲調，雖扑推疑席，而無益時用矣。8 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

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而一作相效之，蓋以百數。9 魏晉滑稽，

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

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元作茂，朱改。胥靡之狂歌歟！10

讒者，隱也。遞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11 昔還社。元作楊。求拯。元作極。于

楚師，喻晉井而稱麥麴；12 叔儀乞糧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13 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14 齊客譏薛公以海魚，15 莊姬託辭于龍尾，16 臧文謬書於羊

裘，17 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弭違曉惑。蓋意生於權

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卜有八篇，畝固

編文，錄之歌末。18 昔莊楚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

謬辭詆戲，無益規補。19 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一本無嘲字。隱，化

爲謎語。謎也者，廻互其辭，使昏迷也。20 或體目文字，21 或圖象品物，22 纖巧以弄思，元作忠，謝改。淺察以銜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23 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24 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怵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譏，譬九流之有小說。25 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游孟之石交乎？26

贊曰：

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菅蒯。27 會義適時，頗益諷誠。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文心雕龍卷三 諧隱第十五

文心雕龍卷四

史傳第十六 1

開闢草昧，歲紀縣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倉頡，

主文之職，其來久矣。2 曲禮曰：『史載筆』左右。史者，使也。執筆左

右，八字元脫，按胡孝轅本補。使之記也。元作已，按胡本補。3 古元脫，孫補。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

者。孫云，御覽六百三引無兩者字。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孫云，御覽無兩則字，秋下有也字。4 唐虞流于典

謨，商夏被于誥誓。5 自汪本作洎。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歷，貫

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6 自平王微弱

，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彛倫攸斁。7 昔者二字從御覽改。黃云，案馮本無昔者。校云，夫子上御覽有昔者二字。

夫子閱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8 於是就太師

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

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二字衍。黃云，案馮本存亡，校云，各本衍此二字，功甫本

無。此亦誤衍。胡本作秘。孫云，御覽經文婉約，邱明同時，孫云，御覽實得微

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10 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

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11

及至從橫之世，及字從御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

弗覽孫云，御覽作不。叙，故即簡而孫云，御覽為名也。12 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

賈稽古，作楚漢春秋。13 爰及太孫云，御覽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

元作至，胡改。孫甄序帝勳。孫云，御覽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

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14 元脫，謝補。

孫云，御覽有也字。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

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15 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宏辯孫云，御覽之

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躋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16 及班固述漢，因

循前業，觀司馬遷孫云，御覽之辭。思實過半。17 其十志該富，譜序弘麗

，儒雅彬彬，信有遺味。18 至於宗經矩孫云，御覽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

，遣親攘美孫云，御覽作善。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19 觀夫左氏

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

，述者宗焉。20 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元脫，宋補。實，何

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21 漢運所值，難爲後法。牝雞無晨，武王

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

號宜慎矣。22 張衡司史，而惑黃云，案馮本或，校云，或謝本作惑。同遷固，元帝王元作年二，孫改。后

，欲爲立紀，謬亦甚矣。23 尋子弘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

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24

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25 袁張所製，偏駁不倫。26 薛謝之作，疏

謬少信。27 若司馬彪之詳實，若字從御覽增。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28 及魏代三

雄，記傳互孫云，御覽作並。出。陽秋魏畧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

元脫，謝補。孫云，御覽有或字。疎闊寡要。29 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苟張比之於遷固，非

妄譽也。30

至於晉代之書，繁乎著作。31陸機肇始而未備，32王韶續末而不終，

33千寶述紀，以審正得明。御覽作序；34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35按春秋經

傳，舉例發凡。孫云，明抄本御覽引凡作目。36自孫云，御覽無自字。史漢以下，莫有準的。37至鄧

璨元作琰，朱改。孫覽云，御覽作榮。晉紀，始立條例。又擺落一作撮略。從御覽改。孫覽云，明抄本御覽作擺落。漢魏，憲

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孫云，御覽有於字。典謨。38及安元作交，朱改。孫云，御覽有安字。國

立例，乃鄧氏之規焉。39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元作姓。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

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

史職爲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金

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40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

；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41然紀傳，孫云

覽作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孫云，明抄本御覽綴作經，泛作紀。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

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黃云，案馮本總會，校云，總會御覽作昭合。孫云，明抄本御覽作合。之爲難也。

42或有同歸一事，而孫云，御覽無而字。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孫云覽作瀟。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43故張衡摘史班之外濫，傳立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44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

孫云，明抄本御覽作臯。

云「傳聞異辭；」

況稱「錄遠畧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孫云，御覽作理實。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

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孫云，御覽作博。此詭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45

至於記覽孫云，御覽作紀。編同時，時元脫，胡補。孫云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

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孫云述覽作屯。敗之士，雖令德而常

嘖，理欲字，欲字，噫理作蚩埋。吹霜煦一作噴，從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

之枉，孫云，唐寫本御覽下有論字。可爲歎息者也！46爲字從御覽增。故元作欲，朱改。孫述遠則誣矯

如彼，記孫云，明抄本御覽作略。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元作心，今改。孫云御覽作懿士心三字。

乎？47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好惡懲戒，

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50 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51 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願校作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52 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53

贊曰：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54 善惡偕總。騰衰裁貶，萬古魂動。辭宗邱明，直歸南董。

諸子第十七 1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2 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羣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3 昔風后元脫，曹補。力牧伊尹，咸其流也。4 篇述者，蓋

上古遺語，而戰伐黃云，案馮本代，係校增。所記者也。5 至醫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醫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6 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7 然則醫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經子異流矣。8

逮及七國力政，俊又蠶起。孟軻膺儒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勳，尸佼元作狡，柳改。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並飛辯以馳術，鑿祿而餘榮矣。9 暨於暴秦烈火，勢炎崑岡，而煙燎之毒，不及諸子。10 逮漢成留一作普。思，子政讎校，於是七畧芬菲，九流鱗萃，黃云，活字本無九字，萃下有止字。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11 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謝補調調與調同，元作調，朱改。言兼存，瓌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12 然繁辭謝補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13 三年問喪，寫

平荀子之書，14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15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16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17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18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一作洞。虛誕。19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弊十日，嫦娥奔月，殷湯疑作易。如茲，况諸子乎？20至如商韓，六蟲五蠹，棄孝廢仁，蠶藥之禍，非虛至也。21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鶡黃云，案馮本作梟。鳥，非妄貶也。22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23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

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24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25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26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27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28尸佼尉繚，術通而文純；29鬻冠縣縣，亟發深言；30鬼谷眇眇，每環與義；31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32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33慎到析密理之巧，34韓非著博喻之富，35呂氏鑒遠而體周，36淮南汎採而文麗，37斯

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疑文之大畧也。38若夫陸賈洪皓，39賈誼新書，

40楊雄法言，41劉向說苑，42王符潛夫，43崔實政論，44仲長昌言，45杜

夷幽求，46咸一作。叙經典，47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

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48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

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漫譚校作漫，

本注本弱，雖明乎離乎二字，元作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49嗟

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

矣，聲其銷乎！50

贊曰：

大夫處世，懷寶黃云，活字。挺秀。辨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含

道必授。條流殊述，51若有區圍。

論說第十八

文心雕龍卷四。諸子第十七

聖哲

元作世，朱按玉海改。

彛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

1 論者，倫也；倫理，

孫云明

抄本御覽作禮。

無爽，則聖意不墜。

無爽元作有無，聖字上無則字，從御覽改。孫云，御覽五九五引作則聖意不墜。

2 昔仲尼微

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3 自論

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4 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

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

則與叙引共紀。5 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話；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

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6 論也

孫云，御覽無也字。

者，彌綸羣言，而研精

元脫，朱補。孫云，御覽有精字。

一理者也。7 是以莊周齊

物，以論爲名；8 不韋春秋，六論昭列；9 至

孫云，御覽有於字。

石渠論藝，白虎通

講；

孫云，明抄本御覽通講作講聚。

聚述聖言通經，

孫云，御覽無聚言二字。

論家之正體也。10 乃班彪汪

倫

元作允，朱改。孫云，明抄本御覽作左。

三將，12 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

名法；13 傳嘏王桀，校練名理。14 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

元論。

孫云，明抄本御覽作玄論。

於是聘周當路，與尼父爭途矣。15 詳觀蘭石之才性，16

仲宣之去代，¹⁷ 孫云，明抄本御覽作伐。 叔夜之辨聲，¹⁸ 太初之本元，¹⁹ 黃云，活字本作玄。 輔嗣

之兩例，²⁰ 平叔之二論，²¹ 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²² 孫

論之英也。^{御覽引作蓋} 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²³ 陸機辨亡，^{元作正，謝改。} 效過察而

不及；²⁴ 然亦其美矣。^{孫云，明抄本御覽作哉。} 次及宋岱，^{元作} 郭象，^{元作蒙，朱據舊本改。} 銳思於幾

神之區；²⁵ 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²⁶ 并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

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

源，其般若之絕境乎。²⁷ 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

矣。²⁸ 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說；孔胤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

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己。²⁹ 汪本作才不持論，寤如其己。 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

否；窮于有數，追于無形；^{兩于字從汪本改。孫} 迹，^{一作鑽。孫云} 堅求通，鈞

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孫云}

^{覽有也} 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孫云}

^{抄本御覽} 其要也。是以論如云，^{御覽作譬。} 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

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鹿云，嘗作知。孫云，御覽作知。妄。

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30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雜文

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元作君延，楊改。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

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元作差，朱改。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

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爲元作謂。式矣。31

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32說

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33太公以辨鈞興周；34及燭武行而紓鄭，35端

木出而存魯，36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

；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37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

，強於百萬之師；38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賧而封。39至漢定秦楚，辨士

弭節；酈君旣斃於齊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傳會，杜

欽文辨，樓護脣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

逆波而泝洄矣。40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41范曄

之言事，42李斯之止逐客，43並煩情人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44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45敬通之說元脫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元作聘，而罕遇元作過也。46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47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48

贊曰：

理形於言，覈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遯。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詔策第十九

皇帝御

孫云，御覽五三引作馭。馮本寓。

，其言也神。淵嘿繡孫云，御覽作負。宸，而

響盈四表，唯

孫云，御覽唯上有其字，

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

，制性之本也。2 其在三代孫云，御覽代作王。，事兼誥誓。誓以訓孫云，御覽作誠。。戎

，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元作管。錫允。3 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

。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4 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5

秦并天下，改命曰制。6 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疑衍一則字，以定儀爲讀。孫云，御覽甲字不重，

無命字。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孫云，御覽敕並作勅。敕戒州部

，詔誥百官，制施敕命，孫云，御覽作勅命。策封王侯。7 策者，簡也。制者，裁

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8 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

數」；顧校作數度。禮稱：「明君之詔」；書稱：「敕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

。遠詔近命，習秦制也。9 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10 虞重納言，周貴喉

舌。11 故兩漢詔誥，職在尙書。12 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綵，不反

若汗。13 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14 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

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15 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孫云，御覽作

雜武帝崇儒，選言弘奧。16 策封二王，文同訓典；勸元作觀，謝改。戒淵雅，垂

範後代；17及制誥黃云，誥當作詔。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18孝宣

璽書，賜太守陳遂，賜太守元作貢博士，改漢書改。汪本作貢博進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孫云，御覽作及。光

武撥亂，留意斯文，孫云，御覽作詞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

徒爲堯，赦責侯霸，稱黃鉞一下。20若斯之類，實乖憲章。21暨明帝崇學

，雅元作惟，朱改。詔問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22建

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23衛觀元作凱，孫改。顧校作觀。孫云，御覽作觀。禪誥

，符命孫云，御覽作采。炳耀，弗可加已。24孫云，御覽弗作不。已作也。自魏晉誥策，孫云

覽作詔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孫云，御覽作管子。斯任，施命孫云，御覽作令。發號，

洋洋盈耳。25魏文帝下詔，孫云，唐覽作魏文以下。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

慮之一弊乎？26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元既，朱按御覽補。中

書。自斯以後，體憲元作慮，朱改。孫云，御覽作憲。風流矣。27夫王言崇秘，大觀在上，

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28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

則氣含風孫云，御覽作雲。雨之潤；赦戒恆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孫云，御覽作啓。戎

變伐，則聲有滂雷之威；普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畧也。29 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郟，元作郟，朱攷穆天子傳改。父受敕憲，此其事也。30 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語，一作詰，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晋武敕戒，備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31

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元作同，許改，孫云，御覽作罔。極。

32 漢高祖孫云，御覽無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33 及馬援

已下，各貽家戒。34 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35 教者，效也。出言而

民效也。孫云，御覽上效作傲，下效作効。契數五教，孫云，御覽無此四字。故王侯稱教。36 昔

鄭弘孫云，御覽作宏。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37 孔融之守北海

，文教麗而罕孫云，御覽罕下有施字。於理，乃治體乖也。38 若諸葛孔明之詳約，曠

稚恭之明斷，并理得而辭中，教一作辭，從御覽改。之善也。39 自教以下，則又有命

。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40 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41 今詔重

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

贊曰：

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42輝音峻舉，鴻風遠躋。騰義飛辭，渙其大號。

檄移第二十

震雷始於隳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1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孫云，明抄本之令；願云，令字衍。有文告孫云，明抄本御覽五九七引告作誥，御覽告作誥。之辭，即檄之本源也。2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孫云，御覽作不。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孫云，御覽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元作師武。孫云，御覽作武師。者也。3齊桓征楚，詰元作告。苞

汪本作菁。孫云。茅之闕。4 晉厲伐秦，責箕郤之焚。5 管仲呂相，奉辭先

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6 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噉也。孫云

抄本御覽。宜露。覽作布。御。於外，噉然明白也。7 張儀檄楚，書之尺二，明白

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孫云，御覽作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

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覽作禦。則云肅將王誅，

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覽作屬。厲辭爲武。9 使

聲如衝。元作衝，孫云。風所擊，元作。氣似攙搶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

懲覽作乘。御。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膽，訂信慎。孫云，御

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10 觀隗

囂之檄亡新，布。元作有，孫云。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

，得檄之體矣。11 陳琳之檄豫州，覽無豫州二字。壯右。孫云，明抄本

奸闖携養，章密太甚，發邱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孫云，御覽

然露骨。元作固，孫改。又一本作暴。矣。12 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

孫云，御覽無。鍾會檄蜀，徵驗甚明，13桓公孫云，御覽作温。檄胡，觀釁尤切，14並

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孫云，明抄本御覽作或述休明，或叙

否則割二字。御覽指上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著龜于前驗，懸鑿鑑于已然，

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孫云，御覽作詭譎。以馳旨，焯焯以騰說，凡此衆條，

孫云，明抄本御覽作作。莫或違之者也。孫云，御覽之在或字上。15故其植義嚴辭，務在剛健，插羽

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

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16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

固明舉之義也。17

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18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

喻博，有移檄之骨焉。19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20

陸機之移百官，言約孫云，御覽作簡。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21故檄移爲用，

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元作煩曹改。命孫云，御覽作順衆。資移，所以洗濯

民心，堅同元作用曹改。符契，意用孫云，御覽作則。小異而體義大同，孫云，御覽有也字。與

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贊曰：

三驅弛剛，九伐先話。22鑿鑑吉凶，著龜成敗。惟黃云，活字本作推。譚云作摧。壓鯨

鯢，抵落蜂臺，移寶一作實。

易俗，草偃風邁。23

文心雕龍卷五

封禪第二十一 1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2 錄圖曰：『禪禪嚙嚙，焚焚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3 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4 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5

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6 大舜巡岳，顯乎虞典。7 成康封禪，聞之樂緯。8 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譎陳，當作諫。

黃云，案馮本陳校云，陳當作諫。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鷄東鯀，南

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已。9 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元作銘，朱改。號之秘祝，元脫，朱補。祀天之壯觀矣。10 秦黃云，案馮本有始字。皇銘岱，文

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11 鋪觀兩

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元作誦，孫改。德銘勳，乃鴻筆耳。

。12 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元黃云，活字。本作玄。符，鏡

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邱

，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13 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元作字。張純，首胤典謨

，末同祝辭，引鈎譏，叙離亂，元脫，許補。一本作合。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

華不足而實有餘矣。14 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15 及揚雄劇秦，16 班固

典引，17 事非鑄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遯辭，故

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叙，雅

有諛乎。紀云，嘗作采。歷鑿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

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郿鄠受

命，18 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元作頌。一作頌。序，而不能奮飛

。陳思魏德，19 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干言，勞深勛寡，鷹馘缺焉。

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

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錫，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元作來。者，必超前轍焉。20

贊曰：

封勒帝勳，對越天休。迹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金入幽。鴻律黃云，活字本作岳。蟠采，如龍如虬。

章表第二十一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1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一作即。孫云，御覽五九四作即。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即授爵之典也。2 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誠，孫云，御覽作戒。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讚。元作續。孫云，御覽作續。文翰獻替，事斯見矣。3 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

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4 降

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主。黃云，馮本作王，校云王御覽作主。，皆稱上書。5 秦初定制，

改書曰奏。6 漢定禮儀，孫云，鮑本御覽引同今本，明抄本作漢初定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

，三曰表，四曰孫云，御覽有駁字。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孫云，御覽作情。，議

以執異。7 章者，明也。詩云孫云，御覽作曰。：『爲章於天，』謂文明也。其在孫

，御覽作在於，無其字。文物，赤白孫云，御覽作青赤。曰章。8 表者，標也。孫云，御覽作標。。禮有表記，

謂德見於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孫云，御覽作表章。之目，蓋取諸此也。9

按七畧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孫云，御覽無之字。樞機孫云，御覽覽作要。，蓋闕而

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孫云，御覽覽作布。在職司也。10 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

察舉，必試章奏。11 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一作表。孫云，明抄本御覽作表。天

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12 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13 昔

晉文受冊孫云，御覽作策。，三辭元脫，朱補。孫云，御覽有辭字。。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

14 曹公稱爲表不必孫云，明抄本御覽作止。黃云，活字本注本作止。。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

孫云，御覽，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孫云，明抄本御覽無美字。矣。15 至於文舉之

薦彌衡，氣揚采飛；16 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孫云，御覽作壯。17 雖華實異旨，

並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18 陳思之表，

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一作制。孫云御覽作制。巧，隨變生

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19 逮孫云，御覽作迨。晉初筆札，則張華爲雋。

元作儻。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鸞鷟，莫顧章表

孫云，御覽無此二句。。20 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21 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

載。22 一作冊。序志顯覽孫云，御覽作聯。類，有文雅焉。23 張駿孫云，明抄本御覽作駿。自

序，24 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

原夫章表之元作文，謝改。爲用也。孫云，御覽無也字。，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

身文，且亦國華。25 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孫云，御覽作策。骨采宜耀。

循名課實，以章元脫，一作文。孫云，御覽作文。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責，志在典謨；使

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孫云，御覽作苞。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

文以馳孫云，御覽作驅。其麗。然懇惻元作者辭為心使，浮侈者情為文出元作。使一作情為文御覽作屈。下

有必使二字。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26子貢云：「心

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一作辭意也。荀卿以為觀人美辭，麗於顧校作黻

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27

贊曰：

敷奏絳闕，獻替黼辰，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文，條理首尾。

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奏啓第二十三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

急變，1劾愆一作僭。黃云，案馮本摺依御覽校作愆。諛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元脫，謝補。孫云，

敷于下，情進于上也。2秦始皇孫云，御覽有皇字。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

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畧而意逕孫云，御覽作誣。；政故御覽作無膏

潤，形於篇章矣。3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4

若夫賈誼之務農，5鼂錯之兵事，6元作卒，孫改。孫云，御覽作術。匡衡之定郊，7王吉之

觀禮，8溫舒之緩獄，9谷永之諫孫云，明抄本御覽作陳。仙，10理既切至，辭亦通暢

，一作達，又作辨。孫云，御覽作辨。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羣賢孫云，御覽作臣。，嘉言罔伏。楊秉耿介

於災異，11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12張衡指摘於史職，孫云，御覽作識。13

蔡邕銓列於朝儀，14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15王

元作黃從魏志改。孫云御覽亦作黃。觀教學，16王朗孫云，御覽作郎。節省，17甄元作甄，朱改。毅考課18亦盡節

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孫云御覽作世交屯夷。劉頌殷勤於時務，19溫嶠懇惻一作

切。於費役，20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

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

。21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謬；秦之孫云，御覽作有。御

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鷲一作擊。擊，砥礪其氣，必使

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22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奸回23路粹之奏孔

融，則誣其黷惡。24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25若夫傳元作威盛。勁直孫云，

果勁，而按辭堅深；26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畧；27各其孫云作有。志也。後之

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28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

在糾惡，勢必深孫云，御覽必深作入剛。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黜

猩；墨翟非儒，日以豕孫云御覽作羊。錄；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

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29是以世人孫云御覽作近世。爲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

次孫云御覽作刺。骨爲戾，復似善罵孫云御覽作詈。多失折衷。30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

路以植矩，然後踰垣孫云御覽作牆。者折肱，捷徑者滅趾孫云御覽作跡，黃按馮本趾校跡。何必躁言

醜句，詬元作詰，病爲切孫云御覽作巧。哉！31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

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氣流墨中，無

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32一作也。孫云，御覽作也。

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孫云御覽作蓋。其義也。33孝

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孫云御覽作賤。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或云

謹啓。34自晋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

表之別幹。35必斂飭元作散。黃云，活字本注本作徹。入規，促其音節孫云，御覽無斂飭以下八字。辨要輕清，

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畧也。36又表奏确切，號爲讜言。讜者，偏也。王道

有偏，乖乎蕩蕩。下有脫字。其偏，故曰讜言也。37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貴直

也。38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39龔錯受書，還上

便宜。後代便宜黃云案馮本無此四字，校增。多附封事，慎機密也。40夫王臣匪躬，必吐

睿譔，事舉黃云，活字本作徒。人存，故無待泛說也。41

贊曰：

皂飭黃云，活字本作飾。司直，42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醜。雖有次骨，

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諮孫云，御覽五九五作咨。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1易之節卦

，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

之體也。2 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3 洪水之難，堯咨四

岳，宅孫云，御覽作百。揆之舉，舜疇五人，一本作巨。孫云，御覽作臣。三代所興，詢及芻蕘。4

春秋釋宋，魯桓務孫云，明抄本御覽引作預。議。5 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6 商鞅變

法，而甘龍交辨；孫云，御覽作辯。7 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至元作今。有漢，始

立駁孫云，御覽並作駁。議。8 駁者，雜也。孫云，御覽雜無雜字。議不純，故曰駁也。9 自兩

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

議也。10 至如主父當作吾邱。顧校作吾邱。之駁挾弓。11 安國之辨匈奴，12 賈捐之之孫

兩之字。陳于朱崖，顧校作珠崖。13 劉歆之孫云，御覽無之字。辨孫云，御覽辨作辯。於祖宗，14 雖質文不

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15 郭躬孫云，明抄本御覽作芸。之議擅誅，16 程元作陳。

曉之駁校事，17 司馬芝之議貨錢，18 何曾蠲出女之科，19 秦秀定賈充之謚

，20 元作謚。孫云，御覽作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21 晉

代能議，則傅咸爲宗。22 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孫云，御覽作以。叙。長虞識治，

而屬辭枝繁。23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諛孫云，御覽作腴。辭弗剪，頗累文骨

亦各有美，風格存焉。24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

術。25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孫云，御覽實於前代，觀通變。孫云

覽作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御覽作其。黃云，案馮本文。校

亦作。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一作要，又作宜。練於兵，田一作佃。穀先曉於農，斷

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

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26若不達政體，而舞筆

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

遊孫云，御覽作浮。辭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一本下有者字。願校有者字。晉人貴媵而

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積，鄭人買積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未勝其本

，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27

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

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28古之造士，選事考言。29漢文中年

始舉賢良，鼂錯對策，蔚爲舉首。30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顧棧作言。要術也。31觀鼂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厭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32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33及後漢魯丕，元作平，朱改。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以一作以。入高第。34凡此五家，並前元作明，謝改。代之明範也。魏晉以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35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麀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36

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

！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贊曰：

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綱，37 擯辭無懦。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願校作體高秉，雅謨遠播。

書記第二十五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1 蓋聖賢言辭，總爲之尙。書

，書之爲體，主言者也。2 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3 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孫云，明抄本御覽五九五作染。之簡牘，取象

於夫，貴在明決而已。4 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孫云，御覽五九五作令

。彌盛：5 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孫云，明抄本御覽作昂。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

，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6 又子服敬叔進弔書于滕孫云，明抄本御覽

作知君，固知行人掣孫云，明抄本辭，多被翰墨矣。7及七國獻書，詭麗輻

輳。8顧校作漢來筆札，辭氣孫云，御覽作旨紛紜；9觀史遷之報任安，10東方朔

孫云，御覽之難孫云，明抄本公孫，11楊惲之酬會宗，12子雲之答劉歆；13志

氣盤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14逮後漢書記，則崔瑗

尤善。15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學屬章，半簡必錄，休瑾好事，留意詞

翰；抑其次也。16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17趙至孫云，明抄本敘，王性

凝改。孫云，御覽作離，迺少年之激切也。18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19

衡代書，親疎得宜，20斯又皆。御覽作尺牘之偏才孫云，明抄本也。詳總覽作諸。

書體，本在盡言，言孫云，御覽作所以散鬱陶，託孫云，御覽作詠風采，故孫云，御覽作故宜滌暢

御覽作以任氣，優柔孫云，御覽作游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21若夫

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孫云，御覽戰國以前，君臣同書，22奏漢立儀，

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孫云，御覽作

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24記之言志，進已志也。

牋者，表也。表識孫云，御覽作識表。其情也。25 崔實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

26 黃香奏孫云，明抄本御覽作奉。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27 公幹牋記，麗而規

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28 劉廙謝恩

，喻切以至，29 陸機自理，孫云，御覽作叙。情周而巧；30 牋之爲孫云，御覽無爲字。善者也，

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

孫云，御覽作靡。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31

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劉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

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顧校作式。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

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

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32

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33

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34

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35

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36

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37

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

其類也，38

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疑作登觀書雲，故曰占也。39

式者元脫，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40

律者，中也。黃鐘調起，五音以正，元本下多音以正三字。法律馭民，八刑克平，以

律爲名，取中正也。41

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命一作令。如流水，使民從也。42

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43

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也。44

符者，孚元作厚謝改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璽，漢世金竹，末代從

省，易以書翰矣。45

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孫云，御覽作版。記績，其遺

風歟？36孫云，御覽作也。

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

以堅信誓，王褒鬻奴，則券之楷孫云，御覽則作也，47楷，楷作諧。

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爲疏也。48

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一作由。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

『孫亶回元作四朱改。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蓋謂此也。49

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叙相達，若針之通結矣。50

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51

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即其事也。52議政未定，

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爲籤。籤者，織一作密者也。53

狀者，貌也。體一作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證，並有行狀，狀之大者

也。54

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55

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56

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元作交。故弔亦稱諺。塵路淺言，有實無華。

鄒穆公云：『囊滿汪末作漏。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

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

。57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

文辭者也。58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況踰於此

，豈可忽哉！

觀此四疑作數。條，59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

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

妨，並有司一作詞。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60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

九方理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61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

，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62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文心雕龍卷五
書記第二十五

文心雕龍下篇提要

第一組 總術

總術篇云：「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又云：「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哉！」又云：「若夫善奕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附會篇云：「夫才最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謹據此義，知神思篇以下至物色篇時序篇不在內皆文術也。故首列總術，而下析情志，事義，辭采，宮商四類。

第二組 情志

神思篇云：「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

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以定墨；燭照之匠，闕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又云：「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可契，不必勞情。」詳繹文義，知修養神思，首貴虛靜；次在積學；三在衛氣。養氣篇云「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案此即衛氣之術也。物色篇云：「若乃山林阜壤，實文思之奧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案此卽「疏淪五藏，澡雪精神」之義也。有此二篇，而後神思篇之義足。神思之表現者，爲體性。故體性篇云：「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神思之下列體性篇蓋本此義。風骨篇云：「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孕甲新意，雕畫奇辭。」案此係補成體性篇「才有天資，學慎初習；斷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之義，故宜並列。通變篇云：「設文之體有常；變文

之數無方。』又云：『名理有常，體必資於實；通變無方，數必於新聲。』據此知體性靜，通變動；動則無窮，無窮則久；此造文之妙術也。故通變之篇，宜列體性之下。定勢篇云：『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爲制也。』此篇輔成通變之義，故宜與之並列。

第三組 事義

鎔裁篇云：『一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朒贅也。』又云：『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又云：『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觀此諸語，知鑿括情理，矯揉文采，實酌事會義之要術也。附會篇云：『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案此係輔成鎔裁篇『首尾圓合，條貫統序』之義，故宜並列。

第四組 辭采

辭采可分兩類言之：一，以章句爲主而麗辭練字輔之。此與鎔裁附會相表裏者也。一，以情采爲主，而事類比興夸飾指瑕輔之。此與神思體性相表裏者也。

章句篇云：「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駢摹相銜，首尾一體。」據此故知章句與鎔裁，虛實爲用也。章句篇又云：「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麗辭篇云：「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案此篇申論章句之義，故宜並列。練字篇云：「心旣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據此，故附於章句之列。

情采篇云：「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性情。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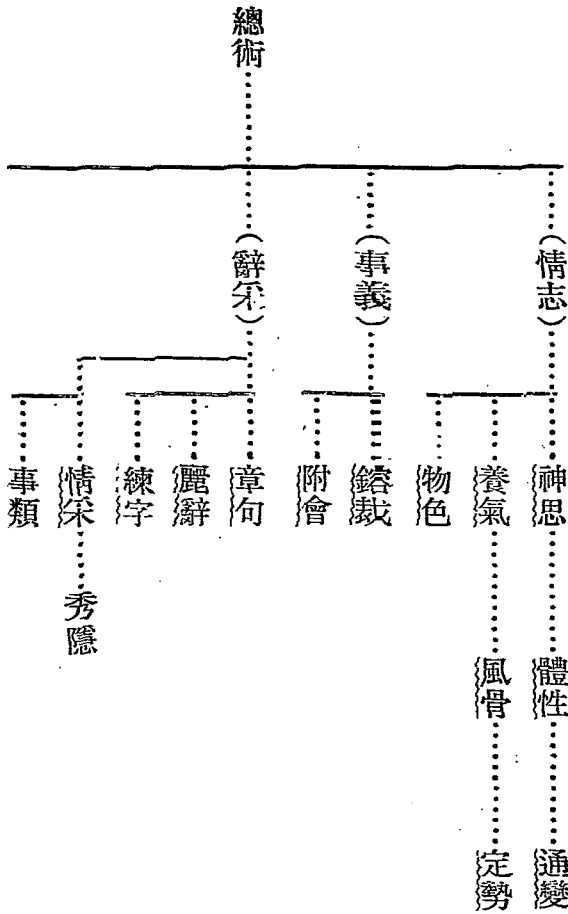
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據此故知辭采與神思體性，表裏爲用。事類篇云：「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編狹，雖美少功。」比興篇云：「楊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夸飾篇云：「故自天地以降，豫人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恆存。」案此諸篇，皆補成情采之義，故宜並列。又指瑕篇云：「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鑿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案指瑕篇乃臨文戒慎之義；非爲指摘他人瑕累而作，故亦附於情采諸篇之列。隱秀篇云：「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案隱秀乃情采之自然妙會，故列於情采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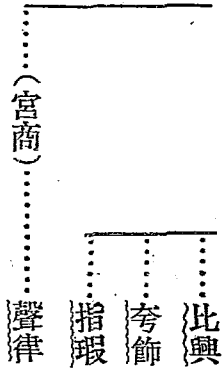
第五組 宮商

聲律篇云：「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又云「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據此知「宮商雖和

；又有自然勉強之分；」紀曉嵐語與沈約之論，不可并語矣。原道篇云。「林籟結響，調如箏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鐘。」即官商貴乎自然之義也。

右文共二十篇列表如下





第六組 雜篇

序志篇云：『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招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案此諸篇，非關文術，故假定雜篇之名，使自爲一組。

文心雕龍下篇提要

文心雕龍卷六

神思第二十六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2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3 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4 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5 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6 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7 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8 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9 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一作釋。願校作釋。辭，10 然後使元黃校作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闕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11 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12 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

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13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14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15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16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17王充氣竭於思慮，18張衡研京以十年，19左思練都以一紀，20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21枚臯應詔而成賦，22子建援牘如口誦，23仲宣舉筆似宿構，24阮瑀據案

顧校作鞍。

而制書，25禰衡當食而草奏，26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鑿在疑後，研慮方定。27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28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29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一作聞。黃云。御覽作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30

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31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32

贊曰：

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汪作勝。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體性第二十七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顧校作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1故辭理庸儻，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甯或改其氣；2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3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4

各師成心，其異如面。5 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元黃校作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醜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顧校作鏘。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6

若夫八體屢遷，7 功以學成，8 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9 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10 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11 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12 孟堅雅諛，故裁密而思靡；13 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14 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15 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16 嗣宗倜儻，故響逸

而調遠；17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18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19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20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畧哉？21

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22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黃云，孫氏本作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入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

才性異區，文辭黃云，馮本校作體。繁詭。辭爲膚根，志實骨髓。雅麗繡黻，淫巧朱紫。習亦凝一作疑，眞，23功沿漸靡。

風骨第二十八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2是以昭展

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3 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一作生。

焉。4 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

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5 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

此風骨之力也。6 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7 思不環周，

索莫元作課，楊改。乏氣元作風，楊改。，則無風之驗也。8 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

韜筆，乃其骨髓峻也；9 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迺其風力適也。

10 能鑿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11 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

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

則云時有齊氣；12 論劉楨，則云一本下有有逸氣。13 公幹亦云，孔氏卓卓，

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14 夫翬翟備色而翮孫云，

覽五八五翫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孫云，御乏覽作無，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

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風骨乏采，則鷺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

文囿，唯

孫云，御覽作若。

藻耀而高翔，固文筆

孫云，御覽作章。

之鳴鳳也。15

若夫鎔鑄

一作經

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

汪作

甲新意，雕

畫奇辭。16 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曠。若骨采未圓，風辭未

練，而跨畧舊規，馳騫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

成經。

黃云，案馮本輕。顧校作輕。

矣。17 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

18 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

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

遠之有哉？19

贊曰

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騁。

黃云，案馮本聘。譚校作聘。

20 蔚彼風

力，嚴比骨瘦。才峯峻立，蔚采克兩。

通變第二十九 1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2 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3 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4 元作財，許無念改。黃歌斷竹，質之至也；5 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6 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7 夏歌雕牆，縉於虞代；8 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9 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元作薦，許無念改。一本作篇。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10 推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11 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味一作末。氣衰也。12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畧漢篇，師範宋集，13 雖古今

備闕，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

14 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

此其驗也。15 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16 斯斟酌乎

質文之間，而鑿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17 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

極，18 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

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

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元作因。按頌文改。無端涯，大明

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張衡西京云

『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

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19 是以規畧文統，宜宏大體，

先博覽以精闕，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

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鬣，光元作手。會改。若長離之振翼

，迺穎脫之文矣。20 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蹊，豈萬

里之逸步哉？21

贊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疑作可。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一作踏。望今制奇，參古定法。22

定勢第三十一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2 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淵元作文，王性。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3 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諒；效騷元作騷，王改。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一作辭辨約者，率乖繁縟；4 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5

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綵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

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郭，難得踰越。6 然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7 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8 是以括囊雜體，功一作切，從御覽改。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9 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一作雅頌，賦從御覽改。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孫云御覽五八五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黃云，案馮本循體，校云，循體御覽作脩本。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10 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11 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12 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13 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

慷慨，乃稱勢也。14 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尙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15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16 故文反正爲乏，元作支。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元作向，王改。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17 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18

贊曰：

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矢激如繩。因利騁節，情采自凝。

枉轡學步，力止襄謝云，當作壽。願校作壽。陵。19

文心雕龍卷七

情采第三十一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¹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
萼振，文附質也。²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
待文也。³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
爲彪炳，繆采名矣。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
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⁵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
成韶夏，五情疑作性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
君子常一作嘗言未嘗質也。⁶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
棄美矣。⁷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⁸韓非云：「豔采辯說。」謂
綺麗也。⁹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黃云
馮案本作孝。孫貽讓曰，案孝老不誤，當據改。老，¹⁰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

侈。若擇源於涇滑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12 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13 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14 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15 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眞宰弗存，翮其反矣。16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17 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汪本作理。賈云，案馮本作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18 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19 是以衣錦褻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20 夫能設謨

謝云，嘗作謨。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擡藻，使文不減質，博不瀆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²¹

贊曰：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舜英徒豔。²²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鎔裁第三十二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囊括情理，矯揉文采也。²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³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臄，實侈於形。⁴

黃校作

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臃贅也。⁴

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5是以草創鴻黃云，案馮本作鳴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6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疑作贊。元作贊。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斷，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7

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8精論要語，極畧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畧，隨分所好。

9引而申之，則兩句數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瞻者善數，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數者辭殊而意汪本作義。顯。字刪而意

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數而言重，則蕪穢而非瞻。10

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當作駁。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

，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11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

；蓋崇友于耳。12夫美錦製衣，脩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元作。繁也。13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14萬趣會文，不雜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

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汎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剪穢，弛於負擔。15

聲律第三十三 1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當作效。器者也。2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脣吻而已。3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4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5抗喉矯舌之差，攢脣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

可分。6 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黃云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

，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元作外，王改聽難爲

聰也。7 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

逐。8 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二字脫。揚云有字下諸本皆遺。謝云據下文當作雙疊二字。雙聲隔字而每

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輓轡交往，逆鱗

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9 夫吃文爲患

，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

，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10

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元作下，商孟和改。黃云，案馮本作字。句。氣力孫

氣力上當復有字句二字。窮於和韻。11 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

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

作韻甚易，雖纖意一作毫。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12

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

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概舉而推，可以類見。13

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14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也。15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柄方，兔乎柄方，則無大過矣。

16練才洞鑿，剖字鑽響，識疎汪本作疎識。闕畧黃云，汪本作疏識簡略。，隨意所遇，若長

風之過籟，南元作東，葉循文改。黃云，案馮本作東。郭之吹竽耳。17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

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王本作忽。哉？18

贊曰：

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鐘脣吻。19聲得鹽梅，響滑榆椹

。20割棄支離，21宮商難隱。22

章句第三十四 1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②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未從，知一而萬畢矣。③夫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④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元作勝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跼蹐相銜，首尾一體。⑤若辭失其朋，元作明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⑥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⑦至於

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爲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
彈之謠是也，二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
；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疑有脫字，黃云，
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8

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
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顧云玉海嫌於積韻，而善於資顧云
資是。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

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
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9

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
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
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韻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
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

字之助矣。外字難謬，况章句歟？¹⁰

贊曰：

斷章有檢，積句不恒。理資配主，辭忌失元作告，謝改。朋。環情草孫云，當作節。

調，宛轉相騰。離合同王本作同合。異，以盡厥能。

麗辭第三十五 1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

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臯陶贊云，『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黃云，案馮本作耳

2 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

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

偶意一也。3 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通變，不勞經營。4 自揚馬

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畫元作畫，冶元作治，朱改。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

，偶意共逸韻俱發。5 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一作割。毫析釐，6 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

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

。言對著，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7 長卿上林賦云：元脫「修容乎禮園，翩翩

乎書圖。」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鄒袂，不足程式；西施

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烏

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粉榆，光武思白水。

」此正對之類也。8 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元作擬，一作微。人之學，事

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爲劣也

。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

翼翔，歸鴻知接翻。」劉琨詩言：元在詩字上。「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邱。」

若斯重出。卽對句之駢枝也。10 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

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騶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踳譚按作蹠蹶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自汪本作斯見也。12

贊曰：

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燦聯華，鏡靜含態。

玉潤雙流，如彼珩珮。

文心雕龍卷八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宏奧，包韜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一作異。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² 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一作託。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³

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于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屬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蟻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汪本作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⁵ 至於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⁶ 楚襄信讒，而三閭忠

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7 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譚云：疑當作諷刺。道喪，故興義銷亡。8 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

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成譬於事

。宋玉高唐云：『織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

『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願云：當作鳥。云：

『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

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

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夔曳元作夔抽，按本賦改。緒。』

此以容比物者也。9 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

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

物，莫不織疑作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効績。10 又安仁螢賦

云：『流金在沙。』季鷹雜願校作春。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

11 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12 若刻鵠元作鶴，謝改。類鶩，則無所取焉。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致。攢雜詠歌，如川之渙。13

夸飾第三十七¹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

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

人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恆存。雖詩書雅言，風格顧校作俗。黃云馮本作俗。訓世，事

必宜廣，文亦過焉。²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

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

，其義無害也。³且夫鴉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甯以周原

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⁴

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5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

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按本賦作俱獲。6及揚雄甘泉，酌其餘

波，語瓌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7至東都之比目，

西涼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8又子雲羽一作獵，

鞭宓妃以饜屈原；張衡羽獵，困元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

水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9此欲夸其威而飾。元脫下有闕其字。

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嗟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

采焯焯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10

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焯焯，春

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

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

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

，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11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事類第三十八 1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畧舉人事，以徵義者也。2 至若胤征義和，陳政。黃云，案馮本正。顧校作正。典之訓；盤庚誥民，叙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3 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4

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鵬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5 及揚雄百。元作六。

官箴，頗酌於詩書；6 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7 漸漸綜探矣。至於崔

班張縻，遂摭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8

夫薑桂同

孫云，御覽五八五作因。

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

孫云，明抄本御覽作才資。

。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述邇於

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

御覽作方。顧校作方。孫云，明抄本御覽作貧。

也。9 是

以屬意立

孫云，御覽作于。

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

孫云，御覽無主佐二字。

德作得。明抄本御覽亦無主佐二字。德作縷。

，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

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10 故魏武稱

張子之文爲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

，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11 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

奧區，而才思之神臯也。12 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

操刀能割，必列

注作裂。黃云，案馮本校裂。

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

皮能溫，雞蹠必數于而飽矣。13 是以緣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摭

理一作撫。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揮。14 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歆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稱理得而義要矣。15 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16 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17 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18 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疑當作推之二字。黃云案馮本接人校推之。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忘書，致斯謬也。19 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預；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20 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21 夫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

之士，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亘。皜如江海，鬱若峴鄢。文梓共採願校作采。，瓊珠

交贈。用人若己，古來無愾。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2 蒼頡造之，鬼哭粟飛；3 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韜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4 周禮保張本有章字。氏掌教六書。5 秦滅舊章，以吏爲師，乃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6 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7 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譟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楊雄以奇字纂

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元作鳴，朱改。筆之徒，莫不洞曉。8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9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大半。10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11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12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元作慕，許改。而詩書之襟帶也；滄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難以淵源詰訓，頗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13。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

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元作幽，欽愚公改。

。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
幽歎。』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¹⁴聯邊者，半字同
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元作齟齬，朱改。爲瑕，如不獲免
，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¹⁵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駮元作
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甯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
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¹⁶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
，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黹元作黹，朱改。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複
，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
精解。¹⁷

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¹⁸或以音訛，或以
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¹⁹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
變之謬也。²⁰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
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常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

用淮雨，願校補元長作序，亦用別風二句。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21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22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字靡異流，22文阻難連。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1夫隱之爲體，義主汪作生。文外2，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元作玄，王改。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

。3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元作果，謝改。也。或有晦塞爲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英華耀樹，淺而燁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文心雕龍卷九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²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顧校作有。當乎？³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⁴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稽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元作降，孫改。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⁵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

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畧舉四條。6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晋末篇章，依希

其旨，始有實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即謝云當作酢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

爲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7 雅頌未聞，漢魏

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詆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

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8 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

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9 又製同他文，理

宜刪革，若排王本作掠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

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10

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11 西京賦

稱中黃育獲之嘯，而薛綜繆注謂之闔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

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12 原夫古之正

名，車兩而馬疋，疋元脫楊補。兩稱目，以並耦爲用。13 蓋車貳佐乘，馬儼驂

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矣。顧校作也。14 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一作疋。而數筌一作疋。蹄，15 選勇而驅闔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鑿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16 東野敗駕。17 雖有僞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疾，亦善之亞。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己而作，豈虛語哉？1 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

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3 凡童少鑿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一作疾，亦可推矣。4 至如仲任置視以綜述，5 叔元作敬，孫無撫改。通懷筆以專業，6 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7 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8 黃云，案馮本與元刻無功庸弗怠及和熊以苦之人二句。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9 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10 神之方昏，再三愈贖。是以吐納文

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¹¹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¹²雖非胎息之邁顧校作萬術，¹³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元黃校作玄。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¹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最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元黃云，案馮本作玄。黃，擢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²凡大

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勞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3 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4 夫文變多汪作無。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賊。5 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一作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6 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賡理，然後節文一作文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孫云，御覽五八五。豆作石，黃作玉。矣。7 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

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8 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密深寫遠。黃云，案馮本寫下多以字，遠下多送字。若首唱榮華，而賸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賢無庸，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9

贊曰：

篇統開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總術第四十四 I

今元作令，商改。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

。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2 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疑有脫。經以典奧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3 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元作實，楊改。匪窮，元作躬，孫改。知言之選難備矣。4 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眇，博者該贍，元作無，朱改。者亦繁，辯者昭皙，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利，不必盡窈窕字衍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5 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元作清源，制勝文苑哉？6 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棄元作樂術

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元作非，許改。惑，何妍蚩之能制乎？7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恆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8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9夫驥足雖駿，繆元作總，許改。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10况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二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11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稽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恆存。12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

，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1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2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3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淑慝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4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颯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蔽，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煒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5

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尙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鶻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6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

，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己。7 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柏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纊，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8 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9 自元暨咸，降意圖籍，美元作玉屑之譚，元作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亦已美矣。10 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11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畧文華，然杜篤獻誅以免刑，

班彪參奏元作表。張儂度改。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12 及明帝疊耀，崇愛儒

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元作禮，張改。於瑞元作端，張改。

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13 自安和已

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14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15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16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茂英逸，故俊才雲蒸。17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璋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翮翮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元作子傲。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哀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18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

，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密阮應繆，並馳文路矣。19

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

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20然晉雖不文，

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

二俊之采，應傳三張之徒。元作孫擊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

前史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21

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22逮明帝

秉哲，元作束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

，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23及成康

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何本改函元。黃云，馮

席，澹思濃黃云，馮。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24其文史則有

袁殷之曹，孫干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25自中朝貴元黃云案馮，江

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延邇，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

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26

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元脫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颺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

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28 蓋聞之於世，故畧舉大較。

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

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疑作照。景祚。29 今聖歷黃云馮

本作方興，文思光元作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驥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轡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30

贊曰：

蔚映十代，31 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注作。焉如面。

文心雕龍卷十

物色第四十六 1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2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3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凝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靈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4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5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瀟瀟擬雨雪之狀，啾啾逐黃鳥之聲，嘒嘒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

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6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殊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蕩蕩之羣積矣。7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橫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8

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9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疑作字而知時也。10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11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尙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

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12若乃山林阜壤，實文思之奧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孫云，吳會能改齋漫錄卷七引無能字監字。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3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14

才畧第四十七 1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畧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2商周之世，則仲虺作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3及乎春秋大夫，則脩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琨耀似繆綿之肆，蕤敖元作教，曹改。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元作襄，曹改。以文勝從饗

，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4 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書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5 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6

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7 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8 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9 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縉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10 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11 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12 子雲屬意，辭人疑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13 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宏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14 敞通雅好辭說，而坎壤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15 二班兩劉，奕葉

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
峴岡，亦難得而踰本矣。16傳毅崔駰，光采比肩，璦實踵武，能世厥風者
矣。17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崔傳之末流也。18李尤元作充，
王改。黃

云案馮
本尤。

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隄，垂翼不飛。19馬融鴻儒，思洽識一作
登

高，吐納輕範，華實相扶。20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延壽繼志，瓌
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21張衡通瞻，蔡邕精雅，文史
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22劉向之奏
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
於爲文，有偏美焉。23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筆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
，亦致美於序銘。24然自卿淵以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雉向以後，頗引書
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25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備，詩
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

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26 仲宣盜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27 琳瑯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脩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38 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29

張華短章，弈弈清暢，其鷗鷗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30 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31 潘岳敏給，辭自疑作旨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詠，非自外也。32 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明練，元作疎，王青蓮改。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33 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34 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

慎注作

幹之實才，非羣華之躡夢也。35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

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36孟陽景陽才

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37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

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38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旣穆穆以大觀，

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39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真之筆記，循

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40孫盛干寶，元作子實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

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畧同。41袁宏發軔以高驥，故卓出而多偏；

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疑作秋，顧校作秋興，謝叔源之閑情，

並解散辭體，縹渺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42

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43觀夫後漢才林，可參

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

，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

人所以貴乎時也。44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日紛雜，皎然可品。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1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2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3至如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4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

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眞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⁵

夫麟鳳與麤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麤，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⁶

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

醞籍

黃校作藉。

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⁷

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衡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岳，照辭如鏡矣。⁸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旣形，則優劣見矣。⁹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見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10 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11 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揚，宋玉所以傷白雪也！12 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13 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照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澤王作懌。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14

贊曰：

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迺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雘施，
垣墉立而雕朽附。1 而近代辭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_{之字}
類不護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

！ 2

畧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
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贖貨，文學傲誕以速誅，
正平狂愁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疎，丁儀貪婪以乞貨，
路粹餽餒而無恥，潘岳詭譎於惑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立剛隘而鬻臺，
孫楚狼_{汪作}狽。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3 文既有之，武亦宜
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
絳灌之讒嫉，沿茲以下，不可勝數。4 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况班
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5 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鬻俗，况馬杜之磬懸
，丁路之貧薄哉！6 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溶沖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

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7

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諂，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8 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9 文武之術，左右惟宜，卻穀敦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10

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弼黃云案馮本校刪。中，散采

元作悉，襲仲和改。

以彪外，梗柁其質，豫章其幹，擲文必在緯軍國，負元作賢，襲改。重必

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¹² 雕而不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序志第五十一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滑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

一本上有夫字。用之焉。² 元脫，按廣文選補。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騶爽之羣言雕龍

也。³ 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

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帝肖貌天地，稟性五才，一作行，黃云梁書作才。擬耳

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⁴ 形同草木之脆，名

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

之禮器，5 隨仲尼而南行；且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一作外經典。6 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纈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7 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8 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擲筆和墨，乃始論文。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一作如魏文述典，9 陳思序書，10 應場文論，11 陸機文賦，12 仲洽流別，13 宏範翰林，14 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梁書作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15 吉甫士龍之輩，16 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業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

生之慮。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

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創筆，17則囿注作品。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黃校末活字本作時

。願校亦作時。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18上篇以上，綱領明矣。

至於割精析采，一作表。籠圈條貫，搗神性，圖風勢，苞一作包。會通，閱聲字，

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畧，招悵元作怡暢，王性凝改。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

，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

，四十九篇而已。19

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20雖復一作或。輕采毛髮，深極骨髓，

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黃校有可字。勝數矣。及其品列一作許。

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

也，理自不可同也。21同之與異，不脣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鑿

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

黃云活字元脫，許補。黃云本作餅。管，何能矩矱。活字本作規矩。茫茫往代，既沉一作洗。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22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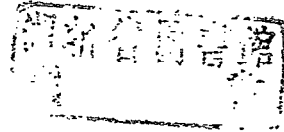
范文瀾所論第四種

文
心
雕
龍
注

北平文化學社印行

范文瀾所論第四種

文
心
雕
龍
注



北平文化學社印行

文心雕龍注卷一

范文瀾

原道第一

(1) 顧千里云：『此所題非也。時序篇有「皇齊御寶，運集休明，」是此書作於齊世。』紀昀評云：『據時序篇此書實成於齊代，今題曰梁，蓋後人所追題；猶玉臺新詠成於梁而今本題陳徐陵耳。』秦鍾麟詩品所錄諸人，時代多誤，亦其例也。

(2) 淮南子有原道訓。高誘注云『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襲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接彥和於篇中屢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豈外飾，蓋自然耳」；「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綜此以觀，所謂道者，即自然之道，亦即宗經篇所謂恒久之至道。周禮太宰以六兩繫邦國之民，其四曰「儒以道得民。」注曰「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孫詒讓疏云，「儒則泛指誦說詩書，通該術藝者而言，若荀子儒效篇所稱俗儒雅儒大儒，迥有大小，而皆足以得民，亦不必皆有聖賢之道也。」彥和所稱之道，自指聖賢之大道而言，故篇後承以徵聖宗經二篇，義旨甚明，與空言文以載道者殊途。紀評曰『自漢以來，論文者罕能及此。彥和以此發端，所見在六朝文士之上。』又曰『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

不遜其末。首揭文體之尊，所以截斷衆流。」又曰「齊梁文藻曰競靡華，標自然以爲宗，是彥和吃緊爲人處。」

(3) 章炳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篇曰，「文德之論，發諸王充《論衡》論衡佚文篇」文德之操爲文；」又云，

「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文德之操。」楊遵彥依用之。

魏書文苑傳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造行，濇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綦彬、德素。而章學誠竊焉。」 楊文亡佚。《文史通義文德篇》云，「

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以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按易小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彥和稱文德本此。

王章諸說，別有所指，不與此同。

(4) 下文云「人文之元，肇自太極，」故曰與天地並生。

(5) 易坤卦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文言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李鼎祚

周易集解引荀爽曰，「天者陽始於東北，故色玄也；地者陰始於西南，故色黃也。」

(6) 大戴禮記會子天圓篇「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淮南子天文訓曰，「方者主幽，圓者主明。」

(7) 易離卦象辭「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王弼注曰「麗猶著也。」孫君蜀丞曰

『尚書顧命釋文引馬融云，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

(8) 易上繫辭『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正義曰，『天有懸象而成文章，故稱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

(9) 劉熙釋名釋天篇『曜，耀也，光明照耀也。』淮南子天文訓『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坤六三『含章可貞。』王弼注曰『含美而可正，故曰含章可貞也。』坤文言『含萬物而化光。』集解引干寶曰，『謂坤含藏萬物。』

(10) 易上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11) 說文『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禮記禮運篇『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12) 楊雄法言問神篇，『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說文司部『言，意內而言外也，從司言。』段玉裁注曰，『司者主也。意主於內，而言發乎外，故從司言。』

(13) 易革卦象辭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又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14) 孫君蜀丞云『三國蜀志秦宓傳』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瓊穎乎？宓

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彩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彥和語意本此。『陸德明周易音義引』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貌。」『說苑反質篇』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孔子曰，賁非正色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篇高誘注云「賁，色不純也。」皆賁爲文章貌之證。

(15) 尚書皋陶謨「戛擊鳴球。」說文「球玉磬也。鎗鐘聲也。」易上繫辭「形乃謂之器。」韓康伯注曰「成形曰器。」

(16) 易上繫辭「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韓康伯注曰「夫有必始於无，故太極生兩儀也。太極者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况之大極者也。」賁卦彖辭「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17) 易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韓康伯注曰「幽，深也。贊，明也。著，受命如響，不知所以然而然也。」顧千里曰「幽贊神明，舊本作讚是也。易釋文云，「幽贊本或作讚。」孔鮒碑幽讚神明。白石神君碑幽贊天地。漢人正用讚字。」

(18) 易下繫辭「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19)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好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張守節正義曰『序易卦也。史不出雜卦，雜卦者於序卦之外別言。』漢書儒林傳『孔子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顏師古注曰『傳謂象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周易正義序第六『十翼之辭，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20) 周易音義曰。『文言，文飾卦下之言也。』正義引莊氏曰『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爲文言。』黃先生曰『此二說與彥和意正同。』

(21) 易上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虞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又曰：『初一日五行，次日二日羞用五事，次日三曰農用八政，次日四曰叶用五紀，次日五曰建用皇極，次日六曰艾用五德，次日七曰明用稽疑，次日八曰念用庶徵，次日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彥和云『洛書題乎九疇，』正同此說。

(22) 尚書中候握河紀『河龍出圖，洛龜書威，赤文綠字，以授軒轅。』馬國翰玉函經評云；『玉版丹

文緣字散見緯書，黃注所云拾遺記宋書皆非根柢。」

(23) 許慎說文序『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異別也，初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

(24) 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預注曰『皆古書名。』正義云：『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張平子說：『三墳三氣，禮爲大防。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無正驗，杜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

(25) 夏書益稷篇『帝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26) 堯典『敷奏以言。』僞孔傳云『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禮之言。』黃先生曰：『案彥和以元首載歌，益稷陳謨，屬之文章，則文章不用禮文之廣誼。』

(27) 黃先生曰：『案業績同訓功，峻鴻皆訓大，此句位字殊違常軌。』僞大禹謨：『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28) 鄧玄詩譜序曰：『邇及商王，不風不雅。』正義曰：『商亦有風雅，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故云「近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取之。』

(29) 周易正義序曰：『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準此諸文，伏義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

(30) 尚書金縢『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據毛詩豳風七月序，七月周公所作。據尚書金縢，鸛鳴周公所作。據國語周語上時邇亦周公所作。故彥和云：『訓詩緝頌也。』尚書大傳『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此斧藻羣言也。李詳文心雕龍黃注補正云：『紀文選云；「訓字即制字。說文訓爲齊，言切割而使之齊，與詩意無涉。古帖制字多書爲訓，此訓字疑爲制之訛。史記五帝本紀「依鬼神以訓義。」注曰，「訓有制義。」是三字相亂已久，不必定用本訓也，』詳案張守節史記正義論字例云，「制字作訓，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據此，訓即制字。既不可依說文訓制爲齊；亦不必辨制訓相似之譌也。』李說亦未甚諦。錢大昕三史拾遺謂制篆作勑，隸變作制，字又譌作制，唐人不明小學，誤以訓爲制之古字。案錢說是也。法言學行篇『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藻者也。』

(31) 孟子公孫丑『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又萬章『孔子之謂集大成。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論語八佾『儀封人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安國注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易上繫辭『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禮記儒行篇『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32)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禮記月令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太皞帝庖犧氏風姓也。』紀評云：『玄聖當指伏羲諸聖，若指孔子，於下句爲複。』

(33)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正義曰『孔子自以身爲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漢魏諸儒，皆爲此說。』玄聖應作元聖。說文『元始也。』

(34) 易上繫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注曰『辭，爻辭也。』正義曰『謂觀辭以知得失也。』孫君蜀丞曰『輝當作揮，御覽引正作揮，當據正。』又曰『無滙與不置義近，不當改作滯也。御覽引此文亦作滙，不作滯，未知所據。』

(35) 荀子解蔽篇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枚頤采此文入僞大禹謨，改兩之字爲惟字。彥和時不知古文尙書僞造，故用其語。

附錄

易乾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

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易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文而地黃。

清儒阮元著文言說，雖不足以盡文章之封域，而頗有見於文章之原始。茲錄其文如下；聖經室三集三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

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大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饗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卽如「樂行憂遠」偶也，「長入合禮」偶也，「和易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問聚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偶也，「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爲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案阮氏尙有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亦推闡其說，又其子福有文筆對，文筆對見下總術篇。茲節錄書後於下。見筆經三集二。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史也，子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

。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史也，子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結屈澀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史也，子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於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可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於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非經即史子，非子即史，求其合於昭明序所文者者鮮矣。……如此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

徵聖第一

(1) 徵驗也，謂驗之于聖人遺文也。楊雄法言學行篇「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又吾子篇「好書而不要諸仲尼，

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命也。』彥和此篇所稱之聖，指周公孔子。

(2) 禮記樂記『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3) 荀子性惡篇『凡所貴者，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亦猶陶埴而生之也。』法言學行篇『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又『螟蟪之子，殯而逢螟蟪，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彥和謂仲尼陶鑄性情之功效，見於顏淵及七十子之徒，而其文章則後世尙可得而聞也。孫君蜀丞云『北史常爽傳，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

(4) 論語公冶長篇『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邢昺疏曰『子貢言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有文彩形質著明，可以耳聽目覩，依循學習，故可得而聞也。』

(5) 易下繫辭『聖人之情見乎辭。』唐寫本無文字。案文謂文章，辭謂言辭。義有廣狹，似不可刪。循釋語氣，亦應有文字。

(6) 禮記中庸篇『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正義云。『言文王武王爲政之道。皆布列在於方牘簡策。』

(7) 論語比考識『格言成法，亦可以次序也。』文選潘岳閒居賦注又沈約奏彈王源注引家語五儀篇『口不吐訓格之言。』

注「格法也。」格言即莊子人間世之法言。彼文曰，『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其溢言。』溢有充滿義，彥和殆本莊子而變其語用之。

(8) 論語泰伯篇『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有文章。』何晏注曰，「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9) 論語八佾篇『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注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

(10)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尼稱子產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弱，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也。』杜注『足猶成也。』

(11)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卿享宴之禮。』正義曰『此文甚略，本意難知。蓋於此享也，賓主多有言辭，時人跡而記之；仲尼以爲此享多文辭，以文辭可爲法，故特使弟子記錄之。』

(12) 蹟唐寫本作績，是。爾雅釋詁「績功也。」

(13) 禮記表記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注曰『巧謂順而說也。』正義曰『辭欲巧者言君子情』

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

(14) 含章王弼訓爲含美，此所云含章，猶言秉文耳。文選楊雄劇秦美新『金科玉條。』李善注曰『金科玉條，謂法令也。』玉牒猶言玉條。紀評云『言金玉貴之也。』

(15) 易上繫『陰陽之義配日月。』鑿周日月，猶言窮極陰陽之道。機當作幾。易上繫『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韓康伯注云『適動微之會曰幾。』

16 易上繫『顯諸仁，藏諸用。』正義曰『藏諸用者，謂潛藏功用，不使物知，是藏諸用也。』

(17) 范甯春秋穀梁傳序『一字之褒，寵臨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正義曰『杜欲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之。』

(18) 黃注曰『如舉總不祭，則重於總之服，其不祭不言可知；舉小功不稅，則重於小功者，其稅可知，皆語約而義該也。』案『總不祭，』見禮記會子問篇；『小功不稅，』見禮記檀弓篇。鄭注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

(19) 說文色部『邠，周大王國。』邠，美陽亭即邠也。段玉裁注曰『經典多作邠，惟孟子作邠。』此云邠詩，當指邠風七月篇。七月一篇八章，章十一句，風詩之最長者。

(20) 據禮記儒行篇鄭注，則孔子所舉十有五儒，加以聖人之儒爲十六儒也。

(21) 易下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韓康伯注曰「夬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

(22) 易離卦彖辭曰「離麗也。」離爲日爲火，皆文明之象。陳壽祺 左海經辨哲曰「說文白部「哲，人白色也。」日部「皙，昭晰，明也。從日，折聲。」玉篇中「晰之逝切，皙瞼並同上。」哲「哲」二字判然。今經典相沿，往往互亂。且哲誤爲皙，皙則字書所無，不可用。」

(23) 易上繫辭「易有四象，所以文也。」正義引莊氏曰「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爲四象也。」案原道篇「乾坤兩位，獨制文言」彥和同莊氏說，則本篇所云四象精義以曲隱，當即指此。

(24) 杜預 春秋左氏傳序「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

(25) 作適會是。易上繫「唯變所適。」韓康伯注曰「變動貴於適時，趣舍存乎其會也。」紀評曰，「繁簡隱顯，皆本乎經。後來文家，偏有所尚，互相排擊，殆未尋其源。八字精微，所謂文無定格，要歸於是。」

(26) 唐寫本作「是以論文必徵於聖，窺聖必宗於經。」趙君萬里曰「案唐本是也，黃本依楊校，政

上補字字，必宗於經句下，補稚圭勸學四字，慮說非是。』

(27) 易下繫『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韓康伯注曰『開釋爻卦，使各當其名，理類辨明，故曰斷辭也。』

(28) 尚書僞畢命『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僞孔傳曰。『辭以體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

(29) 莊子列禦寇『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夫何足以上民。』

(30) 胡寧猶言何乃。

(31) 本書頌贊篇云『贊者明也，助也。』案周禮州長，充人，大行人注曰『贊助也。』易說卦傳『幽贊於神明而生著。』注曰『贊明也。』此彥和說所本，說文無讚字，自以作贊爲是。

宗經第三

(1) 易上繫『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韓康伯注曰『三極，三材也。』正義曰『六爻遞相推動而生變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辨訓猶言常訓。

(2) 唐寫本言作曰，是。

(3) 白虎通論五經像五常。『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陳立疏證曰孔叢子執節篇『經者，取其常也。可常則爲經矣。』詩小旻『匪大猷是經。』傳『經常也。』韓詩外傳引孟子云『常之爲經。』經有五，常亦有五，故爲有五常之道也。釋名釋典藝『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說文『經織從絲也。』段玉裁注云『織之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竊疑訓經爲常，或是後起之義。國語吳語『十行一變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韋昭注曰『在掖曰挾，挾經兵書也。』此文下有『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錚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以振旅，其聲動天地。』吳王此戰本欲虛聲驚敵，故初則擁鐸挾經，恐其有聲，及後驟發巨聲震動天地，晉師乃大駭，所挾之經決非兵書，爲理至明，韋說恐未是。經乃金之假字，丁寧錚于之屬耳。經金既可通假，疑六經之經，本呼爲金。古人凡巨典寶訓，或鑄鐘鼎，或書金策，口曰金口，聲曰金聲。孔門弟子尊夫子刪定之書，稱之曰金，其後假經爲金，而本義遂湮沒不著。經金兩部不同，而聲類則同，但別無左證以當妄說。

(4) 禮記禮運『孔子曰，是故夫禮必本於天，徵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釋文

『殺尸教切，法也。』此殆參和說所本。奧區見文選西京賦。漢書禮樂志：『夫樂本性情，泆肌膚而藏骨髓。』

(5) 左傳昭公十二年正義『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邱九州亡國之戒。」參和此語，用僞孔安國尚書序義。

(6) 易上繫『聖人之大寶曰位。』此云大寶，與繫辭義無涉。

(7) 十翼見原道篇。

(8) 尚書大傳『孔子曰，六誓甘誓，湯誓，秦誓，牧誓，魯誓，秦誓。可以觀義，五誥酒誥，召誥，洛誥，大誥，康誥。至商書湯誥，係東晉續出之偽古文，故大傳僅云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案

七觀所屬之篇，皆在伏生二十九篇內，若信爲孔子之語，何以不及百篇，疑此爲伏生傳益之言，非今古文之通說也。

(9) 毛詩序『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云『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案四始之義，當以此爲準。其史記孔子世家之『闢雕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詩大雅正義所引汎歷歷『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皆今文家說，不足據。

(10) 禮記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鄭注『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

(11) 五例見徵聖篇。

(12) 趙君萬里曰『唐寫本極作擬。御覽六百八引作擬，以下文辭亦匠於文理句例之，則作擬是也。唐本作擬，即擬字之譌。』案趙說是。

(13) 易蒙卦彖辭『蒙以養正，聖功也。』正義曰，謂能以蒙昧隱默自養正道，乃成聖之功。』毛詩大雅既醉『昭明有融。』傳曰『融長也。』

(14) 說文金部『錄，金聲也。』

(15) 陳先生曰『宗經篇「易惟談天」至「表裏之異體者也」二百字，並本王仲宣荆州文學志文。』案仲宣文見藝文類聚三十八，御覽六百八。文史通義說林曰『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

不標所出，非爲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法言見籍『說天者莫辯乎易。』

(16) 易下繫『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韓康伯注曰『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能乘天下之微，會而通其用也。』

(17) 易下繫『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韓康伯云『變化無恒，不可爲典要，故其言曲而中也。其事肆而隱者，事顯而理微也。』正義曰『其旨遠者，近道此事，遠明彼事，是其旨意深遠。其辭文者，不直言所論之事，乃以義理明之，是其辭之飾也。』

(18)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焦循易圖略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非不能解也，正是解得其參伍錯綜之故，讀至此卦此爻，知其與彼卦彼爻相比例，遂檢彼以審之。由此及彼，又由彼及彼，千脈萬緒，一氣貫通，前後互推，端委悉見，所以韋編至於三絕。若云一見不解，讀至千百度，至於韋編三絕乃解，失之矣。』莊子列禦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

(19) 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左史記言……言爲尚書。』

(20) 漢書藝文志『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勿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王先謙補注引沈欽韓曰『大戴小辯篇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又引葉德輝曰『史記五帝夏周紀載尚書文，多以訓詁代經，即讀應爾雅也。』

(21) 尚書大傳『子夏讀書畢，見於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不敢忘也。』唐寫本明字上有代字，行字上有錯字。荊州文學志無代錯二字。

(22) 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正義曰『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爲釋詩……故依爾雅訓而爲詩立傳。』

(23) 詩大序『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24) 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鄉風子鈴傳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正義『誦之謂背文閣誦之。』故最附深衷矣，文學志作最稱衷矣。詩大序『哀窈窕。』箋云，『哀當作衷，衷謂中心怨之。』深衷義當本此。趙君萬里曰『敢最附深衷矣，無敢字。案敢即最之譌而衍者。御覽六百八引亦無敢字。黃本改作故，非是。』

(25) 漢書藝文志『禮以明體。』法言察見說體者莫辯乎禮。』立體猶言明體。生言唐寫本作片言是

。文學志亦誤作生言。據事下文學志無訓範二字。

(26) 法言寡見『說理莫辯乎春秋。』一字見義謂春秋一字以褒貶。

(27) 陳先生曰『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文學志略字作備，與穀梁傳所云盡其辭合，不當作略字。』
臧琳經義雜記『說文鳥部鷁鳥也，從鳥兒聲。案春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正義曰「鷁字或作鷁。」
釋文「六鷁五歷反，本或作鷁，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鷁五歷反，」可證三傳本皆作鷁，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鷁，惟何休六鷁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鷁，惟經文六鷁退飛此一字從益。蓋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故後人據以易二傳也。』春秋僖公十六年公羊傳「賈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曷爲先言賈而後言石，記聞，聞其填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劉申叔先生小學發微補見乙巳年國粹學報叢錄曰『春秋僖十六年穀梁傳云「隕石于宋五，後數散詞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詞也。」此意也，實古籍記事之通例，然知之者鮮，賴穀梁傳而僅傳，試詳釋之。考古籍記數之文，約有二例：先總詞而後子目，則數後而名先；數目之字，咸有語尾，而名詞在前。先子目而後總詞，則數先而名後。聚數目之字於名詞之上，以成一集合名詞。先總詞而後子目，所謂分析之法；先子目而後總詞，所然綜合之法也。易上繫辭曰「天數五，地數五。」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

其辭；以制器者尚其變；以下筮者尚其占。『中庸亦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數節者，大抵繫數詞語尾，而子目之名區列於下，即穀梁所謂散詞也。若夫書伊訓篇言『三風十愆』，禮王制篇言；『四誅不以聽』則先區子目，後列數詞，即穀梁傳所謂聚詞也。散詞者，分析之法也；聚詞者，總合之法也；此亦古代文法之一端，而高郵王氏德清俞氏均未明此意，故即穀梁傳引申之。』

(28) 公羊定二年傳『雉門及兩觀災。其言雉門及兩觀微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時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

(92) 『諒已遽矣』文學志作『原已遽矣。』原本也，已甚也，言本義甚深遽也。故原爲諒非是。婉章志晦者，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壁假許田之類是也。』

(30) 聖人文學志作聖文，唐寫本亦作聖文。

(31) 唐寫本文作久是。

(32) 俗羊儻二十一年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海河潤于千里。」

(33) 唐寫本紀作記，銘作盟，是。漢書藝文志曰「右史記事，事爲春秋」。左傳僖公九年癸丘之盟曰「凡我同盟之人，言歸于好」。

(34) 禮記樂記「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易上繫「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漢書藝文志「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

(35) 仰唐寫本作即，是。漢書貨殖傳「即鐵山鼓鑄」。師古曰「即就也。」

(36) 法言寡見「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37) 論語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38) 僑大禹謨「皋陶邁種德」。枚傳曰「邁行也」。今本邁誤作勵，唐寫本不誤。左傳文公六年「樹之風聲」。潛夫論務本篇「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

。愚夫蠢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也。」

正緯第四

(1) 胡應麟四部正譌曰：「世率以識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故曰六經語孝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識之依附六經者，但論語有識八卷，餘不概見。以爲僅此一種，偶閱隋經籍志，注附見十餘家。乃知凡識皆託古聖賢以名其書。與緯體制迥別。蓋其說尤誕妄，故隋禁之後永絕。類書亦無從援引，而唐宋諸藏書家絕口不談，以世所少知，附其目於此。孔老識十二卷。老子河洛識一卷。尹公識四卷。劉向識一卷。雜識書二十九卷。堯成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雄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又有以緯候並稱者，今惟尚書中候見目中，他不可考云。」

右引胡說以明識緯性質不同。

徐養原緯候不起於哀平辨見嚴杰經義叢鈔云：「昔劉彥和箸書，稱「緯有四僞，通儒討覈，謂起哀平」。自爾相沿，俱同此說。按劉熙釋名曰「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圖度也，盡其品圖也。識者織也，其義織微也。」此三者同實異名，然亦微有分別。蓋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論語孝

經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竊意緯書當起於西京之季，而圖讖則自古有之。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蓋圖讖之名實昉於此。他如三戶之謠，祖龍之語，史記天苑傳「天子發書易，神馬當從西北來，大率類是。要之圖讖乃術士之言，與經義初不相涉。至後人造作緯書，則因圖讖而牽合於經義，其於經義，皆西京博士家言，爲今文學者也。蓋前漢說經者，好言災異，易有京房，尙書有夏侯勝，春秋董仲舒，其說頗近於圖讖；著緯書者，因而文飾之。今有乾鑿度與孟京易學相表裏，卦氣起中孚，稽覽圖詳之。張霸僞撰百兩篇，作緯者即造仲候十八篇以符百二十篇之數。何休注公羊，述演孔圖於終篇。鄭康成曰「公羊長於讖」。又翼奉曰「臣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其說見於汛歷樞。此其緣飾經術之大略也。易書春秋言災異者多，故緯書亦多；詩禮樂言災異者少，故緯書亦少。既比附經義，必勦襲古語，然後能取信於人。禮記經解引「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祇稱易曰，不稱緯曰，而通卦驗有之。史記天官書引「雖有明天子，必視災惑所在」，祇稱故曰，不稱緯曰，而春秋文耀鉤有之，此乃緯書襲用古語，非古人預知緯書而引之也。後漢小黃門譙敞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蓋東京之世，以緯爲內學，而譙京說易，流於術數，故遂以明緯

推之；其實譙時，安得有緯耶？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繇十二經以說老聃，」其說本屬汗漫，而說者以六經六緯當之，謬矣。迨李尋傳始有「六經六緯之文。」按尋說王根，在成帝之世，是時緯已萌芽，猶未入秘府，故劉向校書，獨不見錄。以爲始於哀平之際，王莽之篡，亦未必然也。夫緯體雖起於西京之末，而書中之說，多本於先儒，故純駁雜陳，精粗互見，談經之士，莫能廢焉。康成之信緯，非信緯也，信其與經義有合者也；詩禮注中所引，皆淳確可據，比之何休，特爲謹嚴。歐陽永叔欲刪九經疏識緯之文，幸而其言不行，充其說，將並大傳之「河出圖，洛出書」而亦刪之，不但注疏無完本而已。善乎昔人之言曰「緯書之文，未必盡出妄人之手，其間謬妄雖亦不無，要在學者擇焉而已。」又曰，「緯書起自前漢，去古未遠，彼時學者多見古書，凡爲著述，必有所本，不可以其不經而忽之。」斯可謂持平之論矣。」

右引徐說以明緯之起源。

劉申叔先生國學發微

見乙巳年國學報發談

曰「自漢武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託通經致用之名，在下者視

爲利祿之途，在上者視爲挾持之具。降及王莽，飾好文過，引經文以濟己私，由是崇古文而抑今文，以古文世無傳書，附會穿鑿，得隨己意所欲爲。……降及東漢，識緯勃興。考後漢張衡傳謂識緯起於哀平；然隋書經籍志則謂西漢之世，緯學盛昌，非始於哀平之際。蓋銅符金匱，萌於周秦

，秦俗信巫，雜糅神鬼，公孫枝之受冊書，見史記陳寶之祠野雞，秦本紀

陳寶之祠野雞，見史記封禪書

胡亥之亡秦祚，見史記秦始

孰非圖籙之微言乎？周秦以還，圖籙遺文，漸與儒這二家相雜，入道家者爲符籙，入儒家者爲識

緯。董劉大儒，競言災異，實爲識緯之濫觴。哀平之間，識學日熾，而王莽公孫述之徒，亦稱引

符命，惑世誣民。及光武以符籙受命，而用入行政，惟識緯之是從。由是以識緯爲秘經，願爲功

令，稍加貶斥，即伏非聖無法之誅。故一二陋儒，援飾經文，雜糅識緯，獻媚工談，雖何鄧之倫

且沉溺其中而莫反。康成於緯，或稱爲傳，或稱爲說，且爲之作注。是則東漢之學術乃緯學昌盛之時代也。夫識緯之書，雖

間有資於經術，然支離怪誕，雖愚者亦察其非；而漢廷深信不疑者，不過援緯書之說，以驗帝王

受命之真，而使之服從命令耳。上以僞學誣其民，民以僞學誣其上。又何怪賄改漆書者接踵而起

乎？後漢書儒林傳此僞學所由日昌也。』

右引劉說以明東漢緯學之盛。

緯書自遭隋火，亡佚殆盡，唐時存者，易緯而已。宋以後易緯亦失傳。清乾隆三十八年，采輯永

樂大典，得易緯全書，多宋以後諸儒所未見。今法經解彙函有此書。其餘諸緯，散見諸經注疏；

風俗通，白虎通，漢書五行志，晉書，隋書天文志，太平御覽，藝文類聚玉海，北堂書鈔，開元

占經，初學記，文選注等書徵引不少。輯緯書者有明孫穀古微書，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

諸侯官趙在翰所纂。茲據前書列緯書名目於下：

- (一) 易緯八：(1) 乾坤鑿度 (2) 乾鑿度 (5) 稽覽圖 (4) 辨終備 (5) 通卦驗 (6) 乾元序制記 (7) 是類謀
- (8) 坤靈圖 自乾鑿度以下均鄭玄注。

- (二) 尚書緯五：(1) 璇璣鈴 (2) 考靈曜 (3) 刑德放故一作攻 (4) 帝命驗 (5) 運期授 五種皆鄭玄注。
- 尚書中候 十八篇：(1) 握河紀 (2) 考河命 (8) 題期 (4) 立象 (5) 運衡 (6) 勅省圖 (7) 苗興 (8) 契握

- 亦作契 (9) 洛予命 (10) 稷起 (11) 我應 (12) 維師謀 (13) 合符后 (14) 趨洛戒 (15) 準讖哲 (16) 義明 (17) 握揚
- (18) 覲期 十八篇皆鄭玄注。

- (三) 詩緯三：(1) 推度災 (2) 汜歷樞 (3) 含神霧 皆宋均注。
- (四) 禮緯三：(1) 含文嘉 (2) 稽命徵 (3) 斗威儀 皆宋均注。

- (五) 樂緯三：(1) 助聲儀 (3) 稽耀嘉 (3) 叶圖徵 皆宋均注。
- (六) 春秋緯十四：(1) 感精符 (2) 文耀鉤 (3) 運斗樞 (4) 合誠圖 (5) 考異郵 (6) 保乾圖 (7) 漢含華 (8) 佐助期 (9) 握誠圖 (10) 潛潭巴 (11) 說題辭 (12) 演孔圖 (13) 元命苞 (14) 命歷序 皆宋均注。

春秋內事 孫毅曰：春秋孝經各有內事，雖不聚緯機篇目，而其文辭殊甚麗麗，又均有宋均之注，故以為錄。』

- (七) 孝經緯九：(1) 援神契 (2) 鈞命訣 (3) 中契 (4) 左契 (5) 右契 (6) 內事圖 以上宋均注 (7) 章句 (8)

雌雄圖 (9) 古秘

(八) 論語識八 (1) 比考識 (2) 撰考識 (3) 摘輔象 (4) 摘妻聖承進識 (5) 陰德識 (6) 素王受命識 (7) 糾

滑識 (8) 崇爵識 皆宋均注。

(2) 易下繫『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韓康伯注云『易無往不彰，無來不察，而微以之顯，幽以之闡。闡明也。』

(3) 禮記禮運『河出馬圖。』鄭注云『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伏犧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法之以畫八卦。』又引握河紀注云『龍而形象馬。』

(4) 易上繫『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正義引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

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爲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尚書洪範『天錫禹以洪範九疇。』

(5) 徹正變癸巳類稿緯書論『緯者古史書也。緯如後世靈臺候，省寺案牘，先儒所采以輔證經義者，皆淳吉之文，他或不逮也。』

(6) 稱疊多也。威蕤盛貌。

(7) 孝經緯有鈞命訣。四部正譎引鈞命訣注曰『天地失序，必有沮泄，用陰陽彥治之也。』孫觀古微書

曰「緯書以命言者，莫如元命苞；鉤言者，莫如春秋之文耀鉤，河圖之稽耀鉤。茲據孝經緯，則直言訣矣。」論語無緯有讖。古微書曰「論語不入經，亦不立緯，惟讖八卷。」

(8) 說文系部「經，織從絲也。緯，經衡絲也。」段玉裁織字注云「經與緯相成曰織。」玄應一切經音義引三倉「綜理經也。謂橫縷持絲交者也。屈繩制經命得開也。」

(9) 孫詒讓札迻十二「今經正緯奇，倍擲千里，倍擲即下文倍擲，此句稍改孫氏原文字竝與適通。方言云「適輻也。」廣雅釋詁同，郭注云「相觸近也。」倍適猶言背近也。」

(10) 唐寫本無兩也字。尋繹語氣兩也字似不可刪。聖字唐寫本皆作世，義亦通。

(11) 尚書中候握河紀「堯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風回搖，龍馬銜甲，赤文綠地，臨壇止齋，吐甲圖而獲。」

尚書中候我應「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郭，止於昌戶，乃拜稽首受最最音也。曰：「姬昌蒼帝子，亡殺者討也。」兩條均錄自玉函與佚書。隨書經志六藝緯類序云：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

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案此即圖書秘記，云自特篇數書異附。

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

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並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雅度災，汜歷樞，

含神務，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哀氏說。漢末郎中郗萌集團緯讖雜占爲五

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爲讖律。案漢律非讖。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

，相傳疑世人造爲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

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

，皆憑讖爲說，唯孔安國毛公王賈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枉妄，亂中庸之典。案讖緯本非儒家之言，故古文家不道。案

隱行怪，子所不述，故曰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案此古文家無讖緯之

，故信。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

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隋高祖受禪，禁之踰切。楊帝

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秘府

之內，亦多散亡。

(12) 圖錄，錄圖，散見緯書中。陶潛聖賢羣輔錄引論語讖摘輔象「天老受天錄」。宋均注「錄天教命

也。

(13) 論語了罕：『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

(14) 尚書顧命：『河圖陳於東序。』案河圖與大玉、夷玉、天球並陳，意者，天球如渾天儀之類，河圖如輿地圖之類，雖歷代相傳，不必真是神秘之寶器。

(15) 左傳襄三十年：『鳥鳴於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案董說謬妄可笑，漢代陰陽災異之說，皆董生開其端也。

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16) 尚書序正義曰：『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哀平。』正義之文，蓋本彥和。唐爲本作謂僞起哀平，語意最明。

(17) 後漢書沛獻王輔傳：『輔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

(18) 後漢書曹褒傳：『褒受命制禮，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

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十篇。」

(19)後漢書桓譚傳載譚論讖事，錄之如左：

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

方後傳序云：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極時宜者，皆聽譚之言。譚爭諍之也。故王莽區區成名，而譚錄越登槐鼎之任。

譚復上疏曰：「凡

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德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說，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20)後漢書儒林傳曰：「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書，使獨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此文所謂戲，即增闕事也。深瑕應作浮假，字形相近而誤。

(21)案平子文檢覈僞迹，至爲精當，茲全錄後漢書本傳所叙如左：

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以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太乙下行九宮法，見於乾鑿度。乙下行自坎始，行四卦而復於甲。又自乾始，終於離。

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筮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

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

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陸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者，無讖一言

。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圖書秘記不名讖也。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使繇理洪水

，九載積用不成，繇則殞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

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瓘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

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於成帝，一卷之書，互異

數事。聖人之讖，勢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撻讖互異三十餘事，諸

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

洛六藝，篇錄已定，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

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洞視玉版，蓋宋景所託書，實注未詳。或者至于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事，以爲證驗。至于永建復統順帝即位年，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22) 荀悅申鑒俗嫌篇曰：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爽著辨讖篇，亡佚。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終張當作終術，即助王莽造符命之口終術，與李尋同稱，見漢書翟方進及王莽傳。或曰，雜。曰，以已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已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採華名，不興僞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

(23) 軒輗之皞，當指少皞。左傳昭十七年『鄒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

(24) 陳先生曰『山瀆當是遁甲開山圖，河圖括地象，及古岳瀆經等。』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鍾律災異二十六卷，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三卷。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25) 史記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下，至於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

(26) 唐寫本金作銀是。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黃銀見，紫玉見于深山』。

(27) 文選注多引緯書語，是有助文章之證。

彥和生於齊世，其時讖緯雖遭宋武之禁，尙未盡喪，士大夫必猶有講習者，故列舉四僞，以藥迷罔。蓋立言必徵於聖，制式必稟乎經，爲彥和論文之本旨。緯候不根之說，躋駁經義者，皆所不取。劉申叔先生著讖緯論見己巳年國粹學報文謂緯有五善，其說甚精，可與本篇相發明，錄之如下。

粵在上古，民神雜糅，祝史之職特崇，地天之通未絕。合符受命，乃御宇而作君；持斗運機即指天而立教。故禱祈有類於巫風，設教或憑乎神道。唐虞以降，神學未湮，玄龜錫禹，臯鳥生商。降及成周，益崇術數，保章司占星之職，洪範詳錫疇之文，舊籍所陳，班班可考。王室東遷，卮言日出，狸首射侯於洛邑，雉鳴啓瑞於陳倉，趙襄獲符於常山，盧生奏圖於秦闕。推之三月亡秦，五星聚漢，語非徵實，說或通靈。蓋史官失職，方技踵興，故說雜陰陽，仍出羲和之職守；而家爲巫史，猶存苗俗之遺風。是爲方士家言，實與儒書異軌。及武皇踐位，表章六經，方士之流，欲售其術，乃援節遺經之語，別立讖緯之名，淆雜今文，號稱齊學。大約齊學多信讖緯，魯學不信讖緯。故玉帶獻明堂之制；兒寬

章封禪之儀。卦氣爻辰，京氏援之占易；五行災異，中壘用以釋書。經學之淆，自此始矣。後世之論識緯者，或謂溯源於孔氏，或謂創始於哀平。吾謂緯識之言，起源太古，然以經淆緯，始於西京，以緯僣經，基於東漢。故圖書秘記不附六藝之科，翼李京睦弗列儒林之傳。劉略班書，彰彰可據。及光武建邦，兼崇識緯，以爲文因亦制，字別卯金，乃帝王受命之符，應炎歷中興之運。遂謂歷數在躬，實唐虞之符籙，陰嬉撰考，亦沐泗之微言，尊爲秘經，頒爲功令，識以輔緯，緯以正經。而儒生稽古，博士釋經，或注中候之文，或闡秘書之旨，故麟經作注，何休詳改制之文；虎觀論經，班固引微書之說。緯學之行，於斯爲盛。夫察來彰往，立說誠妄誕不經，而隻句單詞，古籍或因文附著。試詳考之，得數善焉：跡溯洪荒，事窺皇古，三王異教，見尙書五帝立師，見論語起原九牧則軒帝，見論語三皇則並列女媧，見春秋七輔各竭其功能，見論語四帝各殊其方色，見尙書巡期投讀書，四帝卽禹高陽爲黑帝少昊爲白帝。右耳即神農之號，見春秋命羲和與重黎同功，有巢敷治於石樓，夏禹藏書於金匱，皆見通甲吳爲白帝。循蜚合雒，紀名別疏佐之前；栗陸伯皇，爵位襲庖犧之號。衣皮處穴，九龍紀官，尊卑莫別。見春秋六書制字，子母相孳。孝經人皇九頭，始宅中州之土，尙書燧人四佐，亦微羣輔之賢。論語循蜚合雒，紀名別疏佐之前；栗陸伯皇，爵位襲庖犧之號。衣皮處穴，讖前民開創之艱，皆見春秋石鼓銅刀，通甲溯古器變遷之迹，是曰補史，其善一也。河圖括地，遁甲開山，銅柱辨形，河圖鐵山稽數，孝經流州玄州釋其名，河圖大秦中秦辨其地，河圖嶼夷

禹鐵同實異名，尙書帝命驗赤縣神州居中御外。河圖括地象天皇被跡，地徵無熱之陵，通甲開山圖王母獻環，境

隔崑崙之闕。尙書帝命驗州土則城區內外，不數鄒衍之談天，河圖括地象水泉則性判剛柔，開圖始已啓夷吾

之釋地。恒岱嵩華，既辨方而正位；河淮渭洛，亦思義而顧名。春秋說題詞此並圖錄之遺，尙書璣璣鈴，五帝受錄圖

又歷晉河圖之用，河圖者，足補山經之缺，是曰考地，其善二也。鑿度運樞之說，推災考運之文，辨地域

之廣輪，時舍神霧測星辰之高遠。春秋考異郵地乘氣立，春秋元命苞月假日明，春秋說題詞氣觸石而生雲，陰激陽而

成電，見春秋元命苞天圓則象徵覆載，尙書靈臺考地動則義取左旋。春秋元命苞三百六旬定時成歲，春秋元命苞七十二

候送著迎寒。李經授神契度密度疏，啓周髀步天之學，見尙書形德考景長景短，開土圭測日之先。見春秋元命苞

苞命四表四游，尙書考靈耀明太空之無極；二分二至，李經授神契辨日晷之還移。莫不甄明度數，稽合歷文

，風平天間之作，詎足相誇；張氏靈憲之書，於焉取法。是曰測天。其善三也。絃緯之說，訓故是

資，禮履則訓近雙聲，禮含文嘉民萌則義詳互訓，李經緯又曰「言不交者。指士民也」土力於地，日生爲星，

見春秋說題詞即八星出於月球之說。以刀守井曰刑，亦見春秋元命苞推日合月爲易，易經緯十一相加是爲士，兩人相合則爲仁

，皆見春秋元命苞此即鄒君相仁信說之所本。春秋考異郵禾入水而爲黍，春秋說題辭律以六書之學，咸歸會意之條。

若夫分別部居，依類託義，律訓率而歲訓遂，春秋元命苞義取諧聲；王訓往而皇訓煌，亦見春秋元命苞說符聲

韻。陽爲天而陰爲地，春秋說題詞遺文徵浚長之書，說文用其說水象坎而火象離，伏象合義經之卦，元命苞云「兩人

突一而中出者爲水。人散二者爲火。乾坤鑿度云「三古火字，兩人交一爲水，是曰考文，其善四也。禮名定於黃帝，人散二爲火。」蓋火古文象離卦之形，而水字古文象坎卦之形。

禮舍禮經設於文王。禮舍禮經命叙郊邱則旁徵禮經，叙祫禘則陰符王制。禮命徵辨物舉四夷之樂樂功

詳九錫之文。禮舍文嘉千雉百雉異其規，春秋外屏內屏殊其制。禮命鼎俎則詳其度數，春秋旗物則辨其等

差。禮舍文嘉觀闕爲憲法之區，禮靈臺即望氣之地。禮命分土列爵，立制隱合於公羊，春秋元命也云周

等。按畝授田，陳說迴殊於孟子，樂緯謂：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以外二推之積三統之歷，春秋禮

正五刑之名。禮舍禮命二穆二昭，制詳七廟，春秋元命望四類，典異六宗。禮命徵梁父太山，刻石不忘

紀號，禮舍禮命及孝經明堂崇屋，祀帝即以配天，禮命莫不制徵四代，典溯三王，是曰徵禮其善五

也。若夫情由性生，孝經授仁從愛起，禮命以敬勝怠，禮命以義弭躬。論語語漸蘭漸飽，禮命亦論語

証孔門習遠之言；太素太初，禮命近老氏真空之旨。凡茲粹語，足輔九流，推之禮詳并服，春秋命地

測溫泉，詩書緯橫行爲發緬之源，禮命畫象別古初之制。禮命數止於五，至六以上皆互乘；禮命易數

云：一與六共宗，三與七同道，三與八爲兩，四與九爲友，五與十同途。足證古人紀數至五而止，至六以上皆用互乘之法。春秋元命也云：陽氣成於三，陽數極於九，亦足爲

江都汪氏釋三計六經之尺度，禮命辨百體之殊名，禮命六律則溯其起源，禮命五聲則稽其名義

。春秋禮陽墟石室，奇銘辨蒼頡之文，禮命洞庭包山，秘籍識夏王之字。禮命亦足助博物之功

，輔多聞之益。殷周絕學，賴此可窺。禮命亦正變曰：禮緯皆古史及夫臚幽明之序，窮禍福之書。以五常法

禮也，其說近是。

五行，以八風象八卦，春秋元命苞九州咸有分星，五緯或憑以推日，或以災祥驗行事，或以星象示廢興

見春秋漢孔圖詩緯春秋文耀鉤春秋巡鼎權諸書 四始五際，齊詩 已失經義之真，六甲九宮，春秋合誠圖 遂啓雜占之學。是則前知自

詡，格物未明易蹈疑象之誅，允屬誣天之學。復有倉聖四目，虞舜重瞳，丹鳳含書，皆見春秋元命苞 赤龍紀瑞，

詩合神露 白雲覆孔子之居，赤血辨魯門之字，見春秋漢孔圖 亦復說隣荒謬，語類矯誣。此尹敏所由致疑而君山

所由恥習也。然敬天明鬼實爲古學之濫觴，以元統君，足做後王之失德。是則漢崇讖學，雖近區民，而隋禁緯書，亦爲蔑古。學術替興，不可不察也。若夫網羅散失，參稽異同，掇宋均之法，萃鄙

萌之書，刪彼蕪詞，獨標精旨，庶天文歷譜，備存七略之遺，以緯書歸入天文歷譜類 鈎命援神，不附六經之列

經自爲經，緯自爲緯。 則校理秘文，掇拾墜簡，殆亦稽古者所樂聞，而博物家所不廢者與？

辨騷第五

(1) 漢書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二十五篇中離騷爲最重，後人因以騷名其全書。文史通義經解下云以其全書。案史公自序屈原放逐著離騷。屈原傳亦未嘗單以騷爲名。 時序篇謂「爰自漢室，迄於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

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以其影響甚大，故彥和於詮賦篇外別論之。文選亦於賦

其質騷非文體 史記屈原列傳索隱「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

之名。

秦屈原履忠被謗，不勝憤懣，文中再三申言棄國遠遊之意，王逸解離爲別，於義較善。國語楚語曰，德義不行則適者廢離而遠者距違。韋昭注曰，廢惑也。離叛也。困學紀聞六，伍舉所。謂廢離，風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楊雄爲畔卒惑，與楚語注合。此亦可證離不必謂遊。紀昀評曰：『楚辭之源出

於騷，浮艷之根亦濫觴於騷，辨字極爲分明。』又評曰：『離騷乃楚辭之一篇，統名楚辭爲騷，相沿之誤也。』李詩文心雕龍黃注補正見己酉年國粹學報文篇曰：『周中孚鄭堂札記云：『史記太史公自序屈原放逐

著離騷。又云，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議，離騷有之。漢書遷傳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皆舉首政以統號其全書』。據此知彥和亦統全書而言，紀氏殆未審也。』

(2) 詩大序曰：『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此言詩之所由變。孟子離婁篇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言詩之所由亡。滕文公篇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趙岐注曰：『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此言風刺不行，故有貶責。下逮屈子，君闇政壞，小人盈朝，貶責又不足以懼之，憂心煩亂，不知所愬。靈脩浩蕩，豈微言之可感，詩禮解散，聊賦志以自慰，願亭林所謂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勢也者日知錄二十一詩體代降條是也。文選班固典引李善注曰：『軒翥飛貌』。又木華海賦注：『軒舉也』。

(3) 漢書淮南王傳：『淮南王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

』，顏師古注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離騷傳條傳當作傳，傳與賦古字通。使爲離騷傳者，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且受詔，食時畢」。高誘淮南鴻烈解叙云「詔使爲離騷賦，自且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楊君遇夫讀漢書札記卷四「樹達按顏王說並非也。古人所謂傳者有二體：解釋文字名字若毛公之於詩，此一體也；其他一體，則但記述作意，而不必解釋文字名物。何以明之？文選卷五十一載王褒四子講德論序云「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褒傳亦云褒既爲刺史作其傳。四子講德論但明作意，非解釋文字，亦稱曰傳，傳不專爲解釋名物之稱明矣。班固離騷序云，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云云。又文心雕龍辨騷篇云，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色好色而不淫：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所引即是傳文，與四子講德論文體略同。並非賦體，具有明證也。荀高不得其解，改傳爲傳；王逸又云，武帝使安作離騷章句，皆誤解傳字之體裁耳。』按楊說精當，可以折王氏之疑。然神思篇云「淮南崇朝而賦騷，」彥和不應先後矛盾。疑淮南所作者實是離騷賦，國風好色而不淫云云，是安所作賦之序文。班固離騷序云「淮南王安敘離騷傳，」此傳或卽傳之詞。是其證。

(4) 史記屈原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據班固離騷序意，此文是安所作，當即安離騷賦之序文。「泥而不滓」作「涅而不淄。」史記原傳案隱「泥音涅，滓音淄」。唐寫本可謂下無兼之二字，誤。

(5) 班固離騷序 見楚辭王逸注本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用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援持可懷之智，竦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亦貶聚狂狷景行之士。貶聚猶言貶約也。

多稱昆命昆命下疑脫懸圃二字冥婚慮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

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從容猶言舉動也自宋玉唐勒景差

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楊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分明智之器，可偶妙

才者也。

又離騷贊序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

。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

，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

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悟，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

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

。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漢書地理志，長沙郡有羅縣。荊州記云：縣北帶汨水，水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

(6) 王逸楚辭章句序 楚辭王逸注本

叙曰：昔者孔子叙聖明詰，天生不羣，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門

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諂詐

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謫，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已下凡二十五篇。離騷一，九歌十一，天問一，九章九，遠遊一，卜居一，漁父一。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續述其辭。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即位，探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或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辟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辭，優遊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緜秋蘭以爲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瑤」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騶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辭」則尚書咎繇之謨也；登昆侖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博儒達之士，著造辭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嬰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7) 漢書 王褒傳：「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悅耳目，辭賦比之，尙有仁義風諷，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博奕遠矣。」

(8) 楊雄語未詳所出。

(9) 困學紀聞卷六「劉勰辨騷」班固以爲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 羿澆等事，正

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陳振孫書錄解題「楚辭十七卷，漢劉向集。後漢王逸叔師注。知歸州曲阿洪興祖慶善補注。逸之注雖未能盡善，而自淮南王安以下。爲訓傳者，今不復存，其目僅見於隋唐志，獨逸注幸而尙傳，興祖從而補之，於是訓詁名物詳矣。」

(10) 湯武唐寫本作禹湯。據離騷應作湯禹。

(11) 詩無典語之體。彥和云「觀茲四事，同於風雅，」似宜云「同於書詩」。

(12) 天問「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注「康回，共工名也。淮南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案淮南語在天文訓。又「羿焉彀日？烏焉解羽？」王注「淮南言堯時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案淮南語在本經訓。說文弓部「彀，彈射也。从弓畢聲。楚詞曰彀焉彀日？」又焉。帝馨射官，夏少康滅之。从弓尹聲。論語曰焉善射。」

(13) 宋玉招魂「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王注「言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枚也。」又「土伯九約，其角鬻鬻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案此皆見招魂，非屈原之辭。

(14) 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前。」王注「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德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人，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

也。』九章橋誦『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史記伍子胥列傳。『子胥乃自刎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鷓夷革，浮之江中。』

(15) 招魂『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王注『言醉飽酣樂，合樽促席，男女雜坐，比肩齊膝，恣意調笑，亂而不分別也。』

(16) 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些。』王注『言晝夜以酒相樂也。』

(17) 體慢應據唐寫本作體憲。憲法也。體法於三代，謂同乎風雅之四事。風雅亦應據唐寫本作風雜。風雜於戰國謂異於經典之四事。史記信陵君列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博徒人之賤者。

(18) 黃先生曰『一說最諦，異於經典者，固由自鑄其詞；同於風雅者，亦再經鎔鍊，非徒貌取而已』。唐寫本作作緯，誤。

(19) 王逸離騷經序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

履忠貞而被讒妄，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別離，忠心愁思，獨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譎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嬖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辭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王逸九章序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思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20) 王逸九歌序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

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已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錯雜，而廣異義焉。

王逸九辨序

九辨者，楚大夫宋玉所作也。辨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辨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爲楚辭，亦承其九以立義焉。

(21) 王逸遠遊序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發；遂叙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

王逸天問序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彿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璋儻侷，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叙云爾。

(22) 莊子天下篇釋文『瓊瑋，奇特也。』惠慧古通用。

(23) 王逸招魂序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躑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招隱唐寫本作大招，是。

王逸大招序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遠已之志也。

(24) 李詳黃注補正見己酉年國粹學報文篇曰「陳南星云「論語微子篇「隱居放言」集解引包咸云「放置也。不復言世務」。案卜居有云「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故彥和以放言美之。」詳案此句下云寄獨往之才，亦言漁夫鼓枻而去，獨往不返也。陳說尤確。」

王逸卜居序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性，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25) 王逸漁夫序

漁夫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湘江之間，慮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夫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辭以相傳焉。孫君蜀丞曰「文選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

(26)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楚辭類楚辭釋文一卷。跋曰「未詳撰人。其篇次不與世行本同。蓋以離騷經九辨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夫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爲次。按今九章第

四，九辨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辨中，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第之爾。或曰，天聖中陳說之所爲也。洪興祖楚辭章句補注曰：『按九章第四，九辨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辨中』，王注見九章章句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叙之爾。』據此，和所云九懷王襄作以下，當指東方朔七諫劉向九歎嚴忌哀時命賈誼惜誓王逸九思諸篇。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洪氏從吳郡林憲得楚辭釋文一卷乃古本。其篇第與今本不同。首離騷，次九辨，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夫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

(27) 其指屈原諸作。

(28) 漢書枚乘傳：『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藝文志屈原賦類下有枚乘賦九篇，賈誼賦七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漢書楊雄傳：『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志列揚雄賦十二篇於陸賈賦類下未知其故。

(29) 苑訓鬱，訓蘊，是自動詞。下列三句中『獵』『銜』『拾』三字皆他動詞，語氣不順，疑苑即挽之假字。集韻擲取也。挽其鴻裁謂取屈宋製作之大義，以自鑄新辭，然此非淺薄所能故曰『才高者挽其鴻裁』也。

(30) 中巧猶言心巧。

(31) 王褒字子淵，宣帝時辭家之首，故彥和云然。北堂書鈔九十七引桓譚新論云：『余少時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亦此意也。

(32) 壯志唐寫本作壯采是。

案彥和以辨名篇，辨者，辨其與經義之同異，計同於風雅者四事，異乎經典者亦四事，同異既明，取舍有主，所謂『憑軾以倚雅頌，懸轡而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非先有辨別之明，曷足以語此。彥和鑒於齊梁文辭之靡麗，故論文首貴真實，於離騷尤諄諄以同異爲言，其實屈宋之文，奇華者其表儀，真實者其骨幹。學之者遺神取貌，所以有譌體之議。試讀賈生惜誓枚乘七發相如大人楊雄河東諸篇，當悟昔賢摹擬變化之方矣。

屈原離騷 本篇多引離騷語，故全錄其文，分段依戴震風原賦注。九章，九歌，九辨，遠遊，天問，招魂，招隱，下居，漁夫，諸篇，均在楚辭，不復錄。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攬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纫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幽之木蘭兮，夕攬州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彼騷舜

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豈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第一段自叙生平大畧，而終於君之信讒。後四段乃反復推明之。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佗。余既不難夫別離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顛亦何傷！擘木根以結菹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繩之纒纒。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第二段申言被讒之故，而因

自明其志如此。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芷。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偈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忼鬱悒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鸞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圓之能周兮，天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第三段言君信讒之故，而已終不隨流俗，以申前意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纁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恒；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予心之可懲！
第四段設爲退隱之思。言事君雖不得，而好脩不變，亦以申前章。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汝何博譽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媿節？蓀葺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舉而好朋兮，夫何覺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啓九歌與九辨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七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樂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疆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顛。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

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陸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歔余鬱悒兮，哀朕時之不賞；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第五段借女嬃之言而因之陳辭。言熱觀古今治亂，得其中正之道如是，此所以與世不合之端，已必不可變者也。申前未盡之意。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騶玉虬以乘鸞兮，濫埃風余上征。朝發朝於蒼梧兮，夕余至于縣圃。欲少留此靈瑱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追。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鳳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大致如斯。

第六段託言往見古先哲王之在天者以自廣。卒阻隔於飄風鸞，欲進不遂，因以歎溷濁之世。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緜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粉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縈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滄檠。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

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

惡。第七段託言欲求淑女以自廣，故歷往賢妃所產之地，冀或一遇於今日，而無良媒以通已志，因言世之溷濁無所往而可者。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承上而言。欲求淑女則閨中深邃，欲見哲王，則哲王不遇，安能與溷

濁世久居乎！索瓊茅以筮簪兮，命靈氛爲予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

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疑兮，就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

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

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第八段命靈氛爲卜其行，而因念世之棄賢如此。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

逝。皇剝剝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

皋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

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鸚鵡之先鳴兮，使

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褻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妬而折之。時纒紛其變易兮，又何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諂兮，檓又欲充夫佩幃；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第九段既又聞吉占之故而復審之於己。言不獨世棄賢，所稱賢者亦往往因之自棄；惟已則不隨流俗遷改，計有去此而已。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糧。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遭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逸逸。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第十段託言遠逝，所至憂思不解，志在瞻顧楚國終焉。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文心雕龍注卷一 辨騷第五

文心雕龍注卷二

明詩第六

(1) 尙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此舜命夔之辭。王肅注曰「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毛詩鄭玄詩譜序正義引鄭注義典曰「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聖謀唐寫本作聖謨。黃校本亦改謀作謨。尙書僞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章。」作聖謨是。

(2) 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正義曰「詩者，人志意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爲志，發見於言，乃名爲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爲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

(3) 鄭玄詩譜序正義「名爲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已志而作詩，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彥和訓詩爲持，用

〔含神霧說。論語爲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正義〕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魯頌駉篇文也。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於此一句可以當之也。〕有符焉爾。唐寫本作「信有符焉，」無爾字。是。

(4) 禮記禮運何爲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禮記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又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5) 趙君萬里曰唐寫本天字氏字云字均無。案此文疑當作昔葛天樂辭，玄鳥在曲，方與下文黃帝雲門，理不空綺，相對成文。今本衍氏字云字，唐本奪天字，均有誤，然終以唐本近是。案趙說是也。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高誘注曰「上皆樂之八篇名也。」

(6) 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鄭注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理不空綺唐寫本作理不空絃，是。詩譜序正義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

所歌，即是詩也。」案正義必不空絃之語即本彥和，是作綺者誤也。

(7) 禮記樂記「大章，章之也。」鄭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尚書大傳卷一「謏然乃作大唐之歌。樂曰，舟張辟雍，鷁鷁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鄭注「謏猶灼也。大唐之歌美堯之禪也。」案大唐乃舜美堯禪之歌，不得云堯有，似當作大章爲是。然鄭注樂記大章，已云周禮闕之。彥和所見，當即尚書大傳大唐之歌，行文偶誤耳。

樂記「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正義「案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証正經。故言未聞也。」案尸子綽子篇汪繼培注曰「文選琴賦注引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是舜歌也。禮記樂記疏云「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疑尸子本止二語，而肅合家語稱之也。」

(8) 困學紀聞卷二「大傳二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與」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德惟叙。」九德之歌於此猶可攷。」

(9) 墨子非樂「於武觀曰，啓乃淫盜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寬謔以力。湛濁于酒，淪食于野，萬舞翼翼。」

翼，章聞于大，

當作天

天用弗式。」

因學紀聞卷二「左氏

昭十年

傳夏有觀扈。漢地理志東郡有睥觀縣。

楚語士聲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

汭」。水經注互詳水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語非也。」翁元圻注曰「竊謂內傳之觀扈，是二國名。外傳之五觀，是啓

子而非作歌以述大禹之戒者也。案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以西河畔。

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則卽楚語之五觀也。然竹書曰「王季子武觀，」明是一人，不

得爲五。或武五聲相近而誤。否則以其爲季子而以五系之歟？書曰母弟。則必有不同母者，其武

觀是歟？或武觀是五子之一，必來歸之後，能率德改行，如太甲之悔過也。」史記夏本紀「帝啓

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故傳「太康五弟與其母待

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僞古文尚書載五子之歌：

其一曰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曰

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其四曰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其五曰

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噬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10) 鄭玄詩譜序：『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正義引鄭六義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誠懇而已。斯道稍衰，姦僞已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

(11) 詩譜序『邇及商王，不風不雅。』正義曰『湯以諸侯行化，卒爲天子。商頌成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

不錄。故云：「近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取之。」四始見宗經篇。詩大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正義「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爲義，非別有篇卷也。」左昭十六年傳杜注「環周也。」六義環深，猶言六義周密而深厚。

(12) 論語學而篇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八佾篇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

(13)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覲，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趙孟曰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僖二十四年傳「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春秋列國朝聘酬酢，必賦詩言志，然皆諷誦舊章，辭非已作，故彥和云然。

(14)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仙真人詩不傳。智匠古今樂錄「秦始皇祠洛水，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寶。」乃與羣臣作歌曰：洛陽之水，其色蒼蒼，

祠祭大澤，倏忽南臨，洛濱禱禱，色連三光。」此詩既出附會，亦非仙真人詩，姑附見於此。

(15) 漢書韋孟傳孟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道，作詩諷諫曰：

肅肅我祖，國自家章；黼衣朱黻，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維光。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親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我祖斯微，遷於彭城；在予小子，勳厥厥生。阨此媯秦，耒耜斯耕；悠悠媯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於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於後；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斯維皇土。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蒸民以匱，我王以媯。所弘匪德，所親匪俊，惟囿是恢，惟諛是信。隴膺諂夫，諛諛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縱逸；媯彼顯祖，輕此削黜。嗟嗟我王，漢之陸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運由近，殆其茲怙。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媯？瞻惟我王，時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穆以窮。歲月其徂，

年其逮考；於赫君子，庶顯於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鑿！

(16) 古文苑卷八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乃得上坐。藝文類聚及宋本無注古文苑

官名下無人名。日月星辰和四時。皇帝 驂駕駟馬從梁來。梁孝王武 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 總領天下誠難治。相

石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 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 撞鐘伐鼓聲中詩。太常周建德 宗室廣大日益滋。

安國 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路博德 總領從官柏梁臺。光祿勳徐自為 平理清讞決嫌疑。廷尉杜周 修飭與馬待駕來

討治。執金吾中尉豹 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盛宣 盜阻南山為民災。右扶風李成信 外家公主不可治。大司農尹 椒房率更

領其材。歲事陳當 蠻夷朝賀常舍其。典屬國 柱桁薄澹相枝持。大匠 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 走狗逐兔張罟置

上林 嚮妃女脣甘如飴。郭舍人 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日知錄二十一『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

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二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

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為梁

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為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

太母爭樽，公卿請廢為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

原注漢書言創五縣，僅有八城。

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

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鬪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17) 漢書藝文原賦類有莊夫子賦二十四篇

莊夫子即應忌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彥和謂其『屬辭無方』蓋

二人亦作詩也。玉臺新詠卷九載司馬相如琴歌二首，出後人附會，不復錄。

(18) 漢書藝文志總序『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詩賦略『凡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19) 紀評曰『觀此則以蘇李爲僞，不始於東坡矣。』案顏延年庭誥云『逮李陵衆作，總雜不類，元

是假託，非盡陵製。至其善寫，有足悲者。」此東坡說所出。師友詩傳錄 鄧廷棻問，王張蕭亭曰十九首或謂楚騷同時，或謂枚乘等作，想考無確據，故不書作者姓名。觀青青陵上柏一章內，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兩宮南宮北宮也。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又明月皎夜光一章內，玉衡指孟冬，促織鳴東壁，白露霜野草，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等語，所序皆秋事，乃漢令也。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也，似爲漢人之作無疑。至於蘇李河梁詩，可與十九首相韻。東坡先生謂爲僞作，亦必無見，然氣味高古，縱不出蘇李，定漢之高手所擬，江文通善於擬古者，似不能及也。」黃先生詩品講疏曰：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

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詩八首，青青河畔草一，西北有高樓二，涉江采菱，行行重行行八，此皆在十九首中。王

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辭。後漢書：傳毅字武仲，當明章時，孤竹

又有關若生春陽一首，亦云枚叔作。謂十九首中之冉冉孤生竹一篇也。比采而推

，兩漢之作乎？」

以枚叔爲西漢人，傳毅爲東漢人故。 文選李善注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

詩云「驅車上東門。」

阮嗣宗敘懷詩注引河南郡圖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有上東門，案此東都城門名也，故疑爲東漢人之辭。

又云「遊戲苑與洛。」古詩注曰

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案張平子南都賦注引樊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南都賦曰：「夫南陽者真所謂漢之舊都者也。」詩以宛洛互言明在東漢之世。

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尋李注所言，是古有以十九首，皆枚乘所作者，故云「非盡是乘。」孝穆撰詩但以十九首有

乘所作，亦因其餘句多與時序不合爾。案明月皎夜光一詩稱節序皆是太初未改歷以前之言，詩云

「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織鳴東壁」下云「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是此孟冬，正夏正之孟秋，若在改歷以還，稱節序者，不應如此。然則此詩乃漢初之作矣。又漢書云暮一詩言涼風率已厲。涼風之至，候在孟秋，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而此云歲暮，是亦太初以前之詞也。推而論之，五言之作在西漢，則歌謠樂府爲多，而辭人文士猶未肯相率模效。李都尉從戎之士，班婕妤宮闈之流，當其感物興歌，初不殊於謠諺。然風人之旨，感慨之言，竟能擅美當時，垂範來世，推其原始，故亦閭里之聲也。按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歌詩二十八家中，除諸不繫於地者，有吳楚汝南歌詩，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邯鄲河間歌詩，齊鄭詩歌，淮南詩歌，左馮翊秦歌詩，京兆尹秦歌詩，河東蒲反歌詩，雒陽歌詩，河南周歌詩，河南周歌聲曲折周謠歌詩，周謠歌詩聲曲折周歌詩南郡歌詩都凡十餘家。此與陳詩觀風，初無二致。然則漢世歌謠之有十餘家，無殊於詩三百篇之有十五國風也。

藝文文尊流別論藝文類聚五十六曰「古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大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者者：『振振鷖，鷖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詩，安其所豐草蔓常葉葉諸篇皆三言，郊祀歌練時日太乙況天馬來諸篇，皆三言。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案舊學郊祀歌練時日太乙況天馬來諸篇，皆三言。

者氏婚辭「草木結其澤」一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凡非大禮所用者，皆俳諧倡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盃」之屬是也。句爲詩中五言始見者。

樂府亦用之。如悲歌「悲歌可以當泣，慇懃可以當歸」二句。猛虎行「既不從猛虎，食，蔕不從野雀棲」二句，又上留田行前四句，皆六言成句者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

之屬是也。案從鳥字斷句亦可，宜樂「於俳諧倡樂多用之。」樂府中多以七字爲句，如鼓吹鼙歌中千秋萬歲，昔也日關國百里」二句。樂無極，江有香草目以蘭，此外不能悉舉，古詩之

九言者，「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案此仍從漢字斷句，詩三百篇實無九言者，不入歌謠之章。當與九辨之吾固知其銀鑄而難入。」

按鳥生篇「暗我秦氏家有豎子」及「白鹿乃在上林苑中」等句，皆九言，所謂不入歌謠之章者，蓋因其希見爾。以攀氏之言推之，則五言固俳諧倡樂所多有。藝

志志所列諸方歌謠宜在俳諧倡樂之內，而文心雕龍明詩篇復云「成帝品錄，三百餘篇，即藝文志詩賦畧所載凡

歌詩二十八家 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此以當世文士，不爲五言，並疑樂府

歌謠亦無五言也。今考西漢之世，爲五言有主名者：李都尉班婕妤而外，有虞美人答項王歌見楚漢春秋

卓文君白頭吟，李延年歌，前四語蘇武詩四首。其無主名者，樂府有上陵，前數句有所思，篇中多五百

鷄鳴陌上桑，長歌行，豫章行，相逢行，長安有狹斜行，隴西行，步出夏門行，艷歌何嘗行。艷

歌行，怨歌行，上留田，里中有啼古八變歌，艷歌，古曲暗歌。此中容有東漢所造，然武帝樂府所錄，宜多存者。歌謠有紫宮謠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爲新聲，與女弟俱幸，長安爲尹賞作歌，成帝時歌，見無名人詩八首，上山採蘼蕪一

時人爲之語曰：一雌復一雌，雙飛入紫宮。四坐且莫二，悲與親友別三，穆穆清風至四，五言四句，如采桑大抵淳厚清婉，其

新樹蘭蕙花七，步出城東門八，以上諸詩或見樂府詩集，或見詩紀。古詩八首。莫傷根之類。辭近於國風，不難以賦頌，此乃五言之正軌矣。蓋秦漢歌謠多作五言，飾以雅詞。傳之六義，斯

其風流日盛，疆畫愈遠。自建安以來，文人競作五言，篇章日富。然閭里歌謠則猶遠同漢風，賦觀樂府所載，清商曲辭，五言居其什九，託意造句，皆與漢世樂府共其波瀾。以此知五言之體肇於歌謠也。彥和云「不見五言，斯乃千慮之一失」，唯仲偉斷爲炎漢之製，其鑒審矣。

漢四言詩浸益衰落，韋玄成之自劾詩，戒子孫詩，此詩元帝時作雖懿雅有餘，而欲使人味之聲響不倦也難矣。武帝時，李都尉始著五言之目，今所傳蘇李詩，皆五言也。文心雕龍明寺篇頗致疑於李陵。鍾嶸詩品則列李陵爲上品，而蘇武詩，劉鍾二家均未言及，誠爲可疑。丁福保全漢詩緒言曰「古文苑有李陵錄別詩八首，又有蘇武答李陵詩別李陵詩各一首，皆標明蘇李所作。宋章樵注古文苑，因大蘇疑文選中蘇李贈答五言爲僞作，遂並以此十首爲非真。明人選刻古詩，竟列此於無名氏之中，改其題爲擬蘇李詩十首。故有清一代之各選本，無不削蘇李之名，而以爲後人所擬。然蘇章二氏之所疑者，皆憑空臆斷之辭，非有真實確據也。且此等詩在趙宋以前，亦無有疑其僞託者。試觀藝文類聚之所載，皆確定爲蘇李。「二鳥俱北飛，」初學記亦指爲蘇武別李陵詩。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哉。東坡晚年跋黃子思云，「蘇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偏辭耳，蓋東坡亦自悔其失言也。」案蘇李真僞，實難確斷，惟存而不議，庶寡尤悔耳。茲全錄所謂蘇李詩如下

蘇武詩四首

自此至下附錄馮默庵云云，皆從丁福保全漢詩錄錄。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燭燭晨明月，覆覆我補注曰：當作秋。蘭芳；芬馨良一作長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文選作兩遇，歡樂殊未央；願君一作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答李陵詩

見古文苑及藝文類聚下同。

童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泥；連翩遊客子，于冬服涼衣；去家千里餘，一身常渴饑。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漢湄；寒風吹我骨，嚴霜切我肌；憂心常慘戚，晨風爲我悲。瑤光遊何速，行願菱荷一作遲；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垂，依依戀明世，愴愴難久懷。

別李陵

見初學記卷十八，明人以爲後人擬蘇李詩。

二古文苑作雙 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愴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李陵與蘇武詩三首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躡；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一作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一作別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錄別詩八首

見古文苑及藝文類聚下同。

有鳥西南飛，熠燿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聞日南陵。欲寄一言去，一作託之牋綵繪；因風附輕翼，以遺心蘊蒸。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驚馬不可乘。

粲粲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前庭；遠處天一隅，苦困獨零丁。親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三萍離不結，思心獨屏營；願得萱草枝，以解饑渴情。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衆芳；溫聲何穆穆，因風動馨香。清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庠；乃命絲竹音，列席無高唱。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坐莫不傷。

晨風鳴北林，熠燿一作熠燿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夜過庭，髮髯能復飛；蹇蹇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

饑。

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遊，我獨東北翔。猿馬顧悲鳴，五步一徬徨；雙鳧相背飛，相遠日已長。遠望雲中路，相見來圭璋；萬里遙相思，何益心獨傷。隨時愛景曜，願言莫相忘。

鍾子歌南音，仲尼嘆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身無四凶罪，何爲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

鳳凰鳴高岡，有翼不好飛；安知鳳凰德，貴其來見稀。剛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剛

附錄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淅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穹廡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

升菴詩話云，見修文殿御覽。

馮默菴曰『古文苑止載二句，下闕文選李善本西都賦註亦載二句。蔽字作塞。已下十二句，升菴詩話云，見修文殿御覽，此書亡失已久，所不敢信。然以文義考之，首云白日何冥冥，何得遽接云，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耶？「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二句，別見御覽。緒作絮。又小謝詩曰「瀉酒置井中，誰能辨斗升！合如杯中水，誰能辨淄澠？」今直合作二句，無論惠連必無剿襲之病，可得謂之文理通備否？』

班婕妤怨詩文選作怨歌行并序。玉臺新詠卷一。

昔漢成帝班婕妤失寵，供養於長信宮，乃作賦自傷，併爲怨詩一首。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文選作皎潔，李善注謝朓江淹詩並引爲鮮潔。裁爲合歡扇，團圓如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常恐秋節至，涼風一作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20) 詩召南行露篇雖逐我獄，雖逐我訟。四句皆四言，故曰半章。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逐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墻？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逐我訟，亦不女從。

孟子離婁篇：有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楚辭漁父，亦載此歌。

(21) 國語晉語一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

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菴，我獨集於枯。韋昭注曰：『吾吾不敢自親之貌也。言里克欲為閑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言曾不若鳥鳥也。』

漢書五行志成帝時歌謠曰：

『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22) 趙君萬里曰『兩上有故字。平作也。案御覽五八六引兩上有固字，固故音近而訛。疑此文當作

固兩漢之作也。』案趙說是也。

枚乘雜詩九首丁福保全漢詩云，九首次第依宋本玉臺新詠。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

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鶴，奮翅起高飛。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回風動地起，秋草萎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可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願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織織出素手。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歎感四時。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歎戀所思；誰謂我無憂，積念發狂瀾。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貴李善文選註本作賁，註賁獻也。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攪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徬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古詩十一首此詩十首自丁補保全漢詩選錄。孤竹一篇，依文選不復別出。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騫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騰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轉軻長苦辛。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補注云，冬作秋。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

軀；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案太初以前，雖以十月爲歲首，而四季之名實未嘗改，王引之考之詳矣。此詩孟冬當是孟秋之誤。下云秋輝是其證。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婦。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

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此篇參和以爲博發作。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古墓墜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二暮，蟻姑夕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

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權，枉駕惠前綬；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眴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徒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朱彝尊曰

曝書亭集書
玉臺新詠後

『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詠勸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載樂府雜

曲歌詞。其餘六首，玉臺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生愁怫鬱，當復待來茲」，而文選更之曰「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辭「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而文選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辭「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而文選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剪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槩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於梁，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明言其非，乃別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殆有微意焉。』

(23) 散文猶言敷文。紀評曰「直而不野，括盡漢人佳處。」

(24) 「典」一作「曲」，紀云「曲字是。曲字作婉字解。」李詳黃注補正云「梅慶生凌雲本並作清曲。御覽八百九十三引衛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嘉而不獲用，故作是詩也，」其辭曰「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覆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云遙，我勞如何。」」仙詩緩歌」今已無考，黃注引同聲歌當之，紀氏譏之是也。」樂府古辭有前緩聲歌。

(25) 鍾嶸詩品魏文帝列中品；陳思王植列上品。其評曰：「魏陳思王植詩，其原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詩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繁溢今古，卓爾不羣。嗟夫！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廊廡之間矣。」又曰：「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奇疑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玩，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者耶。」

(26) 魏志王粲傳「王粲字仲宣，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徐幹字偉長，應瑒字德璉，劉楨字公幹，咸著文賦數十篇。」魏文帝典論論文云「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騁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彥和望路而爭驅語本此。

(27) 如文選所載公讖詩游覽詩贈答詩是。

詩品講疏曰：「詳建安五言，毗於樂府；魏武諸作，慷慨蒼涼。所以收東漢音，振發魏響。文帝兄弟所撰樂府最多，雖體有所因，而詞貴獨創，聲不變古，而采自己舒。其餘雜詩，皆崇藻麗，故

沈休文曰：「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著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宋書謝靈運傳論言

自此已上，質盛於文也。若其述歡宴，感亂離，敦友朋，篤匹偶，雖篇題雜沓，而同以蘇李古詩

爲原。文采繽紛，而不能離閭里歌謠之質。故其稱物則不尚雕鏤，叙胸情，則唯求誠懇，而又緣

以雅詞，振其美響。斯所以兼籠前美，作範後來者也。自魏文已往，罕以五言見諸品藻。至文帝

與吳質書始稱「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蓋五言始興，惟樂府爲衆，辭人競效其風。降

自建安既作者滋多，故工拙之數，可得而論矣。」

(28) 「正始」魏廢帝年號，其時玄風漸興，學者惟老莊是宗，故云「詩雜仙心。」何晏詩多不傳，詩

紀載其二首，茲錄以備考。

擬古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讖者慮有危機，爰有重名，與魏相成，內避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見志。

雙鶴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恐失網羅，憂禍一旦並，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逍遙放志意，

何爲怵惕驚！

失題

轉蓬去其根，流飄從風移；茫茫四海涂，悠悠焉可彌。願爲浮萍草，託身寄溝池；且以樂今日，其後非所知。

(29)詩品上云：『晉步兵阮籍，其原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之注法言其志。』丁福保全三國詩卷五曰：『案讀書敏求記謂阮嗣宗詠懷詩行世本惟五言詩八十首。朱子儋取家藏舊本刊於存餘堂，多四言詠懷十三首云云。余歷訪海上藏書家都無朱子儋本。今所存四言，僅三首耳。』沈德潛說詩碎語云：『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傲詭不羈，令讀者莫求歸趣。遭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也。』

詩品中云：『晉中散嵇康詩，詩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諷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沈德潛古詩源注云：『嵇叔夜四言詩，時多俊語，不摹倣三百篇，允爲晉人先聲。』茲錄其幽憤詩一首：

幽憤詩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榮靡識，越在羈縲。母兄鞠育，有慈無威；特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

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維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藏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痛。欲寡其過，諉譏沸騰；性不傷物，類致怨憎。昔蘄柳惠，今魏孫登，內負宿心，外惡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閒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和。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頽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溲身滄海，豈曰能補。臆臆鳴雁，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冀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心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曷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30) 魏志 王粲傳 裴注引 文章敘錄曰：『應璩字 休，博學好屬文。齊王即位，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詩品中云：『魏侍中 應璩詩，祖襲 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 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隋志總集類有 應璩百一詩八卷。魏書 李壽傳：『翼壯作詩七首，託言 應璩以諷壽。』是百一詩有後人依託

，故多至八卷。陶隱居集附後百一方序「昔應璩爲百一詩，以箴規心行，今予撰此，蓋欲衛輔我躬。」據陶說則百一謂一百又一首也。文選僅載一首，李善注「張方賢、楚國先賢傳云「汝南應休、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文，不得以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璩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開周公、魏巍之稱，安知百虛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與於此也。」茲錄其詩如左。漢魏百三名家集有應璩百一詩八首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墜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

(31) 黃注「詩品序」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臚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按三張：載字孟陽，協字景陽，亢字季陽。王注引張華誤。二陸：機字士衡，雲字士龍。兩潘：岳字安仁，尼字正叔。一左，思字太冲。」案黃注是也。晉書五十五張亢傳「亢字季

陽，才藻不逮二昆。時人謂載協元陸機雲曰二陸三張。」

(32) 梳文，唐寫本作析文，按析文是。張遷孔耽二碑析變作梳。麗辭篇「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

(33) 詩品講疏云「謝靈運博論曰，『在晉中興，玄風獨盛，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年號}暨於義熙^{年號}，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老子曰「上德不^守，託意玄珠^{莊子曰「黃帝將遊乎赤水之北，登昆崑之丘而南，適麗之辭，無聞焉爾。」}，郭象注曰「此明得真之所由。」，是以有德』」託意玄珠^{莊子曰「黃帝將遊乎赤水之北，登昆崑之丘而南，適麗之辭，無聞焉爾。」}，郭象注曰「此明得真之所由。」

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釋氏說過去見在未來爲三世}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學者悉體之。據檀道鸞之說，是東晉玄言之詩，景純實爲之前導，特其才氣奇肆，遭逢險艱，故能假玄語以寫中情，非夫鈔錄文句者，所可擬況。若孫許之詩，但陳要妙，情既離乎比興，體有近於偈語，徒以風會所趨，仿效日衆。覽蘭亭集詩諸篇共情，所謂琴瑟專一，誰能聽之，達志抒情，復將焉賴！謂之風騷道盡，誠不誣也。文心雕龍時序篇曰「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

文體。是以世極屯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如孫興公遊天台山賦即多用玄言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離百世可知也。」此乃推明崇尚玄靈之習，成於世道之艱危，蓋恬澹之言，謬悠之理，所以排除憂患，消遣年涯，智士以之娛生，文人於焉託好，雖曰無用之用，亦時運爲之矣。」

袁宏詠史詩，傳者甚罕。文選載有江文通擬孫廷尉詩，可以知其大概。茲錄袁宏詠史詩二首，孫綽秋日詩一首以備考：

袁宏詠史詩袁宏字彥伯。詩品中云：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遒，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周昌梗概臣，辭達不爲訥；汲黯社稷器，棟梁天表骨。陸賈厭解紛，時與酒擣杓，婉轉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趨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沒。

無名困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爲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

孫綽秋日孫綽字興公。詩品下云：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王濟）雖，詩貴道家之言。爰消江表，玄風尙備……世稱孫許（許詢）彌善恬淡之詞。」

蕭瑟仲秋日，颼颼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謠。疏林積涼風，虛軸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蘭悲先落，攀松羨後凋；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澹然懷古心，濠上豈伊遙。

郭璞字景純，著遊仙詩十四篇。詩品中云：「晉宏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戩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34) 詩品講疏云：「宋書謝靈運傳曰：「靈運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論曰：「俊逮宋氏，顏謝騰聲。宋書顏延之傳曰：延之文章之美，冠絕當時，與謝靈運俱以詞采齊名，江左稱顏謝焉。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延之之體裁明密，並方軌

前秀，垂範後昆。」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謝靈運山水詩起自東晉初庾闓諸人。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案孫許文言，其勢易盡，故殷謝振以景物，淵明雜以風華。浸欲復規洛京，上繼鄴下。康樂以奇才博學，大變詩體，一篇既出，都邑競傳，所以弁冕當時，挖揚雅道，於時俊彥，尙有顏鮑二謝之倫，謝靈運要皆取法中朝，辭禁輕淺。雖偶傷刻飾，亦矯枉之理也。夫極貌寫物，有賴於深思，窮力追新，亦質於博學。將欲排除膚語，洗滌庸音，於此假塗，庶無迷路。世人好稱漢魏，而以顏謝爲繁巧，不悟規摹古調，必須振以新詞；若虛響盈篇，徒生厭倦，其爲蔽害，與勦襲玄語者，政復不殊。以此知顏謝之術，乃五言之正軌矣。」

南齊書文學傳論

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昞撻句褒貶，顏延固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

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諧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騫。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階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皙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

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

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釋，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

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闌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視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排來，勿先搆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駸奪，故兼之者鮮矣。

(35) 摯虞文章流別論云：『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雅備曲折之體，而非音韻之正也。』紀評云：『此論却局於六朝習徑，未得本源，夫雅潤清麗，豈詩之極則哉。』

(36) 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巡詰懸圖』章後注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凡三十二篇

。『張華字茂先。詩品中云『晉司空張華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而亮疏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

詩品上云『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瘠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采蔥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臺臺不倦。』又云『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又云『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又云『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云，常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37)黃先生曰『此數語雖似膚廓，實則爲詩之道，已具於此。隨性適分四字，已將古今家數派別不同之故，包舉無遺矣。』國語晉語『文公謂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將至焉。』彥和語本此。

(38)三言詩漢郊祀歌如練時日象載瑜天馬歌等。茲錄天馬歌一首
太一覲，天馬下。霜赤汗，沫流赭。志倣儻，精權奇。躡浮雲，唵上馳。體容與，厲萬里。今安匹，龍爲友。

六言詩古文苑有孔融六言詩三首。章樵注謂此詩稱美曹操，又率直略無含蓄，必非其真。本傳稱魏文帝深好融文，人有上融文章者，賞以金帛，豈好事者假此以說不耶？案章說甚是。茲錄其

詩如下：

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乘衰，僭上虐下專威，萬官惶怖莫遂，百姓慘慘心悲。
郭李分爭爲非，遷都長安思歸，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從洛到許巍巍。
曹公輔國無私，減去厨膳甘肥，羣僚率從祈祈，雖得俸祿常饑，念我苦寒心悲。
雜言詩如漢郊祀歌日出入，錄之於下：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耶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普黃其何不來下！

(39) 明唐寫本作萌是。緯書多言卯金刀以射劉字。又嘗塗高射魏字，文選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注引保乾圖音之于射曹字

南齊書薛瑄志引尚書中候黃注引圖識玉函執伏香孝經右契

『孔子作孝經及春秋河洛成，告備於天，有赤虹下化爲黃玉。上

刻文云「賈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合卯金刀爲劉，禾子爲季也。

』任昉文章緣起『孔融作四言離合詩』四庫提要曰『隋書經籍志載任昉文章始一卷，稱有錄無書，是其書在隋已亡。唐書藝文志載任昉文章始一卷。注曰張續補。今本殆即張續所補，後人誤以爲昉本書歟？』

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古文苑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二呂公磯釣，闔口涓旁。離口字九域有聖，無
士不王。離或字二好是正直，女回於匡。離字字海外有截，隼逝鷹揚。離乙字字字字字六翮將奮，羽

儀未彰。離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二玫瑰隱耀，美玉韜光。去王或文無名無譽，放言深藏。

離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字字二
離字合成舉

(40) 季詳黃注補正云，「困學紀聞十八評詩云「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晉書列女傳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滔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璇璣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心雕龍云云。又傅咸有回文反復詩。溫嶠有回文詩，皆在竇妻前」。翁元圻注引四庫全書總目宋桑世昌回文類聚四卷，藝文類聚載曹植鏡回環讀之，無不成文，實在蘇蕙以前。」詳案梅慶生音注本云「宋賀道慶作四言回文詩一首，計十一句，四十八言，從尾至首，讀亦成韻。而道原無可考，恐原爲慶字之誤。」案道慶之前回文作者已衆，不得定「原」字爲「慶」之誤。」茲錄王融春遊回文詩一首以備考。藝文類聚作賀道慶

枝分柳塞外，葉暗榆關東，垂條逐絮轉，落葉散花叢。池蓮照曉月，幔錦拂朝風。低吹雜綸羽，薄粉艷妝紅。離情隔遠道，歎結深閨中。

附錄

毛詩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一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鶴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鄭玄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享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邳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勸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

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夫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鍾嶸詩品上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美夙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秦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以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本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是後陵遲衰微，逮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興時貴黃老，稍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

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義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離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罷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至使膏

腴子弟，擬文不逮，終朝黜耀，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觀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鮑照結客少年場行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虞炎玉階怨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潛澀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于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實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旣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已歆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爰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詩品中

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徐幹雜詩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曹思雜詩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吳均答魏懷詩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謝康樂歲華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緊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寔以成

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擊補苴，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賓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瞻，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而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騫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載在文，曾無品第。矧今所錄，雖止乎五言，然網羅今古，詞文始集，輕欲辨張清濁，掩撫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音者爾。

樂府第七

(1) 尚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聲依永，律和聲。』王弼注曰『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2) 史記趙世家『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亦見扁鵲列傳。

(3) 見明詩篇注。

(4) 白虎通論帝王禮樂『禮記曰，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樂曰五英，』鄭注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咸池

養樂也。樂記正義引樂緯云「帝嚳曰六英。」據宋均注作六英是。宋注云「六英者能爲天地四時六合之英華。」

(5) 呂氏春秋夏紀音初篇「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荄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椽，斧斫破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陶風有破斧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高誘注「取塗山氏女南音以爲樂歌也。」曹風有候人。殷整甲河宣甲名整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秦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台，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鄭風有燕燕案呂氏之說，不見經傳，附會顯然，或者謂國風託之以製題，殆信古太甚之失也。

(6) 漢書食貨志上「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覩牖戶而知天下。」公羊宣十五年傳何休注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

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至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方言載劉歆與楊雄書：「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適人使者，玉海引古文苑適人二字在軒車使者上，無下使者二字。以歲八月巡路，索音求代語童謠歌戲。」劉說與班何略異。應初風俗通義序同劉歆說。當以漢書公羊注爲是。詩大序正義引鄭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

「周禮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此云樂官當指大師瞽矇而言。

(7) 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注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吳公子季札觀樂，見左襄二十九年傳。文繁不具載。

(8) 漢書禮樂志：「夫樂本性情，浹肌膚而感骨髓。」又曰：「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爲設禁焉。」紀評曰：「務塞淫濫四字，爲一篇之綱領。」

(9) 漢書律曆志上：「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禮樂志安世房中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尚書益稷：「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枚傳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集解曰：「駟案尚書滑字作督，音忽。」

〔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意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尚書大傳〕『七始天統也。』〔鄭注〕七始：黃鍾，林鍾，大蕤，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案彥和此文用今文尚書說。

(10) 〔史記律書〕說八風：不周風居西北，廣莫風居北方，條風居東北，明庶風居東方，清明風居東南，景風居南方，涼風居西南，闔闔風居西方。易緯通卦驗春秋緯考異郵淮南天文訓地形訓白虎通八風篇劉熙釋名言八風皆先條風。惟左傳隱五年正義引服虔說始不周風，與史記合。

(11) 〔禮記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聲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謂傲辟驕志也。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紀評〕曰『八字貫下十餘行，非單品秦漢。』

(12) 〔漢書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此樂經未經燔失之證。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藝文志樂類亦同此文。又『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齋肄夏也。』此彥和所本。容與猶言禮儀節奏。

(13)禮樂志「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大抵皆因秦舊事焉。」

(14)禮唐寫本作祀，義亦通。宋書樂志一「漢武帝雖頗造新哥，然不以光揚祖考，崇述正德爲先；但多詠祭祀見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頌之體闕焉。」是可爲崇祀之證。禮樂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顏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本志謂「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沈欽韓以爲以後制追述前事，是也。采詩夜誦者，案錢大昭曰，「夜誦官名，古宮掖之掖，亦作夜，因誦於宮掖之中，故謂之夜誦。」周壽昌曰，「夜時清靜，循誦易嫻。」案錢周說皆非也。細審語意，「采詩夜誦」謂采取百姓謠謠而夜誦之。若作官名解，未免不辭；若謂於宮掖之中誦之，則樂府掖庭，同屬少府，各自爲官，志既云，「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明爲誦於樂府，而非誦於掖庭也。又樂志有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于朝廷之說。此所謂掖庭材人，當即常從倡從象人之類，孔光何武以爲鄭衛而奏罷之者也。所謂上林樂府者，考百官表少官屬府有上林中十池監，或上林中別立樂府，以備皇帝遊燕之用，孔光斥爲不應經法者，當即指此類言也。樂志又有夜誦員五人，孔光以爲不可罷，設爲掖庭材人之類，何以獨存之乎？吾故曰，錢說非也。周說謂「置官選詩，合於雅樂者，夜

靜誦之」，尤無根據。周氏引魯語「夜儆百工，使無惰淫：」「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謂古人習業，夜亦不輟之証。不知魯語所云，重在「無惰淫」「即安」二事，非謂深夜不輟業也。如肆習樂章，必於夜間，則學業之重於樂難於樂者多矣，豈皆待夜靜始能習之哉。吾故曰周說亦非也。竊案說文夕部「夜從夕，夕者相釋也。」「夜釋音同義通，是夜誦即釋誦矣。說文「釋抽絲也，」意有未明，反覆推演之謂之釋。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左傳昭公十四年「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公使歌之，遂誦之；」杜注云，「恐孫鬪不解故。」據此，歌辭必諷誦而益明瞭。謳謠初得自里閭，辭旨闇昧，故必抽釋以見意義，諷誦以協聲律，然後能合八音之調，所謂采詩夜誦者此也。給事雅樂用夜誦員五人，其職在抽釋歌義，誦以明之。古者師箴，賡賦矇誦，可見周代樂官，亦有以誦爲專職者。

(15) 禮樂志「有趙代秦楚之謳。」藝文志「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案歌詩家有邯鄲河間歌詩四篇，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齊鄭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歌詩凡有二十八家，彥和特舉其大者言之。

(16) 禮樂志「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佞幸傳「延年善歌，爲新

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故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補注引周壽昌曰：『相如死當元狩五年，死後七年延年始得見。』元那是相如等前造詩。延年後爲新聲，多學者，言舉相如等數十人之詩賦，非舉其人也。』周說是。陳先生曰：『朱馬或疑爲司馬之誤，非是。案朱或是朱買臣。漢書本傳言買臣疾歌謳道中，後召見，言楚辭，帝甚說之。又藝文志有買臣賦三篇，蓋亦有歌詩，志不詳耳。』謹案師說極精。買臣善言楚辭，彥和謂以騷體製歌，必有所見而云然。唐寫本亦作朱馬，明朱非誤字也。

宋書樂志相和歌辭有陌上桑一曲，或即騷體製歌之遺，錄之如下：

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帶女蘿。既含睇，又宜笑，子戀慕予善窈窕。乘赤豹，從文狸，辛夷車駕結桂旗，被石蘭，帶杜衡，折芳拔荃遺所思。處幽室，終不見，天路險艱獨後來。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晝晦，東風飄飆神靈雨。風瑟瑟，木搜搜，思念公子徒以憂。

(17) 〔紀評曰：『桂華尙未至於不離，赤雁等篇亦不得目之曰靡，蓋深惡塗飾，故矯枉過正。』

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桂華其第十二章，茲錄如下：

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

福。

赤雁歌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即郊祀歌象載瑜十八，茲錄如下：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雁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18)禮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

史記樂書，『武帝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其歌曰：

太一貢兮天馬下，霧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躡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

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

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

(19)漢書王褒傳『宣帝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才，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

習而歌之。」又禮樂志「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疆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唐寫本作「至宣帝雅詩，頗效鹿鳴」。案宣帝時君臣侈言福應，正宜有頌字方合。

(20) 正音乖俗，如河間獻王獻雅樂，僅歲時備數，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之類。

(21) 唐寫本後下有漢字，是。雜作新亦是。惟新雅章，指東平王蒼所制也。後漢書曹褒傳顯宗即位，曹充上言請制禮樂，引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據此後漢之樂，一仍前漢之舊。南齊書樂志南郊樂舞歌辭二漢同用。宋書樂志

一「漢明帝初，東平王蒼制舞歌一章，薦之光武之廟。其詩曰

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父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

章帝親著食舉詩四篇，又制雲臺十二門詩。

(22) 三祖：太祖武帝操，高祖文帝丕，烈祖明帝叡。宋書樂志三「相和漢時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彥和所譏幸割辭調，或即指此。

(23) 黃法云「按魏太祖苦寒行北上太行山云云，通篇寫征人之苦。文帝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云云

，亦託辭於思婦。所謂或傷羈戍，辭不離於哀思也。他若文帝於讎作孟津諸作，則又或述酣宴志不出於淫蕩之證也。』

宋書樂志載：相和歌辭駕六龍當氣出倡厥初生當精列天地間當度關山惟漢二十二世當露關東有義士當高里行對

酒歌太平時酒當對駕虹霓上桑皆武帝作。登山而遠望當十棄故鄉，亦在瑟調。當陌皆文帝作。

又晉荀勗撰清商三調。舊詞施用者：平調則周西短歌行對酒短歌行為武帝詞。秋風燕歌行仰瞻短歌行別日

燕歌行為文帝詞。清調則晨上秋胡北上行願澄秋胡蒲生塘上為武帝詞。悠悠苦寒行為明帝詞。瑟

調則古公善哉行自惜善哉行為武帝詞。朝日善哉行上山善哉行朝游善哉行為文帝詞。我祖善哉行赫赫善哉行為

明帝詞。此外武帝有碣石大曲步出夏門行文帝有西山大曲折楊柳行園桃大曲皇皇京洛行明帝有夏門大曲步出夏門行王者布大

化大曲諸篇。陳王所作，被於樂者亦十餘篇。蓋樂詞以曹氏為最富矣。彥和云「三調正聲」者，

三調本周房中曲之遺聲。隋書音樂志曰「清樂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來舊曲，樂器形制並歌

章古詞，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

』然則三調之為正聲，其來已久。彥和云三祖所為鄉曲者，蓋譏其詞之不雅耳。

(24) 晉書樂志曰「武帝受命，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但改樂章，使傅玄為之辭。凡

十五篇。又傅玄造四廂樂歌三首，晉鼓吹曲二十二首，舞歌二首，宣武舞歌四首，宣文舞歌二首。

，鑿舞五首。』

(25)張華作四府樂歌十六首，晉凱歌二首。黃注但舉舞歌非也。

(26)黃先生曰，魏志杜襲傳曰，『杜襲以知音爲雅樂郎，後以世亂奔荊州。荊州平，太祖以襲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襲善鍾律，聰思過人。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龍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詠舞。襲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襲始也。』晉書律歷志云『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家，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新律聲韻闕同。於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律命之，皆應勗銘。勗銘所云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襲尺也。荀勗造新鍾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高則悲，非與國之音，亡國之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咸病卒。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勗尺四分。時人服咸之妙，而莫能措意焉。史臣案勗於千載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宜，聲韻又契，可謂切密，信而有徵也。而時人寡識，據無聞之

一尺，忽周漢之兩器，雷同臧否，何其謬哉！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已所治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云，『隋書律歷志』云『炎歷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滅。魏武始獲杜，使定音律，藝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造律呂。』又云『諸代尺度，一十五等，一周尺。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爲晉前尺。祖冲之所傳銅尺。祖冲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案宋史律歷志曰，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尺籥者，惟存古錢而已。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已上皆銘文凡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今以此尺爲本，以考諸代尺云。『謹案如隋唐志言，則勗尺合於周尺，而杜夔尺長於勗尺，一尺長四分七厘，不合甚明。阮咸譏勗，則晉志所謂謬也。荀勗尺不可考，宋王伯厚鐘鼎款識有古尺，銘云『周尺，漢志劉歆銅尺，後漢建武阮元云，建下一字戈旁可辨蓋武字也銅尺，前尺並同。』此則依放前晉尺而鑄者，得此以求古律呂信而有徵。彥和所言蓋亦晉志所云，雷同臧否』者也。

(27) 唐寫本和樂下有之字是。表謂樂體，裏謂樂心。

(28) 毛詩大序正義曰『詩是樂之心，樂爲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也。』又曰『原夫作樂之始，樂寫

人音。人音有大小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効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模倣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

(29) 毛詩唐風蟋蟀篇其首章曰：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以憂之遠也！』

鄭風溱洧篇其首章曰：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左傳季札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30) 怨志訣絕唐寫本作宛詩訣絕。案唐本近是。宛疑是怨之誤。古辭白頭吟「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豔歌何嘗行「上懸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殆即彥和所指者耶？宋志皆列在大曲，故云淫辭在曲。紀評曰：『此乃折出本旨，其意爲當時宮體競尙輕豔發也。觀玉臺新詠乃知彥和』

識高一代。桂馥札樸六謂「徐庾體即宮體。徐庾父子徐摛及子陵，庾肩吾及子信。並在東宮，故稱宮體。武帝開宮體之名，召摛加讓，蓋自摛始。」據此是宮體起在梁代（南史庾肩吾傳，「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尙麗靡，復踰於往時。」）彥和此書成於齊世，不得云爲當時宮體發也。彥和所指，當即南齊書文學傳所稱鮑照體。

(31) 詩聲俱鄭猶言詩聲俱淫。白虎通總論禮樂「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誘悅，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陳立疏云：「樂記疏引異義云，「今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曰鄭聲淫。」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音，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白帖引通義云「鄭重之音，使人淫故也。」盧稜云「鄭聲疑作躑躅之音。」案鄭字衍文。左氏不以鄭聲爲鄭衛之鄭，故說爲躑躅之聲。昭元年傳曰，煩手淫聲，滔淫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是也。公羊疏引古文家服虔曰「鄭重之音。鄭重即躑躅，樂記所謂及優侏儒擾獼猴子女。注，擾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是也。」班氏自用魯論說，以鄭爲鄭衛之鄭，本與左氏不同，自不得雜引古文春秋以亂今文經師家法也。」案煩手躑躅之音生於鄭人男女之謳歌相感。以其地言之，則爲鄭衛之鄭；以其音言之，則爲煩手躑躅之鄭；實二而一者，義可通也。

(32)李延年唐寫本作左延年，是。左延年見魏志杜襲傳，善鄭聲者也。亦見晉書樂志。陳思語無考。黃先生曰：『增損古詞者，取古詞以入樂，增損以就句度也。是以古樂府有與原本遠異者，有不可句度者。或者以古樂府不可句度，遂嗤笑以爲不美，此大妄也。』

陳思王植七哀詩原文：文選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逾十年，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當何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晉樂府所奏楚調怨詩明月篇東阿王詞七解：宋書樂志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裴回。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解一
借問歎者誰，自云客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解二
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饑。君爲高山柏，妾爲濁水泥。解三
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解四
沈浮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解五
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解六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

右古樂府與原本違異者。

濟書樂志載公莫辭，宋志亦載此辭，而句相連不別，文與此亦異。吾不見公莫時 吾何嬰公來 嬰媵時吾 思君去時 吾何

零 子以耶 思君去時 思來嬰 吾去時母那 何去吾 右一曲，晉公莫舞第二十章，無定句，

前是第一解，後是第十九二十解，雜有三句，並不可曉解。

右古樂不可句度者

晉書樂志曰：魏雅樂四曲，騶虞伐檀文王皆左延年改其聲。晉武泰始五年，張華表曰『按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据此是古樂府韻逗有定，故采詩入樂府者，不得不增損其文，以求合古矣。

(33) 史記樂書：高祖過沛，作三候之章，令小兒歌之。其詩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記索隱曰：「候語詞也，兮亦語辭，沛詩有三兮故云三候。」

漢書外戚傳『李夫人少而蚤卒，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令帝居他帳；遙望見好女。

如李夫人之貌。帝益悲感，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徧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34)子建詩用入樂府者：惟置酒大曲野田明月楚調及鞞舞歌五首而已，其餘皆無詔伶人。土衡樂府數十篇，悉不被管絃之作也。今案文選所載自陳思王美女篇以下至名都篇；陸士衡樂府十七首，謝靈運一首，鮑明遠八首，繆熙伯以下三家挽歌，皆非樂府所奏，將以樂音有定，以詩入樂，需有增損。至於當時樂府所歌，又皆體近謳謠，音鄰鄧衛，故昭明屏不入錄乎？紀評曰：「唐人用樂府古題及自立新題者，皆所謂無詔伶人。」古今樂錄曰：「佑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阼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歌，使樂府令劉瑤管絃被之，教習卒無成。有人啓釋寶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諧合。」此是詩辭皆可入樂之證。

(35)詩大序正義曰：「初作樂者，準詩而爲聲；聲既成形，須依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主應於樂文也。」此即乖調俗說，不如彥和之洞達矣。

(36)宋書樂志：「鼓吹蓋短蕭鐃哥。蔡邕曰軍樂也。黃帝岐伯所出，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困學紀聞十八：「左傳有虞殲，莊子有緇謳，挽歌非始於田橫之客。」世說任誕門注：「譙子法訓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田橫至千戶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

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者，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銜枚，執樂喪者耶！按莊子「緇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緇，引柩索也。引緇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力不齊，故促急之也」。左傳哀十一年「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晉書禮志中樂虞挽歌議曰：「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緇者挽歌。新禮以爲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歌勞，聲辭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不宜以歌爲名。案挽歌因唱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乘，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哀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故有二章，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呼爲挽歌。」

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復落，
人生一去何時歸！
蒿里誰家地！
聚歛魂魄無賢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
人命不得少踟躕！
唐寫本無並字。是。

茲錄宋書樂志所載鑄歌十八曲於下：

古今樂錄曰：『漢鼓吹鑄歌十八曲，字多訛誤。又有務成玄雲黃爵鈞竿亦漢曲也。其辭亡。沈約曰：『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可復解。』案宋志曰：『按古今樂錄皆誤辭，不可復分。』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耳。』譚儀有漢鑄歌十八曲集解，茲略取其說注於曲名下。

鑄歌十八曲

朱鷺 莊述祖曰，『朱鷺思直臣也。漢承秦弊，始除誹謗妖言之罪，而臣下猶未敢直言極諫

焉。』

朱鷺魚以鳥路警邪鷺何食食茄古荷字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一作者

思悲翁 莊曰『思悲翁傷功臣也。漢誅滅功臣，呂后族信隨越，民尤冤之。』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一作狗逐狡兔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香高飛莫安宿

艾如張 陳祥明曰『艾與刈同。如讀爲而。』莊曰『艾如張戒好田獵也。田獵以時，愛及微

物，則四時和，王道成矣。』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爲此倚欲誰肯矚室

上之回 漢書武帝本紀『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沈

建樂府廣題曰『漢曲皆美當時之事。』莊曰「紀巡狩也。」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塞暑德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今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

翁離一作
提離

莊曰『翁離思賢也。賢者在位，則引其類與並進焉。』

擁離趾中可築室何用普之蕙用蘭擁離趾中

戰城南

莊曰『戰城南，思良將帥也。武帝窮武擴土，征伐不休，海內虛耗，士卒死傷相繼。末年乃下詔棄輪臺，陳既往之悔，故思伊呂之將焉。』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蒙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鬥死驚馬環回鳴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穫君何食顯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歸

巫山高

譚儀曰『巫山高南國之土自傷不達於朝廷也。』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爲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上陵

譚曰『宗廟食舉侑食之樂也。』莊曰『上陵紀福應也。』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柁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滄海之
雀赤翅鴻白雁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遊遨四海外甘露初
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將進酒

莊曰『將進酒戒飲酒無度也。賓主人相勸酬，歌詩相贈答，無沉湎之失也。』

將進酒乘太白辨加哉詩審博

樂府詩
集作博

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

君馬黃

莊曰『君馬黃諫亂也。君臣各從其飲，車馬會不得休息焉。』

君馬黃臣馬蒼三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醜蔡有赭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
佳人安終極

芳樹

莊曰『芳樹諫時也。衰亂之世，以妾爲妻，上無以化下，而好惡拂其性，君子疾其無

心焉。』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芳樹不上無心温而鵠三而爲行臨蘭池心中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妬人之子秘
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王將何似如孫如魚乎悲矣

有所思

莊曰『有所思諫時也。衰亂之俗，昏媾禮廢，夫婦之道苦，男女各以其私相約誓而

輕絕焉。』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遣君雙珠玳瑁簪用王紹縑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犬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蕭蕭晨風颼颼東方須臾高知之

雉子斑 莊曰『雉子斑戒貧祿也，』

雉子斑如此之干雉梁無以吾翁孺雉予知得雉子高止黃鵠蜚之以千里王可思雄來蜚從雌視子趨一雌雉子車大駕馬騰被王遂行所中堯羊蜚從王孫行

聖人出 莊曰『聖人出思太平也。秦楚之際，民無定極，漢高帝既滅項羽即位於濟陰定陶，百姓皆欣欣然知上有天子焉。』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佳人來騑離哉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誰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筵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海

上邪一作雅 莊曰『上邪諫不信也，禮樂陵遲，以誓爲信，斯不信矣。』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臨高臺 莊曰『臨高臺諫亂也。』譚曰『此郡國臣吏飲酒上壽之辭。古者宴飲則有禮射漢世薄

意猶存。香蘭黃鵠，言外有樂不可極意。蘭易衰，鵠易逝也。』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木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

遠如期 莊曰『遠如期，紀呼韓邪單于來朝也。』

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謁者引鄉殿陳果世末嘗聞之增壽陽年亦誠哉

石留 莊曰『有其聲而辭失傳。』陳沅曰『聲辭久湮，不可復詰。』

石留涼陽涼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蘇冷將風陽北逝肯無敢與于揚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開闢離蘭

(37) 繆襲唐寫本作繆朱，恐誤。繆襲作魏鼓吹曲十二首，又挽歌一首。紀評曰『致當作制。』

(38) 黃先生曰：『此據藝文志爲言，然七略旣以詩賦文藝分略，故以歌詩與詩異類。如令二略不分則歌詩之附詩，當如戰國策，太史公書之附入春秋家矣。此乃部所拘，非子政果欲別歌於詩也』唐寫本具作序，是。

郭茂倩樂府詩集分樂府爲十二類，每類皆有叙說原流之辭，極爲詳核，茲趨錄之。畧不並列表如左：

(一)……郊廟
大予樂！典郊廟上陵之樂。
雅頌樂！典六宗社稷之樂。

官樂

(一) 燕射——漢魏皆取周詩鹿鳴。晉荀勗始自造詩。

(二) 鼓吹——崔豹古今注曰『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也。』

短蕭鐃哥鼓吹之一章爾，亦以賜有功諸侯。』

(三) 橫吹——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李延年因胡

曲造橫吹二十八解。

舞曲

雅舞——用於郊廟朝饗。

雜舞——用於宴會。

(四) 相和——宋書樂志云『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唐

書樂志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

調。又有楚調側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

(五) 清商——其始即相和三調是也。並漢魏以來舊曲。

常樂

(六) 琴曲——其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

(七) 雜曲——宋書樂志云『漢魏之世，歌詠雜興，而詩之流乃有八名；

曰引，曰歌，曰謠，曰詠，曰吟，曰怨，曰歎，皆詩人六

義之餘也。至其協聲律播金石而總謂之曲。』

樂府
入樂

不入樂

樂府。

(十) ∴ 近代曲——近代曲者亦雜曲也。以其出於隋唐之世，故曰近代曲。
(十一) ∴ 新樂府——皆唐世之新歌，以其辭質樂府而未嘗被於聲，故曰新

(十二) ∴ 歌謠——徒歌

(一) 郊廟歌辭

自黃帝以後，至於三代，千有餘年，而其禮樂之備，可考而知者，唯周而已。兩漢已後，世有制作，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者，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廟歌詩等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詩十九章，薦之宗廟，至明帝乃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之樂。郊樂者，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宗廟樂者，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也。二曰雅頌樂，典六宗社稷之樂者，詩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禮記曰「樂施於金石，越於音聲，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稱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漢歌。魏歌辭不見，疑亦用漢辭也。武帝始命杜夔創定雅樂，時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歌，歌師尹胡能習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袴曉知先代諸舞。夔總

領之。魏復先代古樂，自變始也。晉武受命，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使傅玄改其樂章而已。永嘉之亂，舊典不行，賀循爲太常，始有登歌之樂。明帝太甯末，又詔阮孚益之。至孝武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設樂。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歌舞獨闕，乃詔顏延年造天地郊廟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晉曲，是則宋初又仍晉也。南齊陳梁，初皆沿襲，後更創制，以爲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繼有朔漢，宣武以後，雅好胡曲，郊廟之樂，徒有其名。隋文平陳，始獲江左舊樂，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實祭用之。唐高祖受禪，未遑改造；樂府尙用前代舊文。武德九年乃命祖孝孫修定雅樂，而梁陳盡異楚之音；周齊雜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唐樂，貞觀二年奏之。安史作亂，咸鎬爲墟，五代相承，享國不永，制作之事，蓋所未暇，朝廷宗廟典章文物，但案故常，以爲程式云。

(二) 燕射歌辭

儀禮燕禮曰：『工歌鹿鳴四牧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燕饗之有樂也。大司樂曰：『大射王出入，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大師大射帥誓而歌射節。」此大射之有樂也。王制曰「天子食舉以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漢鮑業曰「古者天子飲食必順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此食舉之有樂也。隋書樂志曰「漢明帝時樂有四品，其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則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宴羣臣之所用也。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漢有殿中御飯食舉七曲，大樂食舉十三曲。魏有雅樂四曲，皆取周詩鹿鳴。晉荀勗以鹿鳴燕嘉賓，無取於朝，乃除鹿鳴舊歌更作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又爲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十二篇。司歷陳欣以爲三元肇發，辟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苟譏鹿鳴之失，似悟昔謬，還制四篇，復襲前軌。亦未爲得也。終宋齊已來，相承用之。梁陳三朝樂有四十九等，其曲有相和，五引，及俊雅等七曲。後魏道武初正月上日，饗羣臣，備列宮縣正樂，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之。隋煬帝初詔秘書省學士定殿前樂工歌十四曲，終大業之世，每舉用焉。其後又因高祖七部樂，乃定以爲九部。唐武德初，讌享承隋舊制，用九部樂。貞觀中張文收造讌樂，於是分爲十部。後更分讌樂爲立坐二部。天寶以後，讌樂西涼龜茲部著錄者二百餘曲，而清樂天竺諸部不在焉。

(三) 鼓吹曲辭

鼓吹曲，一曰短簫鑼歌。劉憲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騷人曰『鳴笳吹竽』是也。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其四曰短簫鑼歌，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也。』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司馬曰：『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鄭康成曰：『兵樂曰愷，獻功之樂也。』宋書樂志曰：『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淵。說者云鼓自一物，歌自竽籥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爲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鑼歌此時未名鼓吹矣。應劭漢鹵簿圖唯有騎執籥。籥即笳，不云鼓吹。而漢世有黃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三十曲，與魏世鼓吹長簫同。長簫短簫，王僧虔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鼓吹；』此則非鼓吹曲。列於殿庭者，名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爲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此應是今之鼓吹。魏晉世又假諸將帥及牙門曲，蓋鼓吹，斯則其時方謂之鼓吹矣。按西京雜記漢大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有黃門前後部鼓吹，則不獨列於殿庭者鼓吹也。漢遠如期曲辭有雅樂陳及增壽萬年等語，馬上奏樂之意，則遠如期又非騎吹曲也。晉中興書曰：『漢武帝時南越加置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南海鬱林蒼梧七郡，皆假鼓吹。』東觀漢記曰：『建初中班超拜長史，假鼓吹塵幢。』則短簫鑼

歌，漢時已名鼓吹，不自魏晉始也。崔豹古今註曰：「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羣臣也。短簫鑼歌，吹鼓之一章爾，亦以賜有功諸侯。」然則黃門鼓吹短簫鑼歌與橫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異爾。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鑼歌。及魏受命，使繆襲改其十二曲，而君馬黃，雉子班，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鈞竿，十曲並仍舊名。是時吳亦使韋昭改製十二曲，其十曲亦因之。而魏吳歌辭存者唯十二曲，餘皆不傳。晉武帝受禪，命傅玄製二十二曲，而玄雲鈞竿之名不改舊漢。宋齊並用漢曲。又充庭十六曲，梁高祖乃去其四，留其十二，更制新歌，合四時也。北齊二十曲皆改古名，其黃爵鈞竿略而不用。後周宣帝革前代鼓吹制爲十五曲，並述功德受命以相代，大抵多言戰陣之事。隋制列鼓吹爲四部。唐則又增爲五部。部各有曲，唯羽葆諸曲，備叙功業，如前代之制。齊武帝時，壽昌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曲，以爲宴樂。陳後主常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此又施於燕私矣。

(四) 橫吹曲辭

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曲，馬上作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已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爲二部，有簫笳者爲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漢武帝時，

南越七部皆給鼓吹是也。有鼓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按周禮曰：「以鼙鼓鼓軍事」。舊說云蚩尤氏神魘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始吹簫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帝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爲半鳴，尤更悲矣。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黃鵠等十曲，其辭復亡。又有關山月等八曲，後世之所加也。後魏之世，有銜邏迴歌，其曲多可汗之辭，皆燕魏之際，鮮卑歌辭，虜音不可曉解，蓋大角曲也。又古今樂錄有梁鼓角橫吹曲，多叙慕容垂及姚泓時戰陣之事，其曲有企喻等歌三十六曲，總六十六曲，未詳時用何篇也。自隋以後，始以橫吹用之鹵簿，與鼓吹列爲四部，總謂之鼓吹：一曰柶鼓部，二曰鑿鼓部，三曰大橫吹部，四曰小橫吹部。唐制，太常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調習之節，以備鹵簿之儀，而分五部：一曰鼓吹部，二曰羽葆部，三曰鑿鼓部，四曰大橫吹部。五曰小橫吹部。

(五) 相和歌辭

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二曲，其後晉荀勗又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歌

詩，卽沈約所謂「因管絃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書樂志曰：「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也。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也。側調者，生於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於絃管，卽相和諸曲是也。魏晉之世，相承用之。永嘉之亂，五都淪覆，中朝舊音，散落江左，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皆在焉。所謂清商正聲，相和五調伎也。凡諸調歌辭，並以一章爲一解。古今樂錄曰：「儻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啓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時先詩而後聲，詩叙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猶詩君子陽陽兩解，南山有臺五解之類也。又諸調曲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艷，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艷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又大曲十五曲，沈約並列於瑟調，又別叙大曲於其後，唯滿歌行一曲，諸調不載，故附見大曲之後，其曲調先後，亦準技錄爲次云。

(六)清商曲辭

清商樂，一曰清樂。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卽相和三調是也。並漢魏以來舊曲，其辭皆古調，及魏三祖所作。自晉朝播遷，其音分散。符堅滅涼得之，傳於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自是已後，南朝文物，號爲最盛，民謠國俗，亦世有新聲。故王僧虔論三調歌曰：『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稱重，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所以追餘操而長懷，撫遺器而歎息者矣。』後魏孝文討淮漢，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得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之清商樂。至於殿庭饗宴，則兼奏之。遭陳梁亡亂，存者益寡。及隋平陳得之，文帝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乃徵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器，因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謂之清樂。開皇初，始制七部樂，清商伎其一也。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等爲九部，而清樂歌曲有楊伴，舞曲有明君並契，樂器有鐘磬琴瑟擊琴琵琶箏篪筑箏笛箏篪項等十五種，爲一部。唐又增吹葉而無項。隋室喪亂，日益淪缺，唐貞觀中，用十部樂，清樂亦在焉。至武后時，猶有六十三曲，其後四十四曲存焉。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寢缺，能合於管絃者，惟胡旋，楊泮，曉壺，春歌，秋歌，白雲，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自是樂章訛失，與吳音轉遠。開元中，劉昫以爲宜取吳人使之傳

習，以問歌工李郎子。郎子北人，學於江都人俞才生，時聲調已失，惟雅歌曲辭，辭典而音雅。後郎子亡去，清樂之歌遂闕。自周隋以來，管絃雅歌，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唯琴工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雅聲獨存。

(七) 舞曲歌辭

通典曰：『樂之在耳者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觀，故鸛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而後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之自運，歌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舞亦謂之萬。禮記外傳曰：『武王以萬人同滅商，故謂舞爲萬。』商頌曰：『萬舞有奕』則殷已謂之萬矣。魯頌曰，『萬舞洋洋；』衛詩曰，『公庭萬舞；』然則萬亦舞之名也。春秋魯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因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而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杜預以爲六六三十六人。而沈約非之，曰：『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虔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於義爲允也。』周有六舞：一曰帔舞，二曰羽舞，三曰皇

舞，四曰旄舞，五曰干舞，六曰人舞。帔舞者，折五綵繪若漢靈星舞子所持是也。羽舞者，折羽也。皇舞者，雜五綵羽如鳳凰色持之以舞也。旄舞者，折牛之尾也。干舞者，兵舞持盾而舞也。人舞者，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也。周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樂師亦掌教國子小舞。自漢以後，樂舞寢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雜舞用之宴會。晉傅玄又有十餘小曲，名爲舞曲。故南齊書載其辭云：「獲罪於天，北徙朔方，墳墓誰掃，超若流光。」疑非宴樂之辭，未詳其所用也。前世樂飲酒酣，必自起舞，詩云「屢舞僊僊」是也。故知宴樂必舞，但不宜屢爾。譏在屢舞，不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起舞是也。自是以後，尤重以舞相屬，所屬者代起舞，猶世飲酒以杯相屬也。灌夫起舞以屬田蚡，晉謝安舞以屬桓嗣是也。近世以來，此風絕矣。

(八) 琴曲歌辭

琴者，先王所以脩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無故不去其身。唐書樂志曰：「琴禁也，夏至之音，陰氣初動，禁物之淫心也。」世本曰：「琴；神農所造。」廣雅曰：「琴；伏羲所造，長七尺一寸而有五弦。」楊雄琴清英曰：「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琴操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濱，濱

寶也，言其服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也。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古今樂錄曰：「今稱二弦爲文武弦是也。」應劭風俗通曰：「七弦法七星也。」三禮圖曰：「琴第一弦爲宮，次弦爲商，次爲角，次爲羽，次爲徵，次爲少宮，次爲少商。」桓譚新論曰：「今琴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崔豹古今注曰：「蔡邕益琴爲九弦，二弦大次三弦小，次四弦尤小。」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也。鳴鹿，循況，濼腸，號鍾，自鳴，空中，皆齊桓公琴也。繞梁，楚莊王琴也。綠綺，司馬相如琴也。焦尾，蔡邕琴也。鳳凰，趙飛鸞琴也。自伏羲制作之後，有瓠巴，師文，師襄，成連，伯牙，方子春，鍾子期皆善鼓琴，而其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琴論曰：「和樂而作命之曰暢，言達則兼濟天下，而美暢其道也。憂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進德修業申達之名也。弄者，情性和暢寬泰之名也。其後西漢時有慶安世者，爲成帝侍郎，善爲雙鳳離鸞之曲，齊人劉道疆能作單鳧寡鶴之弄，趙飛鸞亦喜爲歸風送遠之操，皆妙絕當時，見稱後世。若夫心意盛發，聲調諧應，大弦寬和而溫，小弦清廉而不亂，擗之深，彈之愉，斯爲盡善矣。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九引：一曰烈女引，二曰伯妃引，三曰貞女引，四曰思歸引，五曰露蘆引，六曰走馬引，七

曰箏箏引，八曰琴引，九曰楚引。十二操：一曰將歸操，二曰猗蘭操，三曰龜山操，四曰越裳操，五曰拘幽操，六曰岐山操，七曰履霜操，八曰朝飛操，九曰別鶴操，十曰殘形操，十一曰水仙操，十二曰襄陵操。自是以後，作者相繼，而其義與其所起略可考而知，故不復備論。』樂府解題曰：『琴操紀事好與本傳相違，存之者以廣異聞也。』

(九) 雜曲歌辭

宋書樂志曰：『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獻詩，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然後被於聲。於是有所採詩之官。周室下衰，官失其職。漢魏之世，歌詠雜興，而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皆詩人六義之餘也。至其協聲律，播金石而總謂之曲。若夫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文辭之多少，則繫乎作者才思之淺深，與其風俗之薄厚。當時如司馬相如曹植之徒，所爲文章深厚爾雅，猶有古之遺風焉。自晉遷江左，下逮隋唐，德澤寢微，風化不競，去聖逾遠，繁音日滋，豔曲興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哀淫靡曼之辭，迭作並起，流而忘返，以至陵夷。原其所由，蓋不能制雅樂以相變，大抵多溺於鄭衛，由是新聲熾而雅音廢矣。昔晉平公說新聲，而師曠知公室之將卑；李延年善爲新聲變曲，而聞者莫不感動。其後元帝自度曲被聲歌而漢業遂衰，曹妙達等改易新聲，而隋文不能救。嗚呼！新聲之感人

如此，是以爲世所貴。雖恫情之作，或出一時，而聲辭淺迫，少復近古。故蕭齊之將亡也，有伴侶；高齊之將亡也，有無繆；陳之亡將也，有玉樹後庭花；隋之將亡也，有泛龍舟。所謂頹手淫聲，爭新怨衰，此又新聲之弊也。雜曲者，歷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權樂之所發，或憂愁憤怨之所興，或叙離別悲傷之懷，或言征戰行役之苦，或緣於佛老，或出自夷虜，兼收備載，故總謂之雜曲。自秦漢以來，數千百歲，文人才士，作者非干戈之後，喪亂之餘，亡失既多，聲辭不具，故有名存義亡不見所起。而有古辭可考者，則若傷歌行，生別離，長相思，棗下何纂纂之類是也。復有不見古辭而後人繼有擬述，可以概見其義者，則若出自繡北門，結客少年場，秦王卷衣，半渡溪，空城雀，齊謳，吳趨，會吟，悲哉之類是也。又如漢阮瑀之駕出北郭門；曹植之惟漢，苦思，欲游南山，事君，車已駕，桂之樹等行，鑿石，驅車，浮萍，瀟瀟，吁嗟，儼儼，等篇，傅玄之雲中白子高，前有一尊酒，鴻雁生靈北行，昔君，飛塵，車遙遙篇，陸機之置酒；謝惠連之晨風；鮑照之鴻雁；如此之類，其名甚多。或因意命題，或學古叙事，其辭具在，故不復備論。

(十) 近代曲辭

荀子曰：『久則論略，近則論詳，』言世近而易知也。兩漢聲詩著於史者，唯郊祀，安世之歌。

而已。班固以巡狩禪應之事，不序郊廟，故餘皆弗論。由是漢之雜曲所見者少，而相和鑿歌或至不可曉解，非無傳也，久故也。魏晉已後，訖於梁陳，雖略可攷，猶不若隋唐之爲詳，非獨傳者加多也，近故也。近代曲者，亦雜曲也，以其出于隋唐之世，故曰近代曲也。隋自開皇初，文帝置七部樂：一曰西涼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至大業中，楊帝乃立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樂器工衣，於是大備。唐武德初，因隋舊制，用九部樂。太宗增高昌樂，又造讌樂，而去禮畢曲，其著令者十部：一曰讌樂，二曰清商，三曰西涼，四曰天竺，五曰高麗，六曰龜茲。七曰安國，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國，而總謂之燕樂。聲辭繁雜，不可勝紀。凡燕樂曲始於武德貞觀，盛於開元天寶。其著錄者十四調，二百二十二曲。又有梨園，別敎院法，歌樂十一曲，雲韶樂二十曲。肅代以降，亦有因造，僖昭之亂，典章亡缺，其所存者，概可見矣。

(十一) 雜歌謠辭

言者心之聲也，歌者聲之文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夫欲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

樂業乎端如貫珠，此歌之善也。宋書樂志曰：『黃帝帝堯之世，王化下洽，民樂無事，故因擊壤之歡，慶雲之瑞，民因以作歌。其後風衰雅缺，而妖淫靡曼之聲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謳，而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伎而辭歸，青餞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談遂留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東之齊，至雍門匱糧，乃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謂其人不_去也。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泣相對，三日不食，遽追之，韓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拊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厚賂遣之。故雍門之人，善歌哭，効韓娥之遺聲。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之。齊人綿駒處高唐，善歌，齊之右地亦傳其業。前漢有魯人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塵起。若斯之類，並徒歌也。爾雅曰：『徒歌謂之謠。』廣雅曰：『聲比於琴瑟曰歌。』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梁元章^{一作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飮，楚歌曰豔，浮歌曰哇，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故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雪，江南，陽春，淮南，駕籥，淶水，陽阿，採菱，下里巴人，又有長歌，短歌，雅歌，緩歌，浩歌，放歌，怨歌，勞歌，等行。漢世有相和歌，本出於街陌謳謠，而吳歌雜歌，始亦徒歌。復有但歌曲，亦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相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

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特妙。自晉以後，不復傳，遂絕。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鄲歌之類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類是也。有傷時而作者，微子麥秀歌之類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張衡同聲歌之類是也。寤威以困而歌，項籍以窮而歌，屈原以愁而歌，下和以怨而歌，雖所遇不同，至於發乎其情則一也。歷世以來，歌謠雜出，今並採錄，且以謠讖繫其末云。

(十二)新樂府辭

樂府之名，起於漢魏，自孝惠帝時，夏侯寬爲樂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則採歌謠，被聲樂，其來蓋亦遠矣。凡樂府歌辭，有因聲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調，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聲者，若清商吳聲諸歌，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者是也。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相和鐘歌橫吹等曲是也。有有辭而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是也。新樂府皆唐後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嘗被於聲，故曰新樂府也。元微之病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謂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近代唯杜甫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乃與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更擬古題。因劉猛李餘賦樂府詩，咸有新意，乃作出門等行十餘篇

。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則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螻蟻，如此之類，皆名樂府。由是觀之，自風雅之作，以至於今，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審音者，儻採歌謠以被聲樂，則新樂府其庶幾焉。

詮賦第八

(1) 鄭注周禮大師曰「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李詳黃注補正曰「毛詩關雎序詩有六義，二曰賦。正義云「賦者，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惡。」又云「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案彥和鋪采二語，特指詞人之賦而言，非六義之本源也。」紀評曰「鋪采摛文，盡賦之體；體物寫志，盡賦之志。」

(2) 國語周語上「邵公曰「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韋注「獻詩以風也。」瞽獻曲，史獻書，師箴韋注「師也。箴箴刺王國以。賦賦也。」諷賦韋注「無眸子曰瞽。賦賦也。」公卿列士所獻詩也。」唐寫本公下無卿字，非是。箴下有瞽字，應據國語改為瞽字。

(3) 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曰「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正義曰「升

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詩序同義，謂賦與比興並列於六義；傳說異體，謂周語以賦與詩箴諫，毛傳以賦與誓說誅別稱，有似乎自成一體也。然要其歸，皆賦詩陳事，非有大殊異，故曰實相枝幹。又竊謂賦比興三義並列，若荀屈之賦，自六義之賦流衍而成，則不得賦中雜出比興。今觀屈荀之賦，比興實繁，即士騫所作，有孤裘危茸語，三句之中與居其一，謂賦之原始，即取六義之賦推演而成，似未必然。春秋列國朝聘，賓主多賦詩言志，周語以賤賦臆誦並稱，藝文志所云不歌而誦謂之賦似與周語不合。疑賦自有一種聲調，與歌不同，與誦亦不同，與道又不同。屈荀所創之賦係取賤賦之聲調而作，故雖雜出比興，無害其爲賦也。漢世朱買臣九江被公能讀離騷，蓋不僅能讀楚國方言，兼能讀賦之聲調耳。荀子有成相篇。俞樾說『此相字即春不相之相。禮記曲禮篇鄰有喪，春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杵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爲歌謠以相勸勉，蓋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即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雜詞，足徵古有此體。』又嵩里雍露二曲，本古挽歌，而曹操借以寫漢末離亂之事。荀卿屈原之作賦，或亦借舊有聲調別造新詞以體物寫情歟？

(4) 唐寫本劉向上有故字，是。云字衍，應刪。漢書藝文志『不歌而誦謂之賦。』『賦者古詩之流也』班固兩都賦序語。

(5)左隱元年傳「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正義「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洩，各自爲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又僖五年傳
「士燮退而賦曰「狐裘老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杜注「此士燮自作詩也。」
「揔即短之譌別字。逢盛碑「令悠揔，」「悠揔」即修短也。廣韻上聲二十四緩「短都管切」。揔同上。「結言短韻，」謂鄭莊之賦僅二句，士燮之賦僅三句也。唐寫本短字不誤。詩齊風東方之日箋曰「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既辭「昭明有融。」傳曰「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且明未高，故以喻不明也。」

(6)唐寫本作「然則賦也者」是。黃疑拓作括，非是。唐寫本正作拓。紀評曰「拓字不誤，開拓之義也。顏延年宋郊祝歌「奄受敷錫，宅中拓字。」李善注引漢書虞詡曰：「先帝開拓土字。」案李注引范曄後漢書虞詡傳，紀評誤脫後字。

(7)荀子賦篇所載六首；禮知雲鑑箴。及篇末儷詩是也。茲錄禮知二篇於左：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
案此即彥和所云精句隱語。下知賦同。王曰：此夫文而不

采者與？簡默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

此一字即題目，古書題多在文後，如禮記樂記篇子貢問樂卽其例。

皇天降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滑滑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楊注云當爲泰寧。臣愚不識，願聞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潔之爲親而難汙之爲狄者耶？狄讀爲逃。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舜禹而能弇迹者邪？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知。

(8)宋玉賦自楚詞文選所載外，有諷，備，鈞，大言，小言，五篇，皆在古文苑。張惠言以爲皆五代宋人聚斂假託爲之。文選有諷賦當可信。

(9)謂荀宋所造，始以賦名。王芭孫讀賦卮言導源篇曰『荀况賦篇言請陳侑詩；班固言賦者古詩之流，曰侑旁出之辭，曰流每下之說。夫旣與詩分體，則義兼比興，用長箴頌矣。單行之始，椎輪晚周，別子爲祖，荀况屈平是也。繼別爲宗，宋玉是也。追其統系，三百篇其百世不遷之宗矣。』

下此則兩家歧出，有由屈子分支者，有自荀卿別派者。昭明序選。所以云荀宋表前，賈馬繼後，而慨然於源流自茲也。相如之徒，數與摛文，乃從荀法；賈傳以下，湛思逸慮，具有屈心。抑荀正而屈變，馬愉而賈戚，雖云一轂，略已殊塗。賦家極軌要當盛漢之隆，而或命騷爲的，偏奉東京，豈曰知言者哉。』

(10) 漢書藝文志雜賦十二家，首列客主賦十八篇。沈欽韓曰『子墨客翰林主人蓋用其體。』荀子賦皆用兩人問對之體，客主賦當取法於此。述客主以首引，謂荀卿賦；極聲貌以窮文，謂屈原賦。故曰『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

(11) 漢書藝文志秦時雜賦九篇。沈欽韓曰『文心雕龍詮賦篇「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本此。』

(12) 藝文志陸賈賦三篇。案賈賦今無存者。賈誼賦七篇。王應麟曰『惜誓弔屈原賦。古文苑有旱雲賦。隋志梁有賈誼集四卷。』枚乘賦九篇，王應麟曰『古文苑有梁王苑園賦。文選王粲七哀詩注「枚乘集有臨瀛池遠賦。」隋志乘集二卷』王先謙曰『西京雜記有柳賦。又略見初學記二十八』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沈欽韓曰『隋志相如集一卷。』葉德輝曰『本傳有子虛賦文選分亡是公以下爲上林賦。哀秦二世賦，大人賦凡三篇。文選有長門賦一篇。藝文類聚人部有美人賦一篇。古文苑及初學記人部同。』

文選魏都賦注有蒙賦。北堂書鈔百四十六有魚菹賦。』陶紹曾曰『玉篇石部有梓桐山賦。』王褒

賦十六篇。王應麟曰「本傳作甘泉洞簫頌。楚辭有九懷。文選注有碧雞頌。隋唐志集五卷。」楊雄賦十二篇。王應麟曰「本傳作四賦。志云「入楊雄八篇。」蓋七略所載止四賦也。古文苑有太玄蜀都逐貧賦。文選注有靈靈賦。沈欽韓曰「靈靈賦略見御覽一。」陶紹曾曰「說文氏部引雄賦「響若氏墮」蓋解嘲古亦謂之賦也。當在此十二篇中，」枚舉賦百二十篇。本傳云「其尤愷謔不可讀者，尙數十篇。」王應麟曰「本傳凡可讀者百二十篇。」秦皇製賦最多，而舉賦今不可見。漢書秦傳云「皇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觀，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舉。」據此可知文之傳，貴精不貴多矣。藝文志不載東方朔賦。其本傳云，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禰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諸篇。」御覽三百五十有朔對驪騎難。品物畢圖謂泉朔，輒受詔賦宮館奇獸異物也。

(13)班固兩都賦序「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藝文志「至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

(14)黃注「京殿，文選兩都二京靈光景福之類是也。苑獵上林甘泉長楊羽獵之類是也。述行，北征東征之類是也。序志，幽通思玄之類是也。」周禮天官太宰「體國經野。」鄭注「體猶分也。經

謂爲之里數。」左文元年傳「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歸餘於終。」王逸離騷注「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大要也。極意陳詞，文彩紛華，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桂馥札樸六，「騷賦篇末皆有亂詞。亂者猶關雎之亂。樂記「武亂皆坐，周以之治也，」鄭注「亂謂失行列也。」記又云「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馥謂亂則行列不必正，進退不必齊。案騷賦之末，煩音促節，其句調韻脚，與前文各異，亦失行列進退之意。」案桂意蓋本國語章昭注。

(15)「迭致文契」唐寫本作「寫迭文勢。」趙君萬里曰：「案御覽五八七引此文，與唐本正合。」案唐寫本是，寫迭見晉書文苑袁宏傳。

(16)國語魯語下：「閔馬父曰，昔正考叔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儻者也，如今二節儻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紀評曰「分別體裁經緯秩然，雖義可並存，而體不相假。蓋齊梁之際，小賦爲多，故判其區畛，以明本末。」

(17)漢書藝文志有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王應麟曰「劉向別錄有行過江上弋雁賦行弋賦弋雁得

『雄賦。』又有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西京雜記雖云出自吳均，然其時或尙及見漢代雜賦之遺，茲錄其所載小賦數首於下。

枚乘柳賦

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蝸蟻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之，小臣警牘，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靡；鎗鐘啾啾，蕭條寂寥；雋又英旌，列襟聯袍，小臣莫效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待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漢惠帝諱盈，此文何以不諱，是僞託也。茲復錄魏文帝柳賦一首以示例。

魏文帝柳賦

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曰：

伊中國之偉木兮，瑰姿妙其可珍；稟靈祇之篤施兮，與造化乎相因。四氣遷而代運兮，去冬節而涉春。彼庶卉之未動兮，固肇萌而先辰；感德遷而南移兮，星鳥正而司分；應隆時而繁育兮，攝

翠葉之青純。修幹偃蹇以虹指兮，柔條阿那而蛇伸；上扶疏而索散兮，下交錯以龍鱗。在余年之
二七，植斯柳於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聲靈以過征。昔周遊而
處此，今儻忽而弗形；感遺物而懷故，俛惆悵以傷情。於是隴靈次乎鶉首兮，景風扇而增煖；豐
宏陰而博覆兮，躬愷悌而弗倦；四首望而傾蓋兮，行旅仰而同睞。秉至德而不伐兮，豈簡卑而擇
賤；會精靈而寄生兮，保休體之豐衍；惟尺斷而能植兮，信永貞而可羨。此賦王粲亦同
作而文不全。

路喬如鶴賦

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修距而躍躍，奮皓翅之獵獵，同翼宛修頸而顧步，啄沙噴而相歡。豈忘
赤霄之上，忽池鑿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
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驪而鳴舞，憑朱檻而爲歡。

公孫詭文鹿賦

麀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細縞，文如素蒸；呦呦相召，小雅之詩。歎丘
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

羊勝屏風賦

屏風輪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璧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烈，顧顯昂昂。藩后

宜之，壽考無疆。

鄒陽几賦

高樹凌雲，蟠紆煩冤，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拔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聾者磨礪，齊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奇髣髴，似龍盤馬迴，風去鸞歸。

中山王文本賦

麗木離披，生彼高岸；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擢枝。幼雛羸毳，單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噉鳴啼。載重雪而梢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開，豁如地裂，華葉分披，條枝摧折。既剝既判，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鳳翔；青緇紫綬，環璧珪璋；重山累障；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霧；廳宗驥旅，雞族雉羣；蠲繡鸞錦，蓮藻菱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而無分。裁爲用器，曲直舒卷；修竹映池，高松植巖。制爲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爲屏風，鬱弗穹隆。制爲杖几，極麗窮美。制爲枕案，文章璀璨，彪炳煥汗。製爲盤盃，采玩踟躕。猗與君子，其樂只且。

(18) 案荀子五賦，皆假爲隱語，以問於人，如禮賦曰：「臣愚不識敢請之王。」其下則所問之人重演其

義而告之，如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此即彥和所謂「專數自環」也。巧談唐寫本作夸談是。

(19) 古文苑載枚乘苑園賦錯脫不可理，黃先王校釋之如下：

枚叔梁王苑園賦

修竹檀欒均夾池水句旋苑園均旋同旋之旋並馳道句臨廣衍均長元坂均長元二字有誤「故」即坂字字形近訛徑企立郵正

「於」崑崙均疑衍觀相物「芬焉」芬即物字之誤子兮字之誤也有似乎西山均西山隄隄均之貌郵

一作馮隴隴均高貌卷露二字有誤峯巖紆即紆字「凝」涉上魏均歎即歎字之誤魏或作歸旁俗書或上有

暴標句激揚塵埃均蛇上有龍句奏林薄句「竹」疑游風踊焉句秋風揚焉句滿庶庶焉句紛紛紜紜句騰踊

雲亂均枝葉翬散均摩疑當「來」涉上而瞻幡均焉谿谷沙石句洄波沸日句浚「浸」即浚疾東句流連鞿鞞

句陰發緒此三字有誤菲菲句闔闔離擾句昆即闔雞螭一作蛙均鴉倉庚密切句別鳥相離均哀鳴其中句若

乃附巢燕鷺二字有誤之傳於列樹也句櫛櫛讀與若飛雪之重弗麗三字有誤也句西望西山句山鵲野鳩均白鷺鶻

桐均鶻鶻字之誤鷓鴣鴝鵒均翡翠鷓鴣均守鶻鶻字之訛狗戴勝句巢枝穴藏句披塘臨谷均聲音相聞句啄讀為

尾離屬均翱翔羣熙句交頸接翼均闔而未至句徐飛獲猶均即獲往來霞水句離散而沒合均疾疾紛紛句

若塵埃之間白雲均也予之幽冥予字有誤究之乎無端均於是晚春早夏句邯鄲襄國，易陽之容麗人及其燕

節子相予

予之譌
誤為與

雜而往歎焉句車馬接軫相屬均方輪錯轂均接望何

字有

騁句披銜跡蹶均自奮增絕均

怵惕騰躍句

字有

意而未發均因更陰遜心相秩奔

一作奔一作
乘六字有誤

隱

起句

被以紅沫均
濛濛若雨委雪均

高冠扁均

即扁
之省

焉左挾鞞均焉右執鞭均

焉日移樂黃句

游觀西園均

「之芝」

二字並
涉下衍

芝成宮闕句枝葉榮茂均選擇純熟句挈取含直均

讀與復取
阻同

其次句願賜從者均於是從容安步均鬪雞走苑均俛仰鈞射均烹煎炮炙均極歡到莫均若乃夫郊采桑之

婦人兮桂楊錯紆均

連衰方路均

摩馳

陪之

長鬣句

髮之

便娟數願均

文選謝靈運會吟行注引作若採桑
之女連環方路摩陪長鬣便娟數願

芳溫往來

句接

精神之

神「連」

即神字
訛衍

才結句已諾不分均縹併

讀為

進靖句

讀為

笑連便均不可忍視也句於是

婦人先稱曰句春陽生兮萋萋均不才子兮心哀均見嘉客兮不能歸均柔姿蠶飢中人望奈何句

(20)史記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

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

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放空藉此三人為辭

，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其辭曰……

文獻
史記

漢書相如本傳，辭繁不錄。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

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理義所向。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顏師古漢書注曰：「言不尙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剷，失其意矣。」

(21) 史記賈生列傳：「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鵲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鵲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閑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問于鵬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鵬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遷，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強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迺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決軋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鑑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

；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東西；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意；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驅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實生此賦與嵇冠子世兵篇文辭多同。

(22) 漢書王褒傳：「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爲諫議大夫。太子體不安，若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文選有洞簫賦，文繁不具錄。其篇末亂辭結句云：「連延駱驛，變無窮兮。」彥和翁變二字所本。

(23) 後漢書班固傳：「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著典引、賓戲、應議、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李調元賦話云：「楊馬之賦，語皆單行，班張則閒有儷句，如周以龍興，秦以虎視，聲與風遊，澤從雲翔等語是也。下逮魏晉，不失厥初。鮑昭、江淹，權輿已肇。永明天監之際，吳均、沈約諸人，音節諧和，屬對密切，而古意漸遠，庾子山沿其習。開隋唐之先躅，古變爲律，子山實開其先。」本傳載兩都賦而無

序文，茲從文選逐錄其序，賦繁不錄。

兩都賦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問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瞻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24)後漢書張衡傳：「張衡字平子，南朝西蜀人也，少善屬文。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

驗修。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楊泉物理論曰：『平子二京文章卓然。』李善西京賦注引。衡本傳謂二京文多故不載。文選載西京東京二賦薛綜注又載南都賦一首。文繁不錄。

(25)漢書楊雄傳：『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西京雜記三：「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與而雄，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雲學相如爲賦而弗述，故雅服焉。」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詔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宮外。近則洪崖旁皇儲胥誓陸；遠則石關封巒枝鵠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璋，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殷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榑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神可也。』賦文繁不錄。

(26)後漢書王逸傳文苑傳上『王延壽字文考，有儒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文選載其賦文。辭繁不錄。錄序於下：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

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貽，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信，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

(27) 三國魏志王粲傳：『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仲宣獨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發端唐寫本作發篇是。嚴可均全後漢文輯 粲賦有大暑游海浮淮閑邪出婦思友寡婦初征登樓羽獵酒神女槐樹等賦。雖頗殘闕，然篇率適短，故彥和云然。茲錄其登樓賦一首。

登樓賦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而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迴兮，川既濶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歎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

寫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簫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闕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切怛而懼惻。循階除而降兮，氣交憤於霄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28) 王粲傳『北海徐幹字偉長。文帝與吳質書曰「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典論論文曰『如粲之初征登樓槐樹；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團扇；橋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全後漢文輯幹賦有齊都西征序；征哀別冠；團扇；車渠；椀等賦，皆殘闕太甚，茲錄齊都賦一節於下，殆彥和所謂時逢壯采者歟？

齊國實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奧府。其川瀆則洪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軌，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南望無垠，北顧無郭。藁叢蒼蒼，莞菰沃若。瑰禽異鳥辟萃乎其間，帶華蹈繚，披紫垂丹，應節往來，翕習翩翻。靈芝生乎丹石，發翠華之煌煌。其實玩則玄蛤抱璣，駸峙含璫。

(29) 策勳鴻規謂潘岳作藉田賦，左思作三都賦。文選藉田賦注引臧榮緒晉書曰『秦始皇四年正月丁亥』

，世祖初藉於千畝，司空椽潘岳作藉田頌。」注又曰「藉田西征威有舊注。」是岳賦以此二篇爲最巨製，故獨有舊注。藉田尤關國家典制，彥和意即指此。晉書文苑左思傳曰「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閉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叩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儔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陸機絕歎服，以爲不能加也。」

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左思別傳曰「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于筆札，多所掌練，爲殿中侍御史。思早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爲祭酒。賈謐舉爲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問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獨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羽而云披，鬼彈飛丸以礮礮，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爲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齊人不重也。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謐西州高士，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早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

也。」嚴可均曰：「案別傳失實。晉書所棄，其可節取者僅耳。思先造濟都賦成，復欲賦三都，秦始皇八年姝芳爲脩儀，因移家京師，求爲秘書郎，歷咸寧至太康初賦成。晉書所謂構思十年者也。皇甫謐卒于太康三年而爲賦序，是賦成必在太康初。此後但可云賦未定，不得云賦未成也。其賦屢經刪改，歷三十餘年，至死方休。太康三年張載爲著作佐郎，思訪岷蜀事，遂刪鬼彈飛丸之語，又交摯虞，或嘗以賦就正，此可因別傳而意會得之者。元康六年後爲張華司空祭酒，容或有之，但不得云辟。至謂賈謐舉爲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又謂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涓林衛伯輿並早終，皆不爲思賦序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爲，則別傳殊失實矣。賈謐本姓韓，太康三年，爲賈充世孫，至惠帝時用事，思之爲秘書郎久矣，非謐所舉。永康元年謐誅。太安二年張方逼京師兵火連歲，思避亂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余意度之，當是謐誅去官，久之遭亂客死，而云歸鄉里，非也。皇甫高名，一經品題，聲價十倍。摯虞雖宿儒，與思同在賈謐二十四友中，要是倫匹。劉逵元康中尚書郎，累遣至侍中；衛權衛貴妃兄子，元康初尚書郎；兩人雖早終，何不可爲思賦序注。况劉衛後進，名出皇甫下遠甚，何必假其名姓。今皇甫序劉注在文選，劉序衛序在晉書，皆非苟作。魏志衛臻傳注云「權作左思吳都賦序及注。序粗有文辭，至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如裴此說，權貴游好名，序不嫌空疏，而蹟於爲注，使思自爲，何至塵穢紙墨，不合傳寫。」

穢紙墨。別傳道聽塗說無足爲憑。晉書卷十八家舊書兼取小說，獨棄別傳不采，斯史識也。」

(30) 晉書陸機傳：「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又文苑成公綏傳：「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案陸機文賦言文之流品制作；成公綏嘯賦言囚形創聲，隨事造曲；殆彥和所謂底績於流制者歟？

(31) 晉書郭璞傳：「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世說文學篇注引璞別傳云：「文藻榮麗，詩賦贊頌，並傳於世。」文選江賦注引晉中興書曰：「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彥和稱純景綽理有餘，綽謂文藻榮麗，理則如江賦：「忽忘夕而宵歸，詠探菱以叩舷；傲自足於一謳，尋風波以窮年」之類。

(32) 袁宏賦存者，今無完篇。案晉書文苑袁宏傳曰：「袁宏字彥伯，宏有逸才，文章絕美，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宏，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聞

。後遊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凍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即答「風鑿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也。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君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浴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坎尼父之洞世說新語文學篇洞作慟是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世說注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差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懇世說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

(38) 西京雜記二「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

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西京雜記雖僞託，相如語或傳之在昔，故彥和本之。紀評曰：『洞見隱結，針對當時以發揮。』

(34) 桓譚新論『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藝文類聚五十六引

亦見北堂書鈔一百二。西京雜記二『或問楊雄爲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爲之。』

(35) 李調元賦話云『鄴中小賦，古意尙存。齊梁人效之，琢句愈秀，結字愈新，而去古亦愈遠。沈休文桐賦喧密葉于風晨，宿高枝于鸞春，即古變爲律之漸矣。』齊梁文人，競尙藻艷，淫辭害義，觀戒莫聞。茲錄梁元帝蕩婦秋思賦一首，以見流弊之至於斯極。

蕩婦秋思賦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唯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雙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況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霜封堦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迴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歎；愁縈翠眉斂，啼多紅粉漫。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36) 楊雄法言吾子篇：『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有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己。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蠶矣。」又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37) 紀評曰『此分歧異派，非指賦與詩分；乃指京殿一段，草區一段言之。而其說仍側注小賦一邊。』

(38) 唐寫本棧作抑，庸作曠。孫君蜀丞曰『陸士衡文賦云，言曠者無隘，此彥和所本。』

(39) 美稗唐寫本作稊稗是。孟子告子上『苟爲不熟，不如莩稗。』莩與稊通。

附錄

漢書藝文志詩賦序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以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闡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

其風論之義。是以楊子梅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序詩賦爲五種。

劉申叔先生左盦集漢書藝文志書後曰：「班志叙詩賦爲五種，賦析四類。區析之故，班無明文，校讎之家，亦鮮討論。今觀主客賦十二家，皆爲總集萃衆作爲一編，故姓氏未標。餘均別集。其區爲三類者，蓋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緣情託興之作也，體兼比興，情爲裏而物爲表。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均聘辭之作也，衆事徵材，旨詭而詞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類情之作也，俾色揣聲，品物畢圖，捨文而從質。此古賦區類之大略也。班志所析蓋本二劉。自昭明文選析賦騷爲二體，所選之賦，緣題標類，迥非孟堅之旨也。」

國故論衡辨詩篇一節

七略次賦爲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言情，孫卿効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賈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

揚雄賦，本擬相如，與屈原同次，班生以揚雄賦隸陸賈下，蓋誤也。然言賦者

，多本屈原。漢世自賈生情誓上接楚辭，騶鳥亦方物卜居。而相如大人賦，自遠遊流變。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爲七發。其後漢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傷悼，及淮南東方朔劉向之倫，未有出屈原

唐景外者也。孫卿五賦，寫物効情，蠶箴諸篇，與屈原橘頌異狀。其後鸚鵡焦鵲時有方物。及宋世雪月舞鶴赭白馬諸賦放焉。洞簫長笛琴笙之屬，宜法孫卿。其辭義咸不類。徐幹有文躡滹卮圓扇橘賦諸篇，雜書徵引，時見一端，然勿能得全賦，大抵孫卿之體徵矣。陸賈不可得從跡。雖然縱橫家者賦之本。古者誦詩三百，足以專對。七國之際，行人膏附折衝于尊俎間，其說恢張譎字，紬繹無窮，解散賦體，易人心志。魚豢稱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文辯之雋也。武帝以後，宗室削弱，藩臣無邦交之禮，縱橫既黜然後退爲賦家。時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即有封禪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興；文辭之繁，賦之流爾也。雜賦有隱書者，傳曰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與縱橫稍出入。淳于髡諫長夜飲一篇，純爲賦體，優孟諸家，願少耳。東方朔與郭舍人爲隱依以諷諫，世傳靈棋經誠僞書，然其後漸流爲占繇矣。管輅郭璞爲人占皆有韻，斯亦賦流也。自屈宋以至鮑謝，賦道旣極，至於江淹沈約稍近凡俗。庾信之作，去古踰遠。世多慕小園哀江南輩，若以上擬登樓助居秋興燕城之儔，其靡已甚。

頌贊第九

(1) 讚應作贊。說見徵聖篇。

(2) 四始見宗經篇。鄭玄周頌譜『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正義『此解名之意。頌之謂容，歌成功之容狀也。』

(3) 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畢沅校云『招列英至此始見，上指帝嚳乃衍文明矣。』案困學紀聞四『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然則九招作於帝嚳之時，舜修而用之。』墨唐寫本作黑，韶唐寫本作招，是。

(4) 商頌譜正義『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亡滅故也。』

(5) 此文宜從唐寫本作『風雅序人，故事兼變正；頌主告神，故義必純美。』

(6) 鄭玄魯頌譜『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此據禮記明堂位文。故

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又商頌譜『宋大夫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鄭說本魯語。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

監三代之成功。』

(7) 毛詩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正義曰：『左傳宣十二年，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茲錄時邁

之詩如下：

時邁其邦，昊天其予之。實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戢弓矢，我求懿德，肄于時夏，允王保之。

(8) 國語周語『邵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孔叢子陳王義篇『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靡蓼而芾，授之無戾；芾之靡蓼，授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黃注『此子順述孔子之事，非子高也。』子高，孔穿之字。』

(9) 覃延也。橘頌，屈原九章之一。其辭曰：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剌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並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史記載泰山，琅邪臺，之罘，東觀，碣石，會稽刻石，凡六篇；獨不載鄒嶧山刻石文，茲全錄之於左：

李斯鄒嶧山刻石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秦成，乃降薄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秦古始。世無萬數，墮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嚴可均全秦文曰：「案秦刻石三句爲韻，唯琅邪臺二句爲韻皆李斯之辭。張守節言會稽碑文及書皆李斯。斯獄中上書言更刻盡平斗倍度最文章布之天下，其顯據也。」

泰山刻石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懼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事隆敦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鄒那臺刻石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巨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音畫。歌。支通韻。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靡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之罘西觀銘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罘，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遠，莫不賓服。烹滅疆暴，

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

之罘東觀銘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於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闢并天下，蕃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

碣石刻石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賜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宇。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時，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嚴云「遂興師旅」上脫九句。此頌三句爲稱。」

會稽刻石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倖，貪戾傲猛，率象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澤被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爲寄猷，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明。

秦刻石文多三句用韻，其後唐元結作大唐中興頌每句用韻，而三句輒易，清音澗澗，如出金石；說者以爲創體，而不知遠效秦文也。茲錄於下：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 井序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

炳其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嘻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緊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輿，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凶。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獨除妖災，瑞慶大來。凶徒逆儻，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云云，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臨溪，石甍天齊。可磨可鏘，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11) 漢書藝文志有李恩孝景皇帝頌十五篇。案彥和之意，以孝惠短祚，景帝崇黃老，不喜文學；然郊祀志尙稱「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故云亦有述容也。

(12) 漢書趙充國傳：「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驅。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

國作武；赴赴桓桓，亦紹厥緒。

(13) 御覽五八八引文章流別論：昔班固爲安豐戴侯贊：封安豐侯，卒諡戴。頌。『案頌文佚。』

(14) 後漢書傳毅傳。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頌宗頌十篇奏之。『文佚。』

嚴可均全後漢文輯得兩條：

體天統物，濟寧兆民。文選曹植黃躬詩注引。傳毅上明帝頌表。

蕩蕩川瀆，既瀾且清。文選張華勳志詩注引。傳毅頌宗頌。

(15) 文選史孝山出師頌李善注云：『史岑有二：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

史岑和熹鄧后頌文佚；惟存出師頌，茲錄於左：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銘兆基開頌，人神攸贊；五曜宵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燿；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順，東夷構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啓；允文允武，明詩說禮；憲章百揆，爲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師尙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薄伐獫狁，至於大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域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暫蹙；澤霑遐荒，功銘鼎鉉。我出我師，於彼西疆；天子餞我，輅車乘黃；言念伯舅，思深渭陽。介珪既削，列壤酬勳；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16) 周頌清廟一章，章八句：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魯頌駟四章，章八句。茲錄其首章：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皇，有駟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商頌那一章二十二句

猗與那與！饗我黼黻，奏鼓箛箛，行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黼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斲，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願予蒸嘗，湯孫之將。

(17) 古文苑十二載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西漢唐寫本作西征是。嚴可均全後漢文輯得傅毅西征頌一條。御覽三百五十一引

此條 茲分錄於下：

竇憲遷大將軍，以傅毅爲司馬，班固爲中護軍。班有竇將軍北征頌，東巡頌，南巡頌。傅有竇將軍北征頌西征頌。古文苑載班之北征頌；又載傅之東巡頌。註云：『一本作崔駰。』其文不完，茲不錄。錄班氏北班頌如左：

車騎將軍竇北征頌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握輔揅初黃反，翼肱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

，謨神明，規卓遠，圖幽冥。親率戎士，巡撫疆城一作域，勒邊御之永設，奮轅轡之遠徑，閱邊

黎之騷狄，念荒服之不庭，乃總三選，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於未言，察武毅於俎豆

，取可杖於品象，拔所用於仄陋。料資器械，採用先務，民儀嚮慕，羣英影附，羌戎相率，東胡

爭騫，不召而集，未令而諭。於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旂冒日。雲黯長眺，鹿走

激私渠，星流囊落，名王交手，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鏃千鹵甲冑，積象如丘阜，陳閱滿廣野，戢

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卒，揣城拔邑，擒馘之倡，九谷謠謔，響聒東夷，埃塵戎域。然

而唱呼鬱憤，未逞厥願，甘平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算。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弘濃恩，

降溫澤，同庖厨之珍饌，分裂室之織帛，寒不施釋，行無偏勸，止無兼役，懼蒙讖而

復戾順，貳者異而懦夫奮。遂踰涿邪，跨祁連，籍口疑當作龍庭，蹈就疆，藹晴曠，鱗幽山，趨凶河

，臨安侯，軼焉居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賤伊秩之所逸，師橫蒼而庶御。士拂懼以爭先，回萬

里而風騰，剗殘寇於沂垠，糧不賦而師贍，役不重而備軍。行戎醜以禮教，折鴻校而昭仁，文武

並隆，威德兼而兩信。清乾鈞之攸冒，拓畿略之所順；棗弓鏃而戢戈，回雙磨以東運。於是封燕然以降高，禪廣鍵以弘贖，銘靈陶以勒崇，欽皇祇之祐貺。宣惠氣，盪殘風，軻泰幽嘉，凝陰飛雪，讓庶其雨，洒淋榛枯，一振興脫文有嘉卉始農，土膏含養，四行分任。於是三軍稱曰：靈臺將軍，克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首天潛，渺兮與神參。文見古文苑及藝文類聚九十六。

西征頌佚文

愠昆夷之匪協，咸矯口于戎事，干戈動而復戢，天將祚而隆化。御覽三百五十一

(18) 上林疑當作東巡。後漢書馬融傳：「融字季長。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俗儒世士，以德可興，武功宜廢。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上廣成頌以諷諫。太后怒，遂令禁錮之。安帝親政；出爲河間王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召拜郎中。」廣成頌文繁冗不錄。頌文載融傳東巡頌載藝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十三，御覽五百三十七。茲自全後漢文彙錄於下。

允迪在昔，紹烈陶唐。殷天衷，克搖光，若時則，運瓊衡，敷六典，經八成，變和萬殊，總領神明。肆賴乎上帝，燔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祇燎乎羣神。途發號羣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著龜製從。南征有時，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于巡狩，喜折時而詠八

荒。指宗嶽以爲期，固岱神之所望。散齋既畢，越異良辰，棧標增構，烈火燔燃，暉光四揚，炎爛薄天，蕭香肆升，青烟習雲。珪璋義峩，犧牲潔純；鬱鬯宗彝，明水玄樽；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而變，神祇並存。

(19)後漢書崔瑗傳「瑗字子玉。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勿及。」藝文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三十四載其南陽文學頌并序。茲自後漢文選錄於下。

昔聖人制禮作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于天以和聲，采言于聖以成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人。其觀威嚴省禍福也，出言視聽，于是乎取之。

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淳，戎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繁。無言不酬，其德宜光；先民既沒，賴茲舊章。我禮既經，我禮既馨；三事不叙，莫識其形。

蔡伯喈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有墉壅，川有墊下，溉灌之便，形趨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

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隕，土氣辛螿，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假給；蓋常與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麴遂令伍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趾工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欸曠陂，會之於新渠；疏水門，通窰瀆，灑之於畎畝。清流浸潤，泥濘浮游，昔日鹵田，化爲甘壤。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算。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談驅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爾。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過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缺一句）立我畎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爲酒爲釀，蒸昇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本集

（20）藝文文章流別論云：『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呂，或以頌聲，或

以頌形，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載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充國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論之頌，失之遠矣。」

呂氏春秋別類篇『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雜者曰，「白所以爲不物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焉得爲利劍？」』

(21) 辨唐寫本作雜，是。

陳思王皇太子生頌

於我皇后！懿章前志；克纂二皇，三靈昭事；祇肅郊廟，明德敬惠，潛和積吉，鍾天之釐。嘉月令辰，篤生聖嗣；天地降祥，儲君應祉；慶由一人，萬國作喜。喁喁萬國，岌岌羣生；稟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爲臣妾，終天之經。仁聖奕世，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貞。藩臣作頌，光流德聲；吁嗟卿士，祇承予聽！藝文類聚四十五

(22) 文選載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文繁不錄。

(23) 紀評曰『陸士衡云「頌優游以彬蔚，」不及此之切合頌體。』茲錄章太炎辨詩一節以備參閱。

春官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然則詩非獨六義也，猶有九歌。其隆也，官箴古讜皆爲詩。故序騶稱箴，沔水稱規，鶴鳴稱誨，祈父稱刺，明詩外無官箴，辛甲諸篇，悉在古詩三千之數矣。詩賦略錄隱書十八篇，則東方朔管輅射覆之辭所出。又成相雜辭者，徒役送杵，其句度長短不齊，亦悉入錄，楊惟道之，有韻者爲詩。其容至博。其殺也，孔子刪詩求合于韶，賦比興不可歌，因以被簡。其詳在六詩說 屈原孫卿諸家爲賦多名，孫卿以「賦」成相「分」二篇題號已別，然賦篇復有侏詩一章，詩與賦未離也。漢惠帝命夏侯寬爲樂府令，及武帝采詩夜誦，其辭大備。七略序賦爲四家，其歌詩與之別。漢世所謂歌詩者，有聲音曲折，可以弦歌。如河濱周騶騶折七篇是也。故三侯天馬諸篇，太史公悉稱詩，蓋樂府外無稱歌詩者。自韋孟在鄒，至古詩十九首以下，不知其爲歌詩耶？將與賦合流同號也。要之七略分詩賦者，本孔子刪詩意，不歌而頌故謂之賦；叶於簫管，故謂之詩；其他有韻諸文，漢世未具，亦容附於賦錄。古者大爾樂以樂誦教國子，蓋有韻之文多矣。有古爲小名而今爲大；有古爲大名，而今爲小者。周語曰：『公卿至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矇誦。』瞽師矇矇，皆掌聲詩，即詩與箴一實也。故自虞箴既顯，揚雄崔駰胡廣爲官箴，氣體文旨，皆弗能與虞箴異，蓋箴規誨刺者其義，詩爲之名。後世特以箴爲一種，與詩抗衡，此以小爲大也。賦者，六義之一家。毛詩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登高孰謂？謂檀

堂之上揖讓之時。賦者孰辭？謂微言相感。歌詩必類，是故九能，有賦無詩，明其互見。漢世賦爲四種，而詩不過一家，此又以小爲大也。誄文有韻者，古亦卽附詩類。漢北海相景君銘乃作誄曰後，有亂曰；則誄亦是詩。銘者：自名器有題署

若士卒揚徽，死者題旌下，及揭木以記化居，落馬以示毛物，悉銘之屬。揚雄自言作續補靈節龍骨之

銘三章，又比詩類；今世專以金石韻文爲銘，此以大爲小也。九歌者，與六詩同列，水火金木土

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則山川之頌，江海之賦，皆宜在九歌。後世既以題名爲

異，九歌獨在屈賦爲之陪屬，此又以大爲小也。且文章流別，今世或繁於古，亦有古所恒觀，今

隱沒其名者。夫宮室新成，則有發；見禮喪絕祖載則有遣；既夕禮有告祀鬼神則有造；見春官原本

山川則有說；見毛詩斯由古之德音，後生莫有繼作，其題號亦因不著。文章緣起所列八十五種，

至於今日，亦有廢弛不舉者。夫隨事爲名，則巧歷或不能數。會其有極，則百名而一致者多矣。

謂後世爲序錄者，當從詩賦略改題樂語，凡有韻者悉著其中，庶幾人識原流，名無莽亂者也。

頌有廣狹二義：廣義籠罩成韻之文；狹義則唯取頌美功德。若贊，若祭文，若銘，箴，誄，碑，

封禪，皆與頌相類者也。黃先生論之曰：

周禮太師注曰：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頌本兼誦容二誼。以今攷之，誦其

本誼，頌爲借字，而形容頌美，又緣字後起之誼也。詳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曰

：倍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疏曰：誦是直言之，無吟詠；誦則直背文，又爲吟詠以聲節之。又警隱誦詩。注曰：謂闕讀之不依詠也；蓋不依詠者，謂雖有聲節，而仍不必與琴瑟相應也。然則誦而不依詠，即與歌之依詠者殊；故左傳襄十四年云：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師書誦爲之，公使歌之，遂誦之。又二十八年傳云：叔孫穆子食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鷁。又毛詩鄭風子衿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据此諸文，是詩不與樂相依，即謂之誦。故詩嵩高烝民曰：吉甫作誦。國語周語曰：「暇賦矇誦。」楚語曰：「宴居有師工之誦。」樂師先鄭注云：「勅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此皆頌字之本誼。及其假借爲頌而舊誼猶有時存，故太下其頌千有二百。卜繇也，而謂之誦；箭章歛幽風也，而謂之頌。警隱諷頌詩。後鄭曰：諷頌詩謂顯作柷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謚，則誄也而亦謂之頌。九夏之章，後鄭以爲頌之類，則樂曲也，而亦可謂之頌。此頌名至廣之證也。厥後周頌以容告神明爲體，然商頌雖頌德，而非告成功；魯頌則與風同流，而特借美名以示異。是則頌之義，廣之則籠罩成韻之文，狹之則唯取頌美功德。至於後世，二義俱行，屬前義者：原田裘屈原橘頌，馬融廣成本非頌美，而亦被頌名。屬後義者：則自秦皇刻石以來，皆同其致；其體或先序而後結韻，或通體全作散語。如王子開聖主得聖臣頌又或變其名而實同頌體；則有若贊家之細條，有若祭文；祭文彙言行。有若銘；左傳論銘云：天子命大夫稱

俄。又始皇上泰山刻石頌秦。有若誅；國語云，工有若頌；而彥和銘箴篇稱之曰銘。彥和云，傳有若碑文；之制也，漢人碑文多稱頌，頌與誄通碑體而彥和銘箴篇稱之曰銘。銘表頌此施於生者。蔡邕胡公碑云，樹石作彥和云，誦德銘頌，胡夫人靈表稱頌曰，此施於死者。動，乃鴻筆耳。其實皆與頌相類似，此則頌名至廣，

用之者或以爲局，頌類至繁，而執名者不知其同然，故不可以不密察也。

(24) 譚獻校云『案御覽有助也二字。黃本從之，似不必有。』案譚說非。唐寫本亦有助也二字。

(25) 尚書大傳『舜爲賓客，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咸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於是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慶雲。』

(26) 周禮州長充人大行人注皆云贊助也。易說卦傳『幽贊於神明；』書臯陶謨『思曰贊贊襄哉；』韓注孔傳皆曰明也。

(27) 漢書百官公卿表應劭注曰，『郊廟行禮，讀九賓，鴻聲臚傳之也。』

(28) 李詳黃注補正曰：『漢書藝文志雜家有荆軻傳五篇，班固自注：「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案王氏應臚漢書藝文志考證引彥和論繫於荆軻論下，而未辨論與贊歧分之故；詳疑彥和所見漢書本作荆軻贊，故采入頌贊篇。若是論字，則必納入論說篇中，列班彪王命嚴尤三將之上矣。』案李說是也。

(29) 史記於紀傳之後，必綴太史公曰。漢書每篇之後，必加贊曰。鄭樵通志序云：『班彪漢書不可

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紀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闡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褒貶善惡，足爲鑑戒，何必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况謂爲贊，豈有貶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證，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案贊有明助二義。紀傳之事有未備，則於贊中備之，此助之義也；褒貶之義有未盡，則於贊中盡之，此明之義也。鄭氏誤以贊爲贊美之意，故不覺言之過當如此。

(30) 紀傳後評者，謂太史公自序述每篇作意，如云，作五帝本紀第一之類。漢書叙傳亦放其體，而云述高祖本紀第一。諸紀傳評，皆總萃一篇之中。至范氏後漢書始散入各紀傳後，而稱爲讚，其用韻則正馬班之體也。漢書叙傳師古注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叙，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叙目耳。』史遷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然，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叙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擊虞尙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王先謙曰：『文選目錄於此書紀傳贊稱史述贊。』善注引皆作「漢書述」，並其證也。』

(31) 郭璞爾雅圖讚，隋志已亡。嚴可均全晋文輯錄四十八篇，茲擇其茂美者，錄如左：並錄山海經圖讚數首於後：

郭景純爾雅圖贊

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
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片，其實一魚；協不能密，離不爲疏。
獸與距虛，乍兔乍鼠；長短相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膂。
藝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雖資天然，無異駢拇。
嵩惟岳宗，華岱恒衡；氣通玄漠，神洞幽冥；鬼然中立，衆山之英。
萍之在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無常託，孰知所寄。
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欸冬之生，擢穎堅冰；物體所安，焉知渙凝。
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邇，興有遠旨。
厥苞橘柚，精者曰柑；實染繁霜，葉鮮翠藍；屈生嘉歎，以爲美談。
蟲之精絜，可貴惟蟬；潛蛻棄穢，飲露恒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
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屈伸；論配龍蛇，見歎聖人。

筆

比目魚

比肩獸

積首蛇

太室山

萍

欸冬

卷施

柚

蟬

尺蠖

麟惟靈獸，與麋同體，智在隱蹤，仁表不抵，孰爲來哉，宣尼揮涕。

麟

郭景純山海經圖贊

水玉冰鱗，潛映洞川；赤松是服，靈蛻乘煙；吐納六氣，升降九天。

水玉

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鵝鳴於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況。

鵝鳥

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游之，龍駕雲裳。

華山

稟氣萬殊，舛錯理微；礬石殺鼠，蠶食而肥；物性雖反，齊之一歸。

礬石

安得沙棠，制爲龍舟；汛彼滄海，眇然遐遊；聊以逍遙，任彼去留。

沙棠

磁石吸鐵，琥珀取芥；氣有潛通，數亦冥會；物之相感，出乎意外。

磁石

蕃草黃華，實如菟絲；君子是佩，人服媚之；帝女所化，其理難思。

蕃艸

羣鵠舛吹，氣有萬殊；大人三文，焦僂尺餘；混之一歸，此亦僂如。

焦僂國

牢悲海鳥，西子駭塵，或貴穴窠，或尊裳衣；物我相傾，孰了是非。

毛民國

(32) 頗有稱頌功德之義；贊則無之。故彥和首標明助二訓，蓋恐後人之誤會也。鄭玄注 阜陶謨曰：

「贊，明也。」孔子 贊易，鄭作易贊，皆以義有未明，作贊以明之，自誤贊爲美，而其義始歧，此

考正文體者所當知也。至於贊之爲體，大抵不過一韵數言而止，惟東方畫贊稍長，三國名臣序贊

，及後漢書贊，偶一換韻，彥和所謂『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蓋即指此。

陸士衡高祖功臣頌，與三國名臣贊同體；郭景純山海經圖讚與江文通閩中草木頌同體；是知頌贊有相通者，彥和所謂頌之細條也。

祝盟第十

(1) 案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作六辭，此祝盟命楮之本。篇中祝之類，有「祝」「祈」「祠」「告」「禱」，「詛」諸名，茲分別解說之。

說文「祝，祭主贊詞者。從示從人口。」釋名「祝，屬也。以善惡之詞相屬著也。」玉篇「祝，祭詞也。」尚書洛誥「逸祝冊」謂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齊策「爲儀千秋之祝。」注「祈也。」周禮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祝之本訓爲祭官，引申爲祭神祈福之辭。

祝亦通作詛。說文「詛，詛也。」尚書無逸「否則厥口詛祝。」毛詩蕩「侯作侯祝」傳曰「作祝詛也。」後漢書賈逵傳注「祝詛也。」俗字作祝。張衡西京賦「東海黃公，赤刀越祝。」李善注「

音呪。』凡善祝曰祝，惡祝曰詛。周禮春官有詛祝。法曰『詛謂祝之使沮敗也。』

祝亦通作禱。說文『禱告事求福也。』周禮春官『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示。』注云『求福曰禱。』

大祝作大辭，五曰禱。注云『禱，賀慶言福祚之辭。』禮記檀弓『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注云

『禱，求福也。』晉語『衛莊公禱』注謂將戰時請福也。毛詩定之方中傳述大夫九德云『祭祀能語。』

正義云『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爲言語，若荀偃禱河，鬲贖禱祖之類是也。』是禱與祝一也。

禱又通作祈。說文『祈，求福也。』爾雅釋言『祈，叫也。』郭璞注曰『祈祭者，叫呼而請事也。』

孫炎注曰『祈爲民求福，叫告之詞也。』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注曰『祈，鳴也。謂

爲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毛詩周頌『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云『祈猶禱也，求也。』

是禱與祈一也。』

禱又通作祠。說文『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周禮春官『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示』注

『得求曰祠。』女祝『凡內禱祠之事。』注『報福喪祝以祭祀禱祠焉。』正義『祈請求福曰禱，

得福報賽曰祠。』

禱又通作禱。說文『禱，告祭也。』案『禱告事求福也。』爾雅釋詁『祈告也』毛詩大雅行葦『以

祈黃耆。』箋云『祈告也』告本字作禱。

以上六名，雖義兼善惡，而祭神祈福則同，故彥和以祝爲名，舉一而包餘事也。紀評曰『此篇獨崇實而不論文，是其誠高於文士處。非不論文，論文之本也。』

(2) 尚書舜典『禋于六宗。』王肅注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先儒說六宗者多家，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因非所急，不復備舉，姑以王肅說當之。

(3) 左氏僖公三十一年春秋經『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杜注『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4) 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順祝順豐年也，謂順民意而求豐年。二曰年祝，年祝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三曰吉祝，吉祝祈福祥也。四曰化祝，化祝弭災兵也。五曰瑞祝，瑞祝迎時雨擊旱也。六曰筮祝，筮祝逐邪疾也。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祠者交接之辭。二曰命，命謂盟誓之辭。三曰詰，如盤庚將遜于股，詰其世臣猶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四曰會，會謂會同盟誓之辭。五曰禱，禱慶復育錫之命，主爲其辭也。六曰誄，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彥和以祝盟連稱，蓋本於此。祝辭多種，此先從順祝年祝首辭耳。

(5) 禮記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或云帝堯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注云『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祭之以報焉。』土反其宅四句，鄭云『此蜡祝辭也。』

(6) 杜遂十二 顧廣圻校云「困學紀聞卷十引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耨，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秦尸子文見御覽八十一。其田也作其田歷山也。無祠田之文，今無可攷。」

(7) 詩商頌長發「湯降不遲，聖敬日躋。」箋云「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論語齊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孫詒讓墨子閒詁兼愛下注云「論語齊曰篇集解孔安國云：「墨子引湯誓，」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與此文略同。韋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辭也。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按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兼據國語文。尚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

(8) 墨子兼愛下：「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此文與湯誓大略相同，據墨子意，則湯禱旱之辭也。呂氏春秋順民篇「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磨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大悅，雨乃

大至。尸子『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著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禱於桑林之野。』

蔡文類聚八十二初學記九引。荀子大略篇載其禱辭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宮榮與？婦

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公羊解詁二引韓詩傳，說苑君道篇，御覽八十三引帝王

世紀學說文『零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又祭設縣蒞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

辰山川也。』

(9)大戴禮記公冠篇『皇皇上天，昭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

古。維予一人某敬拜天皇之祐。祭天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靡不茂者，既

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祭地維某年某月某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子郊。』迎日嚴可均全漢文五十七注云『案祭天以下三篇，大戴禮列於孝

昭冠辭後，明非先秦古辭。』

(10)儀禮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用嗣尸。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用嗣尸，謂從處至祭惟用一尸而已。』曰，孝子其孝顯相

祔孝者吉祭，顯相助祭者也。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韞，不寧悲思用尹祭，尹祭嘉薦普淖，嘉薦醴也。普淖，嘉薦也。薦漚酒，適爾皇祖某甫，以膺祔爾孫某甫。尙饗。』

(11)儀禮少牢饋食禮『尸執以命祝，命祝以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饗主人曰：皇尸命

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警臉也。引長也。

(12)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地。』鄭注『類造禘皆祭名，其禮亡。』

(13)唐寫本成作賀，善作美，是。禮記檀弓下：『晉獻文子成室，禮武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晉大夫發焉。夫亦發禮。』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14)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軼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15)楚辭招魂王逸注謂宋玉哀原厥命將落，欲復其精神，延其年壽，故作招魂。案招魂雙聲，招魂猶言祝魂。又招魂句尾，皆用些字。夢溪筆談曰：『今夔峽湖湘及江南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乃楚人舊俗。』呪即祝之俗字。紀評謂招魂似非祝詞，蓋未審招祝之互通也。

(16)漢書郊祀志上高帝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

如故。文帝以下，迭有增益，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言之詳矣。

(17)儀唐寫本作義，案當作議爲是。既總碩儒之議，亦參方士之術，謂如武帝命諸儒及方士議封禪，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之類。

(18)史記封禪書「祝官有秘祝，即有舊辭，輒祝移過於下。」謂有災祥輒令祝官祠祭移其咎惡於衆官及百姓也。孝文帝下詔曰，

今秘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

(19)司馬彪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八人爲儺子。皆赤幘皂製，執大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尙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儺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儺子和，曰「甲作食殭，腓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張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蟲。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呼十二神名及所欲食之鬼名，不去則爲糧也。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儺嗶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

漢書郊祀志「粵人更之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

世怠媿，故衰耗。帝乃命粵巫，立粵祝祠。」

(20) 陳先生曰：『黃注引山海經』白澤能言語，今山海經無此文。抱朴子極言篇』黃帝窮神姦，則紀白澤之文。』黃注失引。』玉函輯佚書七十七有孫柔之瑞應圖。其白澤條云』黃帝巡於東海，

白澤出，能言語。達知萬物之情，以戒於民，為除災害。賢君德及幽遐則出。』自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六輯得。

有白澤圖。馬國翰序曰：『南史梁簡文帝紀有新增白澤圖五卷。隋唐志並有白澤圖一卷，不著撰人姓名。今佚。從諸書所引輯得四十餘節，令鍊為帙，圖則佚矣。』雲笈七籤卷一百軒轅本紀』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地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

(21) 黃注云：『王延壽夢賦序云：「臣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按朔與延壽隔世久遠，或朔本有書，延壽得之則可。曰「與臣作」謬矣。倘作書亦是夢中事，便無所不可。然彥和又豈以烏有為實錄乎？非後人傳寫之誤，即前代有傳寫失實者。』案黃說甚是。東方朔罵鬼之書，今不可致，惟延壽夢賦尚存，古文苑卷六蓋亦罵鬼之流也。茲錄於下：

王延壽夢賦後漢書文苑傳王延壽字文考。有雋才。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年二十四，過漢江湖水而死。』

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叙夢。後人夢者，讀誦以却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曰：

余宵夜寢息，乃忽有非常之物夢焉。其爲夢也，悉覩鬼物之變怪，則有蛇頭而四角，魚尾而鳥身，或三足而六眼，或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伸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膈臆紛紜。曰，吾含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爾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翫游光，斬猛豬，批拂豸，斫魅虛，捎烟魍，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顛，撲若蕘，扶夔魑，搏睨眈，蹴雕肝，剖列獸，掣羈孽，劍尖鼻，踏赤舌，拏兪髹，揮髻鬚。自游光而下至此皆鬼物名。於是手足俱中，捷獵摧

拉，澎湃跌抗，措倒批，管強梁，捶捋穢，揆撩予，搥撲點，拖頹臄，抨橙輶。於是羣邪衆魅，駭擾遑遑，煥衍叛散，乍留乍去，變形騰眄，顧望猶豫。吾於是更奮奇譎脈，捧獲噴，扼撓覘，捷呶嘍，批擗噴。於是三三四四，相隨俛傍而歷僻；礮礮磕磕，精氣充布；盪盪響響，鬼驚魅怖。或盤踞而欲走，或拘擊而不能步，或中創而宛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散，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怪物，敢干真人之正度！耳聊嘈而外即，忽屈伸而覺寤。於是鷄知天曙而奮羽，忽嘈然而自鳴；鬼聞之以迸失，心惴怖而皆驚。亂曰：齊桓夢物，而以霸兮！武丁夜感，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克百兮！晉文鹽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爲神將兮！轉禍爲福，永無恙兮！

藝文類聚七十九載
此賦缺殘不全。

(22) 曹植詰咎文 藝文類聚一百

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爲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詰咎祈福。其辭曰：

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以動氣，雨以潤時；陰陽協和，庶物以滋。亢陽害苗，暴風傷條；伊周是過，在湯斯遭。桑林既禱，慶雲克舉；偃禾之復，姬公走楚。況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嶽，祇肅百神；享茲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炎旱赫羲，森風扇發；嘉卉以萎，良木以拔；何谷宜填，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調。於是五靈振悚，皇祇赫怒；招搖警怯，攬槍奮斧。河伯典澤，屑翳司風；右呵飛廉，顧叱豐隆；息焱退暴，元勅華嵩；慶雲是興，效厥豐年。遂乃沈陰坱圠，甘澤微微，雨我公田，爰暨于私。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餓飢。

古文苑卷一載秦詛楚文，錄之以備參考：

詛楚文 字體奇古，不易辨印，據古文苑釋文改爲常行字，以便閱覽。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郤鞮布忠，告於丕顯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

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實戮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婚姻，衿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母相爲不利。親即丕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佚耽亂，宣侈競從，變輸盟刺。內之則暴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圜其叔父，置諸冥室橫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併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卹，以圭玉犧牲，遂取我邊城新隍，及鄆長親，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與其衆，張矜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競。說作將欲復其貶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鞞輸音衙刀鞘也皆以革飾刀鞘也。棧輿禮使上介老將去聲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克剗楚師，且復賂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箸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23) 祀唐寫本作祝是。儀禮少年饋食禮『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也。羊也。剛鬣也。嘉薦也。普淖也。德能也。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伯某其字也。以某妃某某妃某配曰配。某氏。氏子氏。尙饗。』尙庶幾，周禮攷工記梓人祭侯射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若汝也，寧安也，謂先母或有功德，其鬼有神。母或若汝不寧侯。不屬屬猶朝會也。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中代祭文據文章緣起有杜篤祭延鍾文。文佚。茲錄曹操祀故大尉橋玄文：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逸哉唏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款賈復。士死知己，懷此不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匪爲靈忿，能語已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尙饗。魏志武帝紀注引虞贊令，又見後漢書橋玄傳。

(24)後漢書禮儀志「司徒太史令奉諡哀策」注曰：「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台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東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是知策用此書也。」案彥和謂「哀策流文」指此。文章緣始「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
文佚。

(25)穆天子傳六「天子西至於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於是殤祀而哭，內史執策。」郭璞注「策所以書贈賵之事。內史主策命者。」哀冊文不傳。左傳昭公七年，周景王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也。亦受賜王追命者。杜注「命如今之哀

策。『茲錄魏明帝爲甄皇后哀策一首』藝文類聚十三有魏文帝爲武帝哀策，文似不全故不錄。

維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於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予小子，莞蹙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魏志文德郭皇后傳注引魏書。

(26) 書贈唐寫本作書贈，均通。

(27) 摯虞文章流別論『今哀策古誄之義。』御覽五百九十六引。

(28)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奉常屬官有太史。』後漢書續百官志，「太常卿一人」本注曰：『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注曰：『漢舊儀曰，贊饗一人，掌贊天子』案太常卿屬官，有太史令一人。禮儀志載太史令奉諡哀策，則彥和所云「太史作讚」，當爲指漢代而言矣。唐寫本作「太祝所讀，固祝之文者也。」語意似不甚明。

(29) 紀評曰：『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執是以衡文，其合格者亦寡矣。所謂三歲小兒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也。』

(30) 班固祀濛山文不可攷。唐寫本濛作涿。嚴可均全後漢文二十六輯得涿邪山祝文四句。

晃晃將軍，大漢元輔。文選類延之曲水詩序注。又王儉楮潤碑文注。仗節擁旄，鉞人伐鼓。文選虞義缺霍將軍北伐詩注。又宣德皇后合注。

(31) 潘岳有爲諸婦祭庚新婦文，文缺不全。錄之如左：

潛形幽櫺，寧神舊宇；室虛風生，牀塵帷舉。自我不見，載離寒暑；雖則乖隔，哀亦時叙。啓殯今夕，祖行明朝；雨絕華庭，埃滅大宵。儻執箕箒，偕奉夕朝；髣髴未行，顧影弗獲。伏膺飲淚，感今懷昔。懷昔伊何？祁祁娣姒。感今伊何？冥冥君子。形未廢目，音猶在耳。藝文類聚三十八

(32) 說文盟，篆文古文並從明。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罔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從罔。段注「罔，明也左傳所謂昭明於神。」皿聲，釋名釋言語「盟，明

也。告其事於神明也。」周禮天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鄭注云：「敦槃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

(33) 左傳襄公十年，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杜注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鷄。」案駢毛當依左傳作駢旄。唐寫本正作駢旄。

漢書王陵傳『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34) 漢書律歷志下『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方明。』注引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玄下黃。』吳仁傑曰，『明堂者，以其加方明於其上，壇而不屋。……然則方明之爲明堂，先儒其知之矣。』案竹書紀年太甲十年，初祀方明。與漢志作元年異。

(35) 穀梁隱公八年傳『盟詛不及三王。』范甯注曰『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后有鈞臺之享，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會，衆所歸信，不盟詛也。』左氏桓公三年經『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杜注『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公羊桓三年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何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

(36) 以及要契唐寫本作契及要劫，是。要謂如左傳襄公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載書卽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鄰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盜盟之謂。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要鄰國。子展曰，要盟無質，神弗臨也之類。

劫謂如曹沫毛遂之類。

(37) 史記刺客列傳『曹沫者，魯人也。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曹沫七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乃許盡歸魯之侵地。』索隱云『沫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聲相近而字異耳。』索隱又云，『此事約公羊爲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也。』

史記平原君列傳『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毛遂按劍而前曰：「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定從于殿上。」

(38) 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秦昭襄王與夷人刻石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

(39) 後漢書臧洪傳『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

洪乃攝衣升壇，歃血而盟曰：

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魏志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仙，陳太守邈，本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魏志一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

(40) 劉琨與段匹磾盟文

天不靜晉，難集上邦；四方豪傑，是焉煽動，乃憑陵于諸夏，俾天子播越震蕩，罔有攸底。二虜交侵，區夏將泯，神人乏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于鋒鏑，骸骨曝于草莽，千里無烟火之慮，列城有兵燹之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靈，叨竊右岳；臣磾世効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類，猾夏王旅，殞首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以翼戴天子，敦序同好者，莫不臨之以神明，結之以盟誓。故齊桓會於邵陵，而羣后加恭；晉文盟于踐土，而諸侯茲順。加臣等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迴遼，是以敢干先典，刑牲歃血。自今日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以翦夷二寇。有加難于琨，磾必救；有加難于磾，琨亦如之。縉縉齊契，披布胸懷，書功金石，藏于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遺育。藝文類聚三十三。

(41)黃叔琳評云：『二盟義炳千古，不宜以成敗論之。』案彥和所云，『無補晉漢，反爲仇讎；信不由衷，盟無益也』諸語，乃指當時與盟之人而言，於臧劉二子，固已推崇無所不至矣。

(42)尚書洛誥『予冲子夙夜毳祀。』枚傳『言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唐寫本欽明作唾血，非是。

文心雕龍注卷二 祝盟第十

文心雕龍注卷三

銘箴第十一

(1) 漢書藝文志道家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曰：『黃帝有巾几之法。』後漢書朱穆傳：『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注曰：『黃帝作巾几之法。』路史疏仡紀載黃帝巾几之銘曰：『毋翁弱。毋儻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諸書均作巾几，無作與几者。惟宋胡宏皇王大紀謂帝軒作與几之箴，以警晏安；豈巾字誤作車，又誤爲與，宏據文心誤字而附會爲說歟？

(2) 鬻子：『夏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爲銘於箴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愛者擊磬。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鞀。鞀，鞀也。』淮南子汜論訓作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文小異。荀唐寫本作箴。周禮春官典庸器注引杜子春曰：『筓讀如博選之選。橫者爲筓；從者爲鐸。』釋文：『鐸今或作箴。』

(3) 禮記大學篇：『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4)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載武王銘凡十七：席四端，机，鑑，盥盤，楹，杖，帶，履屨，觴豆，戶，

牖，劍，弓，矛。茲錄席四端銘，戶銘，並附鑑，帶，矛三銘於後。

席四端

席前左端：安樂必敬。前右端：無行可悔。後左端：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所監不遠

，視邇所代。魯越寧經平議十七句安樂必敬，此與下文前右端之銘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一反一側，爾不可不忘；後右端所監不遠，視爾所代；近爲一韻。數字乃有字之誤。荷之與敬，義自可通，但作敬則失其韻矣。下文爾不可

不忘，今本誤作亦不可以忘，王氏引之已訂正，惟未正敬字之誤，故於前仍未盡得耳。

戶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勸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勸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援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

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抱經堂文集卷八新刻大戴禮跋云案援阻以泥之語，朱子亦謂不可解。竊疑援乃攔字之誤。服虔注揚雄賦云「攔古之善塗塗者。」王伯厚校此篇，一無阻字，則當爲攔以泥之無疑。蓋援本亦作攔，形近易誤也。案如盧說，仍不可解。御覽百八十四引戶之書曰「出長之，入攔之。」

慎戒必恭，恭則壽。矛銘：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

(5) 周公金人銘，無可攷。案嚴可均全上古文卷云，金人銘舊無撰人名。據太公陰謀太公金匱，知即

黃帝六銘之一，金匱僅載銘首廿餘字，說苑敬慎篇載其全文。錄之於下。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取。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

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無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雖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富，人莫害我。夫江河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此道家附會之辭，偽迹顯然不可信。

(6) 荀子宥坐篇『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說苑敬慎篇作周朝有欬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敬慎作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

：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楊倞注曰：「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座右以爲戒也。」〔紀評曰：欬器不言有銘，此句未詳。或六朝所據之書，今不盡見耳。〕國語晉語一郭偃稱商銘曰『嘽嘽之德，不足就也。』嘽嘽猶小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愛也。嘽嘽之食，不足狃也。食狃也。狃，不能爲齊也。而祇權咎也。』此亦商銘之可見者。

(7) 唐寫本作『銘者名也，觀器必名焉。正名審用，貴乎慎德。』毛詩鄘風定之方中正義曰『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爲其銘。若粟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

國，永啓厥後，茲器爲則，」是也。案此銘見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爲戒也。禮記祭統『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善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列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注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已名於下。』釋名釋典藝『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8) 左襄十九年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

(9) 左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蓋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避備之。案禹鼎不言有銘，彥和以意說之。

國語魯語下『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章昭注曰「肅慎氏之貢矢也。」

(10) 蔡邕銘論『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冶。』逸周書大聚解『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昆吾當時善冶人名。

後漢書竇憲傳『南單于遺憲古鼎，容五斗。其旁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

周禮春官典庸器注曰『庸器，伐國所藏之器若崇鼎貫鼎及其兵物所鑄銘焉。』

(11) 國語晉語七『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事在晉宣公十五年。章昭注「景鍾景公鍾」。

禮記祭統『衛孔裡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勳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裡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勳大命施于蒸彝鼎。』

(12) 史記秦本紀『蜚廉爲紂石北方

文有誤。徐廣曰，皇甫謐云，「作石棹於北方。」

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

「帝念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索隱曰『言處父至忠，國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蓋非實，譙周深所不信。』彥和意同譙周，故云可怪。石槨當據史記作石棺。

莊子則陽篇『孫章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釋文里一本作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
博物志異聞篇『衛靈公葬，得石槨。銘曰，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舊唐寫本作舊，疑舊爲奪字之譌。又疑舊字不誤。玉篇『藁里，黃泉也，死人也。』以蓬蒿字爲藁里，乃流俗所作。藁里之證猶言藁里中石槨已爲靈公作證耳。

(13)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播吾，播吾卽播吾。史記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播吾故城在恒州居山縣東二十里。漢書地理志作蒲吾，有鐵山。」刻人疎其上。疎卽疋之異文。疋足也。今本作刻疎。人迹其上，不可通，此依徐機說改。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又『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常與天神博於此。』趙武靈王自號主父，秦昭王豈亦生時自謚耶？

(14) 蔡邕銘論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也。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藥杼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龔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阼咨於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十有八章。周朝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進人主，勗於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於武當會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漢

獲齊侯寶樽於槐里；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式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大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益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父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於鼎。晉魏顯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15) 頌贊篇云『秦政刻文，爰頌其德。彼實頌體而刻石則銘。』紀評云『李習之論銘，謂盤之辭可遷於鼎，鼎之辭可遷於山，山之辭可遷於碑，惟時之所紀，而不必專切於是物。其說甚高，然與觀器正名之義乖矣。』案李翱答開元寺僧書見唐文粹八十五，茲節錄其文以備參閱。『……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之罍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惟時之所紀爾。及蔡邕作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罍山或黃鉞，其立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爲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爲銘爲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爲；其作鐘銘，則必詠其形容與其聲音，與其財用之多少，鑄鑄之勤勞耳，非爲勸功德誼誠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

(16)後漢書竇憲傳『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籙，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鷁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躡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輻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葭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關，下鷄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覺鼓，血尸逐以染鏑。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深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兇虐兮截海外。負其遙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嵎，熙帝載兮振萬世。

張昶唐寫本作張旭，古文苑十八載昶此文亦一作張旭。昶文又見藝文類聚七初學紀五。錄文於下：

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昶字文舒，建安初爲給事黃門侍郎。

昶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

，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布西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獸奇蟲，山經有紀矣。是以帝皇巡狩，親五岳而告至，觀方后而攷禮，故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兼其禮；諸侯力政，疆國攝其祭，其奉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貢而分秦晉之境；秦鄙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以奉以祭。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言，未殞於民也。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修，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以迄於今。而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喬松之躋，是游是憩；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巖塞岬；鄉邑巫覡宗祀乎其中者，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此亦有焉。天有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以衰致盛。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匱禮乏，庭廟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頗有缺焉。於是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關鄉亭侯段君諱熲，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憑託河華，二靈是與。故能以昭烈之德，享上將之尊，銜命持重，屯斯寄國，討叛柔服，感懷是示。羣凶既除，郡縣集寧，家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朝釋西顧之慮，而

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功冠羣后，弗以加也。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以逸其力，修飾享廟，壇場之位，荒而後辟，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以參闕，建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微，然後旅祀祚請，既有常處，雖雨霑衣而禮不廢。於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刊石，垂示後裔。其辭曰：

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17)蔡中郎集中多銘碑之文，故云獨冠古今。黃注曰『按伯嗜作朱公叔墳前石碑，前用散體，後系四言韻語。至鼎銘則純作散體，大篇不著韻語，所謂全成碑文也。』

蔡邕黃鉞銘

水經注淮水篇謂此文是李友字仲儻所作。

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羗逼迫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麗，嗣子百固，逆謀竝發，三垂騷然，爲國憂念。四府表橋公昔在涼州，柔遠能邇，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谷漢陽，連在營郡，膂力方剛，明集御衆。徵拜度遼將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扞禦三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於奔命，人馬疲羸撓鈍；請且息州營橫發之役，以補困憊。朝廷許之。於是儲廩豐饒，室罄不懸，人逸馬同，弓勁矢利，而經用省息，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散之尤，籩簞有進

入之羸；治兵示威，戎士踊躍；旌旗曜日，金鼓靈奮。守有山岳之固，攻有必克之勢。羌戎授首于西疆，百固冰散於東鄰，鮮卑收迹，烽燧不舉。眇事三年，馬不帶銜，弓不受彊。是用鑿石假象，作茲征鉞軍鼓，陳之東階，以昭公文武之勳焉。銘曰：

帝命將軍，執茲黃鉞；威靈振灑，如火之烈。公之莅止，羣狄斯柔；齊斧罔設，介士斯休。

蔡邕鼎銘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啓以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啓生公子朱，其孫氏焉。後自沛遷於南陽之宛，遂大於宋，爵位相襲。烈祖尙書令，肅宗之世守於臨淮；考曰實，爲陳留太守。乃及忠文，克慎明德，以紹服祖禰之遺聲，悉心臣事，用媚天子，顯允其勳績。尋綜六藝，契圖馳思，所以啓前惑而覺後疑者，寔疊焉。雖商偃其猶病諸。初舉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謀深切，退處吠畝以察天象，驗應著焉。孝順晏鶴，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辟大將軍，再拜博士，高第；作御史。明司國憲，以齊百僚；矯枉董直，罔肯阿順，以黜其位。潛於郎中，羣公竝表，乃遷議郎，登於東觀，葦業前史。於是冀州兇荒，年饑民匿，而貪婪之徒，乘之爲虐，錫命作牧，靜其方隅，乃攄洪化，奮靈武，昭令德，塞羣違，貞良者封植，殘戾者芟夷。

去惡除盜，無俾比而作慝，用陷於非辜，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尚書，清一以考其素，正直以醇其德，納帝命，乃無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父喉舌，靡以尙之。享年六十有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於官。天子痛悼。詔曰：『制詔尙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闕焉。今使權諷者中郎楊賁贈穆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肆其孤用作茲寶鼎，銘載修功，俾後裔永用享祀，以知其先之德。

(18) 戒銘唐寫本作武銘，是。馮衍字敬通。全後漢文二十輯衍銘文有刀陽，刀陰，杖，車，席前右，席後右，杯，爵等，蓋擬武王踐阼諸銘爲之。

(19) 崔駰字亭伯。全後漢文四十四輯有車左，車右，車後，冲山父鼎，樽，冬至襪，六安枕，刀劍，刻漏，縫，扇，等銘文。茲錄冬至襪銘一首於下：

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黃鍾育化，以養元基。陽升于下，日永于天；長履景福，至于億年。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枝百世，子子孫孫。

(20) 李尤字伯仁。全後漢文五十輯可均注曰：『案華陽國志十中「和帝召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懷我頌百二十銘；著政事論七篇。帝善之。」今搜集羣書，得八十四銘，其餘三十七銘亡。』茲錄圍棊權衡二銘。著龜曰杵銘佚。

北堂書鈔六十二引魏文帝典論「李尤字伯宗，年少有文章。賈滂聽尤有相如楊雄之風。拜爾臺令史，與劉珍等共撰漢紀。」

圖基銘

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閒，翫弄游竟。局爲憲矩，棊法陰陽。道爲經緯，方錯列張。

權衡銘

夫審輕重，莫若權衡；正是正非，其唯賢明。

(21) 魏文帝典論劍銘錄自全三國文卷八。

昔者周魯寶赤刀，孟勞雍孤之戟，屈廬之矛，狐父之戈，楚越太阿純鉤，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余好擊劍，善以短乘長，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煉之，至於百辟，其始成也，五色充臚，巨槩自鼓，靈物粲靡，飛鳥翔舞。目爲寶器九。劍三：一曰飛景，二曰流采，三曰華鋒。刀三：一曰靈寶，二曰含章，三曰素質。匕首二：一曰清剛，二曰揚文。露陌刀一：曰龍鱗。因姿定名，以銘其楛。工非歐冶子，金非昆吾，亦一時之良也。銘曰：惟建安廿有四載，二月甲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三：當有其一字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厲以礪礪，晉監諸書石也。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其二名流采，色似采虹，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四兩。下有缺文

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刀三：其一，長四尺三寸六分，重三斤六兩，文似靈龜，名曰靈寶。其二，采

似丹霞，名曰含章，長四尺三寸三分，重三斤十兩。其三，鋒似明霜，明字依嚴若。刀身劍鍊，名曰素質，長四尺三寸。重二斤九兩。

魏太子造百辟匕首二；其一，理似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又造百辟露陌刀一，長三尺二寸，狀如龍文，名曰龍鱗。

(22) 晉書張載傳「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劍閣山焉。」

劍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巖巖；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犍，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崑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鎖；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讓，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合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趨起；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有德，險亦難持。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勢不改續；公孫既沒，劉氏衝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

(23) 說文竹部「箴，綴衣箴也。從竹咸聲。」又金部「鍼所以縫也。」從金咸聲。箴與鍼通。鍼俗作針。箴者下應從唐寫本補鍼也二字。韋昭注周語曰：「箴，箴刺王闕以正得失也。」

(24) 周書文傳解「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君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又穀梁莊二十八年傳云「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
孫詒讓周書集解云「虛本無國無兼年下十五字。黃氏日鈔引有此二句，國下又有君字，於文例尤完備。」 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

墨子問詁曰「疑先秦所傳夏箴文不如是也。御覽五百八十八引胡廣百官箴叙云「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蓋即指此。」呂氏春秋應同篇因學紀聞二作名類篇。畢沅校呂覽云名類乃召類之謂，今以應同名篇。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

(25) 唐寫本無及字，箴下有闕唯虞箴四字。是。依唐本應作「周之辛甲，百官箴闕，惟虞箴一篇，體義備焉。」孫君蜀丞云：「御覽五八八引此文云，及周之辛甲，百官箴闕，惟虞箴一篇，本義存焉。」左傳襄公四年魏絳對晉侯曰「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令百官每官各爲箴辭。於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

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據甲文此即牝字。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正義曰：魏絳本意主動和戎，忽云有窮后羿以開公問，遂說羿事以及虞箴，乃與初言不相應會，故傳此二句以解魏絳之意。

句以解魏絳之意。

又宣公十二年「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

日，戒懼之不可以怠。……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26) 摯虞文章流別論「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當作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

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後漢書胡廣傳「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

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漢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闢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

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楊雄傳謂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

箴，崔胡諸人亦皆放虞箴爲之，故彥和云「唯虞箴一篇，體義備焉。」左傳莊公二十一年杜注「鞶

鑑曰：『鞶帶而以鑑爲飾也。』正義曰：『鞶是帶也，鑑是鏡也。此與定六年傳皆鞶鑑雙言，則鞶鑑

一物，故知以鏡飾帶。』可唐寫本作有。鞶鑑有徵，猶言明而有徵。茲據嚴可均所輯列百官箴篇

目於下：

- 冀州箴
- 青州箴
- 兖州箴
- 徐州箴
- 揚州箴
- 荊州箴
- 豫州箴
- 益州箴
- 雍州箴
- 幽州箴
- 并州箴

箴 交州箴 司空箴一作崔駰 尚書箴一作崔瑗 大司農箴 侍中箴古文苑無 光祿勳箴 大鴻臚箴 宗正箴 衛尉

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太常箴 少府箴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城門校尉箴 太史令箴古文苑無 博士

士箴 國三老箴古文苑無 太樂令箴古文苑無 太官令箴古文苑無 上林苑令箴 以上楊雄。

嚴可均云全漢文五十四 『謹案後漢胡廣傳……凡四十八篇。如傳此言，則子雲僅存二十八箴。今徧索羣

書，除初學記之潤州箴，御覽之河南尹箴，顯誤不錄外，得州箴十二，官箴二十一，凡三十三箴

，視東漢時多出五箴。縱使司空尚書太常博士四箴可屬崔駰，仍多出一箴，與胡廣傳未合。猝求其

故而不得，覈審乃明。所謂亡闕者，謂有亡有闕，侍中太史令國三老太樂令太官令五箴多闕文。

其四箴亡，故云九箴亡闕也。百官箴收整篇不收殘篇，故子雲僅二十八篇。羣書徵引據本集，本

集整篇殘篇兼收，故有三十三篇。其司空尚書太常博士四箴，藝文類聚作楊雄，必可據信也。』

大尉箴 司徒箴 司空箴古文苑無 尚書箴古文苑無 太常箴古文苑無 大理箴 河南尹箴 以上崔駰。

尚書箴古文苑一作繁欽 博士箴古文苑無 東觀箴 關都尉箴 河隄謁者箴 郡太守箴古文苑一作劉翽縣 北軍中候箴

司隸校尉箴 中壘校尉箴古文苑無 以上崔瑗。

侍中箴古文苑一作崔瑗 邊都尉箴古文苑無 陵令箴古文苑無 以上胡廣。篇亡一

(27) 潘昂字元茂。初名芝。獻帝時爲尚書郎，有集二卷。符節箴佚。

(28) 潘潛 溫 隱 傳：「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今本誤侍爲傳，唐寫本不誤。

侍臣箴

勿謂其微，覆篑成高；勿謂其細，巨由纖毫。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語言如絲而萬里來享，無以處極而利在永貞。是以太子之在東宮，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齊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臧，不以貴爲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違，夙興晏息；師傅是瞻，正人在側；展彼佞諛，納此亮直。故傳敬德義，臣思盡忠，或稽古訓導，惟道之不融，或造膝詭辭，懼咎之藴崇，揣揣兢兢，思二雅之遺風。鑒乎九三，天祿永終。近臣司規，敢告常從。此文見藝文類聚十六。彥和謂其博而患繁，未

審其故。

(29) 王濟 國子箴佚。晉書 王濟 傳謂濟文詞秀茂，嘗爲國子祭酒，則國子箴當作於此時也。

(30) 潘潛 潘尼 傳 載 乘輿箴，錄如下：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

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已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尼祖賜作符節箴，此云高祖，恐誤。顏氏家訓風操篇「昔尼稱其祖曰家祖」，正當指此文言，則高是家字之誤無疑。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於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幾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開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坻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跡；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尙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永叙，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悔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焄焄四海，藹藹萬乘，匪賢焉倚，匪聖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幾，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懲！且厚味膾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槽丘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爽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且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愬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沉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一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煖；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尅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劫，卒於絕緒。故王

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奮，白首乃新；望由鈞夫，伊起有幸；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疾，諛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則難；唐朝旣泰，四族作奸；周室旣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備爰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濬美康哉，而湯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31) 王朝字景興。

三國魏志有傳

藝文類聚八十有朗雜箴數句。錄如下：

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俾冬作夏，非竈孰能？俾夏作冬，非井孰閑？

(32) 說文『确，磬石也。』『磬，堅也。』确有堅正之義，音口角反。陸機文賦曰『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李善注『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題勒示後，故博約溫潤；箴以譏刺得失，故頓挫清壯。』

(33) 趙君萬里曰『施下有後字。案唐本是也，與御覽五八八引合。黃本施下有於字，即後字之譌。』

紀評曰，『此爲當時惟趨詞賦而發，亦補明評文不及近代之故。』

(34) 趙萬君里曰『表器作器表。器表與下句德軌相儔見義。』

唐寫本敬言乎履作警乎立履。案唐本是也。此猶史記趙世家誤觸警爲觸龍言，趙策有觸警。

一字誤分爲二。此據桂馥札樸七爲說，王念孫說書雜志謂史記作觸龍不誤。立履謂禮也。

誄碑第十二

- (1) 周禮太宗伯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誄。鄒司農云：『誄謂積累生之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正義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而引春秋傳曰者，哀公十六年傳辭；此義後鄧從之。引論語者，爲孔子病，子路請禱。孔子問曰，有諸？子路對此辭。生人有疾，亦誄列生時德行而爲辭，與哀公誄孔子意同，故引以相續。』又大史：『遣之日讀誄。』注：『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于此，累其行而讀之。』荀子禮論篇：『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也。墨子魯問篇：『子墨子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
- (2) 見詮賦篇。定之方中正義曰：『喪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諡。若子囊之誄楚恭之類。』
- (3) 禮記曾子問注曰：『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諡。』說文言部：『諡，讀也。累功德以求福。』又：『誄諡也。諡行之迹也。』蓋誄與諡相因者也。

(4) 唐寫本詳作詞，是。周書諡法解『維周公且大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諡。遂叙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于已，名生于人。』御覽引禮記外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諡法周公所爲也。堯舜禹湯皆後追議其功耳。』然殷代亦間有諡號，如成湯武丁之屬，故白虎通論諡曰『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其諡詞世無傳者，故曰其詞靡聞。

(5) 陳立白虎通論諡疏證曰『周禮典命天子公侯伯子男之士皆有命數。又檀弓云『士之有諡，自此始也。』是周初士有爵無諡之明證。』周禮春官大史『小喪賜諡。』注『小喪卿大夫也。』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諡。』皆士死無諡之證。

(6) 白虎通論天子諡南郊曰『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諡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至南郊告諡之。』陳立疏證『釋名釋典藝』云『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諡之。禮曾子問注亦云『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諡制諡之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則此文說也。曾子問又云『天子至尊，故稱天以諡之。』有諡必有諡，故知天子諡于南郊也。』『幼不諱長，賤不諱貴，』禮記曾子問文。

(7) 禮記檀弓上附鄉注『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十年縣賞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墜，佐車

授綬。公曰「末之卜也！」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

二人赴敵而死。圍人浴馬，有流失在白肉。白肉股。喪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諡。士之有誄，

自此始也。周雖以土爲爵，猶無諡也。殷大夫以上爲爵。

(8) 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慈也。且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

在位，烝烝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爲法。禮記檀弓上亦載「魯哀公誄孔丘

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鄭注曰「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左傳正義駁鄭此說，恐非是。

紀評曰「誄之傳者始於是，故標爲古式。」

(9) 列女傳二：柳下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之。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豪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

紀評曰「此誄體之始變，然其文出列女傳，未必果真出柳下婦也。」

(10) 藝疑成篇句，黃云有脫誤。姚範援鶉堂筆記四十六云，「按此蓋謂摯虞讀此誄，而疑漢書所載

爲全篇耳。』孫詒讓札彙十二云：『案此謂楊雄作元后誄，漢書元后傳僅撮舉四句，非其全篇也。摯疑成篇，摯當即摯虞。蓋楊文全篇，虞偶未見，撰文章流別遂疑全篇止此四句，故彥和難以累德述尊，必不如此闕略也。文無脫誤。』案姚孫二氏說是也。漢書元后傳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元后誄全文見藝文類聚十五古文苑二十。茲據嚴可均全漢文所校錄於下：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柩章樞注曰上板謂陳廢棄之物。誄之。銘曰，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黃帝西陵，昌意實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爰初祚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度河濟旁。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聖敬齊莊；古文苑作承家倚莊。內則純備，古文苑作被。後烈丕光。肇初

配元，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黃龍。漢成既終，胤嗣匪生；哀帝承祚，惟離典經；尙是言異，大命俄顛；厥年天隕，大終不盈；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屢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親一作禮。禮高棟，祈廟嗣繼；靡格匪天，靡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與滅繼絕，博立侯王，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支屬，靡有遺荒，咸被祚慶，冀以金火，赤仍有央。勉進大聖，上下兼該，

羣祥衆瑞，正我黃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天折，百姓分離。祖宗之愆，終其不全，天命有託，謫在於前，屬遭不造，榮極而遷。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受祚於天。漢祖受命，亦傳于黃；攝帝受禪，立爲眞皇。允受一作厥中，以安黎衆；漢祖黜廢，移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臧；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爲新帝母，鴻德不忘；欽德伊何，奉命是行。菲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虛統，惟祇惟庸；一作惟隆循一作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虔恪；豐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爾雅云，留久也。不皇詭作；別計千邑，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罷苑置縣，築里作宅；以處貧窮，哀此嫠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爲諸生儲，以勸好學。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滻，秋臻黃山；夏撫檉杜，冬郵涇樊。大射饗飲，飛宇之門；綏宥耆幼，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眞信；玄冥季冬，搜狩上蘭。寅賓出日，東秩陽谷；鳴鳩拂羽，勝降桑木；古文苑作獲勝，降桑失韵。蠶于廟館，躬執筐曲；帥導羣妾，咸脩古文苑作循蠶簞；分繭理絲，女工是敕；遐邇蒙祉，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乘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靡墮有傾；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辨踊拊心；若喪考妣，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

；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哉！

(11) 後漢書文苑傳：「杜篤傳：『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理。美陽令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吳漢誄見藝文類聚四十七。錄如下。

篤以爲堯隆稷契，舜嘉皋陶，伊尹佐殷，呂尚翼周，若此五臣，功無與疇，今漢吳公追而六之。乃作誄曰：

朝失鯁臣，國喪爪牙；天子駭悼，中宮咨嗟。四方殘暴，公不征茲。征茲海內，公其攸平；泯泯羣黎，賴公以寧。勳業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挹而損諸。死而不朽，名勒丹青；功著金石，與日月俱。孫星衍續古文苑二十校云，案此蓋未全，故征茲句不協韻。

(12) 傳毅有明帝誄及北海王誄，茲錄兩誄如下：

明帝誄

惟此永平，其德不回；恢廓鴻績，遐方是懷；明明肅肅，四國順威；赫赫盛漢，功德巍巍。躬履聖德，以臨萬國，仁風弘惠，雲布雨集；武伏蚩尤，文騰孔墨；下制九有，上保皇極。豐美中世，垂華億載；冠堯佩舜，踐履五代；三雍既洽，帝道繼備。七經宣暢，孔業淑著；明德慎罰，尊

上師傳；薄刑厚賞，惠慈仁恕。明竝日月，無有偏照；譬彼北辰，與天同曜。發號施令，萬國震懼，庠序設陳，禮樂宣布。璣璣所建，靡不奄有；貢篚納賦，如歸父母。正朔永昌，冠帶僭耳；四方共貫，八極同軌。藝文類聚十二

北海王誄

永平六年，北海靜王薨。于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農不脩畝，室無女工，咸相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愬皇旻。于是羣英列俊，靜思勒銘，惟王勳德，是昭是明，存隆其聲，光曜其實，終始之際，于斯爲榮。乃作誄曰：

覽視昔初，若若順也。論往代；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鈔不驕，滿罔不溢；莫能履道，聲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蕃阿；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德。藝文類聚

四十五作傳龍，誤。古文苑作傳教。

(13)後漢書文苑蘇順傳『順字孝山，所著賦誄論哀辭雜文凡十六篇。』彥和於傳教崔瑗皆稱名，不容獨字蘇順，當據唐寫本改正。順所撰誄文有和帝誄藝文類聚十二及陳公文選曹植上賈逵初學記二十一二誄殘句。茲錄和帝誄於後：

天王徂登，率土奄傷；如何昊穹，奪我聖皇！恩德累代，乃作銘章。其辭曰：

恭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風流萬國；立我蒸民，宜此儀則。厥初生民，三五作綱；載籍之盛，著于虞唐；恭惟大行，爰同其光。自昔何爲，欽明允塞；恭惟大行，天覆地載；無爲而治，冠斯往代。往代崎嶇，諸夏擅命；爰茲發號，民樂其政。奄有萬國，民臣咸秩，大孝備矣，闕宮有恤。由昔姜嫄，祖妣之室；本枝百世，神契惟一，彌留不豫，道揚末命；勞謙有終，實惟其性；衣不制新，犀玉遠屏。履和而行，威穆上古；洪澤旁流，茂化沾溥；不慈少留，民斯何怙；獻歆成雲，泣涕成雨；昊天不弔，喪我慈父。

後漢書崔瑗傳『瑗字子玉。瑗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李賢注瑗集載其文，卽枚乘七發之流，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梅祈草書勢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弗及。』彥和稱瑗爲諫之才，而本傳不著。藝文類聚載瑗所撰和帝誄錄於後：

玄景震曜，雲物見徵；馮相考妖，遂當帝躬。三載四海，遐密八音；如喪考妣，擗踴號吟。大隧既啓，乃徂玄宮；永背神器，升遐皇穹；長夜冥冥，曷云其窮。

紀評曰『所譏者煩穢繁緩，所取者倫序簡要新切，評文之中，已全見大意。』紀說是也。辨梨猶言明約。

(14) 本書才略篇云『潘岳敏給，辭旨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誄』與此同意。唐寫本徵作徵，

是。徵美也。嚴可均全晉文九十二輯岳誄文有世祖武皇帝誄藝文類聚十三楊荊州誄楊仲武誄馬汧督誄夏

侯常侍誄並文選等篇。茲錄皇女誄一篇示例，亦彥和所謂巧於序悲者也。

皇女誄藝文類聚十六

厥初在鞠，玉質華繁；玄髮儻曜，蛾眉連娟；清韻橫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能言。亦既免懷，提攜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臺臺其進，好日之經；辭合容止，閑於幼齡。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凋矣，從風飄颺；眇眇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罹斯殃！靈殯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手澤未改，傾賦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嗚呼哀哉！

(15)後漢書崔駰傳『駰字亭伯。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本傳不言其作誄，誄趙文亦不可考。又劉陶傳『陶字了奇。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誄黃文亦亡。』

(16)陳思王所作文帝誄，全文凡千餘言。誄末自「咨遠臣之渺渺兮，感凶問以怛驚」以下百餘言均自陳之辭。旨唐寫本作百，是。

(17)紀評云『誄湯之說未詳。』案誄唐寫本作詠是也。商頌長發序云「長發大禘也。」正義曰『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爲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

而爲頌。』玄鳥之祚即簡狄吞乾卵而生契之事，正義所謂歌詠天德也。若然，彥和文章當指長發篇言之。

大雅生民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18)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文心雕龍輯注書後云『練字篇「傳毅制誅，己用淮雨。」傳毅作北海靖王興誅云「白日幽光，淮雨杳冥，」古文苑所載其文不全。今見此書誅碑篇者，又爲後人改去淮雨，易以氛霧二字矣。』盧說詳下練字篇。

(19) 說文石部『碑，豎石也。從石卑聲。』釋名釋典藝『碑，被也。此本王葬時所設也。施其輓轅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兼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埤禫二字皆有增益之義，然禫訓接益，埤訓增也，用埤字較適。

(20) 管子封禪篇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唐寫本皇作王，是。王謂禹湯周成王之屬。

(21) 穆天子傳三『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其跡于弇山之頭，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又二『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爲銘迹于縣圃之上，以詔後世。』郭璞注云『謂勒石銘功德也。秦始皇漢武帝巡守登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類』

也。』歐陽修集古錄目序有『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穆王銘辭，豈宋時尙存歟？

紀評曰：「此變質而文之始，故別論之。」

(22) 樹之兩楹，謂碑樹於中庭，其位置當東楹西楹兩楹之間。文選頤陀寺碑注引蔡邕銘論「碑在宗廟兩階之間。」段玉裁注說文碑

字云『聘禮鄭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禮記祭義鄭注麗牲祭也

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曰「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

碑。……」按此檀弓注即聘禮注所謂窆用木也。非石而亦曰碑，假借之稱也。秦人但曰刻石，不

曰碑；後此凡刻石皆曰碑矣。始皇本紀上鄒嶧山立石，上泰山立石，下皆云刻所立石，其書法之

詳也。凡刻石必先立石，故知豎石者碑之本義，宮廟識日影者是。』王兆芳文體通釋曰『碑者豎

石也。古宮廟庠序之庭碑，以石麗牲，識日景；封壤之豐碑，以木懸棺紼，漢以紀功德。一爲墓

碑，豐碑之變也；一爲宮殿碑，一爲廟碑，庭碑之變也，一爲德政碑，廟碑墓碑之變也。皆爲銘

辭，所以代鐘鼎也。』禮記檀弓上『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於是封之崇四尺。』鄭注「聚土曰封。」

(23) 說文「碣，特立之石也。』文體通釋曰『碣者與楬通，特立之石藉爲表楬也。石方曰碑，圓曰碣。

後漢書竇憲傳注方者謂之碑，員者謂之碣。趙岐曰「可立一圓石於墓前。」洪适曰「似闕非闕，似碑非碑。』隋唐之制，三

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主於表揚功德，與碑相通。」

(23)蔡中郎集有楊賜碑四篇，茲錄其一篇。骨鯁訓典猶言以訓典爲骨幹。陳仲弓郭林宗漢季高士，德望並茂；世說新語德行篇注引續漢書「林宗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慚容

，唯爲郭有遺碑頌無愧耳。」後漢書郭泰傳「蔡邕謂直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愆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故彥和謂其詞無擇言。尙書呂刑「身無擇言。」擇取也。

周乎榮碑，乎字應據唐寫本作胡，謂太傅胡廣碑也。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曰有漢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維司徒之孫，太尉公之胤子。皇祖祖考，以懿德胥及事勤，式建丕休，勳啓洪範。公祇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泊在辟舉，先志載言，罔不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罔其祿，逮作御史，允執國憲。納於侍中，在帝左右。愛董武事，王師孔閑。羣公以舊德傾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路寢，敷典語之精旨，達聖王之聰淑。帝以機密齋栗，常伯劇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采。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熙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丕承，軍門葑禁，式遏寇虜。命公再作光祿，亦總其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帝家。巖巖大理，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礼记十二「此讀當以旁施惟明爲句，即用書益稷旁施象刑惟明也。此皆四字句，不當增四方二字。」惟明，折獄蔽罪，於憲之中。

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空，公惟戡之，翊明其政，時惟休哉！唯天陰騭下民，彝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孝於辟雍，命公作三老，帝恭以祇敬，遵有虞於上庠。茫茫大運，垂光列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於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回，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勳，用受爵賜，封侯於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頌。帝乃震勳，執書以泣，命於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諡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即世。肆其孤絳，敢儀古式，昭銘景烈。銘曰：

天鑿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勛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胤其祖武；化洽羣生，澤霑區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爲邑河渭，建茲土封；申備九錫，以祚其庸，位此特進，于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嵩山作頌，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沒名存，永世慕思。

郭有道碑一首并序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毓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

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與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迹，紹箕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迥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仍，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懿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摘表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文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含藏，進退可度，不微許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因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大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證。會遭黨事，禁固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閉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寮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臧文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周棺，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諡，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慈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都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遺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諒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

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懇麻諫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以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乃作銘曰：

巖巖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吳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汝南周勳碑

君諱勳，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君應乾坤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玄懿清明，貞厲精粹，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援天心以立鈞，贊幽明以揆時，沈靜微密，淪於無內，寬裕弘博，含乎無外，巨細洪纖，罔不總也。是以實繁於華，德盈乎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衙門譴誨之樂，不屑以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才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以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而卒不降身，由是縉紳歸高，羣公事德。太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孝廉，皆病不就。撥攘之際，災眚仍發，聖上詢諮，師錫策命，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效人事，

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託疾杜門靜居，里巷無人跡，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關門延賓，享宴娛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觀於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竄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徵休美。其辭曰：

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庸有醇，有否有聖。伊維周君，允丁其正，誕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如星之布；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綜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譚思德謨。遁世無悶，屢辭王寮；洋洋泌丘，於以逍遙；蔑爾童蒙，是訓是教。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倅此弘高。名振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太傅胡廣碑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媯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於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趾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機，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

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道靈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栖於畎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於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已。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業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遜位辭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薨，引公爲尙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弘綱既整，袞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駟習訓。遷太常司徒。成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癡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尙書事。於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且納於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尙茲。夫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

王家，茂功也。用能七登九命，篤受介祉，亮皇聖於六世，嘉庶續於九有，窮生民之光寵，享黃考之遐紀，躋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寧五年春壬戌，薨於位。天子悼痛，贈策遼賜諡，諡曰文恭。如前傳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歆慕，愷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跡，銘諸琬琰。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瘁容；舉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於外，有遯其蹤；進作卿士，寧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唯時雍；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弘唯幼冲，作傅以訓；赫赫伊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倫；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困學紀聞十三『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詔，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爲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史記韓非與老聃同傳，若繼成漢史

，豈有南董之筆！』翁注曰：瓊非廣所能養及，豈作頌無所軒輊，故王氏談之。

日知錄十九作文潤筆條云『蔡伯喈集中爲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加胡廣陳實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爲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賂，豈獨韓退之諛基金哉。』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俸碑，志隱表所，一字之價，筆金如山。」

(25) 全後漢文八十三據藝文類聚四十九又文選注輯得孔融衛尉張儉碑銘一篇，殘缺不全，錄如下。
陳文亡佚。

其先張仲，實以孝友左右周室。

其先上有缺文。當據後漢書爲細設儉傳。補君儉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也。

晉主夏盟而張老

此下有闕文。

延君譽

於四方。君稟乾剛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冰潔淵清，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勵操，叔向之正

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覽專權王命，豺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都督郵據本傳當作東都督郵上覽

禍亂凶國之罪，鞠沒賦姦，以巨萬計。俄而置書案險部黨，君爲覽所陷，亦章名捕逐。當世英雄

授命殞身以簞濟君厄者蓋數十人，故克免斯艱。旋宅舊宇，衆庶懷其德，王公慕其聲，州宰爭命

，辟大將軍幕府，公車特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復以衛尉徵，明詔嚴切敕州郡，乃不得已而就

之。

此下當有缺文。

惜乎不登泰階，以尹天下，致皇代於隆熙。

此下當有缺文。

銘曰：

桓桓我君，應天淑靈；皓素其質，允迪忠貞；肆志直道，進不爲榮；赴戰驕臣，發如雷霆；凌剛

摧堅，視危如寧；聖主克愛，命作喉唇。

此下當有缺文。

(26) 晉書孫綽傳綽字興公。少以文才垂稱，於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鄰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藝文類聚四十五有綽所撰丞相王導碑太宰郗鑒碑，四十六有太尉庾亮碑，皆顯殘闕不全。桓彝碑全佚。茲錄王導碑存文於後。

公曾與姬文，氏由王喬，玄聖陶化以啓源，靈仙延祉以分流，賢俊相承，世冠海岱。二儀交泰，妙氣發暉，醇曜所鍾，公實應之。玄性合乎道旨，沖一體之自然，柔暢協乎春風，溫而侔于冬日，信人倫之水鏡，道德之標準也。惠懷之際，運在大過，皇德不建，神轡再絕，獫狁孔熾，凶類彙起。公見機而作，超然玄悟，遂扶翼蕃王，室協東岳，弘大順以一羣后之望，仗王道以應天人之會。於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拱已，雅仗賢相，尙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鮮之義，殉易簡之政，大略宏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詠，恂然善誘，雖管絃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已以招巖穴之俊，逍遙放意，不較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勳舉，非夫領鑒玄達，百鍊不渝，孰能莫忤於世而動與理會者哉！

(27) 陸機文賦云「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李善注「碑以叙德故文質相半；誄以陳哀，故纏緜悽慘。」紀評曰「碑非文名，誤始陸平原。」案彥和不以碑爲文體，觀「其序則傳，其文則銘；」「碑實銘器，銘實碑文；」數語，義至明顯。唐寫本光作先，已作亡，均是。「囚器立名，事先於誄，」謂刻石紀功，可用於生人，而誄則必用於死亡之後也。

附錄

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

廣弘明集二十。金樓子著書篇有內典傳要三十卷，疑即此書。梁書本紀作一百卷誤。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

隨方引接，故鵲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銀身。自象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零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讚頌相似；陸機鈞深，猶聞碑賦如一。唯伯喈作銘，林宗無媿，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躰。况般若玄淵，真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非真，金石何書，銘頌誰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鑄之立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伊師之度；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峨眉廬阜之賢，鄴中宛鄧之哲，昭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斯焉尙矣。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偷帖，事似牽課；或翻復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艷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子幼好雕蟲，長而彌篤，遊心釋典，寓目詞林。頃常搜聚，有懷著述，譬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須彌，同歸一色。故不擇高卑，唯能是與，倘亦

詳悉，隨而定之。名爲內典碑銘集林，合三十卷，庶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

墓誌銘攷

唐宋以下，凡稱文人，多業諛墓，退之明道自任，猶或不免，其他更何足數。此亭林所以發「誌狀不可妄作」「作文潤筆」之篤論也。二條均見日知錄十九。自文章與學術分道，綴文之徒，起似牛毛，貴室

富賈之死，其子孫必求名士獻諛爲快，卽鄉里庸流，亦好牽率文人，冀依附文集傳世。文人則亦有所利而輕應之。桐城諸公，喜言義法，所謂法當銘，例得銘者，豈盡計功稱伐之意！攷墓誌銘之盛，起於六朝晉宋以後，東漢則大行碑文，蔡邕爲作者之首，後漢文苑諸人率皆撰碑，東京士風，雖號淳厚，意者慕聲市利之事，殆亦不必無乎？洛陽伽藍記東篇載隱士趙逸之言曰「生時中庸之人爾。及死也，碑文墓誌，必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此離有激而談，然構文之士，亦宜有慚於此言也。

羣書治要載桓範世要論曰「夫淪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常侍黃門賓客，假其聲勢，以至公卿牧守。所在宰蒞無清惠之政，而有鑿發之害；爲臣無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上罔下，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崇

勳德，高逸伊周，下陵管晏，遠追豹產，近踰黃郛，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人相踵，稱以爲義，外若讚善，內爲已發，上下相效，競以爲榮，其流之弊，乃至於此。欺曜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誄諡，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效，豈不誤哉。」觀桓氏此論，東漢刊石之濫，至斯極矣。宋書禮志二曰：『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志謂高貴鄉公時碑禁尙嚴，此後復弛替。

宋書裴松之傳『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

上表在東晉安帝義熙中

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勳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鑄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躡矣。俗儼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是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儼無已。以爲語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興於仰止，道孚於來葉。

由是並斷。」讀松之此表，知漢晉二代立碑之濫。宋書禮志二引晉武帝咸寧四年禁斷立碑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僞，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東晉元帝以後，禁又漸頽，自松之奏禁，迄於宋世，此禁不改，雖六朝敕立奏立之碑，時仍弗乏，劉申叔先生中古文學史云：「當時奏立之碑有二：一爲墓碑，如梁劉賢等陳徐勉行狀，請刊石紀德，降詔立碑於墓是也；一爲碑頌碑記，如壽陽百姓爲劉勔立碑記，南豫州人請爲夏侯寶立碑是也。」寺塔碑銘，作者尤衆，而向之僭立私碑者，則羣趨於墓誌銘之作。墓誌銘之起，有謂三代有之者。

周益公跋王獻之保母碑云：「銘墓三代有之。薛尚功鐘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崗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保。」

比干墓不在偃師，右林左泉亦非三代人語，此殆僞器，未可作徵。有謂起於西漢者。

宋祝穆事文類聚六十載事始云：「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墳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有謂起自東漢者。

周益公跋保母碑云：「予得光武時梓潼扈居墓輓，先叙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宅。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輓銘，以四字爲句。以此知東漢誌墓，初猶用輓，久方刻石。紹興中，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斷出靈帝時太尉許馥塚，有碑漫滅，惟前有百餘字可讀。大略云「夫人會稽山陰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

歐陽修集古錄『張衡墓銘其刻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

又宋文帝碑跋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來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

有謂起自曹魏者。

唐封演聞見記『王儉所著喪禮云『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題版文。』』

有謂起自西晉者。

封氏聞見記云『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隨代醜家穿旁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驪侯王君銘，』有數百字。然則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今代貴賤通用耳。』

南齊書文學傳『賈淵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鮑照徐爰齋寶生並不能悉。淵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

有謂起於宋者。

文選五十九墓誌李善注引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石誌。』』
事文類聚載事始云『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爲王彌作墓誌，以其素族無銘誅故也。』』
南齊書禮志下高帝建元二年，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賞中有石誌。參議云『墓誌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顏延之作王珠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册

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通用。諸祀之重，禮殊愷列，既有哀策，謂不須石誌。

綜上諸說，詳見國學紀一爲墓誌，如王獻之保母磚、顏延之王彌墓誌，施於素族貧賤以紀死人名氏者

也。一爲墓誌有銘，王儉喪禮所謂「原此制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人若無殊才異德者，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嬖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文」者也。亦有誌銘兼施者，如南史 裴子野傳謂「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於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埋於羨道」是也。蓋兩漢迄晉，間或有之，而頌功紀事，大抵用碑。自東晉禁斷，稍有德業之人，莫不用墓誌銘。迨風氣既成，宋齊以降，百條並有墓誌，或由太子諸王撰立。齊武帝且欲爲裴后立石誌墓中，而不知其爲非古矣。

碑表考 趙翼後條 袁枚

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禮記祭義「牲入廟門麗牲于碑。」賈氏以爲宗廟皆有碑，以識日景。說文注又云「宗廟碑以麗牲，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豐碑以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也。」喪大記「君葬四綽，二碑；大夫葬二縛，二碑。凡封窆用綽去碑。」注，「樹碑于壙前以縛纏之，用輓輓下棺也。」按此數說，則古人宮寢墳墓皆植大木爲碑。而其字從石者，孫何云，取其堅且久也。劉勰則謂「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後代自廟祖墳，以石代金。」司

馬溫公謂『古人勳德，多勒銘鼎鐘，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作文衮讀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此二說似謂刻石之碑，與下棺之碑無涉者；然唐封演見記『豐碑本天子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書君父勳伐於其上，又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紼索之象。』孫宗鑑東臯雜錄『周秦皆以碑懸棺，或木或石，既葬碑留壙中，不復出矣。後稍書姓名爵里於其上。後漢遂作文字。』李綽尚書故實亦云『古碑皆有圓空，蓋本墟墓間物，所以懸紼者，後人因就紀功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有樹德政碑者，亦設圓空，後悟其非，遂改。』而孫何亦謂『昔在潁中，嘗見荀陳古碑，皆穴其上，若貫索爲之者。以問起居郎張觀。觀曰，漢去古未遠，猶有豐碑之遺像。更以質之柳仲塗，亦云然。則墓道之有碑刻文，本由於懸窆之豐碑而或易以石也。』古碑之傳於世者，漢有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又蔡邕作郭有道陳太邱墓碑文，載在文選。後漢書崔實卒，袁隗爲之樹碑頌德。故劉勰謂東漢以來，碑碣雲起。吳會能改齋漫錄亦謂『碑文始自東漢。』而朱竹垞又引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跌，其文由左而右。按表即碑之類，而西漢已有碑制。究而論之，要當以孔子題延陵吳季子十字碑爲始。或有疑季子碑爲後人僞托者，唐李陽冰初工嶧山篆，後見此碑，遂變化開合，如龍如虎，則非後人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後，則嶧山之罽碣石等，雖非家墓亦仿之以紀功德矣。

墓誌銘考 核檢叢考

墓誌銘之始，王阮亭池北偶談謂事祖廣記引彘輓子，以爲始子王戎。馮鑑事始以爲始於西漢杜子春。而高承事物紀原以爲始于比干。檉上老舌又引孔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以爲墓志之始。不知檀弓所謂志之者，猶今之主喪云爾，未可改作誌也。惟封氏見聞錄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賈昊以爲東海王越之女，嫁荀瞻之子者。又東都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尙書令安豐侯王君墓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則誌銘之作，納於壙中者，起於魏晉無疑云云。阮亭所據封氏之說固核矣，然南史齊武帝裴皇后墓時，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自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絕行。自爾以來，共相祖襲，今儲妃之重，旣以哀策，不煩石誌。此則墓誌起元嘉中之明據也。宋建平王宏葬，朱武帝自爲墓誌銘，司馬溫公亦謂南朝始有銘誌埋墓之事。然賈昊辨識東海王越之女一事，亦見南史，則晉已有墓誌之例。又宋書何承天傳文帝開元武湖，遇大家，得一銅斗。帝以問羣臣。承天曰，此新莽時威斗。三公亡，皆賜之葬。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墓也。俄而冢內更得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又張華博物志載西漢南宮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亦見學齋占畢則西漢時

已有墓銘也。金史蔡珪傳金海陵王欲展都城，有兩燕王墓，舊在東城外，今在所展之內，命改葬於城外。此兩墓俗傳燕王及太子丹之葬也。及啓壙，其東墓之樞端，題曰燕靈王舊。舊即古柩字，通用，乃漢高祖子劉建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辨甚詳。此又西漢題識於柩之法。不特此也，莊子云，衛靈公卜葬於沙邱，掘之得石槨。有銘曰，不遷其子，靈公乃奪而理之，則春秋以前，已有銘于墓中者矣。唐書鄭欽說傳，梁任防子大同四年七月在嶺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士，晉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其有解者。戒子孫世以此誦人。防五世孫寫以問欽說。欽說方出使，得之于長樂驛，行三十里，至數水驛，乃悟此塚葬以漢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圮以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也。他在欽說傳內。則漢時銘墓又有此一種，蓋即莊子所謂石槨銘之類也。由此數事以觀，則墓銘之來已久，而王儉謂始自宋元嘉中顏延之，此又何說。竊意古來銘墓，但書姓名官位，間或銘數語於其上，而誤文敘事，臆述生平，則起於顏延之耳。

碑表誌銘之別 核條叢考

曾子固文集有云，碑表立於墓上，誌銘則埋壙中，此誌銘與碑表之異制也。諸書所載如庾子山作崔公神道碑銘所謂思傳舊德，宣勒黃金之碑。楊盈川作建昌王公碑銘所謂邱陵標榜式建封碑。此碑之立於墓上者也。賈吳所辦東海女郎及甄邯諸事，皆從開冢而見，又神僧傳實誌公歿梁武帝命陸倕製銘于冢內。司馬溫公誌呂誨云，誨將死，囑爲其埋文誌。張仲情云，誤次所聞，納諸壙。此誌銘之藏于墓中者也。故碑表有作于碑後者，王荆公集中馬正惠葬于天禧，而立碑於嘉祐，賈勳

公碑亦立於既葬之明年，而墓誌之作，必在葬前。温公銘其兄周卿及昭遠皆云，以葬日近，不暇請于他人，而自爲銘。以葬時所用也。惟宋景濂作常開平神道碑銘，亦云序而銘諸幽，殊不可解。神道碑無續壙之例，惟南史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墓誌銘，藏于壙內。邵陵王又作墓誌列於墓道。美道列誌自此始。又范傳正作李白新墓銘，刻二石。一置壙中，一表道上。景濂或彷彿此歟？
温公謂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墓藏於壙中，非開發孰從而視之。謂誌銘可不用也。我衰則引韓魏公四代祖葬博野，子孫避地，遂忘所在。公既貴，始尋求命其子祭而開壙，各得誌銘，然後信。則誌銘之設亦孝子慈孫之深意，未可盡非也。

湧幢小品云，劉宋時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言以爲立碑者，宜上言爲朝廷所許，然後得立。庶可防遏無徵，顯章茂實。由是普斷遵行。見南史裴松之傳。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請。及五代而弛

，今宜彌布天下矣。又朱竹垞云，古葬令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此規制之宜審者也。按此

制，五品以上立碑，轉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案句有誤。碑有序有銘，謂之碑文可也，碑銘可附。碣儀志作三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此云五品立碑，未知所據。碑有序有銘，謂之碑文可也，碑銘可

也，而直謂之碑，則非也。孫何曰，『蔡邕撰郭有道陳太邱碑，皆有序冠篇，而未亂之以銘，未嘗直名之曰碑。』北史蔡邕傳，魏收爲康歆千碑序，令蔡孝諱作銘。陸印不知，以爲皆收作也。是又有兩人合作序銘者。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

先生碑，則序與銘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復曰文而直曰碑。是竟以麗牲懸練之具，而名其文矣。

古者嘉量有銘，謂之量鍾，鐘有銘，謂之鐘銘，鼎有銘，謂之鼎銘，不聞其去銘字而直謂之量也

鐘也鼎也。此名目之宜審者也。按南史虞荔傳，梁武于城西置士林鐘。荔乃制碑。奏上，帝即命勒于鐘。則六朝時已單名曰碑。癸辛雜識引趙松雪云，北

鐘也鼎也。此名目之宜審者也。

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蓋豐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蓋也。後立碑於墓，其篆額應止謂之額，今訛爲蓋，非也。此題額之宜審者也。又夫婦合葬墓誌，近代如王遵嚴 王弇州集中皆書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誌。識者非之，以爲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典之詞也。而考唐宋書法，則并無合葬二字，但云某君墓誌而已。其妻之祔，則於誌中見之。此書法之宜審者也。又古人於碑誌之文不輕作，東坡答李方叔云，但緣子孫欲追述其祖考而作者，某未嘗措手，其慎重如此。今世號爲能文者，高文大篇，以一辭博易，風斯下矣。唐荆川云，近日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必有一篇墓誌，此亦流俗之最可笑者。杜子夏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土，魂無所不之，何必故邱，然後即化，長安北郭，此焉安息。王阮亭引之以爲此又後人自作祭文及自撰墓誌之始也。又後漢書趙岐傳，岐久病，勅兄子可立一員石于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此亦與杜子夏臨終作文同也。

哀弔第十三

(1) 困學紀聞二引周書諡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廬于牧之野，將葬，

乃制作諡。』今所傳周書作『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諡。遂叙諡法。』蓋今本殘闕矣。然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諡法解略同今本周書，或王伯厚所見係別一本也。朱亮甫周書集訓云『賦，布，憲，法。臚，旅也。布法於天下，受諸侯旅見之禮。』紀評云『賦憲二字，不可妄改爲議德。』

(2) 周書諡法解『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

(3) 說文『哀，闕也。從口衣聲。』哀依同聲爲訓。爾雅釋詁上『黃髮老也。』詩南山有臺及行葦

正義引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左傳昭公十九年『鄭駟偃卒。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曰』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杜預注曰『大疫曰札，正義云，鄭玄注周禮大司樂云，私疫大也。是私大疫死也。小疫曰瘥，短折曰天

，未名曰昏。』子生三月父名之，謂未三月而死也。周語下『靈王二十二年，太子晉曰』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

寒之匱之患。』韋昭注曰『短折曰天，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韋解昏爲狂惑，是別一

義，彥和取杜預說也。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哀辭者，誄之流也。率以施於童孺夭折，不以壽終

者。』

(4) 詩秦風黃鳥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正義曰『文六年左傳

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
『黃鳥首章云：

·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5) 史記封禪書「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漢書霍去病傳「去病子嬪。嬪字子侯，上愛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風俗通義二封泰山禪梁父條云「奉車子侯暴病而死，悼惕無已。」通鑑武帝紀元年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武帝傷霍嬪詩亡。

(6) 汝陽王不知何帝子。崔瑗仕當安順諸帝朝，皆未有子封王；哀辭本文又亡，無可攷矣。唐寫本武作式，似非是。瑗哀辭卒章五言，蓋仿武帝傷霍嬪詩也。

(7) 蘇順著哀辭等十六篇。張升字彥真，亦見後漢書文苑傳，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六十篇中必有哀辭，本傳失舉耳。二人所著哀辭並佚。

(8) 黃注曰「文章流別論」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哀辭；是偉長亦有行女篇也。」偉長所作哀辭無考。茲錄曹植行女哀辭如下：
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

伊上靈之降命，何短修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闕，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
曹子建集尚有金瓠哀辭，錄如下：

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曰：

在纏綿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天絕，何見罣於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愆。

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糞土；此下有缺文。天地長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9)唐寫本踵作鍾，善作瞻，均是。潘岳巧於序悲，故擅長哀辭；金鹿澤蘭而外，全晉文九十三篇，轉有數篇，並錄之：

金鹿哀辭

嗟我金鹿，天資特挺；鬢髮凝膚，蛾眉蟠頰；柔情和泰，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天昏。既披我幹，又剪我根；塊如瘼木，枯茭獨存。捐子中野，違我歸路；將反如疑，迴首長顧。

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

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喪而殞，余聞而悲之，遂爲其母辭。

茫茫造化，爰啓英淑；猗猗澤蘭，應靈誕育；鬢髮蛾眉，巧笑美目，顏耀榮者，華茂時菊；如金之精，如蘭之馥。淑質彌暢，聰惠日新；朝夕顧復，夙夜盡勤；彼蒼者天，哀此矜人；胡甯不惠，忍予眇身！俾爾英孺，微命弗振；俯覽衾綈，仰訴窮旻。弱子在懷，既生不遂；存靡託躬，沒無遺類。耳存遺響，日思餘顏；寢蓆伏枕，摧心剖肝。相彼烏矣，和鳴嚶嚶；矧伊蘭子，音影冥冥；彷徨岳壘，徒倚墳塋。

陽城劉氏妹哀辭

烏鳴於柏，烏號於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伊人情，叩心長叫，痛我同生。誕育聖王，發奇稚齒，如彼名駒，昂昂千里。劉氏懷寶，未曜隨和，伊予輕弱，弗克負荷，祿微於朝，貯置於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珍羞罕御，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奈何！哀哀母氏，蒸蒸聖慈，震慟擗標，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往矣，當復何時！

京陵女公子王氏哀辭

猗歟公子，季女惟王；生自洪胄，處茲義方；盼情粲麗，窈窕淑良，如彼春蘭，吐葩含芳。葩以霜隕，芳以歇盡，彼蒼者天，胡寧忍！曾未弱笄，無疾而隕；官朝震驚，靡人不惑。嗟爾母氏，敏勞撫鞠；恩斯勤斯，是長是育；帷屏媚子，奄離顧復；哀無廢心，涕不輟目。于以祖之，于

接闔庭，予以送之，崔嵬陵。僕馬迴眷，旌旌旌飛；夕陽失映，晴鳥忘歸，皎皎宵月，載盈載微，冥冥公子，一往不追，長夜無旦，孤魂曷依！

(10) 惠與慧通。隱心而結文則事慚，觀文而屬心則體奢，隱本字作慚，說文「慚痛也。」情採篇「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與此互相發明。

(11) 爾雅釋詁上「弔至也。」郝懿行義疏曰「弔者遠之段音也。說文「逕至也」。通作弔。詩「神

之弔矣」

小雅天保

「不弔昊天」

小雅節南山

「不弔不祥」

大雅瞻卬

傳箋並云「弔至也。」

書云「弔由靈」

盤庚下

逸周

書祭公篇云「予維敬省不弔」，其義皆爲至也。詩「不弔昊天」，書「無敢不弔」

傳

鄭箋及注並

云「至猶善也。」考工記弓人云「覆之而角至」，鄭注以至爲善，是至有善義，故弔兼善訓矣。

案說文人部「弔問終也。」謂有死喪而問之也。從人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會敵禽也。」此

訓問終之弔也。走部「逕至也。从辵弔聲。」都歷切此訓至之弔也。訓善之弔則別爲一字，鄭

說文弔字注。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十一弔字條諸君似皆未得其說，特節錄吳大澂字說叔字說以明之。

古文淑作弔，不從水。許氏說文解字有九月叔苴之叔，而無伯弔之弔。蓋自漢人借叔爲弔，又誤

弔爲弔，而弔字之本義廢矣。濰縣陳氏藏觚文有弔字，此弔字之最古者。象繪弔所用短矢以生絲繫矢而射。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故弔字從人從弓繫矢，男子之所有事也。弔

爲男子之美稱，伯仲季爲長幼之稱，引申其義又訓爲善。不弔即不善。此弔字之本義也。叔字從又從未，以手拾未，與伯仲之義不相類。漢人以叔爲弔，又於經文不弔二字多誤爲不弔。書大誥君夷之弗弔天，多士之弗弔昊天，皆弔字之譌。小雅不弔昊天，鄭云「不善乎昊天也。」棗薑「無敢不弔」，鄭云「弔猶善也」左傳哀公諫孔子，昊天不弔，先鄭注周禮大祝引作昊天不淑。

王氏經義述聞以爲弔淑二字古通。其實漢人誤弔爲弔，因弔弔二字相近耳。

(12) 小雅天保「神之弔矣，詒爾多福。」箋云「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釋文「弔，都歷反」。

(13) 此說稍迂，由未知弔遜弔三字之分。

(14) 禮記檀弓上「死而不弔者三」謂體身忘；畏入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厭行止危險之下溺。馮樹鏗所厭殺也。馮樹鏗不爲弔也。馮樹鏗正義曰「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

(15) 左傳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桑盛，若之何不弔！」此弔字作善字解。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鄭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弔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周禮大宗伯職「以弔禮哀禍哉。」鄭注「禍哉謂遭水火。」司寇小行人職「若國有禍哉，則令哀弔之。」左傳謂許不弔，災是諸侯皆相弔災矣。

(16)左傳昭公八年『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虜祁也。』虜晉史趙見子太叔曰，其相蒙也，可弔也而
又賀之。』戰國策燕一『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而攻之，取十城。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
賀，因仰而弔。』唐民謂晉築虜祁，構敵謂齊伐燕。紀評曰『史趙蘇秦乃一時說辭，不得列之弔
類。』

(17)驕貴殞身謂如二世，狷忿乖道謂如屈原，有志無時謂如張衡，美才兼累謂如魏武。唐寫本美才
作行美，非是。

(18)文選賈誼弔屈原文并序

誼爲長沙王太傅，旣以譎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
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矣，」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
其辭曰：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
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風伏竄兮，鷓梟翱翔。闔茸尊顯兮，字林曰闔非不肖也讒諛得志，賢聖逆艱兮，
方正倒植。世謂隨夷十隨伯夷爲涸兮，謂跖躒盜跖爲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吁嗟默默，生之
無故兮，斡棄周鼎，幹轉也烏菹切寶康瓠兮，騰駕疲牛，騶蹇馳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

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訊音信，離騷下竟亂辭也。已矣！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風漂漂

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湧深潛以自珍，湧音味，潛藏也。傾蟄獮以隱處兮，夫豈從蝦

與蛭蝮。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馭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

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心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

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益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海之鱣鯨兮

，固將制於螻蟻。

李善注引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言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

水，投弔書曰：『關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譏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翹也。』

(19) 史記司馬相如傳：『武帝還過宜春宮，秦二世葬宜春苑中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

登陂陁之長阪兮，登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隄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懿德兮，通谷

豁兮豁。汨瀆喻習以永逝兮，注平宗之廣衍，觀衆樹之墦蔭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

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悟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

，操行之不得；得下有兮字，依漢書刪。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覓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

，精罔闕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漢書本傳亦載此文，無貧絕而不齊以下五句。桓譚語當在新論中，亡佚。唐寫本章作卒章，是。卒章謂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以下也。

(20) 漢書楊雄傳。『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潛山投諸東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其辭曰：

有周氏之嬋媯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謀伯僑兮，流於末之楊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乎皇波；因江潭而泄往也記兮，飲弔楚之湘累。諸不以罪死曰累。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累以其渙

澀兮，暗累以其纒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紕於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累承彼洪族兮，又覽累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欒槍以爲綦。累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難香械資姬姪之珍鬢兮，鬻九戎而索頰。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鴛鴦之能捷；鸚鵡踞以曲蘗古艱字兮，

騷騷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蟻虢擬而不敢下；靈修旣信椒蘭之接佞兮，吾累忽焉而不蚤睹。矜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麝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嬖之嫉妒兮，何必麗累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候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

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感吾累之榮芳兮，颺燻燻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頽而喪榮。橫江湖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累與，陵楊侯之素波兮，豈吾累之獨見許。精瓊麗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糝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遠靈氣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累既攀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鸚鵡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累棄彼虞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杼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峴之旖旎兮，望昆侖以穆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歎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澇瀨，涸漁夫之鮪歌兮，梨沐浴之振衣；弄由聃之所珍兮，蹶彭咸之所遺。

意深文略唐寫本作意深反騷，是。意深反騷猶言立意反騷。左傳成公六年「於是乎有沈溺重馳之疾。」柱注「沈溺，濕疾；重馳，足腫。」子雲此文意在反騷，了無新義，故辭韻沈馳，渙不辭也。

(21) 班彪悼離騷，蔡邕弔屈原文均殘缺不完。致語唐寫本作致詰，疑詰是結之誤。結謂一篇之卒章也。

班彪悼離騷 藝文類聚 五十八

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惟達人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謂而圻變，體龍蛇以幽潛，

蔡邕弔屈原文 藝文類聚 四十四

鸞鵠軒翥，鸞鳳挫翮；啄碎瓊琰，實其瓠臠。皇車奔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22) 聞唐寫本作問是。孔安國注論語泰伯篇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間廁其間。」王粲依附曹操，故有知養老之可歸，忘除蔡之爲念」之譏。各下應有其字。

胡廣弔夷齊文，藝文類聚三十七載其殘文曰：

遭亡辛之昏虐，時續紛以蕪穢；恥降志於汗君，溷雷同於榮勢。抗浮雲之妙志，遂蟬蛻以借逝；徵六軍於河渚，叩王馬而慮計。雖忠情而指尤，匪天命之所謂；賴尙父之戒慎，鎮左右而不害。

阮瑀弔伯夷文 藝文類聚 三十七

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東海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得仁；報之仲尼；沒而不朽，身沉名飛。

王祭弔夷齊文

藝文類聚
三十七

歲晏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躡芒阜之崢嶸。覽首陽子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愾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爲念；絜已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探微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旣死而不渝，厲清風于貪士，立果志于儒夫。到于今而見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父之所譽。

(23) 彌衡弔張衡文

衡覽五百
九十六

南嶽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辭繡，揚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望遇且周·王名昌此云；嗟矣君生，而獨值漢！蒼蠅爭飛，鳳皇已散；元龜可羈，河龍可絆。石堅而朽，

週且與漢極韻。

星華而滅；惟道興隆，悠永靡絕。此下賦君音永浮；河水有竭，君聲永流；周且先沒，發夢孔丘

，余生雖後，身亦存游；士殞知己，君其弗憂。

(24) 陸機弔魏武帝文

并序
文選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生死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視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

機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仄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長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故患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於四表者，翳乎叢爾之士；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嗚呼！豈特晉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

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宏。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

，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共分之。」旣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

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雷擊，舉勁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剪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閑；舉修網之絕紐，細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人何往而不臻；將覆篲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明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渺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途以反旆，登嶠灑而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

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驅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屑體而顛隳；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頻瘁，指季豹而濯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汎瀾；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郵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咎以基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之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竝而獨奏，進脯糈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既聯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25) 御覽五百九十六有晉李充弔嵇中散文一篇，頗合彥和之準繩，錄於下：

先生挺鸞世之風，資高明之質；神蕭蕭以宏遠，志落落以遐逸；忘尊榮於華堂，恬卑靜於蓬室；寧漆園之逍遙，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樂竹林；尙想榮莊，聊與抽簪；味孤鶻之濁醪，鳴七弦之清琴；慕義人於玄旨，詠千載之徽音；凌晨風而長嘯，託歸流而永吟；乃自足於丘壑，孰有愠乎陸沉。馬樂原而翹足，龜悅塗而曳尾；疇廟堂之是榮，豈和鈞之足視；凡先生之所期，美

女達於遐旨；尙遺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呼先生！逢時命之不下；冀後凋於歲寒，遭繁霜而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援明珠以彈雀，損所重而爲輕；諒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所營。

(26) 禮記雜記「弔者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曲禮「知死者傷。」鄭注曰「說者有弔辭曰：『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曾子問「父喪稱父，母喪稱母。」鄭注云「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此問終之辭也。左傳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又襄公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敬，君不赦宥，臣亦不率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先甲衛君，後甲衛諸臣。此弔禍災之辭也。其辭皆質直無華，故云「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紀評曰「四語正變分明，而分寸不苟。」

(27) 唐寫本定作之，表作哀，均是。左傳僖公九年「夷吾弱不好弄。」杜注「弄，戲也。」

(28) 論語子罕篇「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孔安國注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邢昺疏曰「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

(29) 昔唐寫本作失，是。迷方失控，謂如華過韻緩，化而爲賦之類。

雜文第十四

(1) 苑囿禽獸草木所聚，以喻文情豐茂也。

(2) 文選對問類首列宋玉對楚王問一首，文如下：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遺行可遺棄之行也。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

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

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

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

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

崑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

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巨之所爲哉！

紀評曰『卜居漁父已先是對問，但未標對問之名耳。然宋玉此文，載於新序；其標曰對問，似

亦蕭統所題。』放懷寥廓謂以鳳鯤自比。之唐寫本作文，是。

(3) 藝文類聚五十七傳玄七諱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歎，七說，七劄，七舉，七設之篇。於是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多而託諷詠，揚輝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啓，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辨，竝陵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餘以爲未盡善也。七辨是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犖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案上文所舉諸七外，尚有多篇，其著者如崔瑗七蘇，張協七命，陸機七徵，左思七諷等作。漢魏以下文人，幾無不作七，梁有七林十卷，十景又有七林三十卷，隨志總集類洋乎大觀矣。文選特立七之名目。李善注云：『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辭七諫之流。』彥和謂七發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斯解最得其義。至此體之興，章實齋文史通義詩教上云：『孟子問齊宣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孫德謙六朝麗指云：『枚乘七發近儒以孟子齊宣王章肥甘不足于口數語，謂爲此體濫觴，此固探本之談矣。然徵之孟子，猶不若說大人章益爲符合。其中疊言我得志弗

爲，非枚乘之所宗與？」案枚乘七發，本是辭賦之流，其所託始，仍應於楚辭中求之。考楚辭大招，自「五穀六仞，」至「不遽惕只，」言飲食之饜美，即七發犒牛之腴一段所本也；自「代秦鄭衛，」至「聽歌謨只，」言歌舞音樂之樂，即七發龍門之桐一段所本也；自「朱唇皓齒，」至「恣所便只，」即七發使先施徵舒：婉服而御所本也；自「夏屋廣大，」至「鳳皇翔只，」言宮室遊觀鳥獸之事，即七發「既登景夷之臺，」將爲太子訓駟驥之馬，「將以八月之望」諸段所本也。大招篇末言上法三王，國治民安之事，即七發末首所本也。詳觀七發體構，實與大招大致符合，與其謂爲學孟子，無寧謂其變大招而成也。俞樾文體通釋叙曰：「古人之詞少則曰一，多則曰九，半則曰五，小半曰三，大半曰七。是以枚乘七發至七而止，屈原九歌至九而終。不然七發何以不六，九歌何以不八乎？若欲舉其實，則管子有七臣七主篇，可以釋七。」案俞說名七之故，甚是。

(4) 覃思猶言靜思；後漢書文苑侯瑾傳覃思著述。注云覃靜也。文閣當作文閣。紹興漢書楊雄傳贊「雄校書天祿閣。」連珠之體，文章緣起謂肇自楊雄。陳懋仁注云「北史季先傳」魏帝案季先傳在北史二十七。魏帝謂明帝。召先讀韓子連珠十二篇。案先傳作連珠論，陳注引此脫論字。韓子，韓非子。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已兆韓非。藝文類聚五十七載博玄連珠序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教

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又載沈約注制旨連珠表曰『竊聞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摸經語。班固謂之命世，桓譚以爲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李先傳所云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今讀韓非書，並無連珠論之目。按韓非子內儲說上有七術七條，內儲說下有六微六條，外儲說左上所舉凡六條，外儲說右上所舉凡六條，外儲說右中所舉凡五條，計共三十三條，疑二十二爲三十三之誤。周禮天官掌皮注「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之與三，最易混淆，自古爲然。此三十三條韓非子皆稱之曰經，李先嫌其稱經，故改名爲論；又以其辭義前後貫注，楊雄擬之稱連珠，因名爲連珠論。內儲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皆人君南面之術，故李先爲魏帝讀之。先以連珠論與太公兵法同讀，更可信是內外儲說。茲錄七術之衆端參觀篇於下：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哀公之稱莫衆而迷。故齊人見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而江乙之說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敵。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而察一市之患。

持上例與楊雄陸機所作比較之，立意構體，實相符合。孫德謙六朝麗指謂連珠之體，始於鄒衍子

，遠在春秋時代。無厚篇云『夫負重者患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又云，『獵羆虎者不於外園，釣鯨鯢者不於明池。何則？園非羆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東廡，長廬之不仕，呂子之蒙恥。』按鄧析子出戰國時人假託，今之存者，又節次不相屬，掇拾重編而成。四庫提要語 孫氏所舉兩條，玩其文辭，不特非晉秋戰國時人所能作，即楊雄連珠，亦視此爲質木，安可據以爲連珠之體，春秋時已有之哉。

(5) 晉語二『優施曰，我教茲暇豫事君。』韋昭注『暇閑也。豫樂也。』

(6) 東方朔答客難楊雄解嘲班固答賓戲文選標爲設論類；宋玉對楚王問爲對問類。文議標目多可議，此亦其一也。茲錄答客難解嘲二篇於後。答賓戲以下則不遵全錄。

漢書東方朔傳『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

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土者疆，失土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災，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利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言厭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鶉鴝，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具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

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是而前施，所以蔽明，鞅纒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蠶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蓋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鸚鵡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漢書楊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尙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僭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

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元五千文，枝葉扶蘇，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割，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裂以銷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繼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

，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干乘於陋巷，或擁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寧隙蹈踰而無所誚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擊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鷓臯而笑鳳皇，執螻蟻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髻，免於徹索，脅肩頤背，扶服入秦，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搃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鞵，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業，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敵，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

虞之世，則諤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肅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隨風，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贊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7) 崔駰達旨見後漢書本傳。本傳曰：『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皇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

(8) 張衡應問見後漢書本傳。李賢注引衡集云：『觀者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爲失志矣，用爲問余。』問非也。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名之應潤云。』

(9) 客譏應作答議。崔實傳實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祠文表記書凡十五篇。答即此答議也。藝文類聚十五載答議文。

(10) 蔡邕釋誨見後漢書本傳。本傳云，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_邕善鼓琴，遂白天

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豈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疑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

(11)景純應改郭璞，唐寫本是。客傲見晉書本傳。本傳云「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

(12)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廣絕交論注引陳思辯問，疑客問當作辯問。文佚無考。僅存君之隱居，以養真也。游說之士，星流電掣數語。

(13)庾敳五來切字小嵩，晉書有傳。客咨佚。

(14)傅毅七激載藝文類聚五十七。

(15)崔駰七依殘佚，全後漢文輯得九條。

(16)張衡七辯殘佚，全後漢文輯得十條。

(17)崔瑗七厲據本傳應作七蘇。李賢注曰「瑗集載其文，即枚乘七發之流。」全後漢文自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五輯得「加以脂粉，潤以滋澤」兩句。

(18)陳思七啓見文選。其序曰「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19) 王粲七釋殘佚，全後漢文輯得十三條。

(20) 桓麟七說殘佚，全後漢文輯得五條。

(21) 左思七諷佚。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引左思七略闔甲第之廣表，建雲陛之嵯峨。『七略當作七諷。指瑕篇云，』左思七諷，說幸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所謂文麗而義賤也。

(22) 觀此數語，益信七之源於大招。大招取招魂而擴充之，已稍流於淫麗，漢魏撰七諸公，更極淫麗，使人厭惡。紀評曰『凡此數子，總難免屋上架屋之譏。七體如子厚晉問，對問則退之進學解，體制仍前，而詞義超越矣。』李詳補正曰『文選張衡南都賦「侍者蠱媚。」善注「蠱已見西京賦。」案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善注「左氏傅子產曰，在周易，女惑男謂之蠱。蠱，媚也。』又張衡思玄賦咸姣麗以蠱媚。』

(23) 漢書司馬相如傳贊『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駉鄒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謂楊雄之論，過輕相如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太史公曰云云，與此同。史公書不應引楊雄語，自無待辯。史公贊中本無楊雄以爲至不已戲乎一段。班固取史贊自春秋推見至戲至風諫何異，補綴楊雄說於後作爲漢書相如贊，妄人見漢書有楊雄語，乃取以補史記，而不自知其大謬也。

(24) 七厲當作七蘇。即上所謂植義純正也。

(25) 杜篤蓮珠佚。全後漢文輯得「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十字。賈逵蓮珠佚。全後漢文輯得「夫

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以一民」十三字。後漢文苑傳劉珍著誄頌連珠凡七篇。珍連珠佚。潘勗連珠，藝文類聚五十七載其文。錄如下：

臣聞媚上以布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憂國者，臣之所難，主之所願；是以忠臣背利而脩所難，明主排患而獲所願。

(26) 唐寫本無運理二字，似非。文選載陸機演連珠五十首。劉孝標注茲選錄數首。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薹，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駭太山之陰。

臣聞尋燂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列仙傳『朱仲者，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魯元公主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乃獻四寸珠，

遂置於闕即去。」

(27)說文丁部「典，五帝書也。從册在丁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册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周書有程典寶典本典。揚雄劇秦美新曰「宣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李善注言足舊二典而成三典也。以示來人，搆之罔極。」雄以此文比二典，是爲稱典之始，惟未以名篇耳。班固典引序曰「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忘實，……竊作典引一篇。」李善注引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此爲以典名篇之始。後漢文苑李尤傳尤所著有典，是當時文士固有作典者矣。

文體通釋曰「誥者，古通作告，告也，覺也。劉熙曰「上敕下曰告，使覺悟知己意也。」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周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三曰誥。」士師五戒，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源出尚書湯誥。見史記仲虺之誥。左傳宣十二，襄十四三十，墨子非命，荀子勸問，呂氏春秋，秋駱悉引，趙蓋奉王命誥。或據偽書謂下以告上，非。流有周書諸誥。漢張衡作陳巡誥，及晉夏侯湛昆弟誥劉宋顏延之庭誥，文章緣起「誥漢司隸馮衍作。」按馮衍作德誥已缺佚。

文體通釋「誓者約束也，謹也，東軍衆使謹也。毛詩傳曰「師旅能誓。」周官「士師五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又不涉軍旅而束謹，亦爲誓也。主於約束身心，誠言示謹。源出禹誓。見下引

流有甘誓湯誓周書諸誓。晉惠公韓誓，句踐誓衆及鮑叔塞道誓；漢邳懷誓衆，秦王猛渭原誓，又湯與諸侯誓。見逸周書殷說周公誓命左傳文及趙鞅鐵誓。『文章緣起』誓漢蔡邕作觀誓。』

問如漢武帝元光元年『詔賢良曰……受策察問』之間。

『文選』有策問類。文體通釋曰『策問者答詞於策，以諮問賢才也。主於詢言諮事，制詔試學。源出漢文策賢良文學詔。流有武帝策賢良制，晉陸機爲武帝策秀才文。』文選列策秀才文。』

(28)覽未詳。漢來雜文當有以覽名篇者。呂氏春秋有八覽。隋志子類儒家有要覽正覽，雜家有宜覽皇覽等。

『文體通釋』曰『略者，經略土地也，法也，約要也，得約要之法而經略之者也。主於簡舉經猷，概陳要法。源出六韜兵略篇。案六韜爲書，不如流有劉歆七略，晉鄒堪周易統略，梁阮孝緒文字集略。』

『說文竹都』篇，書也。』漢書藝文志有史籍篇同時史官倉頡篇李斯爰歷篇趙高博學篇胡毋

司馬相如如作急就篇史游元尚篇李長訓纂篇楊雄然皆屬記文字之書，似非彥和所指，當別有以篇名文

者。

章詳下章表篇。

(29) 文體通釋曰：『曲者曲不直也，行也，屈折委曲而行其歌也，亦謂之行，行亦曲也，歌曲之行若

步趨也。案禮記開傳篇「三曲而後」。漢樂府曲有平清瑟三調，合以楚調爲相和調。主於構象寫聲，請

屈而能伸，騰趨而不徑。源出師曠陽春白雪曲。宋玉笛賦曰。後人稱帝王樂歌爲曲，非本名；古樂歌亦與稱曲者異體。流有漢樂府琴笛篪

挽等曲。』

文體通釋曰：『操者持也，人所執持之志也。自顯志操之琴曲也。桓譚曰：「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

其操。」應劭曰，「其遇閉塞憂愁而作，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災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

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主於抒寫志操，詞意堅凝。原出許由箕山操。流有伯奇

履霜操，孔子漪蘭蘊山將歸三操，伯牙水仙操，沐犢子維朝飛操，商陵牧子別鶴操，及太王岐山

操，文王拘幽操，周公越裳操。』

文選王褒洞簫賦『時奏狡弄。』注『小曲也。』馬融長笛賦『聽箏弄者。』注『箏弄蓋小曲也。』

文體通釋曰：『引者開弓也，導也，長也；歌曲之導引而長者若引弓也。一曰，引與厥通。厥，興

也，猶詩之興。主於開導愛思，長歎而不怨。源出楚樊姬烈女引。流有魯伯姬引，魯次室貞女引

，衛女思歸引，楚商梁露瀝引，樛里牧恭走馬引，樛里子高妻陸獲引。統說九引漢以來樂府擬作者甚

多。』

(30)釋名釋樂器『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故其聲嚴肅，使人聽之悽歎也。』穆天子傳三『西王母之山還歸，丌口世民作愛以吟曰「北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鵠與處，於鵠嘉命不遷。我惟帝帝天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願世民之恩，流涕嶺隕。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

諷如韋孟諷諫詩。諷與風通。文選甘泉賦注『不敢正言謂之風。』

文體通釋曰『謠者省作香，徒歌也，詩歌之不合樂者也。爾雅曰「徒歌謂之謠。」毛詩傳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主於存感徒歌，動得天趣。源出余謠大謠中謠小謠尙書大傳目康衢童謠。流

有丙之晨童謠，邪徑謠見五行志晉夏侯湛寒苦謠，長夜謠，及周穆使宮樂爲黃池謠，西王母爲西雲

謠。』

詠如夏侯湛雜親詠，謝安能作洛生詠。世說新語雅量篇鄭注禮記檀弓陶斯咏曰『咏嘔也。』正義『咏歌咏也。鬱陶情轉暢，故曰歌咏之也。』

(31)凡此十六名雖總稱雜文，然典可入封禪篇，詰可入詔策篇，誓可入祝盟篇，問可入議對篇，曲操弄引吟諷謠詠可入樂府篇；章可入章表篇；所謂各入討論之域也。覽各篇或可入諸子篇。

(32)多唐寫本作才，是。

諧隱第十五

(1) 毛詩大雅桑柔序『桑柔芮伯刺厲王也。』正義白，『文元年左傳引此曰：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潤書有芮良夫之籍，知字良夫也。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謂君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也。』

(2) 「內怨爲俳」俳當作誑。放言曰謗，微言曰誑。內怨，即腹誑也。彥和之意，以爲在上者肆行貪虐，下民不敢明謗，則作爲隱語，以寄怨怒之情；故雖嘍戲形貌而不棄於經傳，與後世莠言嘲弄，不可同日語也。

左傳宣公三年，鄭伐宋，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驂乘答歌『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役人又歌『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左傳襄公四年，滅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滅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

(3) 禮記檀弓『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喪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喪。成人曰：『盍則續而鑿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見則死，而子皋爲之喪。』

又「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浴。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4) 史記滑稽列傳「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而不治。……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亦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曰：「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蕪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齋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5)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井序文選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

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臨闕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鬢耳，齟齬歷齒，旁行踽踽，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草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照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鷓鴣啾啾，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絮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願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李善注曰：「此賦假以爲辭，諷於媼也。」

(6) 史記滑稽列傳：「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諍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願難爲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槨楓豫章爲題湊，鈐甲卒爲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坐於前，韓魏翼衛於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壘窳爲槨，銅歷爲棺，齋以蕢棗，薦以木蘭，祭以梗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史記索隱『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辭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籍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7)漢書東方朔傳『上令倡監榜郭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瞿瞿，

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哺殼也；尻益高者，鶴僂喙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壺醜，老柏塗，伊優亞，狌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醜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庭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狌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

枚乘傳『皋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嬾戲，以故得媒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皋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諷東方朔，又自詆諷。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得其意。』案此即彥和所謂詆嬾媒弄無益時用者故，班固謂朔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嘲而已。」

(8) 魏志文帝紀未言其著笑書，裴松之注最爲富博，亦未言及，隋志不著錄，諸類書亦無引之者，未知何故。

魏文同時有郝鄆淳，撰笑林三卷。隋志同馬國翰輯得一卷。玉函山房藏佚書卷七十六。茲錄數則於下，魏文笑書當亦此類也。

漢世有老人無子，家富性儉蓄，惡衣疏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教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貨財充于內帑矣。

儉人欲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髡於背。爲首者以足觸習曰，「癡物！」諸人以爲儀當爾，各以足相踐曰，「癡物。」近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癡物。」

有癡孀婦翁死，婦教以行弔禮。於路值水，乃脫襪而渡，惟遺一襪。又覩林中鳩鳥云「鸛鵲，鸛鵲，」而私誦之，都忘弔禮。及至，乃以有襪一足立而縮其跣者，但云「鸛鵲，鸛鵲。」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襪，即還我。」

吳志薛綜傳「蜀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

推當是帷字之誤，幃帷席，即所謂衆坐喜笑也。

(9) 枉轡猶言枉道。潘岳醜婦，其說未聞。

東哲有勸農及餅諸賦，勸農賦殘缺，茲節錄餅賦如下：

於是火盛湯涌，猛氣蒸作；攘衣振掌，握捩拊搏；麴離於指端；手縈回而交錯，紛紛駭駭，當作駭駭

星分雹落。籠無迸肉，餅無流麴，姝媼唼救，薄而不統，雋雋和和，曠色外見；弱如春綿，白如

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糾；擊器者抵辱，立待者

乾咽。爾乃濯以玄醴，鈔以象箸，伸要虎丈，叩膝偏據；槃案財投而輒盡，庖人參潭與譚通古字通用而促

遽。手未及換，增禮復至；脣齒既調，口習咽利；三籠之後，轉更有次。自續古文苑二節錄

(10) 應瑒事未聞其說。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張敏集頭責子羽文曰「范陽張華，頭如巾齋杵。」謂頭

著巾，形如齋杵也。漢末以後，政偷俗窳，威儀喪亡，典論曰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

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難以嘲戲。又如曹植得邯鄲淳甚喜，誦俳優小說數千言，其不持威儀可以

想見。吳志諸葛恪傳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

「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君臣之間，竟相戲弄若此

。晉尚清談，此風尤盛；故彥和譏為溺者之妄笑，晉靡之狂歌也。溺人必笑，見左傳哀公二十年。晉靡，刑徒人也。晉靡狂歌，未知所本，當自

呂氏春秋大樂篇「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句化出。

隋書經籍志總集類有袁淑誹諧文十卷，是撰誹諧集之始。其文存者有雞九錫文，勸進牋，驢山公九錫文，大蘭王九錫文，常山王九命文。茲錄雞驢九錫文二首於下：

雞九錫文

維神爵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酉，帝顓頊遣征西大將軍下雒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侯扁鵲，咨爾浚雞山子。維君天資英茂，乘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君爲使持節金西蠻校尉西河太守；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爲會稽公；以前浚雞山爲湯沐邑；君其祇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帶，浚雞之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藝文類聚九十一

驢山公九錫文

若乃三軍陸邁，此句上有缺文糧運艱難，謀臣定算，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隨時與，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豪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復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隆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巨目雙磔，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麵，負磨廻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丘騾加爾使衙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

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爲中廬公。藝文類聚九十四

(11) 譏，廝辭也。字本作隱。晉語五『有秦客廝辭於朝。』韋昭注云『廝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真，問於朝也。廝方朔曰，非敢詆之，與爲隱耳。』

(12) 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薳，遂傳於薳。還無社薳大夫名與司馬外言號申叔展。二九皆薳大夫叔展曰：『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河魚腹疾奈何？』曰，

『目於智井而拯之。』一若爲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欲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

(13) 左傳哀公十三年，『吳申叔儀乞糴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璣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杜注：『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14) 史記楚世家『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敢諫者死。』』伍舉入諫，曰：『

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15) 戰國齊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道。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

此。」客曰，「郢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開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16) 列女辨通傳 楚處女莊姪：「莊姪見楚頃襄王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臙欲內崩，而王不視。』王問之，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臙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

孫君劉丞曰：「案列女傳，姪作姪。潛宮舊事三引列女傳作姪，姪字定誤。」

(17) 列女仁智傳 魯臧孫母：「臧文仲使於齊。齊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謬其辭曰：『歛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纒不足帶有餘。』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歛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也。台地名。萌同根。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同，合會也。合會有交錯之義。錯者，所以澹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纒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

(18) 漢書藝文志雜賦十二家，其第十二家爲隱書十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諱。』」歌末疑當作賦末。

(19) 諧辭與隱語性質相似，惟一則悅笑取調，一則隱諷示意。苟正以用之，亦可託足於文圃，然若空戲滑稽，則德音大壞矣。

(20) 說文言部新附「謎，隱語也。從言迷，迷亦聲。」

(21) 體目文字謂如世說新語捷悟篇「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蟹白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劉注謂「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事固可疑，然離合解義之法，識緯中固多有之矣。

(22) 圖象品物謂如捷悟篇「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棧桶，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撤之。既竟，曰，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也。」『人餽魏武一椀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又簡傲篇「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稽喜兄出戶延之不

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23) 荀卿蠶賦

荀子賦篇

有物於此，僂僂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雨。蠅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24) 魏文陳思高貴鄉公所作謎語，皆無可攷。

(25) 漢書藝文志列諸子爲十家，而云「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其一家即小說家也。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補注引沈欽韓曰「滑稽傳」東方朔博觀外家之語，」即傳記小說也。文選注卷三十「引桓子新論云」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詞。」

(26) 稗官，小官也。紀評云「祖而疑作朔之，」是。淳于髡東方朔滑稽之雄，故云然。史記蘇秦列傳「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

(27) 左傳成公九年引逸詩語。

文心雕龍注卷四

史傳第十六

(1) 紀評曰：『彥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當行，此篇文句特煩，而約略依稀，無甚高論，特敷衍以足數耳。學者欲析源流，有劉子玄之書在。』案史通專論史學，自必條舉細目；文心上篇總論文體，提挈綱要，體大繁，自不能如史通之周密。然如史通首列六家篇，向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特重左傳漢書二家，文心詳論左傳史漢，其同一也；史通推揚二體，編年體 紀傳體言其利弊，文心亦確指其短長，其同一也；至於煩略之故，實信之論，皆于玄書中精義，而彥和已開其先河，安在其爲敷衍充數乎？至如浮詞儒夫人樞機之發，至章句獲全，並文心之辭句亦擬之矣。

(2) 劉勰通鑑外紀黃帝紀『史官蒼頡造文字。』原注『崔瑗曹植蔡邕索靜曰：『蒼頡古之王者。』張揖曰：『蒼頡爲帝王，生於禪通紀。』慎到曰：『在扈犧前。』衛氏曰：『在包犧蒼帝之世。』譙周曰：『在炎帝世。』徐整曰：『在神農黃帝之間。』或云：『蒼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胡克家注云：『周禮外史疏引世本作篇曰：『蒼頡造文字，黃帝之史。』廣韻九魚又引之曰：『沮誦蒼頡作書』。』案此字下，不云並黃帝時史官。說文序曰：『黃帝之史蒼頡。』原注所引崔瑗蔡邕索靜，靜當作瑒張揖衛氏諸書引世本。

即隋書經籍志所載飛龍籍推授勸學聖學諸篇皆古今字詁林四體書勢衛之說也。索靖草書狀一卷，隋唐本不著錄，馬國翰有輯本。

山海中山經注及水經洛水注引河圖玉版曰：「蒼頡爲帝南巡狩……」案其言爲帝者，爲黃帝也。崔

瓌等即以蒼頡爲王者，蓋誤會河圖之文而然也。譙周徐整諸說，蓋古史考及三五歷文。或云者見

淮南子本經訓。載籍推史官之起，必云蒼頡，故詳錄前說，實則其人有無，非所能知也。

(3) 禮記曲禮上「史載筆，士載言。」無左右二字，彥和以意增之。大戴記盛德篇「天子御者內史

太史左右手也。云白虎通論記過徹膳之義「所以謂之史，何？明王者使爲之也。」陳立疏證曰「漢

書杜延年傳注云史使一也。或作使字。是史使或通用。言爲王者所使，故謂之史，亦諧聲爲義者

也。」彥和說本白虎通。

(4) 「記事者」「記言者」二者字疑衍。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書藝文志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玉藻疏引六藝論同，與漢志反。杜預春秋左氏

傳序正義云，「左是陽道，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

，誤耳。」彥和用玉藻說。

(5) 穀梁隱八年傳云，「誥誓不及五帝。」謂典謨唐虞所傳，誥誓三王始有也。尚書所載皆典謨訓

誥誓命之文，雖爲古史，而體例未具，非史之正宗。至周公制春秋，編年之體，於是起也。

(6) 杜預 春秋左氏傳序云：『韓宣子適魯，昭公二年見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公之舊典禮經也。』正義云：『知是舊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必有常禮，未修之前，舊有此法；韓子所見而說之，即是周之舊典，以無正文，故言蓋為疑辭也。制禮作樂，周公所為，明策書禮經，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謂五十發凡，是周公舊制也。』史記 歷書「紬緝日分。」索隱「紬緝者以言造歷算運者，猶若女工緝而織之也。」左傳 隱公元年「經元年春王正月」正義云：『周以建子為正，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書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彥和 紬三正以班歷之義，似用何休說也。杜預序又云：『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諸侯亦各有國史。』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見魯春秋。外傳晉語 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 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記 坊記云：「魯春秋記晉

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

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闕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

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公羊疏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此墨子佚語，附書李德林傳載德林至答魏收書引。皆諸侯各有國

史，通名春秋之證。史通六家篇「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

(7) 鄭玄王城譜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8) 紀評曰「昔者二字不必增。」歟鳳見前正緯篇。公羊傳哀公十四年「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

，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

袍。：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孔叢子記問篇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

，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

；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子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

矣！」

(9) 論語八佾篇「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翕如從之純如也，從諷曰純。言五音既發故純

盡其音，聲純純如諸噉如也，言其音繹如也，以成。」繼之以純如噉如釋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子罕篇「子曰，「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曰反魯在哀公十一年冬。漢書藝文志「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

，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入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褒貶見上徽聖篇。

(10) 存亡二字衍應刪。漢志云：『有所褒貶諱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正義云：將令學者本原其事之始，要載其等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聖人之趣雖遠，其頭可得而見。

(11) 釋名釋書契：『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爲信也。』廣雅釋言云：『傳，轉也。』『史通六家篇：『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12) 杜預左傳後序：『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此戰國史職猶存之證。漢書藝文志春秋類戰國策三十三篇。自注『春秋後事。』劉向戰國策序云：『中書本號，

或曰國事，或曰國策，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姚鼐援鶴堂筆記四十云：『按錄而不叙，即簡爲名，劉知幾亦同彥和此說。余謂此較向序之爲優。』劉說見六家篇

(13) 漢書藝文志春秋類楚漢春秋九篇。自注：『陸賈所記。』史記陸賈傳索隱：『賈撰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閒事。』漢志補注引沈欽韓曰：『隋志九卷。唐志二十卷。御覽引之。經籍攷不載，蓋亡於南宋。』王先謙曰：『後書班彪傳云：『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案賈敘述時輩，不容多有抵牾就其乖舛之蹟而言，知唐世所傳已非元書。章宗源隋經籍志攷證徵引頗詳。

(14) 史記自序『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位雜中賢，謂後世帝王不皆賢聖；文非元聖，謂遷不敢比春秋經，自序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君謂並遂比之於春秋，謬矣。」是也。本紀之名，彥和謂取式呂覽，恐非。史記大宛傳贊兩言禹本紀，正遷所本耳。

(15) 史記本紀十二，世家三十，列傳七十，書八，表十，共一百三十篇。本篇不言世家，恐有脫誤。疑當據班彪史記論作本紀以述帝王史記首列五帝本紀。三皇本紀司馬貞補撰。世家以總公侯自序謂三十輯共一級，此總字所取義。列傳以錄卿士，文始完具。史通云：『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

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本紀篇又云「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列傳篇又云「司馬遷之記

諸國也，其綱次之體，與本紀不殊。各國自用其年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放假以他稱，名爲世家。

『世家篇』又云「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

旁行邪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歟。」表歷篇。新論書佚，桓語亦引見梁書劉杳傳。又云「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藉

，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書志篇案史記八書，實取則尚書，故名曰書。尚書堯

典禹貢後世史官所記，略去小事，綜括大典，追述而成。故如「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即律書歷書天官書所由昉也。「歲二月東巡狩。」車服以庸。」封禪書所由昉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直哉惟清。」禮書所由昉也。「帝曰

，夔，命汝典樂。」百獸率舞。」樂書所由昉也。「帝曰，棄，黎長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平

準書所由昉也。禹貢一篇，河渠書所由昉也。劉子玄謂出於三禮，恐非。

(16) 班彪史記論後漢書班彪傳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闕，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探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于採經推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知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尙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箸其

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嚴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班彪學毅梁春秋，

此傳曰當是毅梁快文。

(17) 漢書敘傳下『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顏師古注曰『史遷則云「爲某事著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然，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前業謂太初以前多本史記，太初以後，又本其父班彪後傳數十篇。

(18) 漢書十志：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云『班氏最有高名，旣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史通論贊篇『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語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子玄此說公允，合彥和之旨。

(19) 至於以下四事，當在仲長統昌言中，惜其書佚亡，不能知所以辨之之辭。案漢書敘傳，固自謂『旁貫旨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記謂帝紀也，表志傳凡百篇。』又言『凡漢書，叙帝皇。…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自負甚至，因而有人嫉忌，造作謗語。宗經矩矱之典，端緒猶言條理豐瞻之功二句，當即統證明敘傳說非誇誕之語。漢書贊中數稱司徒掾班彪云云，

安得_謂爲遺親攘美？北周書柳惔傳『惔上疏言漢魏以還，密爲記注，無益當時；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興橫議，亦且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據此，惔亦知班陳之冤。劉子玄深於史學，而曲筆猶竟謂『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何無識輕詆至此乎！

(20) 左傳爲編年之史，史記爲紀傳之祖，二體各於短長，不可偏廢。史通本彥和此意，作二體篇，可備參證。節錄如下：

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爲次，列歲時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懿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展禽見左傳僖二十六年，此云不彰，誤記。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

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

(21) 委機謂孝惠因呂后戮賊夫人，以憂疾不聽政而崩。孝惠享國七年，寬仁友愛，雖政出母氏，實一代宗主。齊召南曰『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孝文本紀前，止作呂后本紀，以惠帝事附入，殊非體

制；班氏列惠帝紀於高后紀之前，義理甚正。』前漢書卷二改證齊氏之說是也。按少帝及恒山王弘實孝惠

後宮子，八年之間帝位兩易，班氏爲整齊計，故立高后紀，以省煩擾。如立少帝紀，則文帝有篡竊之嫌。彥和忱於後

世母后臨朝外戚閹宦肆虐，故云遠經失實。言各有當，而紀評謂「獨抽此條，未免挂漏，」不知

彥和實能獨見其大也。說文女部『媯，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鄭玄依春秋緯注禮記明堂位云

『女媯三皇，承伏羲者。』鄭不言其爲女身，彥和當即用鄭義也。

(22) 通典六十七載晉庾翼答何充書曰『中古以上，未有母后臨朝，女主當陽者也，乃起漢耳。』尙

書牧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徽梁傳僖公九年『諸侯盟於葵丘

。曰，母雍泉，母訖糴，毋易樹子，嫡子母以妾爲妻，母使婦人與國事。』史記匈奴列傳『秦昭王

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昭王母。史記呂后本紀『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

滅梁趙燕以王諸呂。』

(23) 後漢書張衡傳『衡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

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

(24)子弘實孝惠子，羣臣立文帝，故強稱『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彥和所云『子弘雖僞，』謂僞稱張后子，非謂其非孝惠子也。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一 有漢少帝本孝惠子攷 漢書王莽傳上『平帝崩。…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

子。』

(25)隋書經籍志『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二卷』起光武記註至靈帝 長水校尉劉珍等撰。 韋宗源考證云『唐志一百二十六卷。書

錄解題八卷。宋志十卷。其書以新市平林諸人列爲載記。房喬修晉書劉淵等載記，蓋仿其例。今

四庫緝本二十四卷。有天文志地理志。』史通正史篇『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陳宗尹敏孟異

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皆本後漢書 班固傳之文 自是以來，春秋

考紀謂帝紀也。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劉珍及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

外戚諸傳。起自建武，光武訖乎永初，安帝事業垂竟，而珍尤繼卒。劉珍李尤事均見 後漢書文苑傳。復命伏無忌

與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到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後漢書伏湛傳「桓帝元嘉中詔無 忌與黃景崔石等共撰漢記。」至元嘉元年

桓帝復令邊韶崔實朱穆曹壽雜作穆孝穆崇二皇文有 脫誤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

林傳入崔篆諸人，實壽又與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

，號曰漢記。參語見文苑傳。崔實見崔駰傳。朱穆見朱暉傳，惟史不言其修史。曹壽不知何人，或謂即班昭之夫，非是。曹世叔早卒，不得在桓時修史。延篤見本傳。熹平中漢帝馬日磾蔡邕

揚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

(26) 隋書經籍志『後漢書九十五卷。本一百卷。晉秘書監袁山松撰。章宗源攷證云『晉書袁山松傳』山松著後漢書百

篇。』舊唐志一百二卷。新唐志一百一卷，又錄一卷。今存姚氏緝本一卷。』又『後漢南記四十

五卷。本五十五卷，今殘缺。晉江州從事張靈撰。攷證徵引得十餘條。唐志五十八卷。

(27) 隋志『後漢記六十五卷。本一百卷。梁有。今殘缺。晉散騎常侍薛靈撰。攷證云『唐志一百卷。今存姚氏緝本一卷。太

平御覽皇王部引光武帝章帝桓帝靈帝六贊。』又『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攷證

云『新唐志同，又錄一卷。舊唐志三十三卷。史無帝紀，惟聞此書。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承書有風

徽傳，亦創見也。史通論贊篇『謝承曰證。』今存姚之駟緝本四卷。』案謝承之外，尚有晉祠部

郎謝沈後漢書八十五卷。彥和所指，未知何人。

(28) 隋志『續漢書八十三卷。晉秘書監司馬彪撰。攷證云『晉書司馬彪傳』彪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

終於孝獻，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唐志八十三卷，又錄一卷。今存姚氏緝本一卷。

』案續漢書亡，而志獨以附范書得存。又『漢後書十七卷』本九十七卷。今殘缺。晉少府卿華暉撰。考證云『晉書華暉傳

』初，暉以漢紀煩穢，有改作之志。會爲臺郎，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

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

：「史通內篇曰「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二體又曰「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

外篇正又外篇曰「矯刪定東觀記爲漢後書。」篇正史愚按蔚宗撰史，實本華嶠，故亦易外戚爲后紀

，而肅宗紀論，二十八將論桓譚馮衍傳論袁安傳論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傳序班彪傳論，章懷並注爲華嶠之辭。」案史通正史篇論後漢書，於東觀記之下，即論司馬彪華嶠二書，亦可以證彥和詳實準當之評，必非虛也。

(29) 隋書經籍志「魏氏春秋二十卷。」孫盛撰考證云「晉書孫盛傳「盛著魏氏春秋。」史通題目篇曰

「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魏尙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瓛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模擬篇曰「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編帝名，以此擬春秋，所謂貌同心異也。」魏志武紀注引「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爲孫盛著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取信。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又臧洪傳注「臣松之之案孫盛言諸所改易，非別有異聞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陳泰傳注「臣松之之案孫盛言諸所改易，非別有異聞，自以意製，多不如舊。凡紀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

而徒長虛妄哉。」盛書稱陽秋，避簡文太后諱也。簡文太后諱阿春魏略三十八卷。隋志不著錄魏考證云「見舊唐志正史類。新唐志五十八卷，入雜史類。史通題目篇曰『魚豢姚察豢宜著魏梁二史，隋志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勝之以略。』稱謂篇曰『魚豢孫盛等吳蜀號諛，呼權備姓名。』又外篇論古今正史曰『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愚按魏略有紀志列傳，自是正史之體。」

江表傳，隋志不著錄。後漢書章懷注引用，撰人題虞浦。唐志入雜史，題五卷，云虞溥撰。晉書虞溥傳「撰江表傳。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於秘書。」

隋志吳錄三十卷。張勃撰。梁有，隋亡。考證云「史記索隱伍子胥傳「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也。作吳錄。裴注引之是矣。」唐志入雜史類。通志略入編年類。其書有志有傳，其體不似編年類。」

(30)晉書陳壽傳「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彥和謂荀張比之於遷固，張係張華，荀不知何人，豈勗嘗稱其書，旣而又疾之耶？抑荀或是范之誤。范頴表言「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或即彥和

所指非妄譽也。

(31) 史通正史篇『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浦二田釋云：按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則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蕭子顯也。編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則陸機干寶曹嘉之習鑿齒鄧粲張盛劉謙之王韶之徐廣檀鬱鄧季產也。據志蓋十九家，豈蘇翊氏書獨主漢斥魏，以爲異議遂廢不用歟？案上列諸人有與彥和同時或後於彥和者，然晉書著作之繁，於此可見。

(32) 隋志『晉紀四卷。』陸機撰考證云『史通內篇曰，「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叙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本紀曲筆篇曰「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外篇曰「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正史篇。

(33) 隋志『晉紀十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撰年考證云『宋書王韶之傳「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詎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爲後代嘉史。」南史蕭韶傳曰，「昔王韶之爲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史通雜述篇曰「若王韶之晉安陸記安陸當是陸安之記。此之謂偏記者也。』

(34) 隋志『晉紀二十三卷。』

千寶撰。訖

考證云『晉書千寶傳』寶字令升。著晉紀，自宣帝訖於感帝

，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史通內篇論二體曰『晉史有王虞，

副以干紀。』又曰『千寶著書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

之事，靡有遺也。』又載言篇曰『千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又

論贊篇曰，『必擇其善者，千寶蔚宗裴子野是其最也。』序例篇曰『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

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以下，遂躡其蹤。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千寶蔚宗理切而多功，鄧粲道

鸞詞煩而寡要。』唐志綱年類有千寶晉紀四十卷，正史類又有千寶晉書二十二卷，自是重出。』

(35) 隋志『晉陽秋三十二卷。』

盛宣帝孫

考證云『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

稱良史。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孫盛千寶，文盛爲史，準之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

同。』

(36)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一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

，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咸十年梁亡僖十年城緣陵僖十年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一約言示制，推以

知例，參會不地桓二年與謀宣七年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一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

其事非一，故言諸以總之也。璧假許田桓元年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一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楛

如僖十六年齊人止公之類。

莊二十三年 刻檜莊二十五年 天王求車桓十 齊侯獻捷莊三十一年 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

欲蓋而章，書齊豹盜昭二十二年 三叛人名襄二十一年，昭三十一，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

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左傳有五十凡例。如「隱公七年春，

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嗣也，以繼好息民。

皆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 謂之禮經。」杜注「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

(37) 班彪論史記，謂其細意委曲，條理不經。范曄謂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

獄中與諸甥姪書。 彥和之說本此。然史漢一爲通史，一爲斷代，皆正史不祧之祖，後之撰史者，無能踰其軌

範，所謂莫有準的，特以比春秋經傳爲不足耳。

(38) 瓌當作祭。晉書鄧祭傳「鄧祭長沙人。以父穉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隋志

「晉紀十一卷」。注云，「訖明帝。」世說賞譽篇注引「咸和中，貴游子弟慕王平子謝幼興爲達

，卜壺欲奏治之。」咸和成帝年號，是祭所記不止訖於明帝。御覽人事部「張華多鬚，以帛纏之

，陸雲見之笑不能止。」華雲皆卒於惠帝時，似不宜載於元明紀中。隋志考證語 豈祭初撰元明二朝事，

既而又擴充稱晉紀耶？祭書亡佚，彥和所云，無可徵實矣。

(39) 才略篇云「孫盛準的所擬，志乎典訓，」蓋取法鄧祭也。

(40) 史記自序集解引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自序「遷爲太史令，納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

(41) 史通論贊篇可與彥和此說互證，節錄於下：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後漢書 陳壽曰評，王隱曰議，晉書 何法盛曰述，晉書 常璩曰撰，魏志 劉劭曰奏。三史略記：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焉。

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成史，持論尤宜闕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狗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策，豈知史書之大體，裁削之指歸者哉！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陳 壽，陳壽謂諸葛不逮管 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 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 梗 槩，一言以蔽之。

(42) 紀以綱年，傳以縱事。史通類省篇實本彥和此說，文載徵聖篇。

(43可)參閱本篇第二十條所錄史通二禮篇。

(44)後漢書張衡傳「衡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典藉不合者十餘事。」章懷注曰「衡集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摘班固不合，見上第二十三條。十餘事僅存此三條。晉書傳玄傳「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嚴可均至晉文^{四十七}有傅子輯本，無論後漢尤煩之文。惟史通覈才篇引傅玄云，「觀孟擊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自盡乎？何其益陋也。」三史謂史記漢書東觀漢記。其評斷惜亡佚不可攷。

(45)「傳聞異辭」見公羊隱公元年桓公二年及哀公十四年傳。「錄遠略近」見荀子非相篇。彥和此論，見解高絕，史通疑古惑經諸篇所由本也。孔子修春秋，託始平隱，以高祖以來事，尙可問聞知也。尙書託始於堯舜，以堯舜爲孔子所虛懸之理想人物，故堯舜二典，謂之尙書；尙書者，上古之書，與夏書商書之有代可實指者，本自有別。竹書紀年起於夏禹，已不可信。司馬遷撰史記，

乃又遠推五帝，作五帝本紀；張衡欲紀三皇，司馬貞本其意補三皇本紀；皇前蓋帝王世紀，徐整三五歷記皆論三皇事。亦記盤古神話。宋胡宏撰皇王大紀，又復上起盤古；盤古本西南夷之神話，自後漢流傳於中國。愈後出之史家，其所知乃愈多於前人，牽引附會，務欲以古復有古相高，信述遠之巨蠹矣。

(46)史通曲筆篇申述彥和此論，茲節錄之。

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訓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以降，率由舊章，史氏有爭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晉書王隱傳「虞預私撰晉書，借隱所著書盜竊之。後更疾隱形於言色。」子野休文釋紛相謝，裴子野曾祖松之，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後無開焉。子野更撰爲宋畧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而云載淮南太守沈瑛，以其不從義節故也。沈瑛徒跳謝之，請兩釋焉。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仇，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云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沈約宋書多妄，蕭武梁武帝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愧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

案史貴信實，不知則闕。歷觀史家，其性情高下，愛憎無準，固已如劉子玄所論。然亦有才稱良

史，性好直筆，而記載失實，舛誤不免，斯蓋事非得已，欲改末由者也。一事：孔子修春秋，有褒諱譏貶之例，深文隱晦，莫測精微，三傳紛紜，更滋歧徑。夫簡策定制，云出周公，孔子筆削，取準禮經，古史體式本爾，固不必以後代史學繩墨之也。史遷爲紀傳之祖，發憤著書，僻多寄託，景武之世，尤著微旨，彼本自成一家言，體史而義詩，貴能言志云爾。班固陳壽，整齊故事，頗重客觀，克稱良史。自外諸史，率好駕說是非，銜其褒貶，委曲諱隱，相詭忠厚，主觀強烈，真跡掩損。亦有國家醜穢，諱莫如深，生在本朝，宜避時難，豈得責以齊史之死職，孫盛之寄書。抑此二患，非無救藥。一則據事直書，棄絕抑揚，聞見必錄，毋煩贊論，二則不知之例，無妨闕文，時移世遷，後人可補。必使史如寫生畫，形色隨實物，又如葡萄酒，不入一滯水，純憑客觀，絕無主觀，庶幾事絕矯飾，文盡可信。二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子孫傳業，守職不墮，用能優游綴輯，求其真切。自司馬遷死後，史無專官，隋唐以降，更置監修，限以歲月，鉗其喉舌，載筆之士，烏合史館，倉卒成編，惟務速效。史料所資，朝廷則有實錄，語多諛諛，大臣則有行狀碑表或出門生獻媚，或出文人鬻筆，類不可信，至於名士專集，雜載傳狀墓志，本無直筆之責，自多阿世取容。及其易代修史，藉此排編，刪改首尾，貴能形似，既乏旁稽參校之暇，故老鄉里之詢，濁源混混，欲挹清流，烏可得乎？三事：曾參殺人，顏回攬飯，耳目所親，猶或舛

訛。況時代久遠，疆域寬廣，轉展言傳，能不失實。記錄之士，有聞直書，縱無一字之差，已蕩事物之真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又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又曰，紂之惡，不若此之甚也。下流之人，衆惡所歸，反觀上流，衆善所歸，則史冊所稱聖賢豪俊，其言行果可無疑乎？四事：編年之法，遇事而書，範圍非廣，秉筆較易。自紀傳創體，號爲正史，一代鉅典，莫不因循，政治之繁雜，人物之殷盛，既難得其統緒；至於天文律歷，地理藝文，譜牒世系，典章沿革，尤專門絕學，非一人所能精，史漢以下，敷衍抄撮，纂襲備數者多矣。此葛宗所以歎班書十志該富，爲不可及，文通銜才，先撰十志，而李延壽諸人竟束手不爲也。晉史撰述多家，終歸淪廢，向使諸人用其所長，各作專史，所得不更善乎？精一易工，囊括多漏，此自然之理也。紀傳包舉既廣，踏駁舛訛，勢不可免，故非撰造專史，不能救紀傳根本之尤。五事：記言記事，古史分職，尙書左傳，頗可攷證。自文士撰史，好用古言，鄙薄俚語，嗤爲不經；於是武夫走卒，言必雅馴，修飾改易，幾類翻譯，喪真失實，莫此爲甚。夫文言紀事，或收簡約之功，口語傳神，必須存其本質。李延壽南北史，頗著鄙語，及今讀之，轉富生氣；宋子京新唐書，文求典雅，詞悉獨造，用力雖勤，徒資駭笑；觀此二史，思過半矣。修史之士，必代他人造作古言，讀其書者，又信以爲其人之言，果真云云；轉相傳授，後先一轍，雖欲證改，末由也已。凡此五事，

皆致尤於不意之中，與吹霜煦露，寒暑筆端者，罪當異科，而記事不實，貽誤後人，其失惟均。抑吾爲此言，非謂古史一不可信，但欲細辨真僞，探求實證，勿輕爲作假者所催眠，迷滯而不悟耳。因彥和有時同多詭之歎，聊貢警說，附茲高論。

(49) 紀評曰：『陶詩有「聞多素心人」句，所謂有心人也。似不必改作素臣。』案紀說是也。素心猶言公心耳。

(50) 公羊閔公元年傳：『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爲賢者諱。』謹瑜謂尊者賢者。諱尊賢，懲奸慝，爲作史之準繩。

(51) 史通全書，皆推闡此四句之義，孰謂彥和此篇，是敷衍足數者。

(52) 贏與贏通。贏。賈有餘利也。韓愈不敢作史，恐贏得是非之禍尤耳。荷擔猶言負責。

(53) 遷固皆良史，而後世尙詆呵之；若褒貶任情，抑揚失正，則生絕胤嗣，死遭剗斷，雖乎免於殃戮矣。韓愈不敢撰史，蓋深有見於其難也。

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迹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尙非淺陋儉惰者所能就，况褒貶耶！孔子

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大史氏兄弟幾盡；左邱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瘕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賤，亦懸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迹，及賢士大夫事，皆轟轟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54)南齊書魚腹侯子響傳『劉繪爲豫章王嶷乞葬鮑子響表云積代同之爲美，歷史不以云非。』稱史爲歷史，即世歷斯編之義。

諸子第十七

(1) 紀評曰『此亦泛述成篇，不見發明。蓋子書之文，又各自一家，在此書原爲闢入，故不能有所發揮。』案紀氏此說亦誤。柳子厚謂『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答韋中立論論師道書和論文，安可不及諸子耶？

(2) 漢書藝文志曰『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

(3)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正義曰『老莊荀孟管晏孫吳之徒，制作子書，皆是立言者也。』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4) 漢書藝文志兵陰陽家有風后十三篇。自注『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又有力牧十五篇。自注『黃帝臣。依託也。』又道家有力牧二十二篇。自注『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又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自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5) 風后力牧伊尹諸人，非自著書，其遺語流傳，至戰國始述之於篇耳。札遂十二戰伐元本作戰代。馮本活字本並同。案元本是也。銘箴養氣才略三篇並有戰代之文。』

(6) 子自當作子目，謂子之名目也。鐵橋漫稿五鬻子叙曰『漢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隋志道家鬻子一

卷。舊唐志改入小說家。新唐志仍歸道家。今世流傳僅唐永徽中華州鄭縣尉逢行珪法本，凡十四篇爲一卷。道藏作二卷，在顛字號。注甚疏蔓；又分篇瑣碎，所題甲乙，故作傾倒屬亂，以警惑後人。又有陸佃校本，分行珪十四篇爲十五篇，瑣碎尤甚；又彙其次第，不足存。案羣書治要所載起迄如行珪，而第二篇至第十三篇聯爲一篇，則行珪十四篇僅當三篇。意林稱今一卷六篇，末後所載多出晉文王見鬻子一條，則行珪十四篇未足六篇。行珪姓名不他見，其人爲唐人與否，其本爲唐本與否，未敢知之。』四庫提要曰『考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是當時本有二書。列子引鬻子凡三條，皆黃老清靜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載與賈誼新書所引六條文格略同，疑即小說家之鬻子說也。今本或唐以來好事之流，依仿賈誼所引，撰爲贗本，亦未可知。觀其標題甲乙，故爲佚脫錯亂之狀，而誼書所引，則無一條之偶合，豈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讀者互相檢驗，生其信心歟？且其篇名冗贅，古無此體，又每篇寥寥數言，詞旨膚淺，決非三代舊文，姑以流傳既久，存備一家耳。』

(7) 史記老莊列傳『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孔子問禮於老聃，見禮記會子問篇，當可信。惟著道德經之老子，當即其子爲魏將者，時代遠在孔子後，不得爲孔子師。

(8) 彥和意謂騁子老聃皆賢者，故其遺文稱子，其實述老子學者亦尊五千言爲經，漢志道家所著鄒氏經傳傅氏徐氏經說是也。

(9) 漢志儒家孟子十一篇。

趙岐章句題辭云「七篇二百六十一章。又有外書四篇；性善，文說，孝經，爲正。其書不能宏深，似非孟子本真也。」今所傳孟子外書更屬中之偽。孫志祖讀書記卷二有論孟子外書二節甚善。

禮記曲禮下「立則磬折垂佩。」正義曰「臣則身宜僂折如磬之背，故曰磬折也。」漢志道家莊子五十二篇。今郭象注本僅三十三篇。莊子內篇首列逍遙遊。文選潘安仁秋興賦注引司馬彪云「言逍遙無爲者，能遊大道也。」翺翔猶言逍遙。

漢志墨家墨子七十一篇。自注「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莊子天下篇論墨學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覈。」郭注「覈無潤也。」案說文角部「覈，盛饌也。一曰射具。從角覈聲。」又石部「礪，礪石也，礪或作覈。」礪石謂堅也。玉篇「礪，礪礪。」莊子大覈之覈，係覈之假借字。管子地員篇亦以覈爲覈。

漢志名家尹文子一篇。自注「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鉞俱游稷下。」鉞音形。」錢大昭曰「今道藏本上下二篇，大道篇蓋本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詮次之舊。故隋志已作二卷。」其書言「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即彥和所稱課名實之符

也。

漢志農家野老十七篇。自注『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王應麟曰『真隱傳』六國時人，遊秦楚間，年老隱居，著書言農家事，因以爲號。』

漢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自注『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王應麟曰『史記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云云，燕昭王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又見司燿注鄒司農引。』史記孟荀列傳集解引別錄云『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

漢志法家申子六篇。自注『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集解引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

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過太史公所記也。』鐵橋漫稿五申子叙曰『秦族訓淮南子云『今商鞅之開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注『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也。』案三符當是申子篇名。史

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云『三卷』隋志不著錄。舊新唐志意林皆三卷。宋不著錄。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三卷。今復不著錄。余從羣書治要寫出一篇，刺取各書引見之文，依意林次第之。其篇名可考者，曰君臣見意林二，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三百九十，六百二十四，曰大體引見初學記二十，五及意林。及三符也。餘三篇不知也。』

又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四庫提要曰：「文獻通考引周氏涉筆以爲鞅書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詞，非本所論著。然周氏特據文隱斷，未能確證其非。今考史記稱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車裂鞅以徇。則孝公卒後，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書？如爲平日所著，則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開卷第一篇即稱孝公之諡？殆法家者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猶管子卒於齊桓公前，而書中屢稱桓公耳。」

鬼谷子一卷。案鬼谷子漢志不著錄。隋志縱橫家有鬼谷子三卷。注曰：「周世隱於鬼谷。」玉海引中興書曰：「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丸本經持樞中經等篇。」因隋志之說也。唐志卷數相同，而注曰蘇秦。司馬

貞素隱引樂臺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蘇秦此又唐志之所本也。胡應麟

四部正譌則謂漢志有蘇子三十一篇，張子十篇，必東漢人本二書之言，蒼萃爲此，而託於鬼谷，

若子虛亡是之屬。其言頗爲近理，然亦終無確證。隋志稱皇甫謐注，則魏晉以來書，固無疑耳。

以上多取四庫提要說。孫志祖讀書泚錄四鬼谷子注條云：「鬼谷子注向有樂臺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四家，今所

傳者，不著撰人名氏。近秦太史恩復刻本題爲梁陶宏景注，以注中有引「元亮曰」之文。元亮爲

陶潛字，宏景引其言去姓稱字，故斷爲陶注。志祖案中又有稱陶宏景曰者，則其人在宏景後，

而非宏景注明矣。近刻去此四字，但注云。別本引稱陶宏景曰。去姓稱字，古人注書，亦無此體例。疑所稱元亮者，或其人

姓元，未定是五柳先生也。今本蓋唐尹知章注。尹知章鬼谷子叙，困學紀聞嘗引之。」

漢志雜家尸子二十篇。自注「名俊，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俊逃入蜀。」汪繼培輯尸子序

曰「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隋唐志並同。宋時全書已亡。王應麟漢志攷證云「李淑書目存

四卷。館閣書目止存二篇，合爲一卷。其本皆不傳。：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宦者呂謂尸子書二十篇

。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劉向序荀子，謂尸子著書非先王之法，

不循孔氏之術。劉勰又謂其兼總雜術，術通而文鈍。今原書散佚，未究大指。」

漢志小說家青史子五十七篇。自注「古史官記事也。」王應麟曰「風俗通義引青史子書。大戴禮

保傅篇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隋志梁有青史子一卷。」

案以上十家並本漢書藝文志，每家舉出一人。惟鬼谷子不見於漢志，彥和時有其書，以爲蘇秦張

儀之師，故特舉之。

(10)史記始皇本紀「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彥和云「煙療之毒，不及諸子。」恐非事實。戰國諸子之學，亦有師徒相傳，珍守勿失，其書籍又非如六經

之繁重，山巖屋壁，藏匿自易，故至漢代求書，諸子皆出也。論衡書解篇「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籍具在。」此彥和所本。趙披孟子章句題辭亦謂秦不焚諸子。

(11) 漢書藝文志總叙曰「昔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湯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占卜之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醫藥之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略志「哀帝使歆嗣父之業，乃從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書，撮其指要，著爲七略。」故有輯略，前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藉。」

文選魏都賦注引風俗通云，劉向別錄「讎校者，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劉向上晏子列子奏並云「以殺青書可繕寫。」然則其錄奏者，並先殺青書簡也。御覽六百六引風俗通云，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

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汗也。吳越曰殺，殺亦治也。向爲

孝成皇帝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刑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以上皆漢書補注引沈欽韓說漢書藝文

志「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12) 隋書經籍志子類著錄魏晉人所撰書多種，在雜家小說家者尤不鮮。說文言部調或作調。廣韻二

十五寒「調，逸言。」韓詩外傳五「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

箱。」與中載物，形如箱，因謂之車箱。照軫疑當作被軫。釋僧祐出三藏記集雜錄序曰「書序之繁，充車而被軫矣」

說文「軫，車後橫木也。」充箱被軫猶言車不勝載。

(13) 禮記月令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日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

之首章也。」

(14) 黃注「荀子禮論前半，褚先生補史記禮書探入；其後半皆言喪禮，三年之喪一段，與禮記三年

間同文。」

(15) 列子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革莊子音棘。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江

浦之間生麼蟲麼細也。其果反。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蛟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

方晝拭目，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鱸俞師曠方夜掩耳俯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

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震之聲。』

(16) 莊子則陽篇：『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薦之於魏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蠅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蠅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蠅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遂北旬有五日而後返。』按登觸相爭，係戴晉人對梁王語，非惠施也。

(17) 列子湯問篇：『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隤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

又夏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

(18) 淮南子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

(19) 諸下脫一「子」字。混同疑當作鴻洞，鴻洞，相連貌，謂繁辭也。漢書揚雄傳「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也。或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法言目曰，降周迄孔，成於王道。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師古曰「言其後漢末虛誕益章，乘於七十弟子所談微妙之言。」宋邵曰「法言微作微。吳祕誤吾子第二。」法言，闕諫也，徵美也。辨其異端而眞微美。」吳祕誤吾子第二。」

(20) 洞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注「夏曰連山，殷曰歸藏。」歸藏爲殷代之易，殷湯當作股易。漢志不載歸藏。御覽六百八引桓譚新論云「歸藏四千三百言。」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十五輯得八百四十六字。茲錄其兩條。「昔者羿善射，彈十日，果弊之。」弊，彈也。「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爲月精。」

(21) 五蠹，韓非子篇名。五蠹謂學者，言談者，帶劍者，串御者，串御猶言近習商工之民。此五者皆邦之蠹也。商君書新令篇「六蠹：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俞樾諸子平議二十「樾謹案上言六蠹，下言十二者，而中所列凡九事，於數皆不合。疑禮樂詩書孝悌當爲六事；本作曰禮，曰樂，曰詩，曰書，曰修善，曰孝，曰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故總之爲十二也。然則何以稱六蠹？曰，六蠹二字乃衍文也，六蠹之文見法滲篇。其文曰：「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

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曰好，曰志，曰行。」此說六蝨最得。蓋歲也，食也，農之蝨也；玩也，好也，商之蝨也；志也，行也，官之蝨也。去鹽篇又曰，「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然則商子之意不以此爲六蝨明矣。』商鞅戰死。說文「鞅，鞅人也。」韓非至秦，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22) 黃注『列子仲尼篇公孫龍誑魏王曰「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按列子所述魏公子牟正深悅公

孫龍之辯，所謂承其餘斃者也。樂正子與魏公子牟之盜辭。莊子秋水篇則異是。龍問牟，吾自以爲至達已，今聞

莊子之言，無所開吾喙，何也？公子牟有培井之電謂東海之鼈之喻，是鴉烏當作井鼈矣。』

(23) 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鳳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怪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

(24) 孟荀皆戰國大儒，傳孔門之學，不容軒輊於其間。荀子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爲僞，楊倞注曰「僞爲也」，其義甚明。後人昧於訓

詰，誤以爲真僞之僞，遂譁然措擗，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即泄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彥和稱孟荀理懿而辭雅，識力遠勝韓愈大醇小疵之論，宋儒盲攻，更不足道。

(25) 漢志道家筌子八十六篇。今書存七十六篇。十篇有錄無書。劉向上奏云：『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又儒家晏子八篇。劉向上奏云：『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

(26) 漢志道家列子八篇。今本出晉張湛，疑即湛所僞造也。張湛列子序云：『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險，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湛序云：『往往與佛經相參；』蓋湛時佛學已入中國，故得竊取其意。又云：『特與莊子相似；』蓋莊子書中多稱列御寇，故取材莊子特多。又周穆王篇非汲冢書發見後不能造，尤爲湛僞撰之證。穆天子傳晉初出於汲冢。列子放誕恢詭，故彥和云：『氣偉而采奇。』

(27) 心齋辭壯，即史記所謂「其語闕大不經，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者也。

。論衡案書篇『鄒衍之書，濶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

(28)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體身則可，其言多不辯，何也？曰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昔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故其言多不辯。』漢志墨家篇墨子六篇。隋唐志並云一卷。意林同。隨巢爲墨翟弟子，班固自注其書言鬼神災祥，闢發墨子明鬼之義，以爲鬼神賢於聖人。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有隨巢子一卷。

(29)漢志尸子二十篇，尉繚子二十九篇，並在雜家。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故彥和稱其術通。漢志兵形勢家有尉繚三十一篇。今所傳尉繚子五卷，二十四篇。胡應麟謂兵家之尉繚，即今所傳，而雜家之尉繚，並非此書；今雜家亡而兵家獨傳。案胡氏之說是也。晁公武讀書志稱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畧尉繚子李德公問對類武學號曰七書。此兵家之尉繚所以得傳。

(30)漢志道家鷄冠子一篇。自注『楚人居深山，以鷄爲冠。』今所傳宋陸佃注本凡十九篇。其中世兵篇與賈誼鵬鳥賦文辭多同，彥和所謂亟發深言者殆指此篇。抱經堂文集十書鷄冠子後『鷄冠子十九篇，昌黎稱之，柳州疑之。學者多是柳。蓋其書本雜采諸家之文而成。如五至之言，則郭隗之

告燕昭者也，伍長里有司之制，則管仲之告齊桓者也。世兵篇又襲管仲連燕將書中語，謂其取異讀鵬賦之文又奚疑。」

(31) 四庫提要曰：『高似孫子略稱其一闕一闕，爲易之神；一翕一張，爲老子之術，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子皆卷三誠爲過當。宋濂潛溪溪詆爲蛇鼠之智；又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柳宗元辨鬼谷子以爲言益奇而道益隘，差得其真。蓋其術雖不足道，其文之奇變詭偉，要非後世所能爲也。』

(32) 漢志道家文子九篇。自注『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隋志文子十二卷，即今所傳本也。其書並引老子之言而推衍之，旨意悉本老子，故云情辨以澤。澤，潤釋也。

(33) 四庫提要曰：『其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其言出入於黃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至名，自名以至法，蓋得其真。』

(34) 漢志法家慎子四十二篇。史記『慎到趙人，著十二論。』孟荀列傳『隋志舊唐志皆十卷。滕輔注崇文總目三十七篇。書錄解題稱麻沙刻本纔五篇。余所見明刻本亦皆五篇。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有注，即滕輔注。其多出之篇曰知忠曰君臣。』錢樞漫稿四庫提要曰：『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

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

(35)漢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參和所云博喻之富，殆指內外儲說林等篇而言。

(36)漢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自注：「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四庫提要曰：「今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實一百六十篇。漢志蓋舉其綱也。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爲醇正。大抵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爲不苟，論者鄙其爲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

(37)漢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漢書景十三王傳謂：「淮南王安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河間獻王德傳淮南王傳辯博善爲文辭。要略曰：「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猶操乘也。扈冶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搖楚人謂精也。靡覽，小皆覽棄其眇挈，楚人謂澤濁爲眇挈。擗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鳥田翰古文舊書考四淮南鴻烈經傳曰：「予推今所存二十一篇之目，繆稱調齊俗訓道應斷陰言訓兵習訓人風訓秦族訓嬰嬰八篇之

注本，則蓋僞許慎；其餘十三篇，恐屬高誘注本。」島田此說頗有徵，附記於此。

(38) 彥和特舉以上十八家，爲晚周百氏之冠冕，其中淮南一家雖出於漢代，然撰書之人，仍存戰國恣肆高談之風，故得列入。並指明研求諸家之

徑途，循此以往，則得百氏之華采也。「文」疑是衍字。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鄭玄注曰「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彥和謂循此則得諸子之順說，

不至爲鄙倍之言所誤也。

(39) 札遼十二 案典當作新。新語十二篇，今書具存。史記賈本傳及正義引七錄並同，皆不云典語

。隋書經籍志儒家云「梁有典語十卷，吳中夏督陸景撰。亦見馬總意林。與陸賈書別。彥和蓋偶誤記也。

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大旨皆崇王道，黜霸術，貴仁義，賤刑威，歸本於修身用人。其稱

引老子者，惟思務篇引上德不德一語，餘皆以孔氏爲宗。所援據多詩書春秋論語之文。紹孟荀而

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史遷曰爲辯士，未足以盡之。用四庫提要及嚴可均新語錄語。嚴語見鐵橋漫稿五。

(40) 漢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隋唐志皆九卷，別

本或爲十卷。」考今隋唐志皆作十卷，無九卷之說，蓋校刊隋書唐書者，未見崇文總目，反據今

本追改之。明人傳刻古書，往往如是，不足怪也。然今本僅五十六篇，又問孝一篇，有錄無書，

實五十五篇，已非北宋之舊。抱經堂文集十書校本賈誼新書後云「新書非賈生所自爲也，乃習於

賈生者，萃其言以成此書耳。過秦論史遷全錄其文，治安策見班固書者乃一篇，此離而爲四五，後人以此爲是賈生平日所草創，朱子語錄豈其然歟？書中爲漢書所不載者，雖往往類說苑新序韓詩外傳，然如青史氏之記，具載胎教之古禮，修政語上下兩篇，多帝王之遺訓，保傅篇容經篇並敷陳古典，具有源本；其解詩之騁虞，易之潛龍亢龍，亦深得經義。魏晉人決不能爲，故曰，是習於賈生者，萃而爲之，其去賈生之世，不大相遠絕可知也。」

(41) 四庫提要曰：『漢書藝文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注曰：「法言十三。」雄本傳具列其目。凡所列漢人著述，未有若是之詳者，蓋當時甚重雄書也。自程子始謂其曼衍而無斷，優柔而不決；蘇軾始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至朱子作通鑑綱目，始書莽大夫揚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爲儒者所輕。若北宋之前，則大抵以爲孟荀之亞也。』

(42) 漢志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自注：『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新序十卷，說苑二十卷，兩書性質略同。彥和特舉一以概之耳。崇文總目云：『新序所載皆戰國秦漢間事。』以今考之，春秋時事尤多，漢事不過數條，大抵採百家傳記以類相從，故頗與春秋內外傳戰國策太史公書互相出入。推明古訓，以衷之於道德仁義，在諸子中猶不失爲儒者之言也。說苑二十篇，其書皆錄遺文佚事，足爲法戒之資者，其例略如韓詩外傳。古籍散佚，多賴此以存。如漢志河間獻王八篇，隋志

已不著錄，而此書所載四條，尙足見其議論醇正，不愧儒宗。其他亦多可採擇，雖有傳聞異詞，固不以微瑕累全璧矣。節錄四庫提要語。抱經堂文集五新校說苑序曰：「漢禁中先有說苑一書，而子政爲之校。」

「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向書民間書互校讎，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更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然後知余向之所疑爲妄也。」據盧氏此說，則說苑非子政自撰。今本說苑當稱新苑。

(43)四庫提要曰：「潛夫論十卷，漢王符撰。後漢書本傳稱其「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二十餘篇，以譏當世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今本凡三十五篇，合敘錄爲三十六篇，蓋猶舊本。范氏以符與王充仲長統同傳。韓愈因作後漢三賢贊。今以三家之書相較，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前史列之儒家，斯爲不愧。」

(44)鐵橋漫稿五崔氏政論叙曰：「隋志法家正論五卷。漢大尙書崔實撰。舊唐志政論五卷。意林亦五卷。新唐志作六卷。各書引見或作政論，或作正論，又作本論，止是一書。實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指切時要，言辯而確。范史論曰：「實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益錯之徒不能過也。」其本北宋時已佚失，故崇文總目不著錄，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無之。通志略載有

六卷，虛列書名，不足據。余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本傳及通典各寫出一篇，凡九篇。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誠哉是言也。」

(45)鐵橋漫稿五昌言叙『隋志雜家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錄一卷。漢尙書郎仲長統撰。舊唐志作十卷。新唐志移入儒家，亦十卷。崇文總目稱今所存十五篇，分爲二卷，餘皆亡。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不著錄。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二卷，即十五篇本。今所見刻本僅明胡維新兩京遺編有理亂損益法誠三篇，歸有光諸子彙函有理亂損益二篇；皆出本傳，無所增多。余從羣書治要寫出九篇，益以本傳三篇，以意林次第之。本傳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著論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今此收輯，纔萬餘言，亡者蓋十八九。而治要所載，又頗刪節，繼續孤離，殆所不免，然其闡陳善道，指呵時蔽，剴切之忱，踴厲震盪之氣，有不容磨滅者。繆熙伯方之董賈劉楊，非過譽也。神仙家言，儒者所弗道，而昌言有其一篇，故是雜家。』

(46)黃以周徵季漢著子叙幽求子叙曰『幽求子晉杜夷撰。夷字引齊，事蹟具晉書本傳。隋志道家作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唐志作杜氏幽求子三十卷。意林標題書名同唐志，卷數同隋志。攷杜氏新書即篤論，非幽求子。隋志并題新書，唐志云三十卷，皆誤。當以意林爲正。杜氏家學皆宗儒，至夷一變而入道。其言曰：「道以無爲爲家，清靜虛寂，宏廣多包，聖人所宅。」此其宗悖也。馬

氏輯是書，兼采新書，今補其遺漏四事，黜其誤入八事。」

(47) 咸一作或，作或者是。

(48) 適疑當作述。論說篇云：「述經叙理曰論。」

(49) 體勢漫弱譚獻校本改漫作浸，案譚改是也。坦途謂儒學。六國以前，仍指六國，非謂春秋時代。漢自董仲舒奏罷百家，學歸一尊，朝廷用人，貴乎平正，由是諸家撰述，惟有依傍儒學，探賅陳言，爲世主備鑒戒，不復敢奇行高論，自投文網。故武帝以後董劉楊雄之徒，不及漢初淮南陸賈誼晁錯諸人，東漢作者，又不及西京，魏晉之世，學術更衰，所謂譚言兼存，瓌語必錄，幾至不能持論矣。

(50) 紀評云『隱然自寓。』金樓子自序篇『人間之世，飄忽幾何。如鑿石見火，窺隙觀電，螢視朝而滅，露見日而消，豈可不自序也。』

(51) 李君雁晴曰『述同術，途也。』

論說第十八

(1) 凡說解談議訓詁之文，皆得謂之爲論；然古惟稱經傳，不曰經論；經論並稱，似受釋藏之影響

。魏書釋老志曰：『釋迦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隋書經籍志『以佛所說經爲三部。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彥和此篇，分論爲二類；一爲述經，傳注之屬；二爲叙理，議說之屬。八名雖區，總要則二；二者之中，又側重叙理一邊，所謂『論也者，彌論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2) 釋名釋典藝：『論倫也；有倫理也。』說文繫傳三十五，『應詰難，揭首尾，以終其事，曰論。論倫也；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語各有倫，而同歸於理也。』倫，理也，爽，差失也。王弼注

子美味令人爽口。

(3) 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請語。』補注引王先慎曰『皇邢二疏，並云『論，撰也。』羣賢集定，故曰撰。』鄭注周禮云：『答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語也。』段玉裁注說文論字曰：『論，以會會意；彡部曰，「侖思也。」侖部曰，「侖，理也。」此非兩義。思如玉部體理，自外可以知中之體。靈臺「於論鼓鐘」，毛曰，「論思也。」此正許所本。詩於論，正命之假借

。凡言語循其理，得其宜，謂之論。故孔門弟子之言，謂之論語。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周易「君子以經綸，」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皆謂言之有倫脊者。論語之取義如上。彥和之說，恐稍附會。仰其經目，疑當作抑其經目，謂謙不敢稱經也。

(4) 困學紀聞十七，文心雕龍云：「論語以前，經無論字。」鬼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

紀評云：「觀此知古文尙書梁時尚不行於世，故不引論道經邦之文，然周禮却有論字。」紀說誤。顧

祖歷引東晉古文，如通變篇，議對篇，麗
解篇，其類篇皆引之。案顧說是也。紀聞闕箋云：「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篇，本攷工記或坐而論

道來。」何箋云：「論道經邦，出於古文尙書，未可以詆彥和。」又云，「書中議對篇即引議事以

制。」案諸家皆誤會彥和語意，遂牽斷爲疏漏；其實論語以前，經無論字，非謂經書中不見論字

，乃謂經書無以論爲名者也。上文云，羣論立名，下文云，六韜二論，皆指書名篇名言之。後漢

書何進傳章懷注曰：「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今本文師在文韜爲第一篇，

與章懷所舉不合，亦無文論武論之目，蓋又非唐時之舊矣。

(5) 說文「論，議也。」廣雅釋詁二「說，論也。」詳本篇及議對篇。毛公注詩，安國注書，皆稱

爲傳，傳即注也。賈逵曰「論，釋也。」漢書曰贊，後漢書曰論，三國志曰評，其實一也。銓嘗

作證。淮南書有證言訓，高註曰：「證，就也。」證言者，謂譬類人事，相解喻也。史傳多以誤

爲之。序，如書序，詩序，序卦，及班固兩都賦序，皇甫謐三都賦序之屬。引，未詳。左思與都賦注『南音，徵引也，商角徵羽，各有引。』詩行葦箋云，『在前曰引。』正義『引者率引之義。』

(6)禮記中庸『義者，宜也。』議從言義聲；亦取宜意。說文『議語也。』段注曰：『議者，誼也，誼者人所宜也。言得其宜之爲議。』說，即悅懌之悅。說語，謂悅懌之語。釋名釋書契『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爲信也。』王褒作四子講德而云作傳。文選標爲四子講德論，是傳亦稱論之證。轉師，謂聽受師說，轉之後生也。儀禮鄉氏注正義曰：『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禮記曲禮目正義曰『注者，即解書之名。』主解爲注，以解釋爲主。贊，明也；見頌贊篇。廣雅釋詁三『評平也。』序與叙音義同。易良『言有序，』文言『與四時合其序，』詩『序賓以賢。』儀禮燕禮『序進。』左宣十二年傳『內官序當以夜。』皆次第之意。陳先生曰，『後漢書馮衍傳』退而作賦，又自論曰。『自論，即自序也。』說文肉部，『胤，子孫相承續也。』胤有繼續之義，引伸爲率引之義。文選長笛賦『曲胤之繁會叢雜。』琴賦『曲引向闌。』引與胤同義。故曰『引以胤辭。』八名之中，傳法爲述經之論，叙引詮解文辭，當屬此類。其餘則皆敘理之論也。

(7)晉釋慧遠大智論鈔序曰，「又論指大知論之爲體，位始無方，而不可詰；觸類多變，而不可窮；或開遠理以發興，或導近習以入深；或闔殊塗於一法而弗雜；或開百慮於同相而不分；此以絕夫堯死之談，而無敵於天下者也。爾乃博引衆經，以瞻其辭，暢發義音，以宏其美，美盡則智無不周，辭博則廣大悉備，是故登其涯而無津，挹其流而弗竭，汪洋焉莫測其量，洋洋焉莫比其盛。雖百川灌河，未足語其辯矣；雖涉海求源，未足窮其遠矣。」釋僧叡大智度論序曰，「爾乃憲章智典，作茲釋論；其開夷路也，則令大乘之駕，方軌而直入；其辯實相也，則使妄見之惑，不遑而自復。其爲論也，初辭擬之，必標衆異以盡美；卒成之終，則舉無執以盡善。釋所不盡，則立論以明之；論其未辯，則寄折中以定之。使靈篇無難喻之章，千載悟作者之旨；信若人之功矣。」錄此二節，可與彥和彌綸羣言，研精一理之說互參。

(8)紀評云，「物論二字相連，此以爲論名似誤。錢辛楣同年云：『李詳補正云，『錢說見什鴉齋養新錄引王伯厚云：「莊子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邵子詩「齊物到頭爭恐慢」。按左思魏都賦「萬物可齊於一朝」。劉涓子注「莊子有齊物之論」。劉琨答盧諶書「遠慕老莊之齊物」。文心雕龍論說篇「莊周齊物以論爲名。」是六朝人，已誤以齊物二字連讀。」詳案莊子齊物論郭象注「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正是

齊物之意。六朝自有此讀，故邵子宗之。其觀物外篇云，「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亦讀與詩同，非誤也。文選少詹似皆未得其旨。」

(9) 呂氏春秋有開春慎行，貴直不苟，順士容六論，凡三十六篇。

(10) 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補注引錢大昭曰，「時與議石渠者，可考見者凡二十三人，議奏之見於藝文志者，凡一百六十五篇。易詩二經，獨無議奏。班氏失載之耳。」漢書琅邱江公傳劉向傳章玄成傳皆載講經石渠事。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殿北，藏秘書之所。」

後漢書肅宗紀「建初四年冬十一月，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儒林傳「命史臣箸爲通議。」孫詒讓籀高述林四有白虎通義攷上下二篇，甚詳明。其下篇云，「今本文心雕龍述上衍聚字，聖下衍言字，應依御覽引刪。」

(11) 後漢書班彪傳，「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既疾囂言，又復時方艱，乃著汪論，以爲漢

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豈終不寤。」漢書敘傳及文選五十
二載王命論，錄於下：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在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僭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闕于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離，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于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羅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疆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錢伏鎖，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闢干天位者乎？是故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囁，不奮六翮之用；柔樵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

，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詳，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于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時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衡，越

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晉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12) 漢書王莽傳下「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三將軍論佚。全後漢文六十一輯得兩條。

王翦爲秦將，滅燕；燕王喜奔逃東夷。秦王曰，「齊楚何先？」李信曰，「楚地廣，齊地狹，楚人勇，齊人怯；請先從事於易。」御覽四百三十七

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臆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臆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靡頗爲人勇鷙而愛土；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世說新語晉語篇注引嚴尤三將叙

(13) 三國魏志武帝紀評曰，「太祖擊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國故論衡中論式篇曰，「當魏之末世，晉之盛德，鍾會袁準傅玄皆有家言，時時見他書援引，視荀悅徐幹則勝。此其故何也？老莊形名之學，逮魏復作，故其言不牽章句，單篇持論，亦優漢世。然則王弼易例，魯勝墨序，

裴頠崇有，性與天道，布在文章，賈董卑卑，於是謝不敏焉。經術已不行於王路，喪祭尙在，冠昏朝覲，猶弗能替舊常，故議禮之文，亦獨至。陳壽賀循孫毓范宣范汪蔡謨徐野人雷次宗者，蓋二戴聞人所不能。上施於政事，張斐晉律之序，裴秀地域之圖，其辭往往陵轢二漢。及齊梁猶有繼述者，而嚴整差弗逮。夫持論之難，不在出入風議，臧否人羣，獨持理議禮爲劇，出入風議，臧否人羣，文士所優爲也。持理議禮，非擅其學莫能至。」

(14) 三國魏志傅嘏傳「傅嘏字蘭石，常當作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世說新語文學篇「鍾會撰四本論。」劉孝標注曰，「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傅嘏論同，李豐論異，鍾會論合，王廣論離。」魏志王祭傳「祭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注引典略曰，「祭才既高，辯理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闕筆不能措手。」全後漢文九十一輯得祭所著論六篇，皆殘缺不完。茲錄王傳文各一篇於下：

王祭儒吏傳藝文類聚五十二

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殊務，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則文法典藝，具存於此矣。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闕先王之典；措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

豈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長于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紱也。起于講堂之上，遊于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紱，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輸和民性，達其所蘊，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傅嘏難劉放課法論

魏志嘏本傳

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譬乎王略虧頽，而廣載罔綴，微言既歿，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瞻也。案放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士有恒賞，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放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逆，夷夏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義，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務本也。循名放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網未舉，造制未成，國略不崇，而放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

於州閩，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於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識，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

(15) 魏氏三祖，皆有文采。正始中，玄風始盛。

正始齊王
芳年號

高貴鄉公才慧夙成，好問尙辭，有文帝之風。

蓋皆守文之主。晉書范寧傳載其王弼何晏論，可作參攷，錄於下：

王弼何晏論

時以虛浮相扇，儒雅日替。寧以爲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紂；乃著論曰：

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于仁義，是非成于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膏粱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莫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聘繁文以惑世，措紳之徒，翻然改轍，雩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

于魯，太公戮華士于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盡鱗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鄧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覺少，迷衆之愆大也。

(16) 傅假論才性同，文佚。本傳注引傅子曰，『假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議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

(17) 札逢十二『案代當作伐，形近而誤。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即此。去伐言去矜伐。藝文類聚二十三引袁宏法伐論，仲宣論意，當與彼同。』

(18) 嵇康聲無哀樂論，全文五千六百五十五字，載本集；文繁不能悉錄。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其略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懼，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聲音之無常乎？』

(19) 札逢十二『案本玄論張溥輯太初集已佚。攷列子仲尼篇張注引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子曰，暋爲之名；仲尼稱堯蕩蕩，允能名焉。云云。」與本無之義，正合。疑即本無論之文，無无玄元，傳寫貿亂，遂成歧互爾。』三國魏志夏侯玄傳『玄字太初。』注引魏氏春秋曰，『玄嘗著樂綴，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

(20) (三) 國志 王弼傳「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兩例疑當作略例。隋志有王弼易略例一卷，邢璣序稱其「大則總一部之指歸，小則明六爻之得失。」彥和或即指此歟？姑錄略例明象篇於下：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存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存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也，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交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爲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21) 魏志何晏傳「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注「晏字平叔。」札逐十

二「案隋書經籍志道家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世說文學篇云，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

王輔嗣，見王注精奇，因以所法，爲道德二篇。」是二論即道德論，顯較無疑。攷晏有無爲論，

見晉書王衍傳。又有無名論，見列子仲尼篇注。天瑞篇注又引何晏道德論並舉其總名無爲無名皆道德經語，殆即二論

之細目與。如札逐此說，則似無錄於轉嗣舉例之爲總名。

何晏無名論列子仲尼篇注。

爲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無名爲道，無譽爲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爲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爲陰。冬日爲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爲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也。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攷其無名之象。猶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

，老氏曰，靈爲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靈爲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邪？夫惟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唯此足驗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囑，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

(22) 以上皆正始以前人，故上文云迄於正始。

(23) 李康運命論載文選五十三，李善注引集林曰，「李康字詣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合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爲尋陽長，政有善績，病卒。」本論大意在明「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文氣壯利，不可停滯。故駢詞疊調雖衆；初不覺其繁重。視論衡逢遇累害以下十餘篇，義雖一致，文則不如詣遠遠矣。運命論文繁而不可剪截，故全錄於下：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賤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

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與主，亂亡者亦知之焉。幽王之惑婁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寢，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閤闈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荀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

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末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則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上，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于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徵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徒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籛蔭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覆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

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賂，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揚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之被蹟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者，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闕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于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褻裳而涉汝陽之邱，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紆而守敖陳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拔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璣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奮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

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非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璇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茲矣。

(24) 陸機辯亡論上下二首，載文選五十三。李善注引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此論純規過秦，過秦首責子嬰，此則致譏歸命；孫皓降晉封歸命侯過秦言形勢之不足恃，此則言險阻之不能獨憑；過秦歎子嬰之不能救敗，此則言歸命之不善守成；此用意之相擬也。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以下，筆致擬秦孝公據殽函之固以下；彼二君子以下，句法擬此四君者以下。過秦累叙六國人物，此亦累叙吳朝人物；過秦有嘗以十倍之地以下一節，此有魏氏嘗藉戰勝之威以下一節。過秦有且夫天下非小弱也以下一節，此亦有夫曹劉之將以下一節。過秦有故先王見始終之變一節，此亦有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以下一節。此句讀之相擬也。古人每於名篇，不憚因襲；屈宋以後之九，故乘以後之七，陳歷可厭；士衡此篇，擬賈雖有，究嫌碌碌；文又冗繁，故不復錄。

(25) 隋書經籍志易家有晉荊州刺史宋岱周易論一卷。晉書郭舒傳有荊州刺史宗岱，疑即宋岱之誤。晉書郭象傳『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常閑居以文論自娛。永嘉末，病卒。』

著碑論十二篇。』

世說文學篇注引文士傳曰，『象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又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適旨。』茲錄郭象莊子序，彥和所謂銳思幾神之區，度宋郭二人，必有專論，今不可考矣。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嘗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惟謹耳。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構，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遊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樸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遊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覽其餘芳，

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縣懸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26) 晉書王衍傳：「王衍字夷甫，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特以化生，萬物特以成形，賢者特以成德，不肖特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裴頠傳：「頠字逸民。頠深患世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位耽寵，什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魏志裴潛傳裴松之註引陸機惠帝起居注曰：「頠理具淵博，瞻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爲世名論。」世說文學篇注引晉諸公贊曰：「頠疾世俗尙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閑，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晉書頠傳載有崇有論，因其爲當時名篇，錄之於下：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

，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資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于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符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變；而尋懇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于所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子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構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無空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

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讀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勵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私，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撫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于易之損謙良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退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昧近以虧業，則沈溺之覺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于無非無；于無非無，于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繆，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于既過，反澄正于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冠，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不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屬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卑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

肆。頗用鑿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擗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頗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于匠，然不可以制器爲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能捷也。審投竝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已有之羣生哉！

(27) 梵言般若，此云智慧也。動絕神源，謂用思至極深之地；即下云般若之絕境也。神源，猶言理源。世說文學篇『丞相乃嘆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

(28) 世說文學篇『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養生嵇康養生論言盡意歐陽堅石言盡意論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29) 譏世孝廉二文佚。三國吳志是儀傳注引徐衆三國評『是儀本姓氏，以孔融嘲改姓是。』曹植辯

道論列舉當時道士迂怪之語，辨其虛誕，義頗近正，而文實冗庸不錄。

文載全三國文十八及孫星衍續古文苑。

(30) 徐幹中論覈辯篇曰：『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爲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之；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之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論，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鵠之好鳴，鐸之喧譁哉？』

(31) 紀評云：『訓詁依文敷義，究與論不同科，此段可刪。』案紀說非是。陳先生曰：『按此據鄭君六藝論，王氏聖證論言之。』賈逵云：『論釋也，』是彥和所本。漢書儒林傳：『張山拊授信都秦恭』

延君，恭增師法，至百萬字。『藝文志六藝叙曰，『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顏師古注曰，『言其煩妄也。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近字說，當作延。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御覽引作二萬。』

又儒林傳『林尊事歐陽高爲博士。授平當，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案後漢書桓郁傳『

初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據此傳，三十萬當改作四十萬。論衡效力篇『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西漢之末，五經章句，皆極繁衍，若朱普章句，僅三十萬言，則比之他經，不爲太過，范書不應獨言其浮辭繁長矣。通入謂如楊雄班固之等。楊雄傳『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後漢書班固傳『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鄭玄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彥和所見尚書孔安國傳，即梅賾偽古文尚書。梅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王肅好買馬之學，淵源有自，不得概以僞目之。鄭康成注古文尚書又書也。王肅注更可信爲古文。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劉子玄引鄭康成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詵所逼，未至元城，乃注周易。』王鳴盛蛾術編五

十八鄭氏著述篇曰，『康成坐黨錮十四年，則是注經，三禮居首，闕十四年，乃成，用力最深也。』孔穎達周易正義序曰，『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

(32)說文『說，說釋也；以言，免聲。』說釋，即悅懌；說文繫傳通論曰，『悅者彌小也。』小而言之曰樂。悅，猶說也，拭也，解脫也。若人心有鬱結，能解釋之也。故於文心免爲悅。易曰，『免

也。』免爲口舌，周易說卦文。說文「免言吞悅懌，吞疑當作資。舜典「帝曰，龍！朕暨也。」說也，決也。』心有不快，忽自開決也。詩曰，『蜉蝣掘閱。』掘閱者，蜉蝣之掘土，使解開

也。』說文：『免言吞悅懌，吞疑當作資。舜典：『帝曰，龍！朕暨也。』

(33)伊尹說湯，見呂氏春秋本味篇，文繁不錄。嚴可均曰，『案漢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本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此疑即小說家之一篇，孟子以割烹要湯，謂

此篇也。』全上古三
代文卷一

(34)史記齊太公世家，『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今六韜文韜文師篇載太公辨釣語。六韜詞意淺近，必出依託；彥和所見，未知即今本文師篇否？文允庸不錄。

(35)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鄭伯使觸之武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之既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

厚君之薄也。若舍鄒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悅，與鄭人盟，使杞子戍之，乃還。」

(36)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田常欲作亂於齊，懼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案此事，亦見家語屈節解及越絕書內傳陳成恒篇，史公誤探戰國策士虛託之語，絕不可信。伊尹以下四事，惟燭武說秦伯可信，其餘悉不錄。

(37) 轉九飛鉗皆鬼谷子篇名，轉丸篇文佚。

(38) 史記平原君列傳『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

(39) 史記蘇秦列傳『秦喟然嘆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後漢書蘇秦傳『連衡者，六印磊落。』

張儀列傳『秦惠王封儀五邑，』爾雅釋言『賑，富也。』郭璞注曰，『謂隱賑富有。』字亦作股賑。文選西京賦云，『鄉邑股賑。』亦作股軫。羽獵賦云，『股股軫軫。』

(40) 弭，止也息也。文選子虛賦「弭節徘徊。」注「節，所仗信節也。」史記酈食其傳「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襲齊，齊王田廣以爲酈生賣已，遂烹酈生。」又淮陰侯列傳「高祖捕蒯通欲烹之。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願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乃釋通不烹。」又陸賈列傳「陸生遊漢廷公卿間，名譽籍甚。」以上三人，皆戰國末漢初之辯士也。張釋即張釋之，去之字便文耳。漢書張釋之傳，「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顏師古注「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漢書杜欽傳附杜周傳贊曰，「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文辯之語，本此贊意。又游俠傳，「樓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本書知音篇，亦稱君卿唇舌頭頰萬乘，謂酈蒯張之屬，抵噓公卿，謂陸杜樓諸人也。札釋三「楊雄解嘲「鄒衍以頰頰而取世資。」夏侯湛東方朔畫贊「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頰頰以傲世。」案頰頰猶上下浮沈也。詩「燕燕于飛，頰之頰之。」傳云「飛而上曰頰，飛而下曰頰。」黃注云，「抵噓疑作抵戲，杜周傳贊「業因勢而抵隨。」注「脛音詭，一說脛讀與戲同音。」許宜反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二語精絕。漢代學術文章，皆可作如此觀。

(41) 史記魏豹列傳「漢王聞魏豹反，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漢書高紀注引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謂不僅口說，著於筆札者，亦得稱說。史記蕭相國世家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漢書蕭何傳贊師古注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

(42) 范雎上書秦昭王

戰國策五又見史記范雎傳

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能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諺曰，庸主賞所愛，而爵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嘗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黍，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繡。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矣。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闕於王心耶？

抑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

(43) 李斯上始皇書 文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疏士而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鑼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騏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繡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博髀而歌，鳴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柔

間詔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鄴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嘗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44)韓非子說難篇，精微周密，可作參攷，錄於下。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辯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疎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

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請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任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鄒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

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鄒爲親已，而不備鄒；鄒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而彌子之母病，人間，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45)漢書鄒陽傳『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事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尙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曰：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

不見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張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驪首奮羽，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主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節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或市，不能止幽王之灌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表，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

之不幾者也。顧大王熟察之。

又陽傳云，『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愜愜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遊。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上梁王書，文繁不錄。

(46)後漢書馮衍傳，『馮衍字敬通。更始二年，遣尙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以計說永云云。』文繁不錄。章懷注曰，『東觀記衍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據，有此乖違。』嚴可均曰，全後漢文二十『案章懷注，據東觀記謂是諫鄧禹之詞，非說鮑永。今攷建武初，衍未辟鄧禹府，禹亦未至并州。至罷兵來降，見黜之後，殆詣鄧禹耳。此當從范書作說鮑永爲是。』據東觀記衍數說鄧禹，全後漢文僅輯得三條，亡佚殆盡矣。衍在光武時，被黜，仕不得顯，卒至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所謂歷聘而罕遇也。

(47)紀評曰『樹義甚偉。』

(48)陸機文賦曰，『論精微而朗暢，說焯燁而譎誑。』李善注曰，『說以感動爲先，故焯燁譎誑。』士衡蓋指戰國策士而言。彥和謂言資悅懌，正即焯燁之義。惟當以忠信爲本，不可流於譎誑。紀氏稱爲樹義甚偉，是也。

詔策第十九

(1)說文字籍文从禹作寓。文選沈約奏禪王源『自宸歷御寓。』字亦作寓。御寓字應改作御寓。漢書成帝紀贊曰『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尚書顧命『設黼辰』孔氏傳曰『辰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禮記曲禮下『天子當辰而立。』

(2)性疑當作姓。說文『姓，人所生也。從女從生，會意，生亦聲。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古人最重得姓，故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契爲司徒，賜姓子氏；柏翳爲舜主裔，賜姓嬴；蓋必立功有德，始得賜姓也。國語周語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妣，氏曰有夏。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制姓猶言賜姓命姓矣。凡命姓者亦必授之以官。故百姓即爲百官也。禪讓之際，尤必稱天而命之，論語堯曰篇『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彥和之意，以爲命之本義，由於制姓，至三代始事兼詰誓耳。

(3) 黃注「誓以訓戒，書甘誓湯誓秦誓牧誓費誓秦誓是也。詰以敷政，書召詰洛詰是也。命以授官，書微子之命秦仲之命畢命罔命是也。」案論語堯曰篇於舜亦以命禹下，接曰「小子履」一節，

墨子謂是湯誓之文，亦命兼誓之證。詰以敷政，注下應補大詰康詰酒誥等篇。康詰爲命康叔之辭，酒誥爲戒殷民嗜酒之辭。

皆敷政之事。春秋元命苞「命者，天之命也。」萬物咸命於天，故天命單謂之命。授官謂如唐虞三代之

命官。周禮春官典命注「謂王遷秩羣臣之書。」錫允，謂如軒轅唐虞之命姓。允當作胤。說文「胤

，子孫相承續也。」爾雅釋詁「胤，繼也。」錫胤猶言賜姓。大雅既醉「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4) 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姤卦巽上乾下。正義曰「風行天下，則無物不遇，故

爲遇象也。」故爲遇之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者，風行草偃，天之威令，故人君法此以施教命，誥

於四方也。」

(5) 兩令字皆當作命。說文「命，使也。」正彥和所本。下文云「秦并天下，改命曰制。」可證秦

未并天下以前，七國皆稱命矣。說文「令發號也。」賈子禮容語下「命者，制令也。」載侗六書

故曰「命者，令之品也。令出於口，成而不可易之謂命。秦始皇改令曰詔，命曰制，即詔與制可

以見命令之分。」

(6)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丞相綰等議上尊號王爲秦皇，命爲制，令爲詔」。獨斷曰「詔猶詰也。三代無文，秦漢有也。」

(7) 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上則字疑當作法。史記叔孫通列傳「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通爲太常所論著也。」本書章表篇「漢定禮儀，則有四品。」本篇則五字爲句。則字有寫作則者，傳書者誤分爲二則字，因綴於上句而奪去法字。蔡邕獨斷「漢天子正號曰皇帝，其言曰制詔，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

策書一策者，簡也。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策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其諸侯三公之薨於位者，亦以策書諡諡其行而賜之，如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賜策文，體如上策而隸書，以尺一木兩行，唯此爲異者也。

制書一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敕令贖令之屬是也。

詔書一詔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尙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尙書令奏制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書。」

戒書，戒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戒敕也。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遠矣。』

(8) 說文『策，馬箠也』。『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經傳多假策爲冊。書金縣『史乃冊祝』，鄭注『冊，謂簡書也』。儀禮聘禮記正義『簡者未編之稱，策是衆簡相連之名。左氏春秋序正義『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

說文『利，裁也。從刀從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廣雅釋詁一『制折也。魯論語『片言可以制獄』，古論語作折獄。孟子『可使制挺。』注『作也。』後漢書蔡邕傳『制作，國之典也』。

說文『詔告也。從言從召，召亦聲』。通訓定聲曰『按周禮諸職，凡言詔者，皆下告上之辭。周禮職各注皆以告訓詔。』釋名釋典藝『詔書。詔，照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照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管子小稱篇『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又小匡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人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請之以戮羣臣。』管子書出戰圖，是當時已有尊告卑之意。

說文『敕誠也。』小爾雅廣言『敕正也。』虞書『敕天之命。』傳『正也』。此彥和所本。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敕者自上命下之辭。漢時人官長行之椽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前史陳咸

傳言「公移敕書」，而孫賓之告督郵，何並之造武吏，俱載其文爲敕曰。他如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之傳，其言敕者凡十數見。後漢書始變爲勅而後人因之。何曾傳「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則晉時上下猶通稱之也。至南北朝以下則此字惟朝廷專之，而臣下不敢用。北齊樂陵王百年有書數勅字，以大逆論被殺。說文有敕無勅，呂忱字林始有之。一切經音義六引。勅在說文力部，「勞也，從力來聲」，與敕字音義全異。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曰「敕字東旁與來字草書相似，因譌爲勅。」

(9) 詩小雅出車「畏此簡書。」傳曰「簡書戒命也。」正義「古者無紙，有事書於簡，謂之簡書。」易節卦象辭「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制度數當依易本文作數度。尚書益稷「勅天之命，惟命時惟幾。」孔傳曰「勅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陳先「生曰『明君之詔，明君當是明神之誤，周禮司盟「北面詔明神」是也。』遠詔謂書於簡策者，近命則面諭也。」

(10) 禮記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如出綉。」注「言言出彌大也。綉，引棺索也。」綸纒於絲，綉又大於綸。

(11) 尚書舜典「命龍作納言。」詩大雅烝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12) 續漢書百官志三「尚書令一人。本注曰「承秦所置」。尚書六人。侍郎三十六人。本注曰「主

作文書起草。』劉昭注補曰：『尚書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曰，今尚書官，王之喉舌。』

(13) 漢書劉向傳『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14) 漢書淮南王傳『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博辯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15) 後漢書陳羣傳『羣資容椽史，多文學士，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又周榮傳『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

(16) 史記儒林列傳序『漢興，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儒者。今上即位，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細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讖下。』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17) 史記三王世家載元狩六年，策封三王文茲錄如下：

策封齊王閔

維六年漢書作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祖考漢書作天序。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

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傳君子念。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愷不滅，乃囚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史記三王世家漢書武五子傳。

策封燕王旦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董弼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

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漢書作母作帥皆來，降旗奔師，董弼徒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母作怨，母儷德，漢書作母作梁德母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

與！王其戒之。同上漢書武五子傳有刪節。

策封廣陵王胥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有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漢書作正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母伺漢書作伺好佚，母

運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同上漢書武五子傳有刪節。

褚先生曰：『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爲作策以申戒之。』

(18)漢書嚴助傳武帝賜嚴助書：『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虛，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濬湫對，母以蘇秦縱橫。』黃校語作詔是也。

(19)漢書游俠傳：『陳遵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遂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荀悅漢紀云：『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博負矣。』』札遂十二：『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注云：『賜太守元作責博士，攷漢書改。汪本作責博進陳遂。』馮校云：『賜太守，元版作責博士，梅鼎祚所改也。當作責博進。』紀云：『當作償博進，改爲賜太守，似非。』案疑當作責博進于陳遂。此陳遂負博進，璽書責其償，漢書所載甚明。明元本惟于字譌作士，責博二字則不誤。梅黃固妄改，紀校

亦誤讀漢書，皆不足馮也。案孫說亦非也。宣帝徵詩，依許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其貧可知。陳遂杜陵豪右，何至博負而不償耶？宣帝謂我賜汝之尊官厚祿，可以抵償負汝之囊矣。錢大昕云：進本作囊。妻君寧云云者，猶言君寧知我所負之數，明足以相抵也。參以漢紀，語意更顯。宣帝與遂親厚，賜璽書以爲戲，遂恃有故恩，因曰事在赦令前，亦戲辭也。故漢書曰「其見厚如此。」彥和本文當作償博於陳遂。

(20)後漢書鄧禹傳「敕鄧禹曰，司徒妾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又馮勳傳璽書賜侯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耶？」

(21)續漢書百官志三注補引決錄注曰「丁邯遷漢中太守。妻弟爲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搔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意謂邯妻弟爲敵將，何必邯及妻服罪。此亦所謂乖憲之獄。

(22)明帝如永平二年詔驃騎將三公及幸辟雍行養老禮詔；章帝如建初四年使諸儒共正經義詔，令選高材生受古學詔，皆所謂雅詔閒出者。安和當作和安。後漢靈憲傳「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其所施爲，輒外令太傅鄧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安帝政在外

戚鄧氏，度亦如養憲故事，所謂假手外請也。

(23)周禮大宗伯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韓詩外傳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

後漢書獻帝紀章懷注引禮含文嘉曰，『九錫謂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白虎通論九錫引禮說樂器作樂則

。漢書武帝紀『三適鬻之有功，乃加九錫。』應劭曰『一曰車馬，……物名同韓詩外傳，次序異。此皆天子制

度，尊之故事專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漢

書王莽傳上載張竦爲陳崇章奏，稱養功德，列舉多條。潘昂冊魏公九錫文近擬竦文，遠學熹書，

自後大盜移國，莫不作九錫文，如塗附塗，而典瞻雅飭則無有及此者。文選三十五魏志武帝紀載

其文，依文選錄於下。

制詔：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魏志無此句。。朕以不德，朕上有日字。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

，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之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即

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

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德朕命。

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我平民；君又討之，剪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通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克黜其難，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憚君靈，用丕顯謀；斬陽之役，橋瑒授首，凌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軒將反，張揚沮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鳳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箛子音必計反，魏志作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敏，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不囮惡，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成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

昨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邢康公錫濟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隸，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昨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賁鉞鉞鉞，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安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惡焉！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澗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

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師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顛冀州故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

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奮民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毳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第，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華夏

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料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掄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蜚弓十，蜚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柎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24)三國魏志衛覬傳云『頃之還漢朝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案獻帝諸禪詔引見魏志文帝紀注者，皆覬所作也。茲錄其乙卯詔魏王文如下：

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尙矣。漢道陵遲，爲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冲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頽沮。暨于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輦轂，禍由閭宦；董卓乘釁，惡甚澆穢，劫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疆敵虎爭，華夏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凶暴，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

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晉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魏十九載，魏文受禪，文有殘缺，即彥和所云禪語也。

三國魏志劉放傳『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爲。』晉書張華傳『華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

(25) 晉書職官志『中書監及令。魏武帝爲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右丞，孫資爲中書令。監令蓋自此始也。及晉因之，並置一人。』又『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令。』三國魏志劉放傳『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爲。』晉書張華傳『華在魏爲中書郎。晉武帝時爲度支尚書，當時詔語，皆所草定。惠帝時爲中書監。』且管斯任當作並管斯任。魏志劉放傳評『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此並管語所本。

(26) 魏志蔣濟傳『文帝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濟謂帝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

「帝遣追取前詔。」

(27) 明帝手詔以溫嶠爲中書令：「中書之職，酬對多方，斟酌禮宜，非唯文疏而已。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卿既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機密。今欲以卿爲中書令，朝論亦咸以爲宜。」藝文類聚四十八引 檀道鸞晉陽秋。

(28) 易觀卦象辭「大觀在上」。正義曰「謂大爲在下所觀，唯在於上。由在上既貴，故在下大觀。」周頌烈文「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鄭注禮記中庸曰「不顯言顯也。辟，君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壽刑之。謂諸侯法之也。」大雅文王「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箋曰「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

(29) 易離卦象辭「離，麗也。重明以麗乎正。」據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恒詁謂可作常道之詔語。易恆卦象辭「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大雅大猷「變伐大商」。傳曰「變和也。」箋曰「協和伐殷之事。」易震卦象辭「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正義曰「洊者，重也，因仍也，雷相因仍，乃爲威震也。」尚書舜典「眚災肆赦」。王肅注曰「眚，過；災，害；肆，緩；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正義曰「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爲緩也，眚爲過也。言小則恕之，大則宥之。」明罰勅法，易噬嗑象辭。

(30) 穆天子傳『丙寅，天子屬官敎器，乃命正公郊父勅憲。』郭注『憲敎令也。』

(31) 魏武語無攷。晉武敕戒百官詔，存者有泰始四年責成二千石詔，晉書武帝紀。太康初省州牧詔，續漢書郡國志。

志三注補 泰始五年敕戒郡國計吏。晉書食貨志。其敕都督勸牙門諸詔，未見。

(32) 戒敎命雖皆尊長示卑下之辭，然不限之於君臣之際，故彥和於篇末附論之。『戒之用休』，尙書大禹謨文。孔傳曰『休美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國語晉語一『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敎不知生之族也。』族類也。故壹事之。』

(33) 漢高祖手敕太子文見古文苑十，錄之如下。章樞注漢書藝文志高祖傳十三篇。固自注高祖與大臣進古語及詔策也。此篇或詔策之一。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阼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尙惜，况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爲嗣。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

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立，哀此兒猶小也。

東方朔集載其誠子詩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遷，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漢書朔傳贊止節錄首陽爲拙下六語，藝文類聚二十三，鈎覽四百五十九引此才盡句上有是故二字

，又自才盡至無多句，每句中有者字。

尚書顧命傳『臨終之命曰顧命。』

(34)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戒之曰：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纆，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劾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

之，不顧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之士，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顧子孫效也。

鄭玄千古大儒，後漢書本傳載其戒子益恩書一篇，鄭公出處大端，傳經偉業，仁慈之懷，齊家之道，莫不於此書見之。書中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句，黃丕烈仕禮居題跋記二陳鱣跋元大德本後漢書云，『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是本無不字，俱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公碑合』。案無不字者是。本傳謂『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章懷注引鄭玄別傳『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餘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顧也。』妄人誤以此爲不爲父母所容，其實玄志在游學，所以能去廝役之吏者，正是爲父母昆弟所優容耳。茲特錄其文於下，

吾家舊貧，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

以上海陸學業。

遇聞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

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

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以上出處宿素衰落，仍有失誤，也。仍頻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安居以養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

以上傳咨爾覺覺一夫，曾無同聲相依，其曷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以上說吾雖無

緜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以上自述志家今差

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焉哉！

(35)後漢書列女班昭傳「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博母也。師女師也。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曹成字子穀，班昭之子也。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

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辱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閒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俾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去矣猶言從今以往。卑弱第一。夫婦第二。敬慎第三。婦行第四。專心第五。曲從第六。和叔姝第七。」女誡文繁不錄。

(36) 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白虎通「教，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文選三十六注引

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今獨斷無此語。

(37) 後漢書鄭弘傳「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劉放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爲陳國也。」案黃注引鄭弘傳曰「弘爲南陽太守，條教法度，爲後所述」。攷弘傳並無此語，未知其何見而云然？後漢書羊祜之傳釋其條教可法，爲後世所述。黃注蓋誤記。竊疑昔鄭弘之守南陽，當作昔鄭弘之著南宮。

本傳云「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據此陽是宮之誤，南宮旣誤南陽，後人乃改著字爲守字，不知弘實未爲南陽太守也。

(38) 孔融漢末忠烈之士，范曄稱其與琨玉秋霜比質，自是確論。本傳謂融爲北海相，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表顯儒術，薦賢舉良，在郡六年，日以抗羣賊韓吏民爲事，似非罕於理者。魏文深好融文，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疑有北海鄙夫僞造融文獻之。抱朴子詩鑿篇云，孔融遠識文學逸俗，而並不達治。

勝，所在敗績。此亦成敗論人，不足信據。

如古文苑載融六言詩，稱頌曹操，辭極鄙悖，其作偽顯然。彥和所見，或卽

此類也。茲錄其立鄧公鄉教於下。此文載鄧玄傳，可信。

告高密縣立鄧公鄉教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鄧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鄧君鄉宜曰鄧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修其門閭；事見漢書于定國傳。矧乃鄧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道德門。

(39) 三國獨志諸葛亮傳陳壽上諸葛氏集表曰『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爲答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答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詰煩而悉。何則？答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案彥和稱孔明詳約，詳謂其丁寧周至，約謂其文彩不艷。

晉書庾翼傳『翼字稚恭。代庾亮鎮武昌，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人情翕然，稱其才幹。』御覽七百五十四引翼集與僚屬教曰『頃聞諸君擗踊有過差者，初爲是政事閑暇，

以媿以甘，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憮然。」又藝文類聚七十四引翼集答參軍于贛曰：「今惟許其園棊，餘悉斷。」翼蓋東晉有爲之士，異於清談委蛇者也。

(40) 詩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凡經典命皆爲上告下之辭，而詔爲下告上之辭。周禮諸詔上。皆以下告。自秦以後，詔惟天子用之，而命則凡上告下之通稱，所謂古今之變也。

(41) 札逐十二「黃注云「秦周官師氏職無此職。」案此據師氏職有掌以媿詔王之文，明以臣詔君，爲詔輕於命，非謂周禮有爲輕命之文也，黃注繆。」案此句與上詩云對文，疑當作「周禮曰「師氏詔王」明爲輕也。」

(42) 尹姪疑當作式好。式，語辭也。

檄移第二十

(1) 左傳文公七年「趙盾曰，先人有養人之心，軍之善謀也。」又宣公十二年「孫叔曰「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養人之心，」薄之也。」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有虞氏戒于園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2) 國語周語上『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據此「令有告文之辭」句，令字衍，當刪。司馬法仁本篇有徵師辭，及軍令，錄之如下：

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燬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過葑者，不校勿敵。敵者傷之，醫藥歸之。』

(3) 左傳昭公十三年『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杜注『董督也；庸功也。討之以辭，故功大也。』

(4) 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至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韓非子外儲說左
上包茅作菁茅。

(5) 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福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

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鄆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鄆。秦大夫不殉于我寡君，擅及鄆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大有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微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虜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水，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我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鄩，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俄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儆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自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俄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顧婚姻，畏君之威！

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懼，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唯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傲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6) 齊桓公以私忿侵蔡，因便伐楚，本嫌理屈；而管仲對楚人舉召康公之命以夸楚，又舉先君四履以自言其盛。呂相尤多誣秦之辭。故彥和謂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

(7) 文選序『書誓符檄之品』。五臣注『檄者，噉也。噉彼令噉然明白。』一切經音義十『檄者，噉也。明言此彼，令皎然而識之也。』此本彥和爲說者，彥和又必有所本也。

(8) 史記張儀列傳『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管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索隱『王勃按春秋後語云「丈二尺檄」。』案丈是長之誤。二尺誤倒。許慎云「檄二尺書也」，當作尺二書也。

許慎云「檄二尺書也」，爲檄即傳檄爾。』說文『檄，二尺書。』段玉裁注曰「各本作二尺書。小徐繫傳已佚。見韻會者，作尺二書，蓋古本也。李賢注光武紀曰：說文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

謂之檄，以徵召也。」與前漢書高帝紀注同。此蓋出演說文，故語加詳。云尺二寸，與錯本合。但前人多言尺一，未知其分別之詳。」後漢書鮑昱傳「詔昱詣尙書，使封胡降檄。」注云「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案檄之長短，說文本有作二尺者，有作尺二者，彥和云「書以尺二」，亦可證作尺二者是。段氏謂未詳尺二尺一之分，竊以鄙意釋之。史記匈奴列傳「漢遣單于書以尺一牘。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儀禮聘禮記正義引鄭玄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此所引鄭序訛二尺四寸爲尺二寸，遂不可通。左氏傳序正義云「鄭玄注論語序，以鈞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觀此，古人以策之長短，示尊謙之義甚明。漢人尊經，誰不敢與經策等長，故命諸侯王三公之策長二尺，不敢用二尺四寸；免三公之策以尺一木，詔板所用，稱尺一簡，文選注引蓋子良古今家雜文體曰「鶴頭書，偃波書俱詔板所用，在漢時則謂之尺一簡。」皆欲避孝經之尺二寸也。單于傲漢，特加一寸，不知尺一之謙，由於尊經，與對語之人無涉也。史記張耳傳已稱尺一之檄，則此制所來遠矣。通典四十八載蔡謨答劉氏問曰「安昌公荀氏祠制木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此長博之制，當傳自漢代。

(9) 白虎通論天子自出與使方伯之義「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

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尙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關自出伐扈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伐。」謂誅犯王法者也。尙書甘誓正義：「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孔疏蓋本彥和。漢書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左傳宣公二年：「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正義云兵戎之事，明此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10) 史記韓安國列傳：「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動，末力衰也。」爾雅釋天：「彗星爲櫛槍。」郭璞注：「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掃帚。」說文：「彗，掃竹也。」韓非子說林下：「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稔，熟也。文選任昉奏彈劉澄：「惡積繁稔。」戰國齊策五：「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詩大雅皇矣傳曰：「衝，衝車也。」陸德明釋文曰：「說文作轆。轆，陣車也。」正義曰：「衝者從傍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史記張儀列傳：「爲文檄皆楚相。」集辭引徐廣曰：「一作咫尺之檄。」咫尺與下一檄對文。左傳隱公元年杜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正義曰：「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五板而

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慎五經異義載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一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故杜依用之。『班固西都賦「建金城之萬雉。」』

(11) 隗囂移檄告郡國

後漢書
隗囂傳

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囂，左將軍楊廣，朔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都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故新都侯王莽僂侮天地，悖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爲祥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昔秦始皇毀壞誼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窮極土作；發冢河東，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

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案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冤繫無辜，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醇醪，裂以五毒。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增重賦歛，剝削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上下貪賄，莫敢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徒隸股，積數十萬人，工匠餓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西侵羌戎，東摘潑貊。使四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江海之濱，滌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大臣反劇，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藥弓臥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百姓獨負流亡，實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

(12) (三) 魏志王粲傳「陳琳字孔璋。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文選十四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李善注引魏志琳謝琇下有一字在琇上不得不要。
語今魏志無此文。據後漢書袁紹傳章懷注引則李善所引者，乃是流俗本也。

軍國書檄，多琳瑯阮所作也。

『裴注引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

文選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開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竝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巧攜養，因臧假位，與金瑩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餐閭遺醜，本無懿德，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臧威

柄，冀獲秦師一赴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驅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大有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尙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模金校尉，所過驟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層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掛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

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諱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騎蠆之斧，禦隆車之隱。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青獲之士，聘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稽其後，雷震虎步，竝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燭飛蓬，覆滄海以沃燦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潯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廻旆方徂，登高崗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塌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

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竝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竝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倂之難。如律令。

(13) 魏志鍾會傳：姜維守劍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皇化，此三祖所以願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幸輔忠肅，明允，勛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德施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襲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竝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衝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語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我邊境，侵擾我

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就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因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逸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14) 桓溫檄胡文恭 文類聚 五十八

胡賊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前因讎孽，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每惟國難，不遑啓處，撫劍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舊邑，瞻望華夏，暫成楚越，登丘

僕覺，征夫憤慨。昔叔孫絕粒，義不同惡；龔生守節，恥存莽朝。歷紀通僧，一朝蕩定，拯撫黎民，即安本土；訓之以德禮，潤之以玄澤，信感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既明，隨才攸序，此之風範，想所聞也。此文缺佚，故未見。觀變之語。

(15) 御覽五百九十七引李充翰林論「盟檄發於師旅。」又引充居誠曰「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一切經音義十「檄書者，所以罪責當伐者也。又陳彼之惡，說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也。」

(16) 漢書高帝紀「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注「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封氏聞見記四引「魏武奏事，有警急輒露版插羽。」聞見記又云「露布，捷書之別名也。」又云「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後漢書李雲傳注「露布謂不封之也。」

(17) 後漢書劉趙淳于等傳序「中興，廬江毛義少節義字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李賢注曰「檄召書也。」晉書王遜傳「爲寧州刺史，未到州，遙舉董聯爲秀才。建寧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下版檄。」南史劉訐傳「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主者檄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皆州郡徵吏，亦稱爲檄之證。

(18) 說文「移不相倚移也。」假借爲迆。廣雅釋詁三「移，歇也。」釋詁四「轉也。」漢書律歷志

上『壽王又移帝王錄。』王先謙曰『凡官曹平等不相臨敬，則爲移書。後漢文移字始見於此。』
(19)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會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驍定筭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瞻，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筭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

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慮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腠，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干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離齷，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漫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徵群河，鑿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迷不閉，晷爽闇暗，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喪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

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親旨，聽者未聞音，猶鶴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聞靡徒，遷延而辭避。

(20)漢書劉歆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異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鬲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

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壤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聞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閱，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聖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

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迺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21) 黃注曰：『按成都王穎傳：「穎表請誅羊玄之、皇甫商等；檄長沙王又使就第；乃與颯、王司馬、颯、將張方伐京都。以陸機爲前鋒都督。陸機至洛，與成都王賸曰：「王室多故，禍難薦有。羊玄之乘寵凶暨，專記朝政；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云云。或機此時有移百官文，後代失傳耳。」案陸機至洛與成都王賸、晉書成都王穎陸機二傳皆不載，引見藝文類聚五十九。黃注微誤。

(22) 札箋十二：『三驅弛剛。』紀云：「剛疑作網」。案當作弛網。網譌綱，三寫成剛，遂不可通。呂氏春秋異用篤說湯解網，令去三面，舍一面；與易比九五「三驅失前禽」之文偶合，故彥和兼用之。『周禮大司馬職掌九伐之法。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師有鐘鼓曰伐。」杜預釋例曰：「鳴鐘鼓以

聲其過曰伐。』征伐必先聲其罪，故曰先話。

(23) 札遼十二『案惟歷義不可通。惟，黃校錢本馮本汪本活字本並作摧，是也。當據正。』左傳宣公十二年杜注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僖公二十二年臧文仲曰『君其無謂邾小，蠶蠹有毒，而況國乎？』移實應作移實。

文心雕龍注卷五

封禪第二十一

(1) 白虎通封禪『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迹以自効也。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註引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玉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闡也，廣土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又禪以祭之，冀近神靈也。』

紀評云『自唐以前，不知封禪之非，故封禪爲大典禮，而封禪文爲大著作，特出一門，蓋鄭重之。』

(2) 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正義『泰一，天帝之別名也。』劉伯莊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貴者也。』又『北斗七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

。『索隱引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易說卦傳『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說文『育或作毓。』尚書益稷『萬邦黎獻。』孔氏傳『獻，賢也。』爾雅釋詁上『黎，衆也。』

(3) 紀評曰『錄當作緣。』其說無攷。

(4) 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尚書帝命驗『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止于昌戶。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5) 管子封禪篇『古者封泰山禪梁甫七十有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6) 史記封禪書『齊人公孫卿曰，封禪七十有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

(7) 尚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如西禮。』王肅註曰『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

(8) 管子封禪篇謂『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不記文武二王。史記封禪書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後漢書張純傳「純奏上宜封禪曰，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彥和所云聞之樂緯，殆即動聲儀也。

(9)管子封禪篇「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伐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賭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鳧臯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房玄齡註管子封禪篇云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紀評云「陳訓敷陳，不必改諫。」爾雅釋地九府「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鵲。」周書王會篇「巴人以比翼鳥。」管子說蓋本王會篇。續漢祭祀志「封禪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有玉檢，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

(10)史記太史公自序「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進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紀評云「銘字不誤。確甚。」銘號猶言刻石紀績。封禪書「武帝封泰山，封廣丈二

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舊唐書禮儀志『玄宗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密之？賀知章對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故莫知之。』

(11) 文見頤贊篇。

(12) 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詔曰「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壇肅然。服虔曰『肅然，山名也，在梁夫。』後漢書光武紀『中元元年春二月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於梁父。』凡封泰山，必禪梁父，此云孝武禪號，光武巡封，互文耳。封泰山祭天地。』

(13)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漢書本傳無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史記漢書文選均載此文，茲錄文選所載於下。伊上古之初肇，自吳穹史記有穹字，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繼留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

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鄧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雁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攷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秦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瀟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邇陞遊原，遐闊泳沫，首惡鬱沒，喑昧昭晰，昆蟲闔澤，回首面內。然後圍騶虞之珍羣，徵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簠簠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賓於閭館，奇物譎詭，傲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墟。微夫此之爲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惡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誨，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伴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秦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惡焉。或曰，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秦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竝時

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尙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勤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者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宏錯事。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備然改容曰，愈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廻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稽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汜布及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咬咬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

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14)後漢書張純傳『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刻石文見續漢祭祀志上。又見通典五十四，錄於後。

泰山刻石文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群神，遂觀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

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通典作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

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後漢書光武紀下建武十九年，李實註引應劭漢官儀曰，光武第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諸父，於平帝爲祖父，皆不可爲之後。上至元巡狩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帝，於光武爲父，故上繼元帝而爲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

大興之道，在乎世九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記，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通典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通典州平，天下予。」通典雜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通典孝經

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通典河雒命通典作名后。」通典經

識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叡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家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崇廟毀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通典作兼并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眷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雜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15)相如封禪文未聞刻石。風俗通正失篇載武帝泰山刻石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

『彥和或誤記。』

(16) 文選揚子雲劇秦美新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竝，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住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顛胸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興天地未祛，唯睢盱時，或玄而萌，或黃而芽，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疊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義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邪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其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橫，併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軼儀韋斯之邪政，馳騫起翦恬賈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黷除仲尼之篇籍，自勸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頌老，抱其書而遠遜

；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蒐經賁，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釋，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翕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應應而尚缺，焉壞微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擡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燭。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闕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溼漈沕涌，川流海滄，雲動風偃，露集雨散，誕彌八折，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諱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龍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室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緒思垂務，旁作穆穆，明且不寐，勤勤懇懇者，非奏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

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煥照耀，靡不宣臻。式軫軒旂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娶嫁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威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燦德懿和之風，廣彼摺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卑前聖之緒，布護流行而不輟。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淳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顛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17) 文選班孟堅典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郡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宜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易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徵文刺讖，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誇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漸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墮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樂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與，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釋，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復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道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

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亂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譴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闢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榮爛，真神明之式也。雖臯夔衡且素勿之輔，比茲漏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掣，胡豔莽分，尙不蒞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搗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可探也。竝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毫，遂自北面，虎廟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斯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那，翕純嶠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籍籍，光藻朗而不淪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隱亡迥而不泯，嫩胡瑣而不頤。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與；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

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蒙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乃始虔蠶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寶監之事，煥揚寓內，而禮官儒林，純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惠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平方州，洋溢乎嬰荒。昔嫺有素雉朱鳥玄狇黃鑿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峩峩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事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顛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愆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籙，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蕪穢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敕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遊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

之痿焉。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絲之碩慮矣。將紆萬嗣，揚洪輝，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洋乎丕天之定律，其曠能巨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18) 藝文類聚十載邯鄲淳受命述，文冗繁不錄。

(19) 曹植魏德論殘缺不全。見藝文類聚十李詳黃注補正曰：『今本陳思王集魏德論存六百餘字，俱係答辭。

案北堂書鈔引曹植魏德論「檄筆癡臆，含光而不朗，陵竊惑焉。」案見書鈔一百四。此審是客問語。陵竊惑焉四字本張衡西京賦，張賦作蒙。』

(20) 紀評曰：『能如此，自無格不美。』

章表第二十二

(1) 周禮冢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太宰職『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鄭司農曰『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聯讀爲連，古書連作聯。聯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蔡邕獨斷曰『漢明帝採尚書臯陶及周官禮記以定冕制，皆廣七寸，長尺二寸，係白珠於其端，十二旒。』聽謂聽政。禮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周旋中規，折環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又云，『朝則結佩。天子佩白玉。

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君臣朝見，無不佩玉，此云諸侯鳴玉與上天子垂珠對文耳。

(2)尚書舜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王肅注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舜命八元，似不見於二典。

左傳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戩，檇戩，大臨，老降，庭堅，仲容，叔達。」
杜注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 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杜注此即稷，棄，朱，虎，熊，熊之倫。 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
杜注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 據左傳此文，知八愷八元當即舜典二十二人之數，故彥和之八元與四岳並言之。

(3)尚書伊訓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傳曰「作訓以教道太甲。」太甲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
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上中二篇首有「伊尹作書曰」云云。

(4)詩大雅江漢第七章「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
傳云「釐，賜也。文錫山土田，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也。」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箋云「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首使君壽考而已。」 第八章「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箋云「對，答，休，美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

章，對揚王休。」

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
召虎重耳皆受命口謝，非如後世有謝章，而陳謝之意可見。

(5) 漢書藝文志春秋家有奏事二十篇。自注「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王應麟攷證曰「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案王氏說本文此篇。主字疑今本誤，當依改作王。顏氏家訓省事篇「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羣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

(6) 秦改上書爲奏，當亦在始皇二十六年李斯與博士議改命令爲制詔時。

(7) 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胡廣傳注引漢雜事云「凡羣臣上書，以聞。」無書字。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

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漢雜事作「稽首上書，以聞。」無書字。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須頭，其

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漢雜事下言「稽首以聞；其中者無者字。」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

校尉漢雜事無公府二字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須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漢雜事無臣某二字，又止一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尙書通者也。凡章表

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

。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愚懸議異。其非駁議不言議異。』文選三十七表字注：『謝恩曰章。陳事曰表。劾驗政事曰奏。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音書劉寔傳載其崇讓論曰：『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尙矣。……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

(8) 說文「章，樂竟爲一章，從音，從十。會意。『假借爲彰。』彰，旌彰也。』廣雅釋詁四：「彰，明也。』經傳多以章爲之。詩大雅械僕「倬彼雲漢，爲章於天。』箋云「雲漢之在天，其爲文章譬猶天子爲法度於天下。』考工記畫績之事「亦與白謂之章。』陳先生曰「案管子度地篇「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是爲上章之始。』

(9) 說文「表，上衣也。從衣從毛。會意。古者衣裘以毛爲表。『假借爲標。』管子君臣篇上「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注「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荀子儒行篇「效有防表。』注「表標也。』史記留侯世家「表商容之閭。』索隱引崔浩曰「表者標榜其門里。』釋名釋書契「下言於上曰表，思之於內，表施於外也。』文選三十七表下注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以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爲表，總有四品：一曰章，二曰表，三曰奏，四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

事。至漢魏以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以前天子亦得上疏。禮記表記正義引鄭目錄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續漢律歷志上『以比日表。』注『即晷景。』取諸此，此指赤白曰章，揆景曰表二物。

(10) 劉歆撰七略，班固本之並藝文志。各有故事而在職司，謂如漢志尚書類禮類春秋類論語類各有議奏若干篇。又法家有鬲錯，儒家有賈山賈誼等，諸人奏議皆在其中。

(11) 感遇謝恩，無當政要，故前漢謝表，彥和時已寡存篇。後漢書順帝紀『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賤奏，胡廣傳注引周成雜字曰，賤，表也。乃得應選。』胡廣傳廣上書駿左

雄曰『鄉阿之政，非必章奏。』

(12) 後漢書左雄傳『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胡廣傳『廣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據此傳，則安帝時，孝廉亦試章奏。續漢百官志太尉注補引，有司奏罪名，并正察者。據此可知漢初察舉，已試章奏也。應劭漢官儀曰，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俊，朱紫錯用。自今以後

(13) 胡廣字伯起。本傳謂其作官箴四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續漢百官志一載廣所撰王隆漢官爲解詁叙凡二十二篇，不言有章。其文亡佚無攷。

(14) 晉文三辭見上。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應劭漢官儀『凡拜，天子臨軒，六百石以上悉會。直事卿贊

，御史授印綬。公三讓然後乃受之。』據此，可知讓表亦以三爲止。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禪代衆事曰，『尙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審其語意，四讓爲過也。

(15) 曹操語無效。藝文類聚五十一載操建安元年上半年上書讓增封曰『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佈腹心至於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爲臣身免於苟取。』漢末大亂，斯文墜地，魏國諸將，亦猶漢初屠狗吹簫之流，故椎魯少文；若在朝廷名士，則固斐然足美也。

(16) 孔融薦禰衡表後漢書孔融傳，文選。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仄，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敬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鸞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入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盈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纆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

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畧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騷髮，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17) 諸葛亮出師表 趙志諸葛亮傳文選。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驛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李善曰：「竭志竭誠表曰，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尤等以章其慢。」責攸之禱允等答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黃式三儼居集二讀蜀志諸葛傳曰：

世傳諸葛武侯有前後出師之表。前表稱郭費董向之賢，足以治宮中營中矣；而後表則追歎趙陽馬關諸人之逝，國內乏材。前表云，「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矣；而後表則援引曹操挫衄之師，以薄已責。前表云，「兵甲已足，當北定中原，攘除姦凶」矣；而後表則云，「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不如伐之。」前表悲壯，後表哀颯。前表意周而辭簡，後表意窘而辭纏。豈

街亭一敗，遂足以褫其魄而奪其氣乎？以是知後表之爲贗也。……郭冲五事甚重諸葛之權智。裴世期引而駁之，以解謬譽。裴氏既見武侯文集原無後表之篇，所引張儼記正郭冲五事之比，而疑以傳疑，未及辯駁。……且不知後表之贗者，獨不思趙雲傳乎？雲傳曰：「建興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七年，卒。」而後表作於六年之十一月，已言趙雲之喪，其謬著矣。藉云雲傳七年之字有譌，則傳連記五年六年七年之事，無由改七爲六也。武侯文集二十四篇，陳承祚所定，而不載後表；文選錄武侯之表，而不題前出師表；則後表之贗，昔人固知之矣。黃以周子叙記叙曰：

「儼記吳張儼撰。儼字子節，吳人，事績見吳志孫皓傳注。隋志雜家傅子下云：『梁有默記三卷。亡。』唐志復箸錄。今書已佚。蜀志諸葛亮傳注載述佐篇及武侯後出師表一篇，皆儼所作也。……後表不載於武侯文集，亦不見於陳壽志。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有此表，而又溯其所出云，「此亮集所無，出張儼記，」則此表爲張儼擬作明矣。」

(18) 曹不典論論文「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又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

(19) 魏志陳思王傳載植上疏四篇，其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二篇採入文選。茲錄其求通親親表一篇。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

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群后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寔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騎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

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必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廻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德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20) 晉書張華傳張華字茂先。初未知名，著鶴鳴賦以自寄。賦載本傳及文選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讓公表文佚。

(21) 晉書羊祜傳羊祜字叔子。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曰：

臣伏聞恩詔，文選作「臣聞言。臣昨出，伏聞恩詔」云云。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今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燾，執節高亮，在公正色；文選作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於朝，文選作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文選無位事。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文選作未通。方隲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匹夫之志，有不可奪。文選作臣不勝憂懼，謹觸胃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22)晉書庾亮傳『庾亮字元規。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文選作讓中書令表。李善注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文選作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微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闈，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儉榮味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呢。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文選作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閭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

脊，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使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欺，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實仰覽股臑，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慳慳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矜，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23) 晉書 劉琨傳：「琨字越石。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表文載元帝紀。文選三十七李善注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勸進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嶠，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嶠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

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顛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遵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顛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懸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凌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顛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之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蓬夷，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叙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顛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粟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莢，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瓚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廢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愛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

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瞻，主簿臣辟閔訓，臣彈遣散騎常侍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24) 晉書張駿傳載討石虎李期表，不知即彥和所指自序否，錄於下：

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湖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並。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秦雍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荷感屏營。伏惟陵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勦雄既死，人懷反正，謂石虎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纂繼凶逆，鷓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尚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漢，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于一旅，光武嗣漢，衆不滿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荆

揚慄慄，臣州突騎，吞噓遺羯，在于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疑臣字是慮，永念先績，敕司空鑿征西亮等，汎舟江汚，使首尾俱至也。

(25)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文選顏延年贈王太常詩「舒文廣國華。」

李善注「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爲國華。」

(26)章以謝恩，詣闕拜上，故曰造闕。表以陳事，事體多方，故曰多包。情爲文使似宜作情爲文屈。

(27)左傳哀公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備也，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其明神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荀子非相篇「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奏啓第二十三

(1)陳先生曰「漢書丙吉傳」驛騎馳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此即所云上急變。黃注引平帝紀「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寢令以急變聞。」未得其意。」案漢書車千秋傳云「上急變訟太子冤。」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師古說是。賈誼傳「誼以爲漢興二十

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史記作悉更奏之法，王念孫欲據之以改漢書，非是，悉更奏之猶言悉改而奏之耳。即彥和所云獻典儀。

(2) 說文本部「奏，進也。以本，從甘，從屮。屮上進之義。」論衡對作篇「上書謂之奏。」釋名釋書契「奏，鄒也，狹小之言也。」臣下自謙，故云狹小之言。

(3) 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敬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秦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

李斯治驪山陵上書曰「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羸，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凌義渠湘煙錄引蔡質漢儀。

(4) 漢書蘇武傳「數疏光過失。」注「謂條錄之。」杜周傳「疏爲令。」注「謂分條也。」楊雄傳「獨可抗疏。」注「疏條其事而言之。」陳情敘事必有條理，故奏亦稱上疏。

(5) 漢書食貨志上「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

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罄！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賈子無者字，是若是，而不驚者！世之有飢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敵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6) 漢書量錯傳「文帝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歐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

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蘆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楊同；弩不可目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

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摯一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衝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注引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

(7) 漢書郊祀志下丞相匡衡奏議曰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典訓主。主覽}大，典覽羣下。^{猶言總覽。}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

。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臣；八人不案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

(8) 漢書禮樂志「是時上^{武帝}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王吉為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儀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納其言。」案此是節文，詳載王吉本傳。

(9)漢書路溫舒傳「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其辭曰：說苑貴德篇載此文，無篇首二百五十字。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巨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憐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畏畏郤，則鍛練而周內之。蓋秦當之成，雖谷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媿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圖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棄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爲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諂。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廣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10)漢書郊祀志下『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

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條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襄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樊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辛，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捭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論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11)後漢書楊豪傳「桓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傳閔子
懿之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變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尙列其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屨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

(12) 後漢書陳蕃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曰：『夫獄以禁止姦遠，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探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尙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韋懷注曰「尺一謂板長尺一寫詔書也。」

(13) 後漢書張衡傳「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韋懷注引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徵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事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

(14) 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注『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案邕所陳皆整飭朝廷儀法綱紀之事，彥和所云，當即指此，黃注引獨斷文似非。

(15) 三國魏志高堂隆傳『有星孛於大辰。隆上疏曰，……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華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座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悟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于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16) 李詳黃注補正『太平御覽九百六引魏名臣奏，有郎中黃觀上書云云，黃字不當輒改。』

(17) 三國魏志王朗傳注引魏名臣奏載王朗節省奏文。

(18) 李詳黃注補正曰『太平御覽二百十四引魏名臣奏，駙馬都尉甄毅奏曰「漢時公卿皆奏事。選尚書郎，試，然後得爲之。其在職，自賚所發書詣天子前發省，便處當事輕重，口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據案處正，乃見郎之割斷才技。魏則不然。今尚書郎，皆天下之選，才技鋒出，亦欲逞其能於萬乘之前，宜如故事，令郎口自奏事，自處當。」案毅奏僅見於此，未知即彥和所指否。魏

志文德甄皇后傳「封兄子毅爲列侯，毅數上書陳時政」者是也。」

(19)晉書劉頌傳「除淮南相。頌在郡上疏言封國之制，宜如古典，及六州將土之役，凡數千言。詔褒美之。」

(20)晉書溫嶠傳「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太子納其言。」

(21)陸機文賦「奏平徹以閑雅。」注「奏以陳情叙事，故平徹閑雅。」彥和所論，更爲明切。

(22)尚書罔命序「穆王命伯罔爲周太僕正，作罔命。」罔命「王若曰：…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奏官，位上卿，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

陳先生曰「後漢書安帝紀詔曰，「秋節既立，鷲鳥將用。」注云，將欲糾其罪，同鷹鷲之鷲擊。」

(23)漢書董賢傳「賢與妻皆自殺。…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費以萬萬計，國家爲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爲使者禮，受賜不拜。罪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

，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師古曰：「以此物棺歛也。」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于誅，不宜在中士。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請以賢爲官者皆免。」

(24)後漢書孔融傳「曹操既積嫌忌，而鄴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子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

(25)孔光雖名儒，性質鄙佞。彥和謂與路粹殊心，似嫌未允。

(26)晉書傅咸傳「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顧榮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王戎傳有傳咸劾夏侯駿夏侯承王戎三奏。咸本傳有劾荀愷王戎二奏。茲錄咸傳奏劾王戎文於下：

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

(27)晉書劉隗傳「隗遷丞相司直，彈奏不畏疆禦。」其奏劾祖約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噂喏，囂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身，又孤恩廢命，宥加貶黜，以塞衆謗。晉書祖約傳約妻無男，而性妒。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于外，忽爲人所傷，疑其妻所爲。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督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

奏劾周旋劉胤李匡

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爲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案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賂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輿論，于理爲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輿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極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案從事中郎周旋，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今伯枉同周青，冤魂哭

於幽都，訴靈恨于黃泉，嗟歎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懷情抱恨，雖沒不忘。故有殞霜之應，

已上三句從文選王融永明九年策
秀才文注王隱晉書補改。

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爲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今，其

揆一也。皆由莛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

晉書劉琨傳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郵
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陳又奏。

(28) 陳先生曰『案周書大聚解』與彈相庸，』爲彈書命名之始。』朱駿聲通訓定聲曰『衆經音義引仲長統昌言云』繩墨得拼彈。』後人糾彈譏彈，亦此義也。』文選有彈事類。

(29) 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詩小雅巷伯『取彼譏人，投畀豺虎。』禮記曲禮上『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墨子非儒下『貪於飲食，惰于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乞人，糶鼠藏而羝羊視，賁彘起。』孟子滕文公下『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30) 漢書杜周傳『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注『其法深刻至骨。』

(31) 紀評曰『酌中之論。』踰垣猶言踰越禮法。捷徑謂涉邪徑。

(32) 詩大雅烝民『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正義曰『不畏懼於彊梁禦善之人。』文氏勞『無縱詭隨。』傳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絕席疑當作奪席。

後漢書儒林戴憑傳『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黃注引王常傳『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似非其意。易坤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33) 說文『肩開也。啓教也。』經傳皆以啓爲肩。尚書說命上『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傳曰『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34) 通典一百四載魏劉輔等論賜諡啓，是魏奏亦稱啓之證。釋名釋書契『啓亦詣也。以告語官司所至詣也。』據此，東漢已有啓矣。

(35) 御覽六百三十四載范甯斷衆公受假故事啓。又一百四十九引東宮舊事會稽王道子皇太子納妃啓。晉書孝武文李太后傳道子請崇正文李太妃名號啓。

(36) 此猶言簡約毋繁耳。

(37) 後漢班彪傳下注文選典引注皆云讒直言也。書益稷正義引聲類云『讒言美言也。』此云『讒者偏也』疑有脫字，似當云『讒者正偏也。』書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38) 漢書敘傳『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指畫而問班伯『紉爲無道至於此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

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酒嗜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師古曰「讜言善言也。」

(39) 八儀疑當作八能。後漢書禮樂志「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鐘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階跪授尙書。」章懷注引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歷，或調五音。……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

蔡邕獨斷「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

(40) 史記孟嘗傳「太常遺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漢書霍光傳「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

(41) 易蹇卦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後漢書陳蕃傳竇太后優詔蕃曰「忠孝之美，德冠本朝，

審諤之操，華首彌固。」

(42) 阜飾疑當作詔敕。司直，謂漢置司直之官，使掌肅清風禁之事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

札逐十二「飾疑當作构。續漢書輿服志云，「宗廟皆服构玄。」劉注云，獨斷云，「构甘縑也。」

吳都賦曰，「构卑服，」卑构即构玄也。」

議對第二十四

(1) 詩大雅縣「爰始爰謀。」箋云「於是始與幽人之從己者謀。」又「周爰執事。」箋云「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周爰諮謀語本此。段玉裁注說文議字曰「議者，誼也，人所宜也。言得其宜之謂議。」韻會四聲引說文「議語也」下有「一曰謀也。」

(2) 易節卦大象「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尚書周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勿應據周官作不。

(3) 管子桓公問篇「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

(4) 尚書舜典「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發之事者。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

此下命禹作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作共工，所謂五人也。詩大雅板『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傳云『芻蕘，采薪者。』

(5)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十四『文心雕龍讖對篇』春秋釋宋，魯桓務議二句，注家皆未詳。惠學士士奇云『案文當云』魯僖預議。』公羊經僖二十一年『釋宋公。』傳云『孰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預與與同，轉寫譌爲務耳。』

(6)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欲胡服。公子成曰：中國者賢聖之所教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逆人之心。』王曰：『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體而教離。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公子成曰：『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乎。』
此條依黃錄。

(7) 史記商君列傳『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

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8) 見上章表篇。

(9) 說文「駮，馬色不純。從馬，交聲。」又「駮，獸如馬，偃牙，食虎豹。從馬，交聲。」駮駮二字，義絕異。駮議之駮不應混作駮。通俗文「黃白雜謂之駮犖。」

(10) 史記賈誼傳「誼爲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爲能。文帝說之。」諸生即諸老先生。韓詩外傳六「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漢書鼂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補注引周壽昌曰「生亦先生也。史記作張恢先。徐廣注「先即先生。」蓋生爲先生。先亦先生也。」史漢多稱賈誼爲賈生，蓋尊呼之，非因其年少也。

(11) 主父當作吾丘。漢書吾丘壽王傳：「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弓弩，百吏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兔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益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守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褻鉏耰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

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于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目爲無益于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12)漢書韓安國傳載安國與王恢論馬邑之計，反覆折辯，較史記爲詳。語繁不錄。

(13)漢書賈捐之傳「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味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舜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于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

，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旛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于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鄧綬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餼，貫朽而不可校，漙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繕兵厲馬，因富民目擻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徂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竄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鬥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子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遂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子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捐情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蕞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略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

。顓頊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住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于勞師遠攻，亡土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文內東不過江黃句，各家未注。案史記殷本紀載湯誥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此東不過江之本也。黃未詳。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黃縣，春秋時萊國。周成王東伐淮夷踐奄，豈即指之所謂東不過黃者歟？

(14) 漢書韋玄成傳「彭宣滿昌左威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者，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劉歆議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六月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

小雅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以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濶百粵，起九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

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互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先，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西漢奏議內引左氏傳始見此及禮方進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焉，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無宗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禮典曰今見禮記參核篇。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一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15)後漢書張敏傳：張敏字伯遠。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貴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

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四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于古者，可下三公廷尉獨除其敝。

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

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災，秋一物華卽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

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16)後漢書郭躬傳：「郭躬字仲孫。永平中，奉軍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奏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于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章懷注有衣之號曰棨。即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

(17)文見魏志程昱傳。『程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橫放，曉上疏曰：

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郟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濠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

宮廟，下採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諛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摸公於日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織惡之過，積年不問。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尙書總理萬幾；可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摸之奸，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尙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能，是衰闕不補，迷而不反也。於是遂罷校事官。』

〔18〕黃注引司馬芝傳，今傳無其文，蓋妄引也。晉書食貨志云：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買。至明帝代

至明帝代猶言至明帝之時。

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

僞漸多，競滌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爲便。帝乃更立五銖錢。案芝議可見者僅此數言而已。

(19) 案會使程咸上議，非曾自撰。全文如左：

見晉書
刑法志

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戚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爲字下疑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獨嬰戮于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獨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

(20) 晉書秦秀傳：賈充薨。秀議曰：

充位冠羣后，惟民之望，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理逆情，以亂大倫。昔鄒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宮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案詔書，自非功如

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充宜諡曰荒。』

秀又有何曾證議，文繁不備錄。

(21)後漢書應劭傳載有駁韓卓募兵鮮卑議及追駁尚書陳忠活尹次史玉議二首尹次史玉二人名。本傳云『劭凡爲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

(22)晉書禮志載有咸議二社表，及駁成祭議太社，又本傳載咸爲司隸校尉，劾王戎，御史中丞解結以咸爲違典制越局侵官。咸上書自辨，文繁不錄。李充翰林論曰，『駁不以華藻爲先，世以傅長虞每奏駁事，爲邦之司直矣。』

(23)後漢書應劭傳『劭字仲遠。』李賢注引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援。未知孰是。』

(24)案此謂士衡議晉書限斷也。李充翰林論曰『在朝辨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爲本。陸機議晉斷，亦名其美矣。』紀評曰，『諛當作腴。』士衡撰文，每失繁富，下云頗累文骨，則作腴者是也。陸議佚文見初學記二十一。

三祖實終爲臣，故書爲臣之事，不可不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不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

(25) 周易上繫『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注曰『擬議以動則盡變化之道。』
尚書洪範『次七日，明用稽疑。』傳曰『明用卜筮考疑之事。』

(26) 論議之文。無一可以陵虛構造，必先習其故事，明其委曲，然後可以建言。虛張議論，而無當于理，此乃對策八面鋒之技，非獨不能與於文章之數，亦言政者所憎棄也。彥和此文真扼要之言。

(27)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田鳩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爲之飾裝，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彥和語意本此。

(28)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

，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授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29)禮記王制『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鄭注『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周禮地官卿大夫職曰『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注『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鄉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選舉事猶言興能，考言猶言興賢。有德者必有言也。

(30)漢書文帝紀『十三年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補注引周壽昌曰『此漢廷策士之始。前此即位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未聞舉何人。至是始以三道策士，而置錯以高第由太子家令遷中大夫。』漢書程錯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由是遷中大夫。』對策文載本傳，文繁不錄。

(31)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衛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對策不知在何時。案仲舒對策，請罷斥百家，竟成舉首；故丞相衛綰希旨，奏罷賢良之治百家言者。又仲舒傳言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舉首，是其對策在武帝即位之建元元年甚明。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少治春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策文載本傳，又繁不錄。又平津侯傳『公孫弘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病免歸。元光五年，詔徵文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又兒寬傳『以射策爲掌故。』掌故屬太常，主故事之官。對策文載本傳。

(32) 本傳載弘對策曰：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

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陋，不足以奉大對。

(38) 漢書杜欽傳「其夏，上帝成詔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天道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

，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泄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四語禮記祭義。曾子之言。孔子曰「孝無

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經孔子之言。孝人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遠

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尙質，周因於殷尙文，今

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尙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

。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

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

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縱，此則衆庶

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略而指事，謂不詳答上問而篇末切指成帝好色之事。

(34)後漢書魯丕傳「丕字叔陵。兼通五經，爲當世名儒。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劉寬舉丕。時對策者

百有餘人，惟丕在高第。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袁宏後漢紀十六載丕舉賢良方正對策文如左；

政莫先于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

爲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于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答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于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懲。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禮義乎？

(35) 晉書孔坦傳附孔愷傳「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元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

(36) 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行幸雲陽。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雊。」

亦見五行志
中之下。

晉書五行志中毛蟲之孽『成帝咸和六年正月，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鱗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乏四科之實，慶興於前，其斯故乎？』

(37)黃先生曰：『此句與下句，一意相足。下云：摛詞無懦，則此綱字爲剛字之訛。檄移篇贊「三驅弛剛。」彼文本作網訛爲綱，又訛爲剛，此則剛反訛綱矣。』

書記第二十五

(1)尚書益稷『帝曰，：書用識哉。』傳曰『書識其非。』

(2)黃先生曰：『案箸之竹帛，謂之書，故說文曰，「箸也」。傳其言語謂之書，故說文曰，「如也」。是則古代之文，一皆稱之曰書。故外史稱三皇五帝之書；又小史以書叙昭穆之祖蓋。又小行人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應獨與欲同。犯順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危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據此諸文，知古代凡箸簡策者，皆書之類。又記者，疏也。說文疋部疋，記也。說文知記之名，亦緣有文字箸之竹帛，不限于告人，故書

記之科所包至廣。彥和謂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真能悉文章之原者。」
紀氏乃欲刪其繁文，是則有意狹小文辭之封域，烏足與知舍人之妙誼哉！

(3) 語見揚子法言問神篇。李軌注曰「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又曰「察言觀書，斷可識也。」

古者使受辭命而行，簡牘繁累，故用書者少。其見于傳與人書最先者，實惟鄭子家。

(4) 說文「書，箸也，從事者聲」。說文序曰「箸於竹帛謂之書。」又曰「書者，如也」。孝經援神契曰「書，如也；舒也；紀也。」賈子道德說「書者，箸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箸所從事。」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韓康伯注「夬決也。書契所以決斷事也。」

(5) 左傳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杜注「一介，獨使也。」書介猶言書使。

(6) 左傳文公十三年「士會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杜注「策，馬繩。」正義引服虔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彥和用服虔說。竊疑彥和此文有二誤。士會倉卒歸晉，繞朝何暇書策爲辭，此說本正義其誤一也。下文云，「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案左傳既不載其文，彥和從何詳觀，其誤二也。杜預訓策爲馬繩，義優於服虔。

又文公十七年晉侯蒐於黃父，晉地名。遂復合諸侯於扈。於是晉侯不見鄆伯，以爲貳於楚也。鄆子家

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爲書與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

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

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

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

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

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

遑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鉅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

悉敝賦以待於儻，晉鄆之驛地名。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

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又成公七年「巫臣自晉遇二子子重子反書，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

命死。」

又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鄆人病之。二月，鄆伯如晉，子產厲書於子西以告

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沒沒言沈沒也。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南山有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大雅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也，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7) 禮記檀弓下「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鄭注「進書，奉君弔書。」此文子服敬叔應改爲子叔敬叔。子爲男子通稱，叔是其氏，敬叔其諡也。子服惠伯是副使，非奉君弔書者。

(8) 今可見者，若樂毅報燕惠王書，魯連遺燕將書，荀卿與春申君書，李斯諫逐客書，張儀與楚相書皆是也。

(9) 說文「札牒也」。漢書郊祀志「卿有札書。」司馬相如傳「上令尙書給筆札。」注「木簡之薄小者也。」釋名釋書契「札櫛也。編之如櫛相比也。」札與牘同。東方朔上書用三千牘，是漢代用素時多，用木時多。又後稱尺牘，漢稱短書，古詩「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是也。下列四

書，皆人所習見。文選有李少卿答蘇武書，彥和獨不舉，豈亦有所疑邪？劉知幾史通雜說下曰：「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
選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爲謬矣。」蘇軾答劉沔書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辭句儂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人，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也。」浦起龍釋雜說下云：「海虞王侍郎峻爲予言，子瞻疑此書出齊梁人手，恐亦彊坐。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馳心之語，豈以時流語作典故哉！當是漢季晉人擬爲之。」案此說是也。藝文類聚三十載蘇武報李陵書。文選劉琨答盧諶詩注，丘遲與陳伯之書注，袁宏三國名臣贊注並引武答陵書。

(10)漢書司馬遷傳「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漢書載此書，以少卿足下起句。文選起句作「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俞正燮癸巳類稿十一太史公釋名義曰「太史公着，署官；牛馬走司馬遷者，如秦刻石云「丞相」，又云「臣斯」也。李善注云「太史公，遷父談也。言已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如此，則丞相爲丞相臣之臣，是陪臣矣。且與任書，何涉於父？稱父則當日太史公子，乃謙爲父僕，此將救敲頭也。」茲依文選所載逐錄，漢書本傳有刪節，附

識於下。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本傳無此句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致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

意氣慙慙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作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

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作無諺曰：誰爲爲

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無者用，女爲說己者無者容

。若僕大質已虧缺矣，無矣雖才懷猶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

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

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作從上，恐卒然不可爲無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

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作府也

；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作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

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

而誦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

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

，莫不傷氣，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繫獄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竊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網羅，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家室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

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脅，冒白刃北向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愚，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圜圍之中，誰可告觀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額其家聲，而僕又併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

不辱顏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謂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辭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繯繼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

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有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自上計軒轅至此凡二十六字漢書無。；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作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身直爲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嚴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

意，故略陳固陋。謹再拜。

(11) 難公孫書佚。全漢文二十五自初學記十八御覽四百十輯得東方朔與公孫弘惜車書。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叙。是以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尊寵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李詳黃法補正云『玩其辭氣，似與公孫弘不協，疑即此書矣。』案藝文類聚九十六載弘答東方朔書佚文曰『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鼈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或此即弘答朔之難書歟？

(12) 漢書楊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噫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瞶，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方家隆盛時，乘朱輪者十八，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

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彼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私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浮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尙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諉。

(13) 方言載劉子駿與楊雄書從取方言及揚子雲答劉歆書。古文苑十僅載雄答劉歆書。章樵注引洪內翰適曰：『世傳揚子雲翰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初無所謂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云。』案洪氏之誤，在未明方言子駿書前『雄爲郎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積二十七年；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數語，乃後人綴補，非雄自著。漢成帝時又是王莽時之誤。洪氏不達此意，反覆辨說，亦見其攷證之疏矣。茲刪去書前數語，錄兩書於下。

劉子駿與楊雄從取方言

歌叩頭。昨受詔，案當作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路驛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即其夕竟，歸府。

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適人使者，王海引古文苑途人二字在軒車使上，無下使者二字。以歲八月巡路，案與求音義並同。代語僮謠歌

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索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爲孝成皇帝言，當使

諸儒共集訓話，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詰籀爲病；及諸經氏字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以窮。世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以爲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于歆身修軌修軌猶言循軌不暇，何俛更創。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沉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積，以成此書，良爲勤矣。歆雖不當爲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爲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於殊語，誠以驗攷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俗，適子雲攘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振瞻，殊無爲明。將何將持也。何即負荷字。獨挈之寶，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恩于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蒼推歷，皆成之于帷幕，賁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當爲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于此。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籙，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

楊子雲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更，古文苑作嬰。視觀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日，也。舉者任者各是一人，觀下文可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于官朝，令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宛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諧，雄

何慚焉！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

，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輜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

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盛云「後人熟習於嚴君平之稱，因誤改之也。」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輜軒之使所奏言

。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槩之法略

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郎銘王俱頌階園銘及成都

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文選

賦注無外字。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也，劉向嘗爲護左都水使者。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

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成云「可者免其直事之役，仍不奪其郎奉。」

。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室。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

古文苑注云「繡補疑是桐樛之類。」靈節即靈壽杖也。盧引丁杰云「華陽國志巴志竹木之瑄者，有桃支與壽木。巴東郡胸忍縣有靈壽木。蜀志廣漢郡五城縣出龍骨。」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

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干槩，

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古文苑注云「會集所未聞，使疑者得所安。」張伯松不好

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先君盧云「伯松名棟，張敞孫，其父吉，杜邛從受學焉。事見漢書。」憲典訓，屬雄以

此篇目願示以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由同鼠坻之

與牛場也。如其用，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牴糞，棄之于道矣。」而雄般樂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感而君與雄獨何譖讒，而當匿乎哉。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異俗之語，典流于昆侖，言列于漢籍，誠雄心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邁也。扶盧云「此是上篇耳，故作夫者非一詞云也。」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祭也。不敢有

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藉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盜死以徇命也。而盧引戴震曰「而如吉逆用。」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

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于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長監於規，纘之就，死以爲小，古文苑注云「言當臣以所規爲監，得成其書，以死爲隱。」雄敢行之。謹因遺使。雄叩頭，叩頭。

案子雲所以不與歎書者，以其書未成，且又無複本，子駿索之甚急，不得不以死自誓也。古人自惜其學術如此。

(14)陸機文賦云「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

(15)後漢書崔瑗傳「瑗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全後漢文四十五輯得與高元甫書元甫。兩條其與字。

。其一條云：

今遣奉書錢千爲贖，并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北堂書鈔一百四卷
文類聚三十一。

(16)文帝魏文帝與吳質書『元瑜阮瑀字。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說文『翮，疾飛也。』翩翩舉敬捷之意。魏志王粲傳注引典略『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覽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後漢書孔融傳『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王粲傳注引文章敘錄曰『應璩字休璉，博學好作文，善爲書記文。』彥和謂其好事，必有所本，不可攷矣。阮瑀孔融應璩文選並載其書牘。

(17)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曰，『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旣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文選載絕交書，錄於下：

稽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尙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差執轡，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感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訓，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縷，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饜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

纏，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曼卿之闕，又不識人情，闕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燕，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裏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己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孔周，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信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信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

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必不可以爲枿，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尙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願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顛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生平，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黜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羸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並以爲別。嵇康白。

(18) 文選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李善注曰『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

，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遠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遠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爲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晉書文苑趙至傳『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叙離並陳其志。』茲據文選所載錄於後：

安白。本傳無此二字。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梁生梁鴻也。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

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廻路，涉沙漠。本傳作鳴鷄。戒旦，

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廻

颯狂厲，白日寢光，躑躅交錯，陵隴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

，涉澤求蹊，披徑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蕙

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

歎息。本傳無按轡句。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蒂本傳作榮。華

藉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

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

之朝霞啓輝，則身疲於過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遠廓而無睹；極聽修原，

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悼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本傳作龍躡大野，虎嘯六合，本傳作龍躡大野，虎嘯六合，野獸踞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

蹶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九核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翹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岸，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艷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翹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悠悠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携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19) 漢書游俠陳遼傳：「遼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遼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師古曰：「占，隱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

(20) 後漢文苑囂衡傳：「衡爲黃祖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21) 此數語與上「書之爲體主言者也」相應。條暢任氣，優柔憚懷，書之妙盡之矣。自晉而降，邱遲與陳伯之書，徐孝穆在北與揚僕射求還書，皆其選。

(22) 黃注曰：『如梁毅報燕王，燕王謝樂毅，上下無別，同稱書也。』

(23) 漢書張敖傳：『天子徵敖，拜膠東相。王太后數出游獵，敖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披論衡證告篇，爲不聽鄧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當作華陽后。』

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稍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嫺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敖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24) 漢書丙吉傳：『昌邑王賀以行淫亂廢。霍光與軍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開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

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宜褒顯，錢大昕曰「豈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宜者宜也。」

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又杜延年奏記霍光爭侯史吳事，鄒明奏記

蕭望之，李固奏記梁商，此皆公府稱奏記之事。論衡對作篇「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是上書郡守亦得稱奏記。說文「鑿，表

識書也。」徐鍇曰「今作賤。」張華博物志文籍考「或云，毛公嘗爲北海郡守，玄是此郡人，故

以爲敬。」案此說雖未得鄭玄鑿詩之意，然可見郡民對守將稱賤，有自來矣。郡守兼領武事，應劭漢官儀曰「孝廉先試鑿奏。」北堂書鈔設官部引。王隱晉書「劉官由亭民舉秀才，刺史鑿久不成。官指語鑿

體，然後成。」

(25) 周禮保章氏「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鄭注「志古文識。識，記也。」左傳成公十四年「志而

晦」。杜注云「志，記也。」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賡訓表識，

本說文。案鑿之與記，隨事立名，義非大異。觀文選所載阮嗣宗奏記詣蔣公，誠爲公府所施；而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鑿，則亦公府也。故知六朝時，已不甚分晰矣。

(26) 文佚。公府蓋謂梁冀，實嘗爲大將軍冀司馬也。後漢書本傳云，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

書凡十五篇，是實文中有記也。

(27) 後漢書文苑黃香傳「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今奏牋江夏文亦

俠。

(28)李詳黃注補正云『魏志邢顛傳載植諫曹植書。又王粲傳注引典略植答魏文帝書，此皆彥和所謂麗而規益者。典論論文但以琳瑯書記爲雋，而云公幹壯而不密，是不重植之爲文，故言弗論。黃注未悉。』茲錄植書於下。

與曹植書御覽七百三十九

明使君始垂愛憐，意眷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營魄自盡也。

諫曹植書魏志邢顛傳

家丞邢顛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植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植禮遇殊特，顛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

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帶書

孫志祖讀書歷錄七云「案漢書匈奴傳黃金飾貝帶一，注璽委曰，鮮卑廓落帶，瑤名也。此廓落帶當卽廓落帶爾。亦見淮南主術訓注。」

植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竊窕之首；貂獬御覽作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污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曾未

龍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慎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

典略曰，「文帝嘗賜楨麻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云云。」案公幹之文正與子桓之言相酬酢，故補錄典略之文于此。

(29) 見魏志劉廙傳，文如左：

「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于寒灰之上，生華于已枯之木。物不答施于天地，子不謝生于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案劉廙文，魏志目之爲疏。

(30) 黃注以謝平原內史表當之。案表文有云，「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蹟，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是士衡本先有自理之文。檢全晉文九十七有與吳王表佚文二條，則真自理之詞也。文如左；

臣以職在中書，詔命所出，臣本以筆札見知。

此條與謝表崎嶇自列之詞相應。

釋文本草，見在書中，一字一蹟，自可分別。

(31) 謂敬而不儼，所以殊於表；表有誠性誠恐，死罪死罪之語。簡而無傲，所以殊於書。上文云：書體在德言才宜條暢以任氣，則有類乎傲也。

(32) 彥和之意，書記有廣狹二義。自狹意言之，則已如上文所論。自廣義言之，則凡書之於簡牘，記之以表志意者，片言隻句，皆得稱爲書記。章太炎本此而更擴充之作文學總略篇，可參閱。紀評云『此種皆係雜文。緣第十四先列雜文，不能更標此目，故附之書記之末，以備其目。然與書記頗不倫，未免失之牽合。況所列或不盡文章，入之論文之書，亦爲不類。若刪此四十五行，而以才冠鴻筆句直接隱記之分句下，較爲允協。』案紀氏不達書記有廣狹二義，故貢此論，其實置之雜文篇中，反爲不倫矣。二十四名分解於後。

(33) 說文言部新附字『譜藉錄也。』紐樹玉說文新附攷曰『釋名「譜，布也。布列見其事也。」博雅「譜，牒也。」按韋昭辨釋名云「主簿者，主諸簿書。簿，普也。開普諸事也。」北堂書鈔卷七十三引。又選陸士衡文賦云「普辭條與文律。」並與譜義有合。又漢書五行敘傳表與禹敘武舉爲韻；西域傳敘傳表與旅爲韻。史通表歷篇云「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桓語見梁書劉孝傳。據此，則表與譜音義並同。孫星衍云，東都事略劉恕傳著包犧至周厲王疑年普，共和至熙寧年略普，各一卷。是古止作普。』鄭珍說文新附攷曰『古字作普爲是。世本有帝王譜，諸侯譜，大夫譜各篇，則譜名出先秦以上。而說文無譜字，』

古世本當作普，如韋昭簿普之義，久乃因加言旁。史記依世本之譜變名爲表。蓋表音古與譜同，而義相近，非卽一字。『鄭玄詩譜序曰：『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尋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觀鄭語，知詩譜卽詩表。正義云：『譜者普也。註序世數，孔穎達應避世字，事此是後人追改。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案正義此文竊取彥和而小變者。

(34) 說文『籍簿書也。』尚書僞孔安國序『由是文籍生焉。』正義『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孟子滕文公上『助者，籍也。』趙岐注曰『籍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此訓借說所本。釋名釋書契『籍，籍也。所以籍疏疏條列也人民戶口也。』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賦車籍馬。』注『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周禮天官叙官司正義『簿今手版。』此歲借民力說所本。左傳昭公十五年『孫伯厯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此春秋司籍說所本。

(35) 簿字說文無。簿訓圖，同聲爲訓。漢書張湯傳『使使八輩簿責湯。』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責之。』李廣傳『急責廣之幕府上簿。』師古曰『簿謂文狀也。』

(36) 說文『錄，金色也。』假借爲衆，古刻木爲書，故曰衆也。後漢書和帝紀注『錄，謂總領之也。』章宗源隋經籍志考證七曰『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注曰「帝繫世本之屬。』

「疏曰：『天子謂之帝繫，諸侯謂之世本。』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左丘明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

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漢藝文志春秋家有世本十五篇。愚按其篇名可見者：有帝繫篇

，一切經音義曰：世本有帝繫篇，謂子孫相繼設也。有氏姓篇，左傳正義世本氏姓篇曰：任姓有作篇，無句作碧，女媧作笙鏡。有居篇，

史記索隱系本居篇有諡法篇。玉海書目：沈約諡法序曰：大戴禮及世本曰：魏武子居魏。有諡法篇。舊並有諡法，而二書傳至約時已亡其篇。史記序索隱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

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諡名號，凡十五篇。』顏氏家訓書證篇曰：『世

本左丘明所書，本注：此說出皇前證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左傳宣公正義曰：『世本傳寫多誤，其本未必

然。』昭公正義又曰：『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憑。』隋

志載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無撰人名，又世本二卷，劉向撰。是自有兩本，一在周代，一在楚漢

之際。皆十五篇，故同爲二卷。劉向之撰，當是注文。宋衷撰四卷，亦注也。』

(37)太玄周『周無耦。』注，『方也。』漢書藝文志『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

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方亦不盡用於醫

藥。初學記二十一有草誕墨方，齊民要術九有誕筆方，言作筆墨之法。

(38)說文『術，邑中道也。』九章算術九卷。四庫提要曰：『不著撰人名氏。原本久佚，今從泳樂大

典錄出，蓋周禮保氏之遺法。漢張蒼刪補校正而後人又有所附益也。晉劉徽唐李淳風皆爲之注。

自周碑以外，此爲最古之算經。」黃以周子叙萬畢術叙「萬畢術舊題漢劉安撰。漢志不著錄。史記龜策傳褚先生見萬畢石朱方。梁七錄有淮南萬畢經，淮南變化術各一卷。或以爲此即漢志淮南外書之一種，或以爲淮南好方技，後世多依託其名以成書。如淮南九師道訓淮南八公相鶴經亦皆襲其稱。萬畢未必是劉安外書，然褚少孫見其方，阮孝緒箸諸錄，其書自古矣。白帖引神龜在江南嘉林中。齋戒以待，狀如有人來告，因以醴酒求之，三宿而得。藝文類聚引朮爲山精，結陰陽精氣，服之令人長生絕穀。是其書本言神仙之術也。白帖所引神龜云云，即褚先生爲郎時所見萬畢石朱方。司馬貞案白萬畢術有石朱方。藝文類聚所引萬畢術，亦石朱方之類，不及其萬畢經。太平御覽又專錄鄙瑣之術，并不及其養長之方。而作者之意遂晦亂莫得而知矣。孫鳳翼輯是書尙多罅漏，今校正其誤字，補輯其遺文，并刪發其作書之大指如此。」案彥卬所云萬畢術，似書中多言歷算，當即比錄所著之一卷也。

〔39〕說文「占，視兆問也。」方言十「占，視也。凡相候謂之占，猶瞻也。」廣雅釋詁四「占，論也。」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臺上榭屋可以遠觀者也。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注「雲物氣色災變也。」精觀當作登觀。文獻通考經籍考「京氏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法一卷。晁景迂曰「是書肇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卦

凡八變六十有四，於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於天地之元。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造二而爲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肇乎所配，而終不脫乎本，以隱顯佐神明者謂之伏。』

(40)漢書藝文志五行家美門式二十卷。周禮大史『大師大師者，大起軍師也。抱天時與大師同車。』鄭司農曰『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主天道。』國語周語。左傳哀六年。疏曰『抱式者，據當時占文謂之式，以其見時候有法式，故謂載天文者爲式。』史記日者列傳『分策定卦，旋式正基。』王應麟漢志攷證曰『唐六典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刻十二神，下布十二辰。』

(41)說文『律，均布也。』段注曰『律者所以範天下之不一而歸於一，故曰均布也。』爾雅釋言『律，銓也。』說文銓，稱也。彥和訓律爲中，蓋取平衡中正之義。漢書律歷志『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

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42) 說文『令發號也。』漢書東方朔傳『令者，命也。』賈子等濟篇『天子之言曰令，甲令乙是也。』廣雅釋詁四『令，禁也。』管子牧民篇士經『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

(43) 呂氏春秋仲春紀情欲『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高誘注曰『法，象也。』漢志兵家列兵法多家。班固序曰『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法之本訓爲刑，因上文已有律令，故此專指兵法。

(44) 說文『制，裁也。』後漢書蔡邕傳『制作國之典也。』史記封禪書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

(45) 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史記律書『言萬物部符甲而出也。』是符與字聲同而通。史記孝文紀『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集解『應劭曰竹使符者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釋名釋書契『符付也。書所敕命於上，付使傳行之也。』書敕命於上，爲漸易書翰之始。全後漢文九十七錄古刻叢攷附差符曰『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中二千石守丞

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叛羌。急急如律令。馬卅匹，驢二百頭，日給。『晉書梁王彤傳載詰博士蔡充符。

(36) 契，諸書皆訓刻也。釋名釋書契『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易下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其繩，事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書序正義引鄭注曰『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

(37) 說文『券，契也。券別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券。』釋名釋書契『券，繼也。相約束繼繼以爲限也。』周禮小司寇『聽稱責以傅別。』注云『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今之券書也。』又『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鄭司農云『謂別券也。』漢書高祖紀下『丹書鐵契。』王先謙補注曰『通鑑胡注以鐵爲契，以丹書之。謂以丹書盟誓之言於鐵券。』釋名釋書契『荊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也。』荊即契券。茲錄晉楊紹買地券於下，亦略窺古券契之一斑。

大男楊紹從士公買冢地一邱。東極闌澤，西極黃膝，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爲證，四時爲任。大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對共破荊。民有私約如律令。

十駕齋叢新錄十五
云山陰重二如游

賜得此石刻。

古文苑十七載黃香責婢奴辭，係譏世之文，與券無涉。又載王褒僮約，蓋即責婢奴文。李善東京賦注引亦云王褒責婢奴文。藝文類聚八十二劉孝威謝東宮賚稱啓云「根出楊池，聞之僮約。」

王子淵僮約此文據孫星衍續古文苑二十

蜀郡王子淵以專到滿，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執大杖上夫家，顛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爲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買耶？』惠曰：『奴大忤人，人無欲者。』子淵即決買券云云。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

『子淵曰諾。券文曰：

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婢便了，決買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爲滌居當穿白縛帶，裁孟鑿斗。澆渠縛落，落離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蹠蹠坐大叟，下牀振頭，捶鉤刈芻，結葦躡屨。孟字曰汲水酪，佐醢醢。織屨作屨，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雁暉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與魚部字爲均，今吳香猶然矣。後園縱養鴈鷺百餘，驅逐鷓鴣，持梢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餵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太平御覽子部載僮約云：「兩鑿如注鑿，披薛戴子公。注云：薛養衣也。子公鑿

也。語亦難解。或僅約者俱不載之。今按字兩合音，言披蓑測笠也。說詳矣。
被隄杜疆，落桑皮襖；謂取楓種皮也。

瓜作瓠，別茄披蔥；櫻蔥，櫻蔥槎發芋，為荷。壘集做封，日中早薺，鷄鳴起春。調治馬戶，兼落三重。

注云馬戶水門也。蜀每以落置水澆養魚，欲食乃取之。舍中有客，提壺行酌，汲水作鋪；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

膾芋，膾魚包醬，烹茶盡具。據此知漢時已飲茶已而葢臧。關門塞鑿；餒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鬪。奴但當飯

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

有樹，當栽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浦，主爲府掾求用錢。推訪聖，謂當爲勃之誰。販機索，墨索。纒亭買廬，

往來都洛；洛當爲洛，謂村落也。當爲婦女求脂澤。販于小市，歸都擔棗，轉出旁陸，市牽大販鴛；武都買茶

也。楊氏擔荷。楊氏，池名。往市聚，慎護好偷。桑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罵。爲鳳多作刀矛，持

入益州，貨易羊牛。奴自教精慧，不得疑愚。牙州牛，愚爲詞。持斧入山，斷棘裁輅；若有餘殘，當作粗儿

木屐及犬篋盤。焚新作炭，鑿石薄岸。治舍蓋屋，削書代牘，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書牘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爲削。王粲

童約曰，書削代牘。日暮欲歸，當送乾柴兩三束。四月當披，九月當穫，十月收豆，掄麥簪芋。南

安拾粟采穢，持車載糞。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薄。種植桃李梨柿栢桑；

三丈一樹，八樹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警告鄰里根，門柱

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還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敖游。奴老力索，種苧織席，事訖休

息，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洗身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答一百。索席石白客，白百爲韻。

讀券文適訖，詞窮詐索，涕泣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劔纒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索搏尺陌落，額惡爲韻。

(48)楚辭湘夫人『疏石蘭兮爲芳。』王注『疏，布陳也。』周禮地官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注『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

(49)釋名釋書契『過所至，過所至關津以示之也。』疑此即所謂關。方言十二『關閉也。』韓非子問田篇徐渠問田鳩曰：『陽城義渠，名將也，而試於屯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顧廣圻韓非子識誤云『文心雕龍書記篇引此云孫亶回，無公字，省耳。』

(50)釋名釋書契『下官刺曰長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之也。又曰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三國魏志夏侯淵傳注引夏侯湛叙夏侯榮曰『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周禮秋官司刺『掌三刺之法。一刺曰訊羣臣；二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51)儀禮大射儀鄭注『解猶釋也。』三國魏志孫禮傳『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撞校也。』

(52) 王兆芳 文體通釋曰：「札牒者，札，牒也；牒札也。簡牘之小者版書之屬也。主於小事通言，簡略明意。源出淳齋人公孫卿奏札書。流有薛宣與揚湛手牒；鍾離意白周樹牒，蜀蒲元與武侯牒。」漢書路溫舒傳：「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爲書。」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孫君蜀丞曰：「說文繫傳牒字下引云，議政未定，短牒諮謀，曰牒簡也，葉在枝也。」御覽六百六引云：「牒者葉也。如葉在枝也。短簡爲牒，議事未定，故短牒諮謀。牒之尤密謂之籤。」

(53) 說文「籤，驗也。」桂馥義詁曰：「驗也者，本書識驗也。通俗文：「記識曰籤。」南史「府州部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籤具。曰下又云某官籤。」魏案江左有典籤之職。官府畫諾謂之籤押，亦徵驗意。」典籤魏文帝爲諸王設。

(54) 王兆芳 文體通釋曰：「狀者，犬形也。形貌也。官民之事臧否之形狀也。解詁曰：案下列數條皆見漢志百官五劉昭注補引胡廣：「課第長吏不稱職者爲殿舉免之。其有治能者爲最，察上尤異。州又狀州中吏民茂才異等。又曰：張敞所狀納京師，名奏事。源出漢初。流有闕名置五經博士舉狀，見漢官儀張敞條奏昌邑王居處狀，趙充國條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狀。」案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應劭漢官儀五經博士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燒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通典有督郵

保舉博士狀。世六屬作三十六屬。文亦小異。通釋又曰『行事而趨於正道，既死而親舊門人表其
事狀，供誅證也。初狀之於朝，後亦狀諸戚友。主於追敘行事，得其形貌。源出漢丞相曹傳劾
幹作楊元伯行狀文章緣起目。流有闕名裴瑜行狀後漢史補傳注引先賢行狀。梁任昉沈約多行狀。』

(55) 黃先生曰『陸機文有自列之言。案司馬遷報任安書已有列字。又任彥升奏彈劉整云，趣攝整亡父舊使到臺辯問列
稱云云。沈休文奏彈王源云，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辯問，嗣之列稱云云。是列與辭同，即今世讞
之供招也。』吳志孫皓傳注引邵氏家傳『邵疇詣吏自列。』王符潛夫論有卜列正列相列夢列四
篇，列猶辯也。

(56) 說文『辭訟也。』辭之本訓爲獄訟之辭，通用爲言說之詞。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叔向曰，辭之
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57) 黃先生曰『案弔唁之唁，與諺語之諺異字。說文唁，弔生也；諺，傳言也。音近相假，彥和乃
合爲一矣。』賈誼新書春秋篇『鄒穆公令食鳧雁者必以糝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
一石糝。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
而獨弗聞與？』宋書范泰傳諫改錢法云『囊漏貯中，識者不吝。』黃先生曰『滿當依汪本作漏，儲
今賈子作貯。作儲者，當爲褚，本字當爲貯。說文曰楯也，所以盛米也。楯載米貯也。』韻略莊子
倫切。

曰楮小不可以懷大。卽此辭字。「囊漏箝中」者，遺小而存大也。作貯者，亦借字。』牝鷄語在牧誓。大雅無用老語。小雅小弁「維愛用老」，無人亦有言句。

(58) 三國魏志王粲傳「袁紹等欲召外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陳琳諫曰，易稱：「即鹿無虞；」六三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掌珠不見

潘文傳玄短歌行昔君視我學中珠，恭當世常諱矣。。文選揚仲武誄序「子之姑，予之伉儷焉。」黃先生曰「觀此言，故知文質無常，視其體所宜耳。」

(59) 四條疑當作六條。

(60) 二十四種雜文，各有一定體製，亦猶今世公文及契券等類，不得隨意增損。抱朴子吳失篇「不識謹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是公文有定式之證。

(61) 九方堙相馬，見呂氏春秋觀表篇。淮南子道應訓「秦穆公使九方堙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

(62) 上句謂宜文者，下句謂宜質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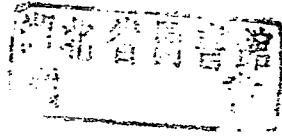
范文瀾所論第四種

文
心
雕
龍
注

北平文化學社印行

范文瀾所論第四種

文
心
雕
龍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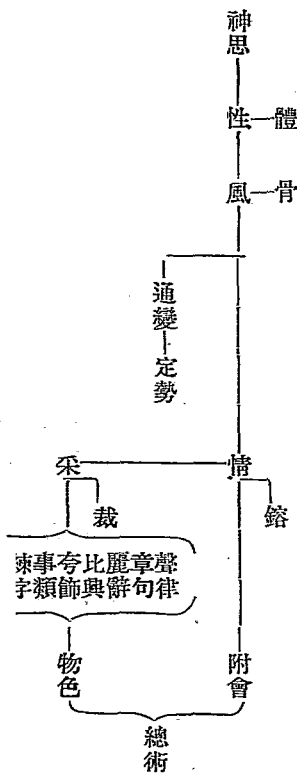
北平文化學社印行

文心雕龍注卷六

范文瀾

神思第二十六

(1)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屬文之道，專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文心上篇剖析文體，爲辨章篇製之論；下篇商榷文術，爲提挈綱維之言。上篇分區別囿，恢宏而明約；下篇探幽索隱，精微而暢朗。孫梅四六叢話謂彥和此書，總括大凡，妙抉其心，五十篇之內，百代之精華備矣，知言哉！茲將下篇二十篇，列表於此，可以知其組織之靡密。(上冊九二頁之表，作於八九年前，殊不愜意，故改爲下表。)



隱秀
指瑕
養氣

(2) 易下繫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韓康伯註曰，『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能乘天下之微，會而通其用也。』正義曰『精義入神以致用者，言先靜而後動。聖人用精粹微妙之義，入於神化，寂然不動，乃能致其所用。精義入神，是先靜也；以致用是後動也；是動因靜而來也。』彥和陶鈞文思，貴在虛靜之說本此。莊子讓王篇：『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案公子牟此語，謂身在草莽，而心懷好爵，故瞻子對以重生則輕利。彥和引之，以示人心之無遠不屆，與原文本義無關。

(3) 黃先生文心雕龍札記以下節稱札記曰『此言思心之用，不限于身觀，或感物而造端，或憑心而構象，

無有幽深遠近，皆思理之所行也。尋心智之象，約有二端：一則緣此知彼，有對量之能；一則即異求同，有綜合之用。由此二方，以馭萬里，學術之原悉從此出，文章之富，亦職茲之由矣。』

(4) 陸機文賦曰，附李善註『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老子曰「掃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寬知萬物，故謂之玄覽。」遼四時以歎逝，賸萬物而思紛；披視萬物盛衰而思慮紛紜也。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春芳；心懷懷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撥筆，聊宣之乎

斯文。』又曰『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又曰『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隘，通億載而爲津。』

(5) 札記曰『此言內心與外境相接也。內心與外境，非能一往相符會，當其窒塞，則耳目之近，神有不周；及其怡懌，則八極之外，理無不浹。然則以心求境，境足以役心，取境赴心，心難於照境。必令心境相得，見相交融，斯則成運所以移情，庖丁所以滿志也。』

(6) 禮記孔子閒居『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正義曰『清謂清靜，明謂顯著，氣志變化，微妙如神。』據禮記此文，志氣當作氣志。

(7) 物謂事也，理也。事理接於心，心出言辭以明之。易上繫『言行君子之樞機。』韓註『樞機，制動之主。』

(8) 文賦曰，附李善註。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威蕤盛貌以馥馥，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溷流；攪營魂以探頤，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難出其貌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物，事也；勦，并也。言文之不來，非努力之所并。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謂天機駿利。塞謂六情底滯。

之所以。』陸士龍思劣，而其登遐頌，須臾便成，視之復謂可行，是思有利鈍之証。

(9) 莊子知北遊『老聃曰，汝齋戒疏濬而心，澡雪而精神。』白虎通論五臟六府主性情曰『五臟者何也？謂肝心肺腎脾也。』又論五性六情曰『內有五臟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疏論五臟，謂情性不可妄動，使人煩瀆也。又論精神曰『精者靜也。神者恍惚。』變化之極，是即恍惚之義。陳立疏證曰『國語周語「被除其心潔也」。』註「精潔也」。潔有靜義。』莊子庚桑楚『徹志之勃，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紀評曰『虛靜二字，妙入微茫。補出積學酌理，方非徒騁聰明。觀理真則思歸一線，直湊單微，所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札記曰『此與養氣篇參看。』莊子之言曰，「惟道集虛。」老子之言曰，「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爾則宰有者無，制實者虛，物之常理也。文章之事，形態蕃變，條理紛紜，如令心無天遊，適令萬狀相攘。故爲文之術，首在治心，遲速縱殊，而心未嘗不靜，大小或異，而氣未嘗不虛。執璇機以運大象，處戶牖而得天倪，惟虛與靜之故也。』

(10) 此四語極有倫序。虛靜之至，心乃空明，於是稟經酌緯，追騷稽史，貫穿百氏，泛濫衆體，巨

鼎細珠，莫非珍寶。然聖經之外，後世撰述，每雜邪回，宜斟酌於周孔之理，辨析於毫釐之間，才富而正，始稱妙才。才既富矣，理既明矣，而理之蓄蘊，窮深極高，非淺測所得盡，故精研積閱闕有發歷之意。研，磨也。審也，有精思漸得之意。，以窮其幽微。及其耳目有沿，將發辭令，理潛胸臆，自然感應。若關鍵方

塞而苦欲搜索，所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傷神勞情，豈復中用。憚疑當作釋，釋抽也，謂神理之致，須順自然，不可勉強也。杜記曰：「此下四語，其事皆立於神思之先，故曰「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言於此未嘗致功，即徒思無益。故後文又曰，「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言誠能秉心養術，則思慮不至有困；誠能含章司契，則情志無用徒勞也。紀氏以爲彥和練字未穩，乃明於解下四字，而未遑細審上四字之過也。」

(11) 莊子養生主「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釋文「縣音玄。」又齊物論「必有真宰。」玄解之宰謂心。禮記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鄭註「視兆圻也。」此文所云定墨，不可拘滯本義。莊子天道「輪扁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獨照之匠語本此。意象見上論說篇引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莊子徐无鬼「匠石運斤成風。」

(12) 文賦曰，附李「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縣邈於尺素，

，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覆覆，發青條之森森；祭風飛而蔭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文章之體有萬變之殊，中衆物之形，無一定之量也。紛紜揮霍，形難爲狀。紛紜亂貌，揮霍疾貌。辭程才以效伎，意思契而爲匠；衆辭俱湊，若程才效伎；取捨由意，類司契爲匠。在有無而僣僣，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

逐員，期窮形而盡相。方圓謂規矩也。言文章在方圓規矩也。故夫夸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其事既殊，爲文亦異，故欲夸目者，爲文尙奢，欲快心者，爲文

貴當。愜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言其窮賤者，立說無非激隘；其猶快也。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言其窮賤者，立說無非激隘；其論通達者，發言唯存放曠。

(13) 言語爲表彰思想之要具，學者之恒言也。然其所以表彰思想者，果能毫髮無遺憾乎？則雖知言善思者，必又苦其不能也。思想上精密足以區別，而言語有不足相應者；思想上有精密之區別，言語且有不能者。無論何種言語，其代表思想，雖有程度之差，而缺憾則一也。據此知言語不能完全表彰思想，而爲言語符號之文字，因形體聲音之有限，與文法慣習之拘牽，亦不能與言語相合而無間。故思想發爲言語，已經一層障礙，由言語而著竹帛，又受一次剝削，則文字與思想之間，固有不可免之差殊存矣。陸士衡曰「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彥和亦曰「譬乎篇成，半折心始。」由此觀之，孔子辭達之訓，誠難能而可貴矣。黃庭堅與王觀復書引此難巧作難工。

(14) 歐陽建言盡意論曰「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

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矣。苟其不二，則言無不盡矣。」言之盡意與否，爲當時學者間爭論一大問題，茲可不論，彥和謂密則無際，則似謂言盡意也。上文云半折心始，蓋指常人言之，非所喻於聖賢之典謨。

(15) 密則無際，即上文所云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疏則千里，即上文云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紀評曰：「意在遊心虛靜，則腴理自解，與象自生，所謂自然之文也。而無務苦慮，不必勞情等字，反似教人不必窮搜力索，此結字未穩，詞不達意之處，讀者毋以詞害意。」案 紀氏之說非是。或理在方寸以下指疏則千里而言，夫關鍵將塞，神有遯心，雖窮搜力索何益。若能秉心養術，含章司契，則樞機常通，萬塗競萌，正將規矩虛位，刻鏤無形，又安見其不加經營運用之功耶？

(16) 漢書枚舉傳：「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臬。」西京雜記二：「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御覽八十八引漢武故事曰：「上好詞賦，每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而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彌時而後成，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此皆言相如文遲，含筆

腐毫之說，想彥和以意爲之。

(17) 全後漢文十四桓譚新論祛蔽篇『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彌日瘳。子雲亦言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詔令作賦，爲之卒暴，思慮精苦，賦成遂因倦小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大少氣，病一歲。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

(18) 論衡對作篇『夫論說者閱世憂俗，與衡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憂魂魄，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食，不得已故爲論衡。』後漢書王充傳『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

(19) 後漢書張衡傳『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

(20) 文選李善註引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冲，齊國人。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賦叩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

邑豪貴，競相傳寫。』札記曰：『案張左二文之遲，非盡由思力之緩，蓋敘述都邑，理資實事，故太冲嘗從劉士問其方俗山川。是則其緩亦不由儲學所致也。』袁枚歷代賦話序曰：『古無志書，又無類書，是以三都兩京，欲叙風土物產之美，山則某某，水則某某，草木鳥獸蟲魚則某某，必加窮搜博訪，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一成之後，傳播遠邇，至於紙貴洛陽。蓋不徒震其才藻之華，且藏之巾箱，作志書類書讀故也。今志書類書美矣備矣，使班左生於今日，再作此賦，不過繙擷數日，立可成篇，而傳抄者亦無有也。』

(21)見詮賦篇。札遂十二『高誘淮南子序云，「詔使爲離騷賦，自且受詔，日早食已上，」即彥和所本也。漢書淮南王傳云「武帝使爲離騷傳」；王逸楚辭序又云，「作離騷經章句」；並與淮南序不同。傳及章句非崇朝所能成，疑高說得之」。可參閱辨騷篇。

(22)漢書枚臬傳「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西京雜記三「枚臬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臬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23)文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魏志陳思王傳「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情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情人？」時銅

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詣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

(24) 魏志王粲傳「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25) 魏志王粲傳注引典略曰「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覽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案當依顧校作鞏。

(26) 後漢書禰衡傳「劉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愾然爲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衡傳又曰「黃祖長子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案草奏一事，當食作賦又一事，彥和云「當食草奏」殆合兩事而言之。

(27) 札記曰「此言文有遲速，關乎體性，然亦舉其大概而已。世固有爲文常速，忽窘於數行，爲文每遲，偶利於一首。此由機有通滯，亦緣能有短長。機滯者驟難求通，能長者早有所豫，是故遲速之狀，非可以一理齊也。」

(28) 陸士龍集與兄平原書「憶兄常云，文後成者恆謂之佳。」鮑評曰「遲速由乎稟才，若垂之於後，則遲速一也，而遲常勝速。枚舉百賦無傳，相如賦皆在人口，可驗。」

(29)古今文士之成名，半由於天才，半由於學力，失一焉則其所至必畫。若夫學淺才疏而徒以敏捷爲能，是猶跛鼈不積跬步，而妄冀千里也，故彥和決絕其辭曰：『以斯成器，未之前聞。』

(30)理貧者救之以博，辭亂者救之以練。紀評曰：『指出本原工夫，總結前二段。』

(31)情數詭雜，體變遷賁，隱示下篇將論體性。文心各篇前後相銜，必於前篇之末，預告後篇所將論者，特爲發凡於此。札記曰：『此言文貴修飾潤色。拙辭孕巧義，修飾則巧義顯，庸事萌新意，潤色則新意出。凡言文不加點，文如宿構者，其刊改之功，己用之平日，練術既熟，斯疵累漸除，非生而能然者也。』布之於麻，雖云質量相若，然既加杼軸，則煥然可珍矣。

(32)呂氏春秋本味篇『湯得伊尹，被之於廟，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勿能喻。』高誘註云「鼎中品味，分齊纖微，故曰不能言也，志意揆度，不能論說」。紀評曰：『補出刊改乃工一層，及思如希夷，妙絕蹊徑，非筆墨所能摹寫一層，神思之理，乃括盡無餘。』

體性第二十七

(1)札記曰：『體斥文章形狀，性謂人性氣有殊，緣性氣之殊而所爲之文異狀。然性由天定，亦可以人力輔助之，是故慎於所習。此篇大指在斯。』又曰：『才氣本之情性，學習並歸陶染，括而論之』

，性習二者而已。」李詳黃注補正曰：「楊雄甘泉賦：『於是大廈雲譎波詭。』孟康曰：言厦屋變巧，乃如雲氣水波相譎詭也。」

(2) 札記曰：「風趣即風氣，或稱風氣，或稱風力，或稱體氣，或稱風辭，或稱意氣，皆同一義。氣有清濁，亦有剛柔，誠不可力強而致，爲文者欲練其氣，亦惟於用意裁篇致力而已。風骨篇云，「深乎風者述情必顯。」又云，「思不環周，索莫乏氣，無風之驗。」可知情顯爲風深之符，思周乃氣足之證，彼舍情思而空言文氣者，盪盪如係風捕景，烏可得哉！養氣篇乃說養神氣以助思理，與此養殊。」

(3) 見事理之淺深，繫乎學力之程度，若學淺而欲出深義，繁精勞神，不可得已。

(4) 札記曰：「體式全由研閱而得，故云辭有反其習。」俗學不能發雅議，是故當慎所習也。

(5) 莊子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郭象注曰：「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6) 札記曰：「八體之成，兼因性習，不可指若者屬辭理，若者屬風趣也。又彥和之意，八體並陳，文狀不同，而皆能成體，了無輕重之見存於其間。下文云，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然此處文例，未嘗依其次第，故知塗轍雖異，樞機實同，略舉畛封，本無軒輊也。」案彥和於新奇輕靡二體，稍有貶意，大抵指當時文風而言。次節列舉十二人，每體以二人作證，獨

不爲末二體舉證者，意輕之也。

典雅者，銘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若孟堅平子所作者是。義歸正直，辭取雅馴，皆入此類。若班固典引，潘昂冊魏公九錫文之流是也。自此以下八條有用札記證者，有出自見者，札記書真在，不復分別，以省煩累。

遠奧者，覆觀當作覆，總術篇云，與者覆隱。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若嗣宗叔夜所作者是。理致淵深，辭采微妙，皆入此類。若阮籍大人先生論，嵇康聲無哀樂論之流是也。

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若賈生仲宣所作者是。斷義務明，練辭務簡，皆入此類。若賈誼過秦論，王粲登樓賦之流是也。

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饜心者也。若子政安仁所作者是。言惟折中，情必曲盡，皆入此類。若劉向諫起昌陵疏，潘岳閑居賦之類是也。

繁縟者，博喻醜采，禮記內則醜之類。煒燁枝派者也。法隱謂切醜之也。若子雲七衛所作者是。辭采紛披，意義稠複，皆入此類。若楊雄甘泉賦，陸機豪士賦序之流是也。

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燦異采者也。若長卿公幹所作者是。陳義俊偉，措辭雄瓌，皆入此類。若司馬相如大人賦，潘岳籍田賦之流是也。

新奇者，撥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詞必研新，意必矜覈，皆入此類，得者如潘岳澤蘭金鹿哀辭

。見哀失者如王融曲水詩序之流是也。如梅食來王之句，
再篇。好奇而致詛者也。

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辭須藉秀，意取柔靡，皆入此類。若梁元帝滂婦歎賦，徐陵玉臺新詠序之流是也。

(7) 札記曰：「此語甚爲明儘。人之爲文，難拘一體，非謂工爲典雅者，遂不能爲新奇，能爲精約者，遂不能爲繁縟，下文云，「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湊相成。」此則揮本之談，通變之術，異夫膠柱鼓瑟舟之見者矣。」

(8) 札記曰：「此句已下至才氣之大略句，皆言學習之功，雖可自致，而情性所定，亦有大齊，故廣舉前文以爲證。」案抱朴子自叙篇：「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於弱冠，更詳省之，殊不稱意。夫才未必爲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蚩之別。」才不必增而學可廣，亦可以證彥和之說。

(9) 札記曰，自此至士衡於重，多錄札記語。『史記屈賈列傳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此俊發之徵。』
『神思篇駢發之士，此俊字疑當作駿。』

(10) 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嵇康高士傳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

患，蔑此卿相；乃至有人，超然莫尙。』此傲誕之徵。

(11) 漢書楊雄傳『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爲，少嗜欲。』此沈寂之徵。

(12) 漢書劉向傳『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清樂道，不交接於世俗。』此簡易之徵。

(13) 後漢書班固傳『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此雅懿之徵。

(14) 後漢書張衡傳『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尙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此淹通之徵。

(15) 魏志王粲傳『之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侷，不甚重也。』

粲注『通侷者簡易也。』王粲傳譯
粲善作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

此銳之徵，又陳壽評曰『粲特聰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偉宇，未若徐幹之粹也。』此仰跡之徵。

(16) 魏志王粲傳注引先賢行狀謂劉楨輕官忽祿，不就世榮。又引典略載楨平視太子夫人甄氏事。謝靈運擬鄴中集詩序曰『楨卓犖偏人。』此氣樞之徵。

(17) 魏志王粲傳『籍才藻艷逸，而個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爲模。』此儻儻之徵。晉書本傳詳載其行事。

(18) 魏志王粲傳『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注引康別傳曰『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

儻。』此任俠之徵。稽康幽憤詩自述其個性最確切。與高謂旨趣高邁，采烈謂言辭峻烈。

(19)晉書潘岳傳『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構愆懷文，岳之辭也。』此輕敏之徵。文選薛田賦注引咸案緒晉書曰「岳總角辨慧，擢藻清豔。」才數為「潘岳敏給。」此是敏之徵。

(20)晉書陸機傳『機服膺儒術，非禮不動。』此於重之徵。

(21)紀評曰『此亦約略大概言之，不必皆確。百世以下，何由得其性情？人與文絕不類者，況又不知其幾耶。』案彥和所舉賈生以下十二人，並指其才性而言，才性內蘊，文辭外發，大抵雅正之人，其言真實，巧詐之徒，其言佞僞。即如潘岳行事卑污，而閑居秋興，儼然高士，正以稟性輕敏，故能辭無不可，若謂滿紙仁義，即是聖賢，偶賦閑情，便疑狂童，以此論文，未免淺拙，彥和不若是之愚也。

(22)札記曰『自此已下，言性非可力致，而爲學則在人。雖才性有偏，可用學習以相補救。如今所習紕繆，亦足以賊其天性，縱姿淑而無成。貴在省其所短，因其所長，加以陶冶之功，庶成器服之美，若習與性乖，則勤苦而罕效，性爲習誤則劬勞而鮮成。性習相資，不宜或廢。求其無弊，惟有專練雅文，此定習之正術，性雖異而可共宗者也。』紀評曰『歸到慎其先入，指出實地功夫。蓋才難勉強，而學可自爲，故篇內並衡而結穴側注。』莊子則陽篇『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郭象曰』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才有天資，有當作由。

(23) 文辭當作文體，與上句才性相對成文。膚根，根當作葉。朱紫當作青紫。《紀評》曰『疑字是。』
子乃疑於神，正作疑字。後人或作擬，或作擬，不知妄改。『案疑字似不誤。上文云，「陶染所疑。」此云「習亦疑真。」真者才氣之謂，言陶染學習之功，亦可疑積而補成才氣也。

遍照金剛文鏡祕府論卷四論體篇可與本篇參閱，附錄於下：

凡製作之士，祖述多門，人心不同，文體各異。較而言之，有博雅焉，有清典焉，有綺豔焉，有宏壯焉，有要約焉，有切至焉。夫模範經誥，褒述功業，淵乎不測，洋洋有閑，博雅之裁也。敷演情志，宣昭德音，植義必明，結言唯正，清典之致也。體其淑姿，因其壯觀，文章交映，光彩傍發，綺豔之則也。恢張奇偉，闡耀威靈，縱氣凌人，揚聲駭物，宏壯之道也。指事述心，斷辭趣理，微而能顯，少而斯洽，要約之旨也。舒陳哀憤，獻納約戒，言唯折中，情必曲盡，切至之功也。至如稱博雅則頌論爲其標；頌明功業，論陳名理，體貴於弘，故事宜博；理歸於正，故言必雅也。語清典則銘讚居其極；銘題器物，贊述功德，皆限以四言，分有定準，言不沈迤，故辭必清，體不險雜，故辭必典也。陳綺豔則詩賦表其華；詩彙聲色，賦叙物象，故言資綺靡，而文極華豔。叙宏壯則詔檄振其響；詔陳王命，檄叙軍容，宏則可以及遠，壯則可以虛物。論要約則表啓擅其能；表以陳事，啓以述心，皆施之於重，須加肅敬，故言在於要，而理歸於約。言切至則箴誅得其實；箴陳戒約，誅述哀憤，故義資感動，言重切至也。凡斯六事，文章之通義也。苟非其宜，失之遠矣。博雅之失也緩，清典之

失也輕，綺豔之失也溢，宏壯之失也誕，要約之失也簡，切至之失也直。體大義疎，辭引聲滯，緩之致焉。文體既大，而義不周密，故云疎；辭雖引長，而聲不流利，故云滯也。理入於浮，言失於淺，輕之起焉。叙事爲文，須得其理，理不甚會，則覺其浮；言須

典正，涉於流俗，豔貌違方，逞欲過度，淫以興焉。文雖綺靡，猶須准其事類相當，比擬叙述，不得覺其淺。得豔物之貌而逸於道，逞己之心而過於制也。制傷迂闊，辭多詭異，誕則成焉。宏壯者亦須准量專頌，可得應言，情不申明，事有遺漏，簡自見焉。謂論心意不能盡

所闕焉。體尚專直，文好指斥，直乃行焉。謂文體不經營，專爲直晉，言無比附，好相指斥也。故詞人之作也，先看文之大體，隨而用心，謂上所謂陳文章六種，博雅清典，綺豔宏壯，要約切至等是，所宜，緩輕淫簡，誕直等是所失。故能辭成練覈，動合規

矩。而近代作者，好尚互舛，苟見一塗，守而不易，至今摘章綴翰，罕有兼善，豈才思之不足，抑由體制之未該也。

風骨第二十八

(1) 札記曰：『二者皆假於物以爲喻。文之有意，所以宣達思理，綱維全篇，譬之於物，則猶風也。文之有辭，所以摠寫中懷，顯明條貫，譬之於物，則猶骨也。必知風即文意，骨即文辭，然後不蹈空虛之弊。或者舍辭意而別求風骨，言之愈高，即之愈渺，彥和本意不如此也。納誦斯篇之辭：其曰「招懷述情，必始於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者，明風緣情顯，辭緣骨立也。其曰，

「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者，明體恃骸以立，形恃氣以生。辭之於文，必如骨之於身，不然則不成爲辭也；意之於文必若氣之於形，不然則不成爲意也。其曰，「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者，明言外無骨，結言之端直者即文骨也；意外無風，意氣之駿爽者即文風也。其曰「豐藻克瞻，風骨不飛」者，即徒有華辭不關實義者也。其曰，「綴慮裁篇，務盈守氣」者，即謂文以命意爲主也。其曰，「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者，即謂辭精則文骨成，情顯則文風生也。其曰「瘠義肥辭，無骨之徵，思不環周，無氣之徵」者，明治文氣以運思爲要，植文骨以脩辭爲要也。其曰，「情與氣偕，辭共體並」者，明氣不能自顯，情顯則氣具其中，骨不能獨章，辭章則骨在其中也。綜覽劉氏之論，風骨與意辭初非有二。然則察前文者欲求其風骨，不能舍意與辭也；自爲文者欲健其風骨，不能無注意於命意與修辭也。風骨之名，比也；意辭之實，所比也。今舍其實而求其名，則適令人迷罔而不得所歸宿。彥和旣明言風骨即辭意，復恐學者失命意修辭之本而以奇巧爲務也，故更揭示其術曰，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字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明命意修辭皆有法式，合於法式者以新爲美，不合法式者以新爲病。推此言之，風藉意顯，骨緣辭章，意顯辭章，皆遵軌轍，非夫弄虛響以爲風，結奇辭以爲骨者矣。」

大抵舍人論文，皆以循實反本附合古爲貴，全書用意必與此符。風骨篇之說易於凌虛，故首則詮釋其實質，繼則指明其徑途，仍令學者不致迷罔，其斯以爲文術之圭臬者乎。」

(2) 本篇以風爲名，而篇中多言氣。廣雅釋言「風氣也。」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詩大序「風以動之。」蓋氣指其未動，風指其已動。國風所陳，多男女飲食之事，故曰，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

(3) 志氣有感而動，其所述之情始真。情采篇云「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是也。及其鋪辭造句，必鍛鍊以求端直，言與意適相符合，不得空結腴辭，濫謂之骨焉。

(4) 風即文意，骨即文辭，黃先生論之詳矣。竊復推明其義曰，此篇所云風情氣意，其實一也，而四名之間，又有虛實之分。風虛而氣實，風氣虛而情意實，可於篇中體會得之。辭之與骨，則辭實而骨虛。辭之端直者謂之辭，而肥辭繁雜亦謂之辭，惟前者始得文骨之稱，肥辭不與焉。

(5) 豐藻克瞻下四語，謂瘠義肥辭，其弊若此。務益守氣謂文以情志爲主也。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征鳥厲疾。」正義曰「征鳥謂鷹隼之屬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此以征鳥氣盛爲喻。

(6) 淮南子道應訓高誘注「捶，鍛銀鑠也。」捶字堅而難移，則析辭精而練於骨矣。義詳練字章句

兩篇。札記曰：「結響凝而不滯者，此緣意義充足，故聲律暢調。凝者不可轉涉，聲律以凝爲貴，猶垂字以堅爲貴也。不滯者，由思理圓周，天機駿利，所以免於滯澀之病也。」

(7) 辭必與義相適，若義瘠而辭過繁，則雜亂失統，失統即無骨矣。唐文粹八十四杜牧答莊充書曰：「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壘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風，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鬪闔，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遠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

(8) 思理不周，條貫失序，安得有駿爽之風。

(9) 潘文規範典詰，辭至雅重，爲九錫文之首選，其事鄙悖而文足稱者，練於骨之功也。說文「駿，農夫也。」駿是駿之誤，下云風清骨駿。

(10)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賦。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補注引李慈銘曰：「史記游上有似字，此十二字爲一句。揚雄傳：「帝反顧纒有觀雲之志。」李詳補正曰：「漢書敘傳述司馬相如蔚爲辭宗，賦頌之首。」札記曰：「此贊其命意之高。」

『詩破斧傳曰『遁固也。』』

(11) 風骨並善，固是高文，若不能兼，寧使骨勁，慎勿肌豐，瘠義肥辭，所不取也。故下文云『並重氣之旨；』又云『鸞集翰林，雉竄文囿。』

(12) 此魏文帝典論論文語。典論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細審文意，所謂氣之清者，即彥和云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之風。文風之清，其關鍵在意氣駿爽。故文帝論孔融體氣高妙，以融爲人性近高明也；徐幹爲人恬淡優柔，性近舒緩，故曰時有齊氣。李善注曰『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糈之間兮。」此亦舒緩之體也。』

(13) 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顏氏家訓文章篇『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驎，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才略篇曰『劉楨情高以會采。』情高故有逸氣，未適謂有時至流亂軌躅也。

(14) 劉楨論孔融文佚。觀其語意，推重融文甚至。

(15) 紀評曰『風骨乏采，是陪筆開合，以盡意耳。』案紀說非是。夏侯湛昆弟語，蘇綽大誥之屬，

不得謂爲無風骨，而藻采不足，故喻以鷲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齊梁文章通病也。王應麟辭學指南引此文作『若藻耀而高翔，固文章鳴鳳也。』

(16) 辭學指南引鑿作冶，字作拳，雕作彫。

(17) 藝文類聚二十五梁簡文帝誠嘗陽公大心書『立身須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放蕩之教，彥和所譏爲危敗亦多者也。顏氏家訓文章篇『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達，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綴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廢也。』顏氏說可與彥和轉相發明。札記曰『此乃研練風骨之正術，必如此而後意真辭雅，雖新非病。』紀氏謂補此一段以防縱橫踰法之弊，非也。』紕繆成經，經字不誤，經常也，言不可爲常道。矣字疑當作乎。

(18) 尚書畢命篇語，引見徵聖篇。

(19) 『明者弗授，學者弗師，』即神思篇所云『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札記曰『此書命

意選辭，好尚各異，惟有師古酌中，庶無疵咎也。『能研諸慮，何遠之有，』指明風骨之即辭意，欲美其風骨者，惟有致力於修辭命意也。』

(20) 騁應作聘。

通變第二十九

(1) 紀評曰『齊梁間風氣綺靡，轉相神聖，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彥和以通變立論。然求新於俗尚之中，則小智師心，轉成纖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徵，故挽其返而求之古。蓋當代之新聲，既無非濫調，則古人之舊式，轉屬新聲。復古而名以通變，蓋以此爾。』案紀氏之說是也。札記曰『此篇大指，示人勿爲循俗之文，宜反之於古。其要語曰。』矯詭翻淺，還宗經誥，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此則彥和之言通變，猶補偏救弊云爾。文有可變革者，有不可變革者。可變革者，遣辭垂字，宅句安章，隨手之變，人各不同。不可變革者，規矩法律是也，雖歷千載，而粲然如新，由之則成文，不由之而師心自用，苟作聰明，雖或要譽一時，徒黨猥盛，曾不轉瞬而爲人唾棄矣。拘者規摹古人，不敢或失，放者又自立規則，自以爲救患起衰，二者交讎，與不得已，拘者猶爲上也。彥和此篇，既以通變爲旨，而章內乃歷舉古

人轉相因襲之文，可知通變之道，惟在師古，所謂變者，變世俗之文，非變古昔之法也。自世人誤會昌黎韓氏之言，以爲文必已出，不悟文固貴出於己，然亦必求合於古人之法，博覽往載，熟精文律，則雖自有造作，不害於義，用古人之法，是亦古人也。若夫小智自私，訐言欺世，既違故訓，復背文條，於此而欲以善變成名，適爲識者所嗤笑耳。彥和云，「誇張聲貌，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明古有善作，雖工變者不能越其範圍，知此則通變之爲復古更無疑義矣。陸士衡曰，「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此言通變也。「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此言師古也。抽繹其意，蓋謂法必師古，而放言造辭，宜補苴古人之闕遺。究之美自我成，術由前授，以此求新，人不厭其新，以此率舊，人不厭其舊，天動星回，辰極無改，機旋輪轉，衡軸常中，振垂弛之文統，而常爲世師者，其在斯乎。」

(2) 札記曰「放言造辭，運思致力，即一身前後所作，亦不能盡同。前篇云，「八體雖殊，變通會適，得其環中，則輻湊相成，」是也。況於規摹往文，自宜斟酌損益，非如契舟膠柱者之所爲明矣。」

(3) 此篇雖旨在變新復古，而通變之術，要在資故實，酌新聲兩語，缺一則疏矣。唐文粹八十四

度寄李翱書曰：『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繁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麗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旨，一以矯之，則時以文字爲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儼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
〔札記曰：』新舊之名無定，新法使人厭觀，則亦舊矣。舊法久廢，一旦出之塵藴之中，加以拂拭之事，則亦新矣。變古亂常而欲求新，吾未見其果能新也。』

(4) 楚屬於周，故云九代。

(5) 吳越春秋：『越王欲謀代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王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對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穴。」』
內字案 彥和謂此歌本於黃世，未知何據，書缺有間，不可考矣。李

詳黃注補正曰：『黃生義府云，此未知詩理。蓋斷竹續竹，飛土逐突，必四言成句，語脈緊，聲情始切，若讀作二言，其聲暉緩而不激揚，恐非歌旨。若昔人讀黃絹，幼婦，外孫，蠶白，成二言四句，此實妙解文章之味。又古文八字用四韻者，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韓非名正物定，名倚物徒；是也。』案李引似非。斷竹歌雖僅八字，而寫事凡四：斷竹一事，續竹二事，飛土三事，逐突四事，正如黃絹隱絕字，幼婦隱妙字，上下文各不相關者類似。李引所舉老子韓非二例，似與此不同。蓋二例雖皆二字爲韻，而義貫貫穿，知足而後不辱，知止而後不殆；名正而後物定，名倚而後物徒；與斷竹歌之二字自爲一事恐不同科。

(6) 禮記郊特牲：『伊著氏始爲蜡，蜡者索也。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宅。』札記曰：『案上文黃歌斷竹，下文虞歌卿雲，夏歌雕牆，斷竹卿雲雕牆皆歌中字，此云在昔，獨無所徵，倘昔爲蜡之譌與？禮記載伊著氏蜡辭，伊著氏或云堯也。』竊案蜡辭非歌，在蜡亦非句中語，或彥和時有此歌爾。

(7) 尚書大傳載舜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光華，且復旦兮。』

(8) 見明詩篇。

(9) 自斷竹之質，至商周之麗，所謂酌於新聲，通變無方也。考其根柢，要皆序志述時，其揆則一。

。彥和於商周以前，不稱「後模前代」，而稱之曰，其揆一也。明商周以前之文，皆本自然之趨向，以序志述時爲歸。至楚漢以下，則謂之矩式，影寫，顧慕，瞻望而終之曰「競今疎古，風味氣衰。」據此以觀，文章須順自然，不可過重模擬，蓋因襲之弊，必至軀殼僅存，真意喪失，後世一切虛僞塗飾之文，皆由此道而生者也。商詩指商頌，彥和用毛詩古文說。

(10) 楚騷出自六義之賦，故曰矩式周人。時序篇曰「爰自漢室，迄於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策制應作篇制。

(11) 陸雲與兄平原書曰「文章當貴經綺，經是經之誤。如謂後頌語雲作登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輕綺即此云淺綺。孫德謙六朝麗指曰「文心通變篇宋初訛而新。謂之訛者，未有解也。及定勢篇則釋之曰「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觀此，則訛之爲用，在取新奇也。顧彼獨言宋初者，豈自宋以後，即不然乎？非也。通變又曰「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則文之反正喜尚新奇者，雖統論六朝可矣。聞之魏文有言，「文章經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而專求新奇，爲識者嗤鄙，在所不免。然而論乎駢文，自當宗法六朝，一時作者並起，既以新奇制勝，

則宜攷其爲此之法。吾試略言之。有詭更文體者，如韋琳之有組表，袁陽源之有雞九錫文並勸進，是雖出於遊戲，然亦力趨新奇，而不自覺其詛焉者也。有不用本字，其義難通，遂使人疑其上
下有闕文者。如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故卽固字，自假固
爲故，而文意甚明者，轉至不可解矣。此亦新奇之失，詛於一字者也。又北山移文「道帙長殯，
」此殯字借爲埋沒意，且其文究非移檄正格，猶可說也。而江文通爲蕭拜太尉揚州牧表「若殯若
殯。」說文「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今文果從本義，則殯爲死矣。章表之體，理宜謹重
，何必須此殯字，蓋亦惟務新奇，詛認若此也。以上二者，皆係用字之詛，以爲苟不如此，不足
見其新奇耳。他如鮑明遠石帆銘「君子彼想，」恐是想彼君子，顏彥和之所謂顛倒文句者。句何
以顛倒，以期其新奇也。又庾子山梁東宮行雨山銘「草綠衫同，花紅面似，」其句法本應作衫同
草綠，面似花紅，今亦顛之倒之者，使之新奇也。或曰，銘爲韻文，所以顛倒者，取其音叶。其
說是也。以吾言之，律賦有官韻，無可如何，而顛倒其文句，既非律賦，凡爲駢偶文字，造句之
時，可放筆爲之，無容倒置。然則此銘兩句，其有意取詛者，亦好新奇之道也。其餘則哲如仁之
類，一言蔽之，不離乎新奇者近是。雖然，記有之，情欲信，辭欲巧，禮家且云爾，又何病夫新
奇哉。」

(12) 說文『澹，水搖也。』又『淡，薄味也。』彌澹應作彌淡。風味疑當作風味。風味與風清相對。說文『昧，闇也。』小爾雅廣詁『昧，冥也。』孫君蜀丞曰『按作末是也。』封禪籍云，風末力寡，與此意同。』

(13) 南齊書武陵王曄傳『曄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尙。顏延之抑其次也。』此略漢篇師宋集之証。南齊書文學傳論可參閱。

(14) 青生於藍，本荀子勸學篇。爾雅釋草『茹蘆，茅蒐。』郭注『今之菝也，可以染絳。』此言習近略遠之弊。

(15) 桓譚語當是新論佚文。劉勰謂子駿子雲也。

(16) 梁書蕭子雲傳武帝敕子雲撰定郊廟樂辭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典誥大語，能善用之固佳，然魏晉以下郊廟歌詞，非不莊重，其能動人者鮮矣。

(17) 斟酌質文之間，鑿括雅俗之際二語極可深味，後世惟韓退之最得此意，若樊宗師則蹟矣。南齊書張融傳載其門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籛下。且

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顯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事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疎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又曰「吾文體英絕，變而愈奇，即不能遠至漢魏，故固無取嗟晉宋。」融說可與彥和互証。

(18)此特舉一例言之耳，其實歷代皆有新創作，可資模範，不必拘泥於漢初也。

(19)據上林賦月生西陂，當作入乎西陂。彥和雖舉此五家爲例，然非教人屋下架屋，模擬取笑也。札記曰「彥和此言非教人直錄古作，蓋謂古人之文，有能變者，有不能變者，有須因襲者，有不可因襲者，在人斟酌用之，大氏初學作文，於摹擬昔文有二事當知，第一當取古今相同之情事而試序之，譬如序山川，寫物色，古今所同也。遠視黃山，氣成葱翠，適當秋日，草盡萎黃，古作者言，今亦無能異也。第二當知古今情事有相殊者，須斟酌而爲之。或古無而今有，則不宜強以古事傳會，施牀垂脚，必無危坐之儀，髡首戴帽，必無免冠之禮，此一事也。或古有而今無，亦不宜以今事比合，古上書曰死罪而後世但曰跪奏，古允奏稱「制曰可」而後世但曰照所請，若改以就古，則於理甚乖，此二事也。必於古今同異之理，名實分合之原，旁及訓故文律，悉能諳練，然後擬古無優孟之譏，自作無刻楮之誚，此制文之要術也。」顧亭林救文格論可參閱。

(20) 札記曰：『博精二字最要。』竊案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二語尤爲通變之本。蓋必情真氣盛，骨力峻茂，言人不厭其言，然後故實新聲，皆爲我用，若情匿氣失，效今固不可，擬古亦取憎也。文選張衡西京賦：『噉宛虹之長髻。』薛綜注曰：『髻，脊也。』又衡思立賦：『前長離使拂羽兮。』舊注：『長離，朱鳥也。』史記平原君列傳：『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索隱：『環，鄭玄曰穎也。』札記曰，彥和此言爲時人而發，後世有人高談宗派，壅斷文林，據其私心以爲文章之要在此，合之則是，不合則非，雖士衡蔚宗不免攻擊，此亦彥和所譏也。嘉定錢君有與人書一首，足以解拘攣，攻頑頓，錄之如左。

錢曉徵與友人書。評研堂文集三十五

前晤吾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模，視世俗冗蔓採集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於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于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所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

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勛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間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餽匄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於傳奇之演繹，優伶之寶白，情辭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夫婦人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之有優劣也。以此論文，其與孫鑛、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使之增多，左氏之繁，勝於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太史公，漢時官名，司馬談父子爲之，故史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公非尊其父之稱，而方以爲稱太史公曰者皆褚少孫所加。秦本紀、田單傳別出它說，此史家存類之法，漢書亦間有之，而方以爲後人所附綴。韓退之撰順宗實錄載陸贄、陽城傳，此實錄之體應爾，非退之所擬，方亦不知而妄譏之。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於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瀾意度近於古而喜之，予以爲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卻以時文爲古文。」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纒結者矣。泥濘不及面質，聊述所懷，吾兄以爲然否。

(21) 史記酈食其傳：「酈生問其將皆握齷好苛禮。」集解：「應劭曰：握齷急促之貌。」索隱：「應劭曰：握齷若促。」韋昭曰：「握齷小節也。」賈逵曰：「苛煩也。」小顏曰：「細也。」致，至也。一致猶言一得。楚辭：嚴忌哀時命：「騁騏驥於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王逸注曰：「言騏驥壹馳千里，乃騁之中庭促狹之處，不得展足以極遠道也。」

(22) 抱朴子尚博籍：「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今亦有勝於古者，豈可一概論乎！」望今制奇，參古定法，彥和固不教人專事效古也。

定勢第三十

(1) 此篇與體性篇參閱，始悟定勢之旨。所謂勢者，既非故作慷慨，叫囂示雄，亦非強事低回，舒緩取姿；文各有體，即體成勢，章表奏議，不得雜以嘲弄，符冊檄移，不得空談風月，即所謂勢也。抱朴子辭義篇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並作文，參差萬品，或浩養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言功。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闕於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葛洪此論，實爲知言。人之才性不同，善此者不必善於彼，如阮瑤陳琳獨擅章表，

陸雲閣纂不便五言，貴能自料量，就所長者爲之耳。若夫兼解俱通，惟淵乎文者爲能，偏才之士，但能郭郭不踰，體勢相因，即文非最佳，亦可以無大過矣。札記論定勢甚善，錄之於下：

古今言文勢者，提封有三焉：其一以爲文之有勢，取其盛壯，若飄風之旋，奔馬之馳，長河大江之傾注，此專標恍惚以爲勢，然不能盡文而有之；其次以爲勢有紆急，有剛柔，有陰陽向背，此與徒崇恍惚者異撰矣；然執一而不通，則謂既受成形，不可變革，爲春溫者，必不能爲秋肅，近疆陽者，必不能爲慘陰。於是取往世之文，分其條品，曰，此陽也，彼陰也，此純剛而彼略柔也。一夫倡之，百人和之。噫！自文術之衰，竅言文勢者，何其紛紛耶。吾嘗取劉舍人之言，審思而熟察之矣。彼標其篇曰定勢，而篇中所言，則皆言勢之無定也。其開宗也，曰：「因情立體，即體成勢，」明勢不自成，隨體而成也。申之曰：「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激水不滯，槁木無陰，自然之勢，」明體以定勢，離體立勢，雖玄宰哲匠有所不能也。又曰：「循體成勢，因變立巧，」明文勢無定，不可執一也。舉桓譚以下諸子之言，明拘固者之有所謝短也。終譏近代辭人以效奇取勢，明文勢隨體變遷，苟以效奇爲能，是使體束於勢，勢雖若奇，而體因之弊，不可爲訓也。贊曰：「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明物不能有末而無本，末又必自本生也。凡若此者，一言蔽之曰，體勢相須而已。爲文者信喻乎此，則知定勢之要，在乎隨體，譬如水焉。

，槃圓則圓，孟方則方，譬如雪焉，因方爲珪，遇圓成璧，焉有執一定之勢，以御數多之體，趣捷狹之徑，以備往舊之規，而陽陽然自以爲能得文勢，妄引前修以自尉者乎。是故彥和之說，視夫專標文勢妄分條品者，若山頭之與井底也，視徒知崇愜慨者，相去乃不可以道里計也。雖然，勢之爲訓隱矣，不顯言之，則其封略不僚，而空言文勢者，得以反唇而相稽。考工記曰：「審曲面勢。」鄧司農以爲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是以曲面勢爲三，於詞不順。蓋匠人置藝以縣，其形如柱，倬之平地，其長八尺以測日景，故勢當爲藝，藝者臬之假借。說文：「臬，射埒的也。」其字通作藝，上林賦「發矢分，藝殪仆」是也。本爲射的，以其端正有法度，則引申爲凡法度之稱。書曰：「汝陳時臬事。」傳曰：「陳之藝極。」作臬作藝作執藝即執之後出字 一也。言形勢者，原於臬之測遠近，視朝夕，苟無其形，則臬無所加，是故勢不得離形而成用。言氣勢者，原於用臬者之辨趣向，決從違，苟無其臬，則無所奉以爲準，是故氣勢亦不得離形而獨立。文之有勢，蓋兼二者之義而用之。知凡勢之不能離形，則文勢亦不能離體也；知遠近朝夕非勢所能自爲，則陰陽剛柔亦非文勢所能自爲也；知趣向從違隨乎物形而不可橫雜以成見，則爲文定勢，一切率乎文體之自然而不可橫雜以成見也。惟彥和深明勢之隨體，故一篇之中數言自然，而設譬於織綜之因於本地，善言文勢者孰有過於彥和者乎？若乃拘一定之勢，取無窮之體，在彥和時

壓黷舊式，顛倒文句者。其後數百年則有磔裂章句，躓廢聲均者。彼皆非所明而明之，知文勢之說者所不予。要之文有坦塗而無門戶，彼矜言文勢，拘執虛名，而不究實義，以出於己爲是，以守舊爲非者，蓋亦研揮彥和之說哉。

(2) 勢者標準也，審察題旨，知當用何種標準。標準既定，則意有取舍，辭有簡擇，及其成文，止有體而無所謂勢也。紀評曰：『自篇首至自然之勢一段，言文各有自然之勢。』

(3) 此以天地爲喻也。天圓則勢自轉動，地方則勢自安靜。天地至大，尙不能遠自然之勢，文章體勢亦如斯而已。

(4) 宗經篇『稟經以製式。』辨騷篇實『驚才風逸，盪溢鎔毫。』漢書薛廣德傳『溫雅有醞藉。』注『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藉亦有厚意。

(5) 文選吳都賦『刷盪漪瀾。』劉注『漪瀾，水波也。』爾雅釋水有漪字，未訓爲水波，吳都賦蓋誤也。紀評曰『模經四句與綜意四句，是一開一合文字。激水三句乃單承綜意四句也。』

(6) 此以繪事喻文勢也。勢之不得離體，猶善畫馬者不得畫夫如馬。紀評曰：『自繪事圖色以下，言勢無定格，各因其宜，當隨其自然而取之。』

(7) 陳先生曰『御覽三四七引懶巢子』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

羿聞之曰，矢非弓，何以往？弓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是以羿爲夏射官，故云「夏人。」

(8) 韓非子難一「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總一猶言一體，雅體不得雜以鄭聲也。

(9) 易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正義「括，結也。囊所以貯物。」宮商謂聲律，朱紫謂辭采。功在銓別，即所謂定勢。

(10) 本書上篇列舉文章多體，而每體必敷理以舉統，即論每體應取之勢。札記曰「典論論文與文賦論文體所宜，與此可以參觀。」

(11) 此言文辭雖貴通變，而勢之大本不得背離。

(12) 桓譚語無砂，當在新論中。

(13) 陳思語無攷。

(14) 札記曰「文之體指實強弱句有誤。細審彥和語，疑此句當作文之體指貴強，下衍弱字。」竊案抱朴子尚博篇云「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明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疑公幹語當作文之體指，

實殊強弱，抱朴語或即本之公幹也。故下文云「公幹所談，頗亦兼氣。」詩品云「魏文學劉楨，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案此亦公幹尚氣之證。

(15) 陸雲與兄平原書曰「往日論文，光辭而後情，尚潔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札記曰「尚勢今本陸士龍集作尚潔，蓋草書勢掣形近，初訛爲掣，又訛爲潔也。」悅澤謂潤色。與兄平原書曰「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爲小潤色之，可成佳物。」勢實須澤猶言文之體式雖合，而辭句之潤色，所以助成文體，安可忽乎。

(16) 通變篇曰，「宋初訛而新。」齊梁承流，穿鑿益甚，如江淹恨賦「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強改墜涕危必爲危涕墜心，於辭不順，好奇之過也。六朝麗指曰「六朝文字，其開合變化，有令人不可探索者。及閱無邪堂答問有論六朝駢文，其言曰，「上抗下墜，潛氣內轉，」於是六朝真訣，益能領悟矣。蓋余初讀六朝文，往往見其上下文氣，似不相接，而又若作轉，不解其故，得此說乃恍然也。試取劉柳之薦周續之表爲證。「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窮谷矣。」上用雖字，而於明揚句上並無而字爲轉筆，一若此四語中，下二語仍接上二語而言，不知其氣已轉也。所謂上抗下墜，潛氣內轉者，即是如此。每以他文類推，無不皆然，讀六朝文者，

此種行文秘訣，安可略諸。』

(17) 左傳宣公十五年『故文反正爲之。』此節可參閱通變篇第十一條。

(18) 彥和非謂文不當新奇，但須不失正理耳。上文云『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言文章措辭，勢有一定，若顛倒文句，穿鑿失正，此齊梁辭人好巧取新之病也。繹彥和之意，措辭貴在得體，貴在雅正。世之作者，或摺摭古籍艱晦之字，以自飾其淺陋，或棄當世通用之語，而多雜詭怪不適之文，此蓋探怪奇之標準，故遂成體訛耳。

(19) 作壽陵是。莊子秋水篇『子獨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文心雕龍注卷七

情采第三十一

(1) 札記曰：「舍人處齊梁之世，其時文體方趨於縝麗，以藻飾相高，文勝質衰，是以不得無救正之術。此篇情歸，即在挽爾日之頹風，令循其本，故所譏獨在采溢於情，而於淺露樸陋之文未遑多責，蓋揉曲木者未有不過其直者也。雖然，彥和之言文質之宜，亦甚明瞭矣。首推文章之稱緣於采繪，次論文質相待本於神理，上舉經子以證文之未嘗質，文之不棄美，其重視文采如此，曷嘗有偏畸之論乎。然自義熙以來，力變過江玄虛沖淡之習而振以文藻，其波流所蕩，下至陳隋，言既隱於榮華，則其弊復與淺露樸陋相等，舍人所譏重於此而輕於彼，抑有由也。綜覽南國之文，其文質相劑情韻相兼者蓋居泰半，而蕪辭濫體足以召後來之謗議者亦有三焉：一曰繁；二曰浮；三曰晦。繁者，多徵事類，意在鋪張；浮者，緣文生情，不關實義；晦者，竄易故訓，文理迂回。此雖篤好文采者不能爲諱，愛而知惡，理固宜爾也。或者因彥和之言遂謂南國之文大抵侈艷居多，宜從屏棄，而別求所謂古者，此亦失當之論。蓋侈艷誠不可宗，而文采則不宜去，清真固可爲範，而樸陋則不足多，若引前修以自張，背文質之定律，目質野爲淳古，以獨造爲高奇，則又

墮入邊見，未爲合中。方乃標樹風聲，傳語來葉，借令彥和生於斯際，其所譏當又在此而不在彼矣。故知文質之中，罕能不越，或失則過質，或失則過文，救質者不得不多其文，救文者不得不隆其質，芻狗有時而見棄，澌統有時而利師，善學者高下在心，進退可法，何必以井蛙夏蟲自處，而妄謂冰海也哉。』

(2) 禮記樂記『文采節奏，聲之飾也。』文采文章皆修飾章明義。

(3) 陳先生曰『淪漪本詩伐檀篇。淪漪猶吳都賦云，刷蕩漪瀾。劉淵林注「漪瀾水波也。」瀾即漣漪之漣。毛詩釋文亦云，漪本作漪。』

(4) 論語顏淵『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左傳宣公二年『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華元使驂乘者答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又復歌之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5) 許慎說文序『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後漢宦者蔡倫傳『倫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

(6) 行文如練字篇所論，聲文如聲律篇所論。

(7) 孝經喪親章『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

(8) 老子道德經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9) 莊子天道篇『故古之王天下者，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釋文『說音悅。』

(10)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夫不謀治強之功，而鑿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此云鑿采，采豈乎字之誤與？

(11) 紀評曰『李當作孝。孝老猶云老易。』

(12) 紀評曰『此一篇之大旨。』

(13) 漢書禮樂志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食貨志下曰，『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公羊宣十四年傳注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可知詩人什篇，皆出於性情，蓋苟有其情，則耕夫織婦之辭，亦可觀可興。漢之樂府，後世之謠諺，皆里閭小子之作，而情文真切有非翰墨之士，所敢比擬者。即如古詩十九首，在漢代當亦謠諺之類，然擬古詩者，如陸機之流，果足與抗顏行論短長乎！彥和『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寥寥數語，古今文章變遷之迹，盛衰之故，盡於此矣。

(14) 抱朴子應嘲篇『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影』

，冀知音之在後也。』心口不契，即彥和下文所譏者。宋書王徽傳載徽與從弟僧綽書曰：『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夫怨思發於性情，強作抑揚，非爲文造情而何。

(15) 陸雲與兄平原書曰：『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記說耳。』

(16) 劉歆作遂初賦，潘岳作秋興賦，石崇作思歸引，古來文人類此者甚衆，然不得謂其必無卑壞人外之思。蓋魚與熊掌，本所同欲，不能得兼，勢必去一，而反身綠水，固未嘗忘情也。故塵俗之縛愈急，林泉之慕彌深，彥和所譏尙非伊人。若夫庸庸祿蠹，鄙性天成，亦復搖筆鼓舌，虛言還往，斯則所謂「真宰弗存，翻其反矣」者也。孫君蜀丞曰：『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云，機務纏其心。』

(17) 史記李廣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淮南子繆稱訓：『男子樹蘭，美而不芳。』

(18) 經作理，是。

(19) 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黃金之鈎，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馬國翰輯佚書七十二曰：『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引闕子。徐堅初學記引或有以桂爲餌至翡翠之綸，亦作闕子。後漢書班彪傳章懷太子注引首四句，御覽卷九百五十七引首三句，並作闕子，誤。』莊子齊物論『言隱於榮華。』(20) 詩衛風碩人：『碩人其碩，衣錦褻衣。』正義曰：『錦衣所以加褻者，爲其文之大著也。故中庸

云「衣錦尚綱，惡其文之大著」是也。」

易賁卦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王弼注曰，「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故在其質素，不勞文飾而无咎也。以白爲飾，而无患憂，得志者也。」

(21) 謨作模，是。地即定勢篇各以本采爲地之地。昭明太子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曰「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逮耳。」孫君蜀丞曰「莊子繕性篇云，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郭注文博者，心質之飾也。」詩大雅棫樸「追琢其章。」紅紫疑當作青紫，上文云正采耀乎朱藍。

(22) 詩鄜風有女同車「有女同行，顏如舜英。」毛傳「舜木槿也。英猶華也。」陸機草木疏曰「舜一名木槿，今朝生暮落者是也。」

鎔裁第二十二

(1) 札記曰「作文之術誠非一二言能盡，然挈其綱維，不外命意修詞二者而已。意立而詞從之以生，詞具而意緣之以顯，二者相倚，不可或離。意之患二：曰雜；曰竭。竭者，不能自宣；雜者，

無復統序。辭之患二：曰枯；曰繁。枯者，不能求達；繁者，徒逐浮蕪。枯竭之弊，宜救之以博覽；繁雜之弊，宜納之於鎔裁。舍人此篇專論其事。尋鎔裁之義，取譬於範金製服，範金有齊，齊失則器不精良，製服有制，制謬而衣難被御，洵令多寡得宜，修短合度，酌中以立體，循實以敷文，斯鎔裁之要術也。然命意修詞皆本自然以爲質，必知駢拇縣疣誠爲形累，鳧脰鶴膝亦由性生，意多者未必盡可警譬，辭衆者未必盡堪刪剟，惟意多而雜，詞衆而蕪，庶將施以鎚錘，加之剪裁耳。又鎔裁之名取其合法，如使意鬱結而空簡，辭枯槁而徒略，是乃以鍊黍之金鑄半兩之幣，持尺寸之帛爲緝掖之衣，必不就矣。或者誤會鎔裁之名，專以簡短爲貴，斯又失自然之理而趨狹隘之途者也。

草創鴻筆已以八語，亦設言命意謀篇之事有此經營，總之意定而後敷辭，體具而後取勢，則其文自有條理。舍人本意，非立一術以爲定程，謂凡文必須循此所謂始中終之步驟也，不可執詞以害意，舍人妙達文理，豈有自制一法，使古今之文必出於其道者哉。章實齋文史通義古文十弊篇有一節論文無定格，其論閎通，足以藥拘牽之病，與劉論相補苴，茲錄於左。

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且莫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志故給事成性傳，性以建言著稱，故

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沈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鶴首重而柁樓輕矣，今此楚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語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畫臺，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府，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秤布圍碁子，必不合矣。

士衡才優已下一段，極論文之不宜繁，自是正論。然士龍所云清新相接，不以爲病；士衡所云榛穢勿翦蒙榮集翠，亦有此一理。古人文傷繁者不厪士衡一人，閱之而不以繁爲病者，必由有新意清氣以彌縫之也。患專在辭，故其疵猶少，若意辭俱濫，斯真無足觀采矣。

(2) 文以情理以根本，辭采爲枝葉，鎔所以治情理，使綱領清晰，裁所以治辭采，使蕪穢不生。剛柔指性氣言，變通指文辭言。

(3) 世說文學篇『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己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

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此可證善銓裁者始得成名筆。

(4) 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二意黃校本作一意，極是。

(5) 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四曰『文思之來，苦多紛雜，應機立斷，須定一途。若空勤品量，不能取捨，心非其決，功必難成。然文無定方，思容通變，下可易之於上，前得廻之於後，若語在句末，得易之於句首，或在前言可遷於後句。研尋吟咏，足以安之，守而不遷，則多不合矣。』

(6) 此謂經營之始，心中須先歷此三層程序，首審題義何在，體應何取；次採集關於本題之材料；最後審一篇之警策應置何處，蓋篇中若無出語，陸雲與兄平原書中數言，出語，出語即警策語。則平澹不能動人，故云，撮辭以舉要。始中終非指一篇之首中尾而言，彥和蓋借左傳文公元年語以便文詞耳。

(7) 然後舒華布實，至美材既斷，謂既形之於文，仍須隨時加以修飾之功。文鏡秘府論四定位篇可資參閱，錄於下：

凡製於文，先布其位，猶夫行陳之有次，階梯之有依也。先看將作之文，體有大小；若作碑誌須論賦檄等體法大體法小也。又看所作之事，理或多少。叙人事物類等事，理有多者有少者。體大而理多者，定製宜弘，體小而理少者，置辭必局。須以此義用意准之，隨所作文，量爲定限。謂各准其文體事理，量定其篇句多少也。既已定限，次乃分位，位

之所據，義別爲科，雖主一事爲文，皆須次第陳叙，就理分配，義別成科。其若夫至如於是所以等皆是科之際會也。衆義相因，厥功乃就。科別所陳之義，各相推望，連接以成一文。故須以心揅事，以事配辭，謂人以揅所爲事，又以事分配於將出之辭。總取一篇之理，折成衆科之義，謂以所爲作爲之大理，分爲科別。小義其爲用也有四術：一者分理務周，謂分配其理，科別須相推望，皆使周足得所，不得令或有偏多偏少者也。二者敘事以次，謂敘事理須依次，第不得應在前而入後，應入後而出前，及以理不相干，而言有雜亂者。三者義須相接，謂科別相連，其上科未盡，必須與下科首義相接。四者勢必相依。謂上自未與下科末句字多少及聲勢高下，讀之使快，即是相依。理失周則繁約互舛，多則義繁，少則義約，不得均等，事故云舛。事非次則先後成亂，理相參錯，故失先後之次也。義不相接，則文體中絕；兩科際會，義不相接，故勢不相依，則諷讀爲阻；兩科聲勢自相乖舛，故讀之以致阻難也。若斯並文章所尤忌也。故自於首句迄於終篇，科位雖分，文體終合，理貴於圓備，言資於順序，使上下符契，先後彌縫，擇言者不覺其孤，言皆符合，尋理者不見其隙，隙孔也。理相輔合，故無孔也。始其宏耳。又文之大者，藉引而申之；文體大者須依其事理引之使長，又甲明之便成繁富也。文之小者，在限而合之。文體小者亦因事豫定其位，促合其理使歸約也。申之則繁，合之則約。善申者雖繁不得而減；言雖繁多皆相須而成，義不得減之令少也。善合者雖約不可而增。言雖簡少，義并周足，不可增之使多。合而遺其理，謂合之僅於正理，疎穢之起，實在於茲。理不足故體必疎，義相越故文成穢也。皆在於義得理通，理相稱愜故也。若使申而越其義，謂申之乃虛相依託，越於本義也。此固文人所宜用意。或有作者情非通悟，不分先後之位，不定上下之序，苟出胸懷，便上翰墨，假相聚合，無所附依，事空致於混淆，辭終成於瑣碎，斯人之輩，吾無所裁矣。右文似即本館裁篇而暢演之，不欲割裂其章句，故全錄如上。

(8)案上節論銜，此節論裁。裁者剪裁浮詞之謂，史通敘事篇論省句省字之法，至爲精覈，茲節錄之於左：史通點煩篇其法甚善，惜已佚。文選載千寶晉紀總論與晉得元帝紀所載詳畧不同，亦可以觀裁之法則。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與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之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讀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死；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鞶輅藍縷以啓山林』；此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闕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讀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

，別出其事，所謂假讀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讀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文也。其有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鄒克少，季孫行父秃，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少者逆少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盡語勝，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目。夫叙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聯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潘在矣。嗟呼！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9) 莊子駢拇篇『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豎白同異之間。』釋文引司馬彪云『竄句謂邪

說微隱穿鑿文句也。『隨分所好，謂各隨作者性之所好。』

(10) 裁字之義兼增刪二者言之，非專指刪減也。此節極論繁略之本原，明白不可復加，日知錄十九

文章繁簡條頗可參閱，錄於下

附原注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如絳守居園池記以東西二字平常，而改爲甲辛，舛類吳人之呼庚癸者矣。作

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胡續宗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一而分注於賊辭主乎達，七之下曰，「如劉氏」，舉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學爲秦漢文者，皆賊七之類也。

辭達而已矣。胡續宗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一而分注於賊辭主乎達，七之下曰，「如劉氏」，舉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學爲秦漢文者，皆賊七之類也。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與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漢書之簡處；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錢氏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簡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於公毅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與有饋生魚於鄒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闕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

劉器之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黃氏曰：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樛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樛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11) 張駿字公庭，十歲能屬文。傳見晉書八十六。謝艾見駿子重華傳。王濟不見於傳。駿語無聞。

(12) 陸雲與兄平原書曰：『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

又曰：『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猶以爲爾不？』又曰：『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於爲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厭其多也。』又曰：『有作文唯尙多，而家多豬羊之徒，作彈賦二千餘言，

隱士賦三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文章實自不當多，古今之能為新聲絕曲者，又無過兄，兄往日文雖多瑰鏘，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張公文無他異，正自情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鈞除，差易為功力。」

(13) 文賦曰『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雖無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藏珠玉，山川為之輝媚也。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

隼翠；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辭亦美。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即曲綴於白雪之高唱，吾雖知美惡不倫，然且以益夫

所偉也。又曰『放庸音以足曲。』

(14) 素問湯液醪醴論『榮衛不可復收。』注『榮衛者氣之主。』

(15) 弛於負擔謂免於累也。

聲律第三十三

(1) 古代竹帛繁重，學術傳授，多憑口耳，故韻語雜出，藻繪紛陳，自易之文言鑿辭以及百家諸子，大率如此。西漢盛行章句，訓說一經，往往數十萬言，苟以博依曼衍為高，文采聲韻，殆幾措意。能文之士，類皆深湛儒術，而守經儒生，則未必能文。流至東漢，儒林與文苑分途，文士制

作，力有所專，制作益廣，今其辭失傳者衆，攷其篇目，固泰半有韻之文也。韻文既極恢宏，自須探求新境，以馭無窮。自佛教東流，中國文學，受其薰染。釋慧皎高僧傳十三經師論云：『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又云：『昔諸天讚頌，皆以韻入弦管，五衆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爲妙。原夫梵唄之起，亦肇自陳思，始箸太子頌及駸頌等，因爲之製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夫製梵唄者，必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卻轉，反疊嬌啣，動韻則揄靡無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超暢微言，令人樂聞者也。此亦經師論語曹植既首唱梵唄，作太子頌駸頌，新聲奇製，焉有不扇動當世文人者乎？故謂作文始用聲律，實當推原於陳王也。

繼陳王而推行其說者，則爲晉之陸士衡。文賦云：『譬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叙，故泆恣而不鮮。』魏晉之世，四聲之目未立，故子建士衡雖悟文有音律，而未知所以協調音律之術，躑躅燥吻，卽謀音律之調諧耳。

宋書范曄傳載曄自序云：『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

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艱難，適輕重。『觀蔚宗此辭，似調音之術，已得於胸懷，特深自秘異，未肯告人。左礙而尋右，未滯而討前，即所謂濟艱難，適輕重矣。』

文鏡秘府一四聲論曰『宋末以來，始有四聲之目，沈氏乃著其譜，論云，起自周顒。』南史陸厥傳云『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韻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音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輕重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四聲之分，既已大明，用以調聲，自必有術，八病苛細固不可盡拘，而齊梁以後，雖在中才，凡有製作，大率聲律協和，文音清婉，南齊書張融傳云，文音清婉在其韻。辭氣流靡，罕有挂礙，不可謂非推明四聲之功。鍾嶸詩評獨非四聲，以爲鑿積細微，文多拘忌，

傷其真美，斯論通達，無以間之。然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正復不易。夫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神而化之，在乎其人，何得堅拒聲律之術，使人冥索，得之於偶然乎。彥和於情采鎔裁之後，首論聲律，蓋以聲律爲文學要質，又爲當時新趨勢，彥和固教人以乘機無法者，自必暢論其理，而或者謂彥和生於齊世，適當王沈之時，又文心初成，將欲取定沈約，不得不枉道從人以期見譽，觀南史舍人傳，言約既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知隱侯所賞獨在此一篇矣。南史鍾嶸傳云

，「麟嘗求譽於約拒之。及約卒，麟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云。蓋追宿憾以此報之也。」二者恐同是推測之論，不敢輒信。

(2) 學器當作效器。毛詩大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正義曰「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大小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冲遠數用彥和語，此亦其一也。

(3) 札記曰「文章下當脫二字。者下一豆。神明樞機四字一豆。吐納律呂四字一豆，」案文章下疑脫關鍵二字，言語謂聲音，此言聲音爲文章之關鍵，又爲神明之樞機，聲音通暢，則文采鮮而精神爽矣。至於律呂之吐納，須驗之唇吻，以求諧適，下贊所云吹律胸臆，調鍾唇吻，即其義也。

(4) 札記曰「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曰，「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謂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與爲教。」案韓非之言，乃驗聲之術，彥和引用以爲聲音自然之準，意與韓子微異。」

(5) 札記曰「案此二句有訛字。當云宮商變高，徵羽聲下。周語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禮記月令鄭注云，「凡聲音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案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詳見律原志是宮商爲濁，徵羽爲清，角清濁中。彥和此文爲誤

無疑。』

(6) 抗喉矯舌攢唇激齒皆歌時發聲之狀。札記曰『樂記云，「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注曰，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闕作進止所應也。』

正義曰，「曲謂聲音回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案從鄭注，廉肉屬樂器言不屬人聲音。』

(7) 紀評曰，『由字下王損仲本有外聽易爲口而六字。』案口或是巧字。操琴不調，必知改張，語本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文。摘文當作摘文。

(8) 內聽之難，由於聲與心紛，故欲求聲韻之調諧，可設律數以得之，徒騁文辭，難期切合也。凡聲有飛沈以下，即言和諧聲律之法則。

(9) 雙聲隔字而每舛，即八病中傍紐病也。文鏡秘府論五引元氏云『傍紐者，一韻之內有隔字雙聲也。』又引劉滔云『重字之有關闕，疊韻之有窈窕，雙聲之有參差，並興於風如詩矣。』王玄謨問謝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云，懸瓠爲雙聲，稿穉爲疊韻。時人稱其辯捷。如曹植詩云，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即居住殊城是雙聲之病也。凡安雙聲唯不得隔字，若脚脚躑躅蕭蕭流連之輩，兩字一處，於理即通，不在病限。』

疊韻雜句而必賒，即八病之小韻病也。《文鏡秘府論》五引或云：「凡韻居五字內急，九字內小緩。」又引劉氏曰：「五字內犯者，曹植詩云：『皇佐揚天惠，』即皇揚是也。十字內犯者，陸士衡擬古歌云：『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即陽霜是也。是故如疊韻兩字一處，於理得通，如飄飆窈窕徘徊周流之等不是病限，若相隔越即不得耳。」雜句《文鏡秘府論》一引此文作離句，疑作離者是。離亦隔也。謂疊韻字在句中隔越成病也。

沈則響發而斷，《文鏡秘府論》一引此作如斷，案作如義較優。《札記》曰：「飛爲平清，沈謂仄濁。一句純用仄濁或一句純用平清，則讀時亦不便，所謂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颯不遠也。轆轤交往二語言聲勢不順。黃注引詩評釋之，大謬。」案轆轤二語，《文鏡秘府論》引作鹿盧交往，逆鱗相批。此字恐誤作比。《漢書》舊不疑傳：「搦其劍。」顏注引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鹿盧亦作轆轤。

韓非子說難篇：「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彥和以井鹿盧喻聲韻之圓轉，逆鱗相比喻聲律之靡密。所謂逆鱗相比者，頗似《文鏡秘府論》所云調聲三術之相承術。相承者有向上承向下承二種。向上承者，若上句五字之內，去上入字多而平聲極少者，則下句用三平承之。如謝康樂詩云：「溪壑歛冥色，雲霞收夕霏。」上句惟有溪一字是平，四字是去上入，故下句之上用雲霞收三平承之。三平向下承者，如王中書詩曰：「待君竟不乖

，秋雁雙雙飛。』上句惟有君一字是平，四上去入，故下句末雙雙飛三平承之。前後密接，豈即所謂逆鱗相比者與？迂其際會，紀評曰：『迂當作迕。』案迂迕二字均通，謂若錯失音律之際會，則往蹇來連也。易蹇卦六四曰『往蹇來連。』王弼注曰『往則無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故曰往蹇來連。』聲律謬誤，則喉唇糾紛，猶人之病口吃也。

(10) 文鏡秘府論四曰『若文繫於韻，則量其韻之多少，若事不周圓，功必疏闕。與其終將致患，不若易之於初。然參會事情，推校聲律，動成病累，難悉安穩。如其理無配偶，音相犯忤，三思不得，足以改張。或有文人昧於機變，以一言可取，殷勤戀之，勞於用心，終是棄日，若斯之輩，亦膠柱之義也。』此說頗可推暢彥和之意。左碾尋右，末滯討前，即以聲律之數，求其糾紛所在也。

(11) 妍蚩猶美惡也。『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楊雄法言文。此云聲畫，猶言文章聲韻。文鏡秘府論一四聲論引此作『滋味流於下句，風力窮於和韻。』無下吟詠二字。下句猶言安句造句。和與韻爲二事，下文分言之。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曰『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又曰『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

(12) 異音相從謂之和，指句內雙聲疊韻及平仄之和調；同聲相應謂之韻，指句末所用之韻。韻氣一

定，故作則，是。四聲論引餘聲易遺，謂擇韻既定，則餘韻從之，如用東韻，凡與同韻之字皆得選用。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謂一句之中，既須調順，上下四句間，亦求和適，此調聲之術，所以不可忽略也。文鏡秘府論謂筆有上尾鶴膝隔句上尾沓發（音廢）等病，詞人所常避。如東哲表云，「薄冰凝池，非登廟之珍，」池與珍同平聲，是其上尾也。左思三都賦序云，「魁梧長者，莫非其舊；風謠歌儻，各附其俗；」者與儻同上聲，是鶴膝也。隔句上尾者，第二句末與第四句末同聲也。如鮑照河清頌序云，「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必考績於今，」人與今同聲是也。沓發者第四句末與第八句末同聲也。如任孝恭書云，「昔鍾儀戀楚，樂操南音；東平思漢，松柏西靡；仲尼去魯，命云遲遲，季后過豐，潛焉出涕，」涕與靡同聲是也。

陳先生曰『彥和此文，實本左傳晏子曰，「和與同異，和如羹焉。聲音如味，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次相濟也。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故彥和本之謂異音相從也。』茲錄文鏡秘府論所舉調聲三術於後，以資參閱。元氏曰，聲有五聲，角徵宮商羽也。分於文字四聲，平上去入也。宮商爲平聲，徵爲上聲，羽爲去聲，角爲入聲。故沈隱侯論云「欲使宮徵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固知調聲之義，其爲用大矣。調聲之術，其例有三：一曰換

頭，二曰護腰，三曰相承。

一換頭者，若蒨於蓬州野望詩曰：

飄飄宕渠城 曠望蜀門隍 水共三巴遠 山隨八陣開

橋形疑漢接 石勢似烟迴 欲下他鄉淚 猿聲幾處催

此篇第一句頭兩字平，次句頭兩字去上入，次句頭兩字去上入，次句頭兩字平，次句頭兩字又平，次句頭兩字去上入，次句頭兩字又去上入，次句頭兩字又平，如此輪轉，自初以終篇，名爲雙換頭，是最善也。

二護腰者，腰謂五字之中第三字也。護者，上句之腰不宜與下句之腰同聲。然同上去入則不可，

用平聲無妨也。庾信詩曰：

誰言氣蓋代 晨起帳中歌

氣是第三字，上句之腰也；帳亦第三字，是下句之腰。此爲不調，宜謹其腰，慎勿如此。

三相承已見上，不復錄。

(13) 此謂陳思潘岳吐音雅正，故無往而不和。士衡語雜楚聲，須翻迴以求正韻，故有時而乖貳也。

左思齊人，後乃移家京師，或思文用韻，有雜齊人語者，故彥和云然。膠柱鼓瑟，法言先知篇

文。

(14) 札記曰：「此詩人對下楚辭而言，則指三百篇之詩人。」

(15) 陸雲與兄平原書：「張公語雲云，兄文故自楚，須作文爲思昔所識文。」觀雲諸書中論韻者，如

『李氏云，雪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難得正。』所云李氏，豈卽李登與？曹或指陳思

王也。又如『徹與察皆不與日韻。思惟不能得，願賜此一字。』又如『音楚，願兄便定之。』觀此

諸語，知當時無標準韻書，故得正韻頗不易也。札記曰：「案文賦云，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

易。彥和蓋引其言以明士衡多楚，不以張公之言之而變。知楚二字乃涉上文而訛。『竊疑知楚二字

非訛。李善注云：『言其功既多，爲累蓋寡，故以取足而不改易其文。』彥和蓋推廣士衡之意，謂

文中雖明知有楚音，而以其功多累寡之故，因以取足不復易之也。

(16) 札記曰：「此言文中用韻取其諧調，若雜以方音反成詰詘。今人作文雜以古韻者，亦不可不知

此。』自陸法言撰切韻，方言雖歧，而詩文用韻，無不正矣。

(17) 札記曰：「南原作東。孫云：『新論審名篇，東郭吹竽而不知音，袁孝政注亦以齊宣王東郭處士事

爲釋。是古書南郭自有作東郭者，不必定依韓子，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篇。但濫竽事終與文義不相應。』侃謹

案彥和之意正同新論，亦云不知音而能妄成音，故與長風過巖連類而舉。章先生云：「當作南郭

之吹于耳。正與上文相連。莊子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此本南郭子綦語，而彥和遂以爲南郭事，儷語之文固多此類，後人不明吹于之義，遂誤加竹耳。」侃謹案如師語亦得，但原文實作東郭，自以孫說爲長。」案晉書劉實傳崇讓論「南郭先生不吹竽者也。」南郭東郭皆可通。

削字鑽響，謂調聲有術；隨音所遇，謂偶然而調。長風過籟，南郭吹竽，皆以喻無術馭聲者。

(18) 禮記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19) 呂氏春秋長見篇「師曠欲善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

(20) 禮記內則「董萑紛檢芻蕘滫瀡以滑之。」鄭注「謂用調和飲食也。」此文僅是萑之假字。釋文云「董菜也。」

(21) 莊子德充符釋文「支離不正貌。」支離指上文逐新趣異之流。

文鏡秘府論論聲病甚詳，其序云「願約以降，兢融以往，聲韻之論起，病犯之名爭興，家製格式，人談病累，徒競文華，空事拘檢。」茲約舉其說於下：

一平頭 平頭詩者，五言詩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聲。同聲者，謂不得同平上去入四聲。如

今日良宴會 權樂難具陳

芳時淑氣清 提壺臺上傾

或曰，「上句第一字與下句第一字同平聲不爲病。同上去入聲一字即病，上句第二字與下句第二字同聲，無問平上去入皆是巨病。」

或曰，「沈氏云，「第一第二字不宜與第六第七同聲，若能參差用之，則可矣。」謂第一與第七，第二與第六同聲。如秋月照綠波，白雲隱星漢之類。」

四言七言及詩賦頌以第一句首字第二句首字不得同聲，不復拘以字數次第也。如曹植洛神賦云榮耀秋菊，華茂春松是也。銘誄之病，一同此式。此病五言頗爲不便，文筆未足爲尤，疥癬微疾，非是巨害。

二上尾或名土崩病上尾詩者，五言詩中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此病齊梁以前時有犯者，齊梁以來，無有犯者。此爲巨病，若犯者，文人以爲未涉文途者也。如

西北有高樓 上與浮雲齊

衰草蔓長河 寒木入雲煙

或曰，「其賦頌銘誄以第一句末不得與第二句末同聲。如張休明芙蓉賦云「潛靈根於玄泉，擢英耀於清波」是也。」

沈氏亦云「上尾者，文章之尤病，自開闢迄今多慎此字疑誤不免，悲夫。」

凡詩賦之體，悉以第二句末與第四句末以爲韻端。若諸雜筆不束以韻者，其第二句末即不得與第四句同聲，俗呼爲隔句上尾，必不得犯之。

劉滔云下句之末，文章之韻，手筆之樞要，在文不可奪韻，在筆不可奪聲。且筆之兩句，比文之一句。文事三句之內，筆事六句之內，第二第四第六，此六句之末，不宜相犯，此即是也。

三蜂腰 蜂腰詩者，五言詩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言兩頭麤中央細。如

聞君愛我甘 竊獨自雕飾

徐步金門出 言尋上苑春

或曰，『君與甘非爲病，獨與飾是病。所以然者，如第二字與第五字同去上入，皆是病，平聲非病也。』

沈氏云『五言詩之中，分爲兩句，上二下三，凡至句末並須要殺，即其義也。』

劉滔亦云『爲其同分句之末也。』

其諸賦頌皆須以情斟酌避之。如阮瑀止怨賦云『思在體爲素粉，悲隨衣以消除，』即體與粉衣與除同聲是也。

四鶴膝 鶴膝詩者，五言詩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言兩頭細中央麤似鶴膝也。以其詩中央

有病。如

客從遠方來 遣我一書札 上言長相思 下言久離別

新裂齊紈素 皎潔如霜雪 裁爲合歡扇 團圓似明月

或曰，此云第三句者，舉其大法耳。但從首至末，皆須以次避之。若第三句不得與第五句相犯，第五句不得與第七句相犯，犯法准前也。

劉氏云：「凡諸賦頌一同五言之式。如潘安仁閑居賦云：『陸攄紫房，水挂鱗鯉；或宴於林，或禱於汜；』即其病也。其諸手筆第一句末不得犯第三句末，其第三句末復不得犯第五句末，皆須鱗次避之。其詩賦銘誄言有定數，韻無盈縮，必不得犯。且五言之作，最爲機妙，既恒宛口實，病累尤彰，故不可不事也。自餘手筆，或除或促，任意縱容，不避此聲，未爲心腹之病。」

五大韻

或名觸
地病

大韻詩者，五言詩若以新爲韻，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隣身陳等字，既同其類，名犯大韻。如

遊魚牽細藻 鳴禽弄好音 誰知遲暮節 悲吟傷寸心

元氏曰：「此病不足累文，如能避者彌佳。若立文要切，作文調暢，不可移者，不須避之。」

六小韻

或名
傷音

小韻詩除韻以外而有迭相犯者，名爲犯小韻病也。如

嘉樹生朝陽 凝霜封其條 陽霜是病

寒籬出戶望 霜花朝澹日 澹是病

元氏曰：「此病輕於大韻，近代咸不以爲累文。」

劉氏曰：「小韻者，五言詩十字中除本韻以外自犯者。若已有梅，更不得復用開來才臺等字。」

七傍紐 亦名大紐。或名爽紐病。 傍紐詩者，五言詩一句之中，有月字，更不得安魚元阮願等之字。此即雙聲，雙聲即犯旁紐。亦曰，五字中犯最急，十字中犯稍寬。如此之類，是其病。如

魚遊見風月 獸走畏傷蹄 魚月獸傷 并雙聲

元生愛皓月 阮氏願清風 阮元願月 爲一紐

元氏云：「傍紐者，一韻之內，有隔字雙聲也。」

劉氏云：「傍紐者，即雙聲是也。譬如一韻中，已有任字，即不得復用忍辱柔蠕仁讓爾日之類。」

劉滔以雙聲亦爲正紐。其傍紐者，若五字中已有任字，其四字不得復用錦禁急飲蔭邑等字。以其一紐之中，有金音等字與任同韻故也。

八正紐 亦名小紐。亦名爽切病。 正紐者，五言詩壬衽任入四字爲一紐，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衽任入

等字。如此之類，名爲犯正紐之病也。如

心中肝如割肝割同紐 曠野莽茫茫莽同紐

或曰「正紐者謂正雙聲相犯。其雙聲雖一，傍正有殊。從一字之紐，得四聲是正也。若元阮若

從他字來會成雙聲，是傍也。若元阮韻月是正，而有牛魚好視等字來會元月等字成雙聲是也。如云「我本漢家子，來嫁單于庭。」

家嫁是一紐之內，名正雙聲，名犯正紐者也。傍紐者如「貽我青銅鏡，結我羅裙裾。」結裙是雙聲之傍，名犯傍紐也。

文鏡秘府論於八病外復有齟齬病，亦頗切要。附錄於後。

齟齬病者，一句之內除第一字及第五字，其中三字有二字相連，同上去入是。若犯上聲其病重於鶴

密，莫肯傳授。上官儀云「犯上聲是斬刑，去入亦發刑。」

如曹子建詩云「公子敬愛客。」敬與愛是。其中三字，其二字相連同去聲是也。元兢曰「平聲不

成病，上去入是重病；文人悟之者少，故此病無其名。兢案文賦云「或齟齬而不安，」因以此病名爲齟齬之病焉。」

(22) 附沈約及其同時人論聲韻之文。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即歌詠外發，六義所

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燕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踪，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飄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緝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遣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聘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聳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飄高

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經史，正以音律調均，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會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陸厥與沈約書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闕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會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節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闕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亂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攬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闕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闕，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

意謂子何得執彼可詆訶之處，而謂合理處爲偶然。何不指其合理之處而謂可詆訶之處爲即前人自云遺恨之處耶？

自魏文屬論，深

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咀語委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視，茲論爲何所指耶？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明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闕，何獨誣其一了一合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猶且美惡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在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著賦彌日不獻，李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騷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沈約荅陸厥書

宮商之義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曆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尙何耶？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

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剛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如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杌也。士衡雖云炳若縞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以上兩書均載南齊書陸厥傳

詩品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而不開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曰，古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正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者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韻耶？齊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質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頌誡之耳。」常欲造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咸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鑿積細微，轉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

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

章句第三十四

(1)〔札記釋章句之名曰，「說文」，有所絕止，而識之也。〕施於聲音，則語有所稽，宜謂之、。施於篇籍，則文有所介，宜謂之、。一言之遷，可以謂之、。數言聯貫，其辭已究，亦可以謂之、，假借爲讀，所謂句讀之讀也，凡一言之停遷者用之。或作句投，或作句豆，或變作句度，其始皆但作、耳。其數言聯貫而辭已究者，古亦同用絕止之義，而但作、。從聲以變則爲章。說文「樂竟爲一章，」是也。言樂竟者，古但以章爲施于聲音之名，而後世則泛以施之篇籍。舍人言章者明也，此以聲爲訓，用後起之義傳麗之也。句之語原於上，說文「上，鈞識也，從反了，」是上亦所以爲識別，與、同意。章先生說「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至公車上書，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乙非甲乙之乙，乃鈞識之上。上字見于傳記，惟有此耳。」聲轉爲曲，曲古文作「傳」，正象句曲之形，凡書言文曲，荀子言曲折，漢書藝文志言曲度，傳皆言聲音于此稽止也。又轉爲句。說文曰「句，曲也，」句之名，秦漢以來衆儒爲訓詁者乃有之，此由諷誦經文，於此小遷，正用鈞識之義。舍人曰「句者局也。」此亦以聲爲訓，用後

起之義傳麗之也。詩疏曰：「古者謂句爲言，論語以思無邪爲一言。」左傳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以告人也。及趙簡子云：「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案古稱一言，非必詞意完具，但令聲有所稽，即爲一言，然則稱言與稱句無別也。總之句讀章言四名，其初但以目聲勢，從其終竟稱之，則爲章，從其小有停懸言之則爲句，爲曲，爲讀，爲言。降後乃以稱文之詞意完具者爲一句，結連數句爲一章。或謂句讀二者之分，凡語意已完爲句，語意未完語氣可停者爲讀。此說無徵于古。檢周禮宮正注云：「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又御史注云：「鄭司農讀言掌贊書數，玄以爲不辭，故改之。」案康成言讀火絕之，是則語意已完乃稱爲讀。又云不辭，不辭者文義不安之謂，若語勢小有停頓，文義未即不安，何以必須改破。故知讀亦句之異名，連言句讀者，乃複語而非有異義也。要之，語氣已完可稱爲句，亦可稱爲讀，前所引先鄭二文是矣。語氣未完可稱爲讀，亦可稱爲句，凡韻文斷句多此類矣。文通有句讀之分，取便學者耳，非古義已然。若乃篇章之分，一著簡冊之實，一著聲音之節，以一篇所載多章皆同一意，由是謂文義首尾相應爲一篇，而後世或即以章爲篇，則又違其本義。案詩三百篇，有一篇但一章者，有一篇累十六章者，此則篇章不容相混也。其他文籍，如易二篇不可謂之二章，孟子七篇，不可謂之七章，老子著書上下篇，不可謂之二章。自雜文猥盛，而後篇章之名相亂。舍人此篇云，積章成篇，篇之彪炳，章

無疵也。又云，篇有大小，蓋猶是本古諺以爲言。今謂集數字而顯一意者，謂之一句；集數意以顯一意者，謂之一章。一章已顯則不待煩辭，一章未能盡意則更累數章以顯之，其所顯者仍爲一意，無問其章數多寡。或傳一人，或論一理，或述一事，皆謂之一篇而已矣。」

(2) 說文「宅，所寄也。」魯語上「宅，章之次也。」謂章明情志，必有所寄而次序顯晰也。鄭注堯典「平章百姓曰『明也。』」說文「句，曲也。」局亦曲也。毛詩關雎正義「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即本彥和爲說。

(3) 關雎正義曰「篇者徧也。言出情備事，明而徧者也。」字不妄用，論詳練字篇，此篇專論章句。
(4) 關雎正義曰「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所父肇禋之類也。」案此說亦通於一切文筆，凡一字不得成爲句，句必集數字而後成。禮記樂記「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正義曰「綴謂舞者行列相連綴也；兆謂位外之管兆也。」又「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蘗木。」

(5) 文鏡秘府論四「故將發思之時，先須推諸事物合於此者。既得所求，然後定其體分，必使一篇之內，文義得成。篇謂從始至末使有文義可得連接而成也。一章之間，事理可結。章者若文章皆有科別，敘義可得連接而成事以爲一章。使有事理，可結成義。通人用思，方得爲之。大略而論，建其首則思下辭而可承，陳其末則尋上義不相犯，舉其中則先後須相附

依，此其大指也。『毛詩小雅常棣』鄂不韡韡。』箋曰『柑，鄂足也。』柑不聲同。柑字亦作附。

(6) 彥和論文，最惡詭誕，此語尤極明通。蓋文之善者，情高理密，辭氣聲調，言而有物，斯爲可貴。若思理方鬱，興象未生，宜靜居以養神，浮覽以繹緒，非復空搖筆端，妄動喉唇所能效績。或者不察，以爲艱澀可以文鄙淺，綺語可以市寵悅，舍本逐末，務尙怪奇，是猶德行卑下，而服上古冠服以銜鬻也。雖軒轅之裳，周公之冕，何所用之。夫語法變遷，勢由自然，古之常言，今成異語，理苟不慊，異於何有？故研閱典籍，期於明理，摘句尋章，徒見其陋。今自札記彙錄約論古書文句異例一篇，使知古有而今無者，既生今之世，不可好異追逐而取嗤也。

約論古書文句異例 恆文句讀，但能辨解字誼，悉其意旨，即可瞭然無疑，或專以文法剖判之，亦可以無差忒。惟古書文句駁犖奇核者衆，不悉其例，不能得其義旨，言文法者，於此又有所未暇也。幸願王俞諸君，有成書在，茲刪取其要，分爲五科，科有細目，舉舊文以明之，皆辨審文句之事。若夫訂字誼，正訛文，雖有關於文句，然於成辭之質無所增省，雖有條例，不闖入於此云。

第一倒文

一句中倒字

左傳昭公十九年『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順音當云怒於室色於市。

孟子盡心下『若崩厥角稽首』順音當云厥角稽首若崩。

二倒字叶韵

詩節南山篇『弗問弗付，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順音當云無殆小人。

墨子非樂上引武觀曰『啓乃溢溢，野於飲食，將將銘寃礪以力。』順音當云飲食於野。

三倒句

左傳閔公二年『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順音當云與其及也，猶有令名。

禮記檀弓篇『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順音當云問於聊曼父之母，蓋殯也。

四倒序

周禮大宗伯職『以肆獻裸享先王。』以次第言，裸在先，獻次之，肆又次之。

書立政『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第二省文

一蒙上省

書禹貢『終南惇物至於鳥鼠。』不言治，蒙上荆岐既旅之文。

左傳定公四年『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奔不言楚人，食而從之不言吳人，蒙上。

二因下省

書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三百者，三百日也。不言日，因下省。

詩七月篇『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在野在宇在戶皆蟋蟀也。不言者因下省。

三語急省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不敢也。語急省。

公羊傳隱公元年『如勿與而已矣。』如不如也。語急省。

四因前文已具而省

易同人九三『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中直也。今但曰同人之先，蒙上

省也，易傳此例至多。

詩板篇『天之驪民，如埴如篴，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攜無曰益，驪民孔易。』無曰益，但承攜言，以文不

便，省埴篴以下也。

五以疏略而省

論語『沽酒市脯不食。』當云沽酒不飲，疏畧也。

左傳襄公二年『以索馬牛皆百匹。』牛當釋頭
說畧也。

六反言省疑詞

書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言有命在
天也。

老子七十七章『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弗處，其不欲見賢？』言其不欲
見賢乎。

七記二人之言省曰字

孟子滕文公篇從許子之道至屢大小同則賈相若。皆陳紹之詞，
上省曰字。

禮記檀弓篇『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

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

情居瘠者乎？我則食食。』自吾三臣者以下皆
昭子之詞而省曰字

第三複文

一同義字複用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繕完葺牆以待賓客。』繕完葺三字同義。二
字複用不可悉數。

左傳昭公十六年『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庸次比耦四
字同義。

二複句

易繫辭『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下賾字鄭處王本皆同，今本作動。

孟子梁惠篇『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詩中能多，不能悉數。

三兩字義類相因牽連用之而複

禮記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序』。言養幼者牽於老而言之。

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言造馬者牽於車而言之。

四語詞疊用

尚書多方篇『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敗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靖，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屢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罔忱於正。』十一句中三爾曷不字，四爾乃字。

詩大雅綿篇『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四句疊用八迺字。

五語詞複用

書秦誓『尙猶詢茲黃髮。』言尙又言猶。

禮記檀弓篇『人喜則斯陶。』言則又言斯。

六一人之詞中加曰字

左傳哀公十六年『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曰下

字仍爲乞語，此記者加以更端。

論語『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曰字陽虎自答，此自爲問答之詞。

第四變文

一用字錯綜

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鄰。』上言石五，下言六鷓，錯言之耳。

論語『迅雷風烈。』卽迅雷烈風。

二互文見義

禮記文王世子篇『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譖孫守下宮下室，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

而道達矣。』鄭曰，「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

祭統篇『王后蠶於北郊以共暴服，夫人蠶於北郊以供純服。』鄭曰「純服亦暴服也，互言之耳」。

三連類並稱

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或用丁巳

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哭夫爲杞梁妻事，華周妻乃進類言之也。

四兩語平列而實相聯

論語『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言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

詩蕩篇『侯作侯祝。』傳曰作祝。祝，祝也。

五兩語小殊而實一意

詩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參差荇菜，左右求之。』傳曰流求也。

禮記表記『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數卽長短小大。

六變文叶韻

易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處止也，與雨韻故變言處。

詩鄘風棹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曰天謂父也。正義曰：『先母後天，取其神句。』案變父言天，亦取神句耳。

七前文隱沒至後始顯

禮記曲禮篇『天子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下言異姓，則上言同姓明矣。

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子顯以致命於秦穆公。上不首使人爲誰至後始顯。

八舉此見彼

易文言『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肯臣妻。

禮記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曰「不著大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

九上下文語變換

書洪範『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爰即日也。

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焉即日也。

十敘論並行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

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不替孟明乃記者之詞。

史記周本紀『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

章顯聞於皇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

首。』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九字夾叙于祝文之中，再拜稽首叙其事，曰者史佚更讀祝文也。

十一錄語未竟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下文無

史記高紀『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下文無

第五足句

一 問語

書君爽『迪惟前人光。』惟問語也。

左傳隱公十一年『天而既厭周德矣。』而問語也。

二 助語用虛字

詩車攻篇『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傳不驚驚也。不盈盈也。

書洪範『皇建其有極。』有極極也。

三 以語齊句

詩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不字所以齊句。

右所甄舉，大抵取之古書疑義舉例中。其文與恆用者殊特，不愾其例，則於其義茫然，或因以生誤解。文法書雖工言排列組織之法，而於舊文有所不能施用。蓋俞君有言，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斯言諒矣。茲爲詳說計，竊取成篇，聊以證古書文句之異，若其詳則先師遺籍具在，不煩羅縷於此云。」

(7) 文鏡祕府論四曰『篇既聯位而合，位亦累句而成。然句無定方，或長或短。長有逾於十，如陸

機文賦云「枕辭佛悅，若遊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猶翔鳥纓織而墜層雲之峻。」下句皆十一字。短有極於二，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翼乎，若鴻毛之順風；沛乎，若巨鱗之縱壑。」字也。

在於其內，固無待稱矣。謂十字以下三字以上文之常體故不待稱也。然句既有異，聲亦互舛，句長聲彌緩，句短聲彌促，施於文華，皆須參用。辭文筆等皆句字或長或短，須參用也。其若詩贊頌銘句字有限者非也。就而品之，七言以去，傷於太緩，三言以還

，失於至促，惟可以閒其文勢，時時有之。至於四言最為平正，詞章之內，在用宜多，凡所結言

，必據之為述，至若隨之於文，合帶以相參，則五言六言又其次也。至如欲其安穩，須憑諷讀，

事歸臨斷，難用辭窮。言欲安施字句，須讀而驗之，在臨時斷定，不可預言者也。然大略而論，忌在煩繁，務遵於變化。若證四言五言六言等體

不得煩繁，須變化相參用也。假令一對之語，四句而成，筆皆四句合便用四言，以居其半，其餘二句雜用五言六言

等。謂一對語內，二句用四言，餘二句或用五言六言七言是也。或經一對兩對以後，乃須全用四言，若一對四句，並全用四言也。既用四言，又

更施其雜體，謂上下對內四言與五言等參用也。循環反覆，務歸通利。然之於而以閒句，常頻對有之，讀則非便。

能相迴避，則文勢調矣。謂而之以於等閒成句者，不可頻對體同。其二言三言等須看體之將變，勢之相宜，隨而安之，

令其抑揚得所。然施諸文體，互有不同，文之大者，得容於句長，若證論徵賦雜等文體大者，得容六言以上者多。文之小者

，寧取於句促。若表啓等文體小者，寧使四言以上者多也。何則？附體立辭，勢宜然也。細而推之，開發端緒，寫送文

勢，則六言七言之功也；泛敘事由，平調聲律，四言五言之能也；體物寫狀，抑揚情理，三言之

要也。雖文或變動，不可專據，謂可任人章改變，不必盡依此等狀。叙其大抵，實在於茲。其八言九言二言等時有所值，可得施之，其在用至少，不復委載也。『六字格而非緩，說文』格，木長貌，』是格有寬長之義。

(8) 此文本於懷遠流別論。彼論有九言而彥和不說者，顏延年 庭誥所謂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開緩，不協金石之故也。顏說引見四庫正義而體之篇，疑當作二體之篇。二體指上六言七言。蓋六言七言

雜出詩騷，而未有全篇用之者。趙翼 陔餘叢考二十三曰『任昉云』六言始於谷永』然劉勰云『六言七言雜出詩騷。』今按毛詩『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等句，已開其端，則不始於谷永矣。或谷永本此體創爲全篇，遂自成一派。然永六言詩今不傳，後漢書孔融傳『融所著詩頌碑文六言策文表檄。』其曰六言者，蓋即六言詩也。今亦不傳。古文苑載融六言詩，偽作不可信。古六言詩閒有可見

者：文選注引董仲舒 琴歌二句；邊孝先解嘲『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三國志注曹丕答羣臣勸進書自述所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據此，是六言詩成於漢代也。曹丕雖爲魏主，亦得屬之於漢。

至七言詩則吳檢齋 先生 銀齋筆記曰『後漢書東平王蒼 杜篤 崔琦 崔瑗 崔寔等傳，並云箸七言若干篇，班固傳則有六言若干篇。由是推之，知漢人稱詩，皆以四言爲限，其六言七言八言者，或本爲

琴歌，或質稱六言七言八言，皆不與之詩名也。漢人七言之詞，今世已不數見，唯文選李注所引數事而已。西京賦注引劉向七言曰「博學多識與凡殊」；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注引劉歆七略是劉向七言之曰「宴處從容觀詩書」；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注引劉向七言曰「山鳥羣鳴動我懷」；張景陽雜詩注引劉向七言曰「塢來歸耕永自疏」；案李引七言四句，其三句以殊書疏爲韻，明其同出一篇。吳越春秋所載窮劫等曲，通首皆七言，此書出趙長君手，後漢人也。又史游急就章以七言成句，蓋今時里閭歌括之類，亦可以證漢世民間七言之行用。彥和所指成於兩漢者，其即六言七言二體乎？

(9) 陸雲與兄平原書「文中有于是爾乃，於轉句誠佳，然得不用之更快。有故不如無。又於文句中自可，不用之便少。亦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喜齋「俯順習坎，仰熾重離」，此下重得如此語爲佳，思不得其韻，願兄爲益之。」詳士龍此文，所論者乃賦也。玉海詞學指南引魏武論賦作論詩，詩賦亦得通稱。資代作賀代，是。賀，遷也。南齊書樂志永明二年尙書殿中曹奏定廟樂歌詩云「尋漢世歌篇，多少無定，皆稱事立文，並多八句，然後轉韻。時有兩三韻而轉，其例甚寡。張華夏侯湛亦同前式。傅玄改韻頗數，更傷簡節之美。近世王韶之顏延之並四韻乃轉，得賒促之中。顏延之謝莊作三廟歌，皆各三章，章八句，此於序述功業詳略爲宜，今宜依之。」

『觀此文知彥和所謂折之中和者，是四韻乃轉也。』札記論句末用韻，可資參攷，錄於下：

彥和引魏武之言，今無所見。士龍說見與兄平原書。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彥和謂其志同枚賈，觀賈生吊屈原及鵬賦，誠哉兩韻輒易，惜誓、惜誓、惜誓、不可信。賈誼及枚乘七發乃不盡然。彥和又謂劉歆桓譚百韻不遷，子駿賦完篇存者惟遂初賦，固亦四句一轉也。其云折之中和，庶保無咎者，蓋以四句一轉則太驟，百句不遷則太繁，因宜適變，隨時遷移，使口吻調利，聲調均停，斯則至精之論也。若夫聲有宮商，句中雖不必盡調，至於轉韻，宜令平側相間，則聲音參錯，易於入耳。魏武嫌於積韻，善於資代，所謂善於資代，即工於換韻耳。』

(10) 六朝麗指曰『作駢文而全用排偶，文氣易致窒塞。即對句之中，亦當少加虛字，使之動宕。六朝文如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傳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及於後人；」任彥昇宣德皇后令「客游梁朝，則聲華藉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邱希範永嘉郡啟「才異相如，而四壁徒立，高慚仲蔚，而三徑沒人。」或用於字，或用則字，或用而字，其句法乃栩栩欲活。至庾子山謝滕王集序「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更覺躍然紙上矣。然如去此虛字，將譬其論其易爲藻麗之字，則平板而不能如此流利矣。於是知文章貴有虛字，旋轉其間，不可落入滯相也。』

麗辭第三十五

(1) 說文『麗，旅行也。』古文作麗，象兩兩相比之形。此云麗辭，猶言駢儷之辭耳。原麗辭之起，出於人心之能聯想。既思雲從龍，類及風從虎，此正對也。既思西伯幽而演易，類及周且顯而制禮，此反對也。正反雖殊，其由於聯想一也。古人傳學，多憑口耳，事理同異，取類相從，記憶匪難，諷誦易熟，此經典之文，所以多用麗語也。凡欲明意，必舉事証，一證未足，再舉而成；且少既嫌孤，繁亦苦贅，二句相扶，數折其中。昔孔子傳易，特制文繫，語皆駢儷，意殆在斯。又人之發言，好趨均平，短長懸殊，不便脣舌；故求字句之齊整，非必待於耦對，而耦對之成，常足以齊整字句。魏晉以前篇章，駢句儷語，輻輳不絕者此也。綜上諸因，知耦對出於自然，不必廢，亦不能廢，但去泰去甚，勿蹈纖巧割裂之弊，斯亦已耳。凡後世奇耦之議，今古之爭，皆膠柱鼓瑟，未得爲正解也。彥和云『豈營麗辭，率然對爾；』又云『奇偶適變，不勞經營；』此誠道論，足以釋兩家之惑矣。

(2) 阜陶益語皆見尚書僞大禹謨篇。

(3) 易乾卦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

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又「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易上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下繫辭》「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4)「詩人偶章，」指詩三百篇。「大夫聯辭，」指左傳國語所記列國大夫朝聘應對之辭。

(5)楊雄司馬相如張衡蔡邕兩漢文人之首。莊子田子方篇「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瓶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楹檀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

禱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吳越春秋閻閻內傳「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李君雁晴曰「淮南修務訓」夫宋畫吳冶，刻刑鑊法，亂修曲出。」高誘注「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鑊刑法，亂理之文，修飾之功，曲出於不意也。」

(6) 劉申叔先生論文雜記謂由漢至魏，文章變遷，計有四端，其中有論及對偶之語，茲全錄之，以免割裂。

由漢至魏，文章遷變，計有四端：西漢之時，箴銘賦頌，源出於文，論辯書疏，源出於語。觀鄒

陽 枚 枚 枚 楊 雲 子 馬 相 如 之流，咸上詞賦，沈思翰藻，不歌而誦。旁及箴銘騷七，咸屬有韻之文。若賈

生作論，過秦論之類是史遷報書，劉向 匡衡 之獻疏，雖記事記言，昭書簡冊，不欲操觚率爾，或加潤飾

之功。然大抵皆單行之語，不雜駢儷之詞。或出語雄奇，如史遷賈生之文是或行文平實，如蘇 劉 向之文是

春秋者咸能抑揚頓挫，以期語意之簡明。東京以降，論辯諸作，往往以單行運排偶之詞，載於後漢書

如是，即專家之文而奇偶相生，致文體迥殊於西漢。東漢之儒，凡能自成一家言者，如論衡 潛夫論 申鑒 中論之類，亦能取法於諸子，不雜排偶之詞。論衡語意尤淺，其文在兩漢

中殆別成一建安之世，七子繼興，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單行，如魏 公 九 錫 文之類，即非有韻之文，皆

類是。亦用偶文之體，而華靡之作，遂開四六之先，而文體復殊於東漢，其遷變者一也。西漢之書

，言詞簡直，故句法貴短，或以二字成一言，如史記各列傳是也。而形容事物不爽鑿錄。且能用俗語方言以形容其實事。東漢

之文，句法較長，即研鑿之詞亦以四字成一語。未有用兩字即成一句者。魏代之文，則合二語成一意。或上句用

句用六字，或上句用六字，下句用四字，或上句用四字，而下句皆用四字，而由簡趨繁，此文章進化之公例也。昭然不爽，其遷變者二也

。西漢之時，雖屬韻文，如騷賦而對偶之法未嚴。西漢之文，或此段彼段互爲對偶之詞，以成排比之體，或一字

，亦非拘拘於用一東漢之文漸尙對偶。所謂字句之間互相對偶也。若魏代之體則又以聲色相斡，以藻繪相飾，靡曼穠

冶，致失本真，魏晉之文雖多華靡，然尙有清氣，至六朝以降，則又偏重詞華矣。其遷變者三也。要而論之，文雖小道，實與時代而遷

變。故東京之文殊西漢，文章之體在前人不能強同。若夫去古已遠，猶欲擇古人一家之文，以自

矜效法，吾未見其可也。

(7) 此僅舉言對事對二對，二對又各有正反，故總爲四對。文鏡秘府論三論對謂對有二十九種，殊覺瑣碎，茲約錄十對於下：

一的名對又名正名對，又名正對，又名切對。初學作文章，須作此對，然後學餘對也。或曰，天地，日月，好惡，去來，如此之類，名正對。

二隔句對 隔句對者，第一句與第三句對，第二句與第四句對。

三雙擬對 雙擬對者一句之中，所論假令第一字是秋，第三字亦是秋，二秋擬第二字。下句亦然

。爲此之類，名爲雙擬對。如

夏暑夏不衰 秋陰秋未歸 炎至炎難却 冷消冷易追

四聯綿對 聯綿對者，不相絕也。一句之中，第二字第三字是重字，即名爲聯綿對。但上句如此

，下句亦然。如

看山山已峻 望水水仍清 聽蟬蟬響急 思卿卿別情

五互成對 互成對者，天與地對，日與月對。兩字若上下句安，名的名對。若兩字一處用之，是

名互成對，言互相成也。如

天地心閒靜 日月眼中明 麟鳳千年貴 金銀一代榮

六異類對 異類對者，上句安天，下句安山，上句安鳥，下句安花如此之類，名爲異名對。如

風織池間字 蟲穿葉上交

七雙聲對 如

秋露香佳菊 春風復麗蘭

佳菊雙聲 麗蘭雙聲

八疊韻對 如鬱律構丹巖 稜層起春嶂

鬱律疊韻 稜層疊韻

九迴文對 如情親由得意 得意豈情親

十字對 字對者，若桂楫荷戈，荷是負之義，以其字草名，故與桂爲對。不用義對，但取字爲對也。如

山椒架寒霧 池篠韻涼颿

(8) 上林神女登樓三賦均載文選。張載七哀詩二首載文選二十三無此二句，蓋別有一首用水字韻，昭明不採故亡逸也。

(9) 紀評曰『貴當作肩。又以四句，當云指類而求萬，條目昭然矣。又言對事對，各有反正，於文義乃順。』秦萬字衍，當於求字下加豆。條目昭然，即上所云四對也。

(10) 張華雜詩見玉臺新詠。劉琨重贈盧諶詩見文選。亦載晉書本傳。

(11)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

(12) 紀評曰『張華一段申反對正對；是以下申言對事對；若氣無以下就四對推入一層，言對偶雖合法，而無骨采亦不可。』朱一新無邪堂答問曰『有陽則有陰，有奇則有偶，此自然之理。古文參以排偶，其氣乃厚，馬班韓柳皆如此。然非駢四儷六之謂。凡文必偶，意雖是而語稍過，若擊經室諸論則偏矣。』

札記曰文之有駢儷因于自然，不以一時一人之言而遂廢。然奇偶之用，變化無方，文質之宜，所

施各別。或鑒于對偶之末流，遂謂駢文爲下格；或懲于俗流之恣肆，遂謂非駢體不得名文；斯皆拘滯於一隅，非闕通之論也。惟彥和此篇所言，最合中道。一曰「高下相須，自然成對」，明對偶之文依於天理，非由人力矯揉而成也。次曰「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明上古簡質，文不飾瓌，而出語必雙，非由刻意也。三曰「句字或殊，偶意一也」，明對偶之文，但取配儷，不必比其句度，使語律齊同也。四曰「奇偶適變，不勞經營」，明用奇用偶，初無成律，應偶者不得不偶，猶應奇者不得不奇也。終曰「迭用奇偶，節以雜佩」，明綴文之士，於用奇用偶，勿師成心，或捨偶用奇，或專崇儷對，皆非爲文之正軌也。舍八之言明白如此，真可以息兩家之紛雜，總殊軌而齊歸者矣。近世褊隘者流，競稱唐宋古文，而於前此之文類多譏誚，其所稱述，至于晉宋而止。不悟唐人所不滿意，止於大同已後輕艷之詞，宋人所詆爲俳優，亦裁上及徐庾，下盡西崑，初非舉自古麗辭一概廢闕之也。自爾以後，駢散竟判若胡秦，爲散文者力避對偶，爲駢文者又自安于聲韻對仗，而無復迭用奇偶之能。以愚意論之，彼以古文自標槩者，誠可無與證難，獨奈何以復古自命者，亦安于駢文之號，而不一審究其名之不正乎。阮伯元「沈思翰藻始得爲文，而其辭皆經史子。」是以駢文爲文，而反尊散文爲經史子也。李申者選晚周之文以託于隋，而名之曰駢體文鈔，是以隋以前文爲駢文而唐以後反得爲古文也。何其於彥和此篇所說通局相妨至於如是耶。

？今錄阮李二君文三篇于後，以備攷鏡。

阮伯元與友人論古文書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元謂古人於縮史奇字始稱古文，至于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于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所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同其味，嘗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已。若謂前人樸拙，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千年墜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穎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爲指畫也。嗚呼，修塗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願足下審之。

阮伯元文韻說

福問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恒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韻脚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恒言所謂韻者，固指押脚韻，亦兼韻章句中之音韻，即古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論于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沈約於爲羶獲，故於謝靈運溥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約答陸厥書云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此。』休文此說，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脚韻也。卽如確寔運險覺字必讀仄聲是也。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脚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韻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爲羶獲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于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于意匠也。豈知漢魏以來之音韻，溯其本原，亦久出於經哉。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卽如燥濕龍虎作觀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

二句不可顛倒，若改爲虎龍燥濕視作即無聲音矣。無論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於不知亡不知喪之後，即無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於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於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正所謂文人相輕者矣。不特文言也，文言之後，以時代相次，則及於卜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又曰「長言之不足則嗟歎之。」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此子夏指詩之聲音而謂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則孔子文言之義益明矣。蓋孔子文言繫辭，亦皆奇偶相生，有聲音嗟歎以成文者也，聲音即韻也。詩關雕鳩洲述押脚有韻，而女字不韻，得服側押脚有韻，而哉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聲成文之宮羽也。此豈詩人暗與韻合匪由思至哉？」

玉懷祖先生云，三百篇用韻，有字字相對極密，非後人所有者。如有韻有聲，澹盈不滯軌，雉鳴求其牡，風鳥鳴矣，梧桐生矣，於彼高岡，於彼朝陽，琴瑟雍雅，萋萋喑喑，無一字不相韻，此豈詩人天成暗合，全無意匠於其間哉。此卽子夏所謂聲成文之顯然可見者。

子夏此序，文選選之，亦因其中有抑揚詠歎聲音，且多偶句也。鄉人邦國偶一，風教偶二，爲志爲詩偶三，手之足之偶四，治世亂世七國偶五，天地鬼神偶六，聲教刑政偶十三，發乎情止乎禮義偶十四，謂之風謂之雅偶十五，繫之周繫之召偶十六，正始王化偶十七，哀窳窮思賢才偶十八。偶之長者如周公召公一節，後世四書文卽基於此。

綜而論之，凡文者在聲爲宮商，在色爲翰藻。卽如孔子文言雲龍風虎一節，乃千古宮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嗟歎成文之祖，子夏詩序情文聲音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吾固曰韻者卽聲

音也。聲音即文也。韻字不見於說文而王復齋楚公鑑篆刻內實有韻字，從音從句，許氏所未載之古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奔放者

，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沈約之說或可橫指爲八代之衰體，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乎？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韻，雖愚者能效之，上溯齊梁，中材已有所限，若漢魏以上至於孔下，非上哲不能擬也。乙酉三月閱兵香山阻風，舟中筆以訓福。

李申著駢體文鈔序

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後蒙恩入庶常，館閣之製例用駢體，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輯古人遺篇，用資時習。區其鉅細，分爲三篇，序而論之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併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動變故曰文，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既岐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岐六朝與唐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變遷，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於其體格之變，

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岐奇偶而二之者之眦於陰陽也。眦陽則隳剝，眦陰則沉隄，理所必至也，於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

文心雕龍注卷八

比興第三十六

(1) 札記曰「題云比興，實側注論比，蓋以興義罕用，故難得而繁稱。原夫興之爲用，觸物以起情，節取以託意，故有物同而感異者，亦有事異而情同者，循省六詩，可權舉也。夫柏舟命篇，邶庸兩見。然邶詩以喻仁人之不用，詩邶風柏舟鍾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衆小人并列，亦猶是也。庸詩以譬女子之有常。唐風柏舟鍾云，舟在河中，猶杜杜之目，風雅兼存，而小雅以譬得時，小雅次杜傳云，杜杜猶得其時，若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林杜之目，風雅兼存，而小雅以譬得時，小雅次杜傳云，杜杜猶得其時，若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唐風以哀孤立，唐風有杜之杜傳云，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鍾云，今人不休息者，以特生陰森也。興者，喻武公初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睦，似若特生之杜然。此物同而感異也。

○九罭鱗魴，鴻飛遼落，二事絕殊，而皆以喻文公之失所。周風九罭傳云，九罭綴晉小魚之網也。鱗魴大魚也。鴻飛遼落，鴻不宜遼落也。鍾云，鴻大鳥也，不宜與小雅羊墳首，三星在罭，兩言不類，而皆以傷周道之陵夷。小雅者之雜傳云，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罭，言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與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絕，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此事異而情同也。

○夫其取義差在毫釐，會情在乎陶隱，自非受之師說，焉得以意推尋。彥和謂明而未融，發注後見；冲遠謂毛公特言，爲其理隱；誠諦論也。孟子云。「學詩者以意逆志，」此說施之說解已具之後，誠爲蘊言，若乃興義深婉，不明詩人本所以作，而輒事探求，則穿鑿之弊固將溢多于此矣。

。自漢以來，詞人鮮用興義，固緣詩道下衰，亦由文詞之作，趣以喻人，苟覽者恍惚難明，則感動之功不顯。用比忘興，勢使之然，雖相如子雲，末如之何也。然自昔名篇，亦或兼存比興，及時世遷貿，而解者祇益紛紜，一卷之詩，不勝異說，九原不作，烟墨無言。是以解嗣宗之詩，則首首致譏禪代，變杜陵之作，則篇篇繫念朝廷，雖當時未必不託物以發端，而後世則不能離言而求象。由此以觀，用比者歷久而傷晦昧，用興者，說絕而立致辨爭。當其覽古，知興義之難明，及其自爲，亦遂疎興義而希用，此興之所以浸微浸滅也。雖然，微子悲殷，實興懷於禾黍，屈平哀郢，亦假助於江山，興之於辭，又焉能遽廢乎？

- (2) 詩大序正義曰『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霑，故取名焉。』五行大義引翼奉說、『風通六情。』又曰『賦者，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又曰『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
- (3) 札記曰『周禮太師先鄭注曰「比者，比方於物也。」詩孔疏引而釋之曰，諸興者，託事於物也。』曰，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詩文諸器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後鄭注曰「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案後鄭以善惡分比興，不如先鄭注誼之確。且牆茨之言，毛傳亦目爲興，焉見以惡類惡，卽爲比乎。至鍾記室云「文已盡而義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

其解比興，又與詰訓乖殊。彥和辨比興之分，最爲明晰。一曰起情與附理，二曰斥言與環譬，介畫儼然，妙得先鄭之意矣。『謹案師說固得，然彥和解比興，實亦兼用後鄭說。』

(4) 周南關雎傳曰『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召南鵲巢傳曰『鳩，鳩鳩，稊鞠也。鳩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鳩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

札記曰『從當爲疑字之誤。』案家語好生篇『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鄭注周禮天官司裘曰『玄謂厥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但有一端之相似，即可取以爲興，雖鳥獸之名無嫌也。釋皎然詩式曰『取象曰比，取義曰興。』

(5) 詩衛風淇奥『瞻彼淇奥，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毛傳曰『金錫練而精，圭璧性有質。』

詩大雅卷阿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其第十一章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箋云『玉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顒顒然言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

詩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

詩大雅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崩如蟻，如沸如羹。』箋云『飲酒號呼之聲，如蛄蟻之鳴。』

詩邶風柏舟『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傳曰，『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憤辱無照察。』

詩邶風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箋云『言已心志堅平，過於石席。』

(6) 詩曹風蜉蝣『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傳曰『如雪言鮮潔。』

詩邶風大叔于田『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正義曰『兩驂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

此所舉兩例，皆取事物以比形狀，與上所云比義者略殊。

(7) 札記曰『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云『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配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喻小』

人。』案離騷諸言草木，比物託事，二者兼而有之。故曰，風兼比興也。辨騷篇曰『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諷兼比興，諷當作風。楚騷楚風也。

(8) 紀評曰『非特興義銷亡，即比體亦與三百篇中之比差別。大抵是賦中之比，循聲逐影，擬諸形容，如鶴鳴之陳誨，鸚鵡之諷諭也。』詩大雅板傳曰『夸毗，體柔人也。』正義引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詩刺當作諷刺。故比體雲霧，故字疑衍。信舊章矣，信當作倍。

(9) 高唐騷鳥長笛三賦皆在文選。菀園賦引見證賦篇，焱焱古文苑作疾疾，古文苑誤。張衡南都賦曰『坐南歌兮起鸞儻，白鶴飛兮顰曳緒。』注曰『白鶴飛兮蘭曳緒，皆舞人之容。』此云以容比物，似當作以物比容。

(10) 織當作織。楊雄，班固，曹植，劉楨。

(11) 札記曰，全晉文九十二載其文，茲錄於左。

潘安仁螢火賦

嘉熠燿之精將此字疑誤與聚類乎超殊。東山感而增歎，行士慨而懷憂；翔太陰之玄昧，抱夜光以清遊；頰若飛焱之霄逝，慧似移星之雲流。動集陽暉，灼如隋珠。熠燿燹燹，若丹英之照龍；飄飄頻頻，一作疑疑案當作頻頻若流金之在沙。載飛載止，光色孔嘉；無聲無臭，明影暢遐。飲湛露

於曠野，庇一葉之垂柯；無干欲於萬物，豈顧恤于網羅。至夫重陰之夕，風雨晦冥；萬物眩惑，翩翩獨征。奇姿燎朗，在陰益榮；猶賢哲之處時，時昏昧而道明，若蘭香之在幽，越羣臭而彌馨；隨陰陽之飄絲，非飲食之是營；同龔斯之無忌，希夷惠之清貞。美微蟲之琦璋，援彩筆以爲銘。

張翰雜詩曰『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詩載文選。

(12) 紀評曰『亦有太切轉成滯相者。』札記曰『切至之說，第一不宜沿襲，第二不許蒙籠。紀評謂太切轉成滯，按此乃措語不工，非體物太切也。唐文粹載杜牧晚晴賦全用比辭，錄備參閱。』

杜牧之晚晴賦并序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旣繞園而細履；面平池之清空兮，紫閣青橫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木勢黨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蓬，低者如跋。松數十株切切交時，如冠劍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葉兮，十萬丈夫甲刃縱橫密陣而環侍；豈負軍令之不敢羣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之紅支，嫣然如婦，殞然如女，墮藥腕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遶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雜花羞于岸側兮，絳綠黃紫，格頑色賤兮

，或妾或婢。閒草甚多叢束兮，廡者香兮，仰風獵日，如竝如笑兮，千千萬萬之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謂何如？倒冠落佩兮與世闊疏，教教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隱居者乎？

(13) 札記曰：「渙字失韻。當作澹，字形相近而誤。澹淡，水貌也。」

夸飾第二十七

(1) 案此與濬云，「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蓋比者，以此事比彼事，以彼物比此物，其同異之質，大小多寡之量，差距不遠，殆若相等。至飾之爲義，則所喻之辭，其質量無妨過實，正如王仲任所云，「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莊子亦云，「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惡必多溢惡之言。」夸飾之文意在動人耳目，本不必盡合論理學，亦不必盡符事實，讀書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斯爲得之。說文「夸奢也。从大于聲。艸部芋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夸从大于會意，有太過誇人之義。彥卽所謂驗理則理無可驗，窮飾則飾猶未窮者也。」

(2) 禮記曲禮「定猶與也。」釋文「本作豫。」詩大序「風，教也。」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注曰「格，舊法也。」

(3) 詩大雅崧高：崧高維嶽，駿極於天。傳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駿，大；極至也。釋文：駿音峻。』

鄒風河廣：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釋文：刀如字。字書作刵，說文作𠄎，並音刀。』

大雅假樂：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箋曰：千，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

大雅雲漢：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箋曰：黎衆也。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饑病也。』

尚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孔傳曰：『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

尚書僞武成：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正義：孟子云：『禁信書不如此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

(4) 詩魯頌泂水：『聞彼飛鵲，集于泂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箋云：『懷歸也。言鵲恆惡鳴。』

，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蠶，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感於恩則化也。』
詩大雅綿『周原膺麟，萑荼如飴。』箋云，『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膺麟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紀評曰『先以六經說入，分兩層鉤剔，語自斟酌，非劉子玄惑經之比。』

(5)揚雄法言吾子篇『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屈原詩人之賦也，尙存比興之義；宋玉以下，辭人之賦也，則夸飾彌盛矣。

(6)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文選上林賦『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奔星更於闔闔，宛虹弛於楯軒。』李善注曰：『奔流星也。行疾，故曰奔。』如淳曰，『宛虹，屈曲之虹也。』應劭曰，『楯欄檻也。』司馬彪曰，『軒，楯下版也。』又『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椎蜚廉，弄獬豸，……捷鷓鴣，揜焦明。』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李善曰：『揜，取也。樂汁圖曰，焦明狀似鳳皇。』案鷓鴣應依本賦作焦明。

(7)文選楊雄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兮。』李善注曰：『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

，珊瑚爲枝，碧玉爲葉。」又「鬼魅不能自遽兮，半長途而下顛。」李善注曰：「逮及也。爾雅曰，顛，隕也。」

(8) 文選班固西都賦曰：「揄文竿，出比目。」李善注曰：「說文曰：揄，引也。」音頭。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鱮。」此云東都，蓋誤記也。

文選張衡西京賦「海若游於玄渚。」薛綜注曰：「海若海神。」

驗理則理無不驗，紀評曰：「不驗當作可驗。」紀說是也。顧千里曰：「左太沖三都賦云，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

(9) 文選楊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鄭玄曰：「彭咸也。」晉灼曰：「胥，伍子胥也。」

嚴可均輯後漢文有張衡羽獵賦殘文，無「困玄冥於朔野」語。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水正爲玄冥」。

(10) 謂如孫興公遊天台山賦木玄虛海賦郭景純江賦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何平叔景福殿賦之類，並見文選。

(11) 紀評曰：「文質相扶，點染在所不免，若字字樞實，有同史筆，實有難於措筆之時。彥和不廢夸飾，但欲去泰去甚，持平之論也。」六朝麗指曰：「汪容甫先生述學有釋三九篇。其中篇云：「若其辭則又有二焉：曰曲；曰形容。」所謂形容者，蓋以辭不過其意則不飽，故以形容出之，可知其深于文矣。文心雕龍夸飾篇「言高則峻極於天，言小則河不容舠，」嘗引詩以明夸飾之義。吾謂夸飾者，即是形容也。詩經而外，見於古人文字者，不可殫述。試舉六朝駢文證之。梁簡文帝謝齊扇啓「肅肅清風，即令象罔非貴；依依散采，便覺夏室含霜。」庾子山謝明帝賜絲布等啓「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又「是知青年道士，更延將盡之年，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非皆刻意以形容者乎？子山又有謝趙王賚絲布啓，其言云「妾遇新繡，自然心伏；妾聞裂帛，方當含笑。」則尤爲形容盡致矣。尚書武成篇「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此史臣鋪張形容之辭，孟子則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夫書爲孔子所刪定，孟子豈欲人之不必盡信哉。特以書言血流漂杵，當知此爲形容語，不可盡信其真也。盡信其真不察其形容之失實，而拘泥文辭因穿鑿附會以解之，斯真不善讀書矣。故通乎形容之說，可以讀一切書，而六朝之文亦非苟馳夸飾，乃真善於形容者也。班固西都賦「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含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可知古人爲文，多以形容

爲之。」

附錄劉申叔先生美術與徵實之學不同論

古人詞章，導源小學，記事貴實，不尚虛詞；後世文人，漸乖此例，研句鍊詞，鮮明字義，所用之字，多與本義相違。如瓊爲赤玉，而詞章之士，則以白花爲瓊花；略舉一端，則知文人所 used 之字，名與實違；是爲用字之訛。又或假設名詞，獨標奇語，名詞而外，別以隱語爲代詞。以天淵二字喻善惡之懸殊；以萍水一言喻朋友之聚首，言得志則曰青雲；言誓詞則曰白水；略舉數端，則知文人之作，以詞害義；是爲造語之訛。又或好奇之士，顛倒其詞，以誇巧慧；如江淹賦云，「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易墜涕爲危涕，即易危心爲墜心；杜甫詩云，「香稻啄餘鸚鵡粟，碧梧棲老鳳凰枝，」又名詞互易，以違句法之奇。律以言貴有序之例，則江杜之作，均與文律相違，是爲造句之訛。又或出語不經，借物寓意，文人沿襲以僞爲真，如鑿僅一足，堯有八眉是也；是爲用字之訛。四者而外，文人之失猶有數端：或用事不考其源，如海客乘槎，誤爲博望；姮娥竊藥，指爲羿妻，是也。或記事詞過其實，如民靡孑遺，見於雲漢，孟子斥爲害詞；血流標杆，載於武成，孟子指爲難信，是也。或序事之文以詞害義，如言兵敗，則曰睢水不流，言納絳則曰甲高熊耳，是也。或隸事之文，考證多疏，如杜甫之詩，誤伏勝爲服虔；陸游之文，誤許渾爲許

遠，是也。或謂後世之文，隸事失真，事因文晦，以斥文章爲小道，不知文言質言，自古分軌，文言之用在於表象；表象之詞愈衆，則文病亦愈多；然盡刪表象之詞，則去文存質，而其文必不工。故有以寓言爲文者；如莊列楚詞是也；而其文最美。有寓言與事實相參者，如戰國策之文是，而其文亦工。後世史書，事資虛飾，而觀者因以忘倦，漢魏詞賦，曲意形容，而誦者稱爲絕作。又如庾信枯樹賦以桓溫與仲文同時，此立詞之爽實者也；而後世不聞廢其詞。又唐人之詩有所謂白髮三千丈者，有所謂白頭搔更短者，此出語之無稽者也；而後世不聞議其短。則以詞章之文，不以憑虛爲戒，此美術背於徵實之學者二也。二端而外，若畫繪一端，有白描山水者，又有圖列鬼魅者；小說一端，有虛構事實者，亦有踵事增華者；皆美術與實學不同之證。蓋美術以靈性爲主；而實學則以考覈爲憑，若於美術之微，而必欲責其徵實，則于美術之學，返去之遠矣。

事類第三十八

(1) 札記曰：『文之爲用，自喻喻人而已。自喻奚貴，貴乎達；喻人奚貴，貴乎信。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達之說也。書曰，非有謨勳，明徵定保，信之說也。夫以言傳意，自古始已有不能吻合之患，是故譬喻衆而假借繁。水深曰深，深室亦曰深，布廣曰幅，地廣亦曰幅，此譬喻也。』

相之字觀木也，而凡視皆曰相；纛之字，日中視絲也，而凡明皆曰纛；此假借也。言期於達，而不期於與本義合，則故訓之用，由此滋多。若夫累字成句，累句成文，而意仍有時而窳穢，則與道之用，由此興焉。道古語以割今，道之屬也。取古事以託喻，與之屬也。意皆相類，不必語出於我，事苟可信，不必義起乎今，引事引言，凡以達吾之思而已。若夫文之以喻人也，徵於舊則易爲信，舉彼所知則易爲從。故帝舜觀古象，太甲稱先民，盤庚念古后之聞，箕子本在昔之誼，周公告商而陳冊典，穆王詳刑而求古訓，此則徵言徵事，已存於左史之文。凡若此者，皆所以爲信也。尙攷經傳之文，引戒事迹故言者，不一而足。即以宣尼大聖，親製易傳孝經之辭，亦多甄采前言，旁徵行事。降及百家，其風彌盛。詞人有作，援古尤多。夫滄浪之歌，一見於孟子，素餐之詠，遠本於詩人。彥和以爲屈宋莫取舊辭，斯亦未爲誠論也。逮及漢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舊言，始則資於訓詁，繼而引錄成言，漢代之文幾無一篇不采錄成語者，魏二種書可見。終則綜輯故事。爰至齊梁，而後聲律對偶之文大興，用事采言，尤關能事。其甚者，摭拾細事，爭疏僻典，以一事不知爲恥，以字有來歷爲高，文勝而質漸以漓，學富而才爲之累，此則末流之弊，故宜去甚去奢，以節止之者也。然質文之數，華實之殊，事有相因，非由人力，故前人之引言用事，以達意切情爲宗，後有繼作，則轉以去故就新爲主。陸士衡云，「雖杼軸於余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故雖愛

而必捐，「豈唯命意謀篇，有斯懷想，即引言用事，亦如斯矣。是以後世之文，轉視古人，增其繁縟，非必文士之失，實乃本於自然。今之訾警用事之文者，殆未之思也。且夫文章之事，才學相資，才固爲學之主，而學亦能使才增益。故彥和云，將瞻才力，務在博見，然則學之爲益，何止爲才裨屬而已哉。然淺見者臨文而躊躇，博聞者裕之於平素，天資不充，益以彊記，彊記不足，助以鈔撮，自呂覽淮南之書，虞初百家之說，要皆採取往書，以資博識。後世類苑書鈔，則輪資於文士，效用於諛聞，以我搜輯之勤，祛人緝檢之劇，此類書所以日衆也。惟論文用事，非可取辦登時，觀天下書必徧而後爲文，則皓首亦無操觚之事。故凡爲文用事，貴於能用其所嘗研討之書，用一事必求之根據，觀一書必得其績効，期之歲月，瀏覽益多，下筆爲文，何憂貧窶。若乃假助類書，乞靈雜纂，縱復取充篇幅，終恐見笑大方。蓋博見之難，古今所共，俗學所由多謬，淺夫視爲畏塗，皆職此之由矣。又觀省前文，迷其出處，假令前人註解已就，自可因彼成功，若箋注未施，勢必須於緝檢。然書嘗經目，緝檢易爲，未識篇題，何從尋討。是以昔人以遭人而問爲懿，以耳學不精爲恥，李善之注文選，得自師傳，顏縉之注漢書，亦資衆解，是則尋覽前篇，求其根據，語能得其本始，事能舉其原書，亦須年載之功，豈能鹵莽以就也。嘗謂文章之功，莫切於事類，學舊文者不致力於此，則不能逃孤陋之譏，自爲文者不致力於此，則不能免空虛之

請。試觀顏氏家訓勉學文章二篇所述，可以知其術。

(2) 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正義曰「高宗伐鬼方以中興殷道，事同此爻，故取譬焉。」

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正義曰：「六五取比閻君，似箕子之近殷紂，故曰，箕子之明夷也。」孔穎達論爻辭雜作曰「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據此，彥和用事亦小誤也。

(3) 尚書僞胤征「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僞孔傳曰，「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

尚書盤庚上篇「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4) 周易大畜「象曰，君子以多誠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義曰，「君子則此大畜，物既大畜，德亦大畜，故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使多聞多見以畜積己德。」

(5) 賈誼鵬賦語多與鷓冠子世兵篇同。可參閱諸子篇注。

黃注曰，「李斯諫逐客書「建翠鳳之旗，樹靈蟬之鼓。」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樹靈羅之鼓。」」

(6) 楊雄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不得云「楊雄百官箴。」百官箴之名，起自胡廣。百疑是州之誤。錄一首以示例。

兖州牧箴

悠悠濟河，兖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縞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以上并見禹貢。

成湯五徙，卒都於亳；繼庚北渡，牧野自宅。丁威雝雝，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

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以上事俱見商書各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

見牧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復能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

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獻欵，厥居爲墟。箕子作麥秀之歌。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7) 古文苑載劉歆遂初賦。其序略曰「歆以論議見排擯，志竟不得，之官歆出爲五原太守。經歷故晉之域，

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歎往事而寄己意。」

(8) 後漢書崔駰傳「駰字亭伯，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後漢崔氏文學甚盛，此崔與班

同稱，則崔駰也。班謂班固，張謂張衡，蔡謂蔡邕。說文「擿，拾也。」字亦作擿作搯。又「拓

，拾也。」字或作搯。漢書刑法志「蕭何擿搯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文選張衡東京

賦「聲教布濩。」薛綜注曰「布濩猶散被也。」

(9) 黃桂同地，同當依御覽作因，謂黃桂雖因地而生，而其性獨辛也。南齊書文學傳論云「緝事比

類，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觀事例，頓失精采。此即彥和所云學飽才餒之人。

(10) 子雲語見上書記篇楊子雲答劉歆書。紀評「才稟天授，非人力所能爲，故以下專論博學。」

(11) 魏武語未知所出。然字疑衍。魏武語止難便不知所出句。

(12) 文選張衡西京賦「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惟地之奧區神臯。」李善注「廣雅曰「臯，局也。」謂神明之界局也。」

(13) 淮南子說山訓「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撥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高誘注曰「蹠雞足踵也。喻學取道衆多然後優。」彥和語即本淮南文。淮南又本呂氏春秋用衆篇。數千似當作數十，數千不將太多乎？

(14) 紀評曰「徒博而校練不精，其取事捃理不能約覈，無當也。」

(15) 三國魏志劉劭傳劭字孔才。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嚴可均全三國文三十二輯趙都賦佚文，漏輯此條。公子之客謂平原君之客毛遂追楚王定盟。禮記檀弓下「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注「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士大夫也。」黃注「史記蘭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滎池。秦王酒酣，令趙王鼓瑟。蘭相如奉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不肯

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按相如本宦者繆賢舍人，故云管庫隸臣。」

(16) 孫君蜀丞曰：「黃以周輯子思子卷六云，終年爲車，無一尺之軫，則不可以馳。黃以周云，灌漑子繆稱訓云「終年爲車無三寸之軾，不可以馳驅；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榱，不可以閉藏；即取子思子之文而少變之。」三寸當作一寸。文心雕龍事類篇寸軾制輪，尺榱運關，即其義也。」

(17) 顏氏家訓文章篇：「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邢子才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

(18) 顏氏家訓文章篇：「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多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沒，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誡云。詩云「有鶯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鶯雉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尙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鷖鷖以朝雊。」是則混其雄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云「痛心拔腦，有如孔懷。」心旣痛矣，即爲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

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鳥鶯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帝詩云「霞流抱朴碗」，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辯爲莊周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鑄鑊。」銀鑄大鑊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鑄三公脚，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陳思報陳孔璋書佚。呂氏春秋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

(19) 文選司馬相如七林賦「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接人黃校云「疑當作推之二字。」紀評謂疑或增入二字之誤。案似作推之爲是。

(20) 陸機園葵詩二首文選載其一首。彥和所引詩本集載之。作「庇足同一智，生理各萬端。」合異當是各萬之誤。左傳成公十七年「齊靈公別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杜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遜。」又文公七年「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陰矣。爲藎猶能底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

(21) 文選有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曹仁當是曹洪之誤。書云「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李善注引孟子淳于髡曰「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彥和譏曹洪之謬高唐，謂縣駒誤作王豹也。

文帝答洪書佚 李善注爲曹洪與文帝書引兩條。 其中當有嘲辭。

練字第三十九

(一)章句篇以下，麗辭比興夸飾事類四篇所論，皆屬於句之事。而四篇之中，事類屬於麗辭，以麗辭所重在於事對也。夸飾屬於比興，以比之語味加重則成夸飾也。練字篇與上四篇不相聯接，當直屬於章句篇。章句篇云「積字而成句」；又云「句之清英，字不妄也」；練訓簡，訓選，訓擇，用字而出於簡擇精切，則句自清英矣。詞學指南引宋景文云「人之屬文，有穩當字，第初思之未至也。」即此義矣。本篇首段教人貫練雅韻，總闕音義，此探本之論也。又恐作者好怪，若樊宗師宋子京之流，用字艱僻，義背隨時，則告之曰，「趣舍之間，不可不察」，「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太史公撰史，凡用尚書之文，必以訓詁字代之，誠千古文章之準繩矣。梁溪漫志云「蜀中石刻東坡文字稿，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乞校江陸濟奏議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

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贊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顛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却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效於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於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獮彼西羌，」改作「襟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爰敕諸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唐子西語錄云「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好句必須要好字，名篇佳什，讀之快心，不知作者幾經鍛鍊，得之匪易，神思篇云「捶字堅而難移，」欲字之堅，大抵不憚多改，或庶乎近之。

(2) 易下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呂氏春秋君守篇「蒼頡作書。」高誘注「蒼頡生而知書，寫仿鳥迹以造文章。」許慎說文解字叙「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言語之體貌猶曰言語之符號。文章之宅宇，謂文章寄託於字體。

(3) 淮南子本經訓「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論衡感虛篇「書傳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天雨粟，鬼夜哭也。」

(4) 禮記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攷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周禮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即天子考文之事。方言劉歆與楊雄書「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適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說文「亅，古之適人以木鐸記詩言。」說文序曰「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桂氏曰今所傳刀布文不合古籍者，皆列國之異形。

(5) 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五曰六書。」鄭衆注「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

(6)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說文序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

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又曰『四曰左書，即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

(7) 漢書藝文志『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漢書石君傳『長子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史記萬石君傳作奏事下。建讀之，

驚恐曰，「書馬者，與馬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類此。』

(8) 漢書藝文志曰『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說文序曰『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藝文志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說，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

。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

』藝文志「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事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漢書楊雄傳贊『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據藝文志及說

文序張敞正讀在孝宣時，楊雄纂訓在孝平時，此云宣成二帝，疑成是平之誤。並貫練雅頌，頌是韻字之誤。下文云『雅以淵源詰訓，韻以苑囿奇文。』

(9) 劉申叔先生論文雜記曰『西漢文人，若楊馬之流，咸能洞明字學，故選詞遣字，亦能古訓是式

，非淺學所能貌。所用古文奇字甚多，非明六書假借之用者，不能通其詞也。東漢文人，既與儒林分列，案如班固張衡之倫，仍有西漢風規，不可一概論。故文詞古奧，遠遜西京。此由學士未必工作文，而文人亦非真識字。魏代之文，則又語意易明，無俟後儒之解釋。」

(10)後漢書馬援傳注引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嚮。城臯令印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說文序曰「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莫達六書之說也。此皆小學轉疏之證。複文謂如有長字斗字而重作馬頭人之長，人持十之斗。隱訓謂詭僻之訓，如屈中爲虫，苛之字止句也之類。臧否大半大疑是亦字之誤，謂後漢之文，有深於小學者，有疎於小學者，臧否各半也。

(11)陳思語無考。

(12)顏氏家訓文章篇沈約謂文章當從三易，其二爲易識字，蓋恐一字詭異震驚羣句也。又書證篇曰「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此與彥和趣舍之語相發明。紀評曰「六經之文，有三尺童子胥知者，有師儒宿老所未習者，豈有一定之難易哉，緣於世所共曉與共廢耳。」

(13) 張揖進廣雅表曰：『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西京雜記『揚子雲曰，爾雅者孔子門徒游夏之傳，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鄒玄《五經異義》曰『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旨，蓋不誤也。』烏籍嘗作史籍。藝文志云『蒼頡七篇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籍篇。』說文序亦云『斯作倉頡篇，取史籍大篆。』倉頡所載皆小篆，而烏籍書別爲一體，以書幄信，與小篆不同。

(14) 曹壚詩無考。

(15) 黃注曰『按三接者，如張景陽雜詩「洪濠浩方割」，沈休文和謝宣城詩「別羽泛清源」之類。三接之外，則曹子建雜詩綺縞何繽紛，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瑤瓊結瑤瑤」，五字而聯邊者四，宜有字林之譏也。若賦則更有十接二十接不止者矣。』

(16) 陸雲與兄平原書云『未能補所欲去，微與察皆不與日韻，思惟不能得，願賜此一字。』此雖因拘韻之故，亦貪於一字之例也。紀評曰『複字病小，累句病大，故鞏相犯。』曹子建《棄婦篇》二十四語中，重二庭韻，二靈韻，二鳴韻，二成韻。潘岳《秋興賦》用二省字。唐人詩亦多有重押韻者，殆所謂兩字俱要，則鞏相犯也。

盧文昭鍾山札記
尚書大傳
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
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者曰
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
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鄭康成注淮暴雨之名也
自後諸書所引皆
作烈風淫雨
若說苑辨物篇書舜典正義詩蓼蕭臣工及周頌譜正義所引
皆無有作別風淮雨者
劉彥和雕龍練字篇有云
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
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
別列淮淫
字似潛移
淫

(17) 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似當作而體非不無。

(18) 抱朴子遐覽篇『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

(19) 札涉十二『祀當作似。詩周頌「於穆不已」，毛傳引孟仲子說。正義引鄭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又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彥和所本。」案宏明集劉勰滅惑論云『是以於穆不祀，謬師查於周頌。』周頌維天之命正義曰『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殆彥和所見毛傳引孟仲子說作不祀歟？

(20) 呂氏春秋察傳篇『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意林作子夏曰，「非也

。是已亥耳。』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

(21) 盧文昭鍾山札記『尚書大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者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鄭康成注「淮，暴雨之名也。」自後諸書所引皆作烈風淫雨，若說苑辨物篇書舜典正義詩蓼蕭臣工及周頌譜正義所引，皆無有作別風淮雨者。劉彥和雕龍練字篇有云，「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

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製誄已用淮雨，元長作序，亦有別風。今本脫此二句。案古文苑載傳毅誄王興誄云「白日幽光，淮雨杳冥，」但其文不全。今雕龍誄碑篇所載爲後人易以氛霧杳冥矣。蔡中郎集中有太尉楊賜碑云「烈風淮雨，不易其趣，」今俗間本淮雨改作雖變，余所見者宋本也。安知烈風不亦出後人所改乎？元長序無致。惟陸士龍九惑有思振袂於別風之語，於彥和所舉之外，又得此二證。『困學紀聞』周書王會「東越海塗，」或誤爲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

(22) 紀評曰：「胸富卷軸，觸手紛綸，自然瓌麗，方爲巨作。若尋檢而成，格格然着於句中，狀同鑿嵌，則不如竟用易字。文之工拙原不在字之奇否，沈林文三易之說，未可非也。若才本庸淺，而務於炫博以文拙，則風更下矣。」紀說甚是。用字以達意曉人爲主，彥和云，依義棄奇，誠取舍之權衡也。

(23) 字靡異流，札記曰：「異當作易。」

隱秀第四十

(1) 重旨者，辭約而義富，含味無窮，陸士衡云：「文外曲致，」此隱之謂也。獨拔者，即士衡所云

『一簣之警策』也。陸士龍與兄平原書云，『祠堂頌已得省，然了不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又云『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語耳。』所謂出語，即秀句也。隱秀之於文，猶嵐翠之於山，秀句自然得之，不可強而至，隱句亦自然得之，不可搖曳而成。此本文章之妙境，學問至，自能偶遇，非可假力於做作，前人謂謝靈運詩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可知秀由自然也。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晝日竟不得，有時還自來，』正是自然之旨。宋梅堯臣言『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情如在目前。』含狀二字，即是有意爲之，非自然之致，雖與隱秀之旨略同，而似不可漏。

黃先生曰：『隱秀篇闕文，蓋在宋後，歲寒堂詩話云『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此文爲今本所無。歲寒堂詩話爲張戒著，南宋時人尙見隱秀全文，而今本無此二語，即此一端，足徵今本之僞不徒文字不類而已。』』

(2) 紀評云『生字是。』

(3) 黃注云：『左傳杜氏注「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體，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或取互體，言其取義無常也。』四象已見徵聖篇。

藝文類聚八引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長珠。』淮南子地形訓亦有此說。

附錄

黃叔琳曰：『隱秀篇自『始正而未奇，』至『朔風動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於嘉禾者即闕此葉，此後諸刻仍之，胡孝轅宋鬱儀皆不見完書。錢功甫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後歸虞山而傳錄於外甚少。康輿庚辰，何心友從吳興賈人得一舊本，適有鈔補隱秀篇全文；辛巳，義門過隱湖，從汲古閣架上，見馮已蒼所傳功甫本，記其闕字以歸。如疎放豪逸四字，顯然爲不學者以意增加也。』

紀昀曰：『癸巳三月，以永樂大典所收舊本校勘，凡阮本所補，悉無之，然後知其真出僞撰。』又曰：『此一類詞殊不類，究屬可疑。』『嘔心吐膽』似撫玉溪李賀小傳『嘔出心肝語。』『假歲鍊年』似撫六一詩話『周朴月蝦季鍊』語。稱淵明爲彭澤，乃唐人語，六朝但有徵士之稱，不稱其官也。稱班姬爲匹婦，亦撫鍾嶸詩品語。此書成於齊代，不應述梁代之說也。且隱秀三段皆論詩而不論文，亦非此書之體，似乎明人僞託，不如從元本缺之。』明人最喜作僞，此篇之不可信已無疑義，故特刪去。僞文附錄於後：

始正而未奇，內明而外潤，使翫之者無翫，味之者不厭矣。彼波起辭間，是謂之秀，纖手麗音，

纖宛乎逸態，若遠山之浮烟，嬖女之觀容華。然烟竊天成，不勞于粧點，容華格定，無待于

裁鎔，深淺而各奇，字與無纖字，應是纖字之誤。纖而俱妙，若揮之則有餘，而攪之則不足矣。夫立意之士，

務欲造奇，每馳心於元默之表；工辭之人，必欲臻美，恒溺思於佳麗之鄉。嚙心吐膽，不足語窮

；椒葢煥年，奚能喻苦。故能藏穎詞間，昏迷於庸目，露鋒文外，驚絕乎妙心。使醜藉者蓄隱而

意愉，英銳者抱秀而心悅，譬諸裁髮製衾，不讓乎天工，斷非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之隱

，等宿儒之無學；或一叩而語窮；句間鮮秀，如巨室之少珍，馮本有若百詰詰字而色沮，斯並不

足於才思，而亦有媿於文辭矣。將欲徵隱，聊可指篇；古詩之離別，樂府之長城，詞怨旨深。而

復兼乎比興。陳思之黃雀，公幹之青松，格剛才勁，而並長於諷諭。叔夜之關二嗣宗之關二境

元思濟，而獨得乎優閑。士衡之關二彭澤之關二字以上四句功前本關八字一本增入疎放靈逸四字心密語澄，而俱適乎下關二字一本

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節至，涼颺奪炎熱，』意悽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河濯

長纓，念子懷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遂也。『東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

懼，此閨房之悲極也。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十四文心雕龍輯注書後云，『昨年吳秀才伊仲示余校本，無可比對，復就長安

市覓得此本，紙墨俱不精，吳所錄隱秀篇之缺文及勝國諸人增刪改正之處，此本具有之。然他人

所敬俱著其姓，唯梅子庚獨否，不幾攘其美以爲己有耶？」

文心雕龍注卷九

指瑕第四十一

(1) 札記曰『此篇所指之瑕，凡爲六類：一，文義失當之瑕；二，比擬不類之瑕；三，字義依稀之瑕；四，語音犯忌之瑕；五，掠人美辭之瑕；六，注解謬誤之瑕。雖舉證稀闕，正宜引申以求。觀顏氏家訓匡繆正俗諸書，知文士屬辭，實多瑕類。古人往矣，誠宜爲之掩藏，然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別白書之，亦所以示鑒也。竊謂文章之瑕，大分五族，而注謬之瑕不與焉。一曰體瑕；二曰事瑕；三曰語瑕；四曰字瑕；五曰勦襲之瑕。體瑕者，王朝雜箴，乃置巾履，陳思文誄，百言自陳是也。事瑕者，相如述葛天之歌，千唱萬和，曹洪謬高唐之事，不記綿駒是也。語瑕者，陳思之聖體浮輕，潘岳之將反如疑是也。字瑕者，詭異則若啣嗽，依稀則若賞撫是也。以上舉例皆本原書勦襲之瑕，蘇綽擬周書而作大誥，楊雄擬易而作太玄是也。此本類君說總之古人之瑕，不可不知，己文之瑕，亦不可不檢。元遺山詩曰，「撼樹蚍蟬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老來留得詩千首，却被何人較短長。」今之欲指斥前瑕者，豈可不知斯旨哉。』

吾人屬文，志在行遠，而文字之疵瑕，與夫意義之疏誤，誰能自免，正賴同好之士，鑿諸錯語，

以求完密。顏氏家訓文章篇云：『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此其雅量，誠非山東鄙俗所能夢想者矣。竊謂評時人之文，不可稍雜意氣；評古人之文，不可略存成心；持商量之誠意，發和悅之德音；獻替臧否，孰不喜納？所謂雖古人復生，亦不得罪其誹謗者也。

顏氏又曰：『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要須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又曰：『自子游子夏，况孟軻，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切，神屬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遠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2) 札記曰：『案管子戒篇文曰：「管仲復于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注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注同舟而濟，却越不思，異心，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譏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案彥和引此，斷章取義，蓋以無翼而飛無根而固喻文之傳于久遠，易爲人所認識，即後文「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隱括一朝，可以無愆千載」之意。亦即贊「斯言一玷，千載弗化」意。』

(3) 金樓子立言篇下引彥和此文，自管仲有言至不其嗟乎，茲依金樓子校之。文才作文士。無「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二句。難圖作難固。俊作雋。頗疑作可擬。豈其當乎作不其嗟乎。

曹子建集武帝詠「幽關一扇，尊靈永蟄。」又冬至獻魏頌「翱翔萬域，聖體浮輕。」

顏氏家訓文章篇「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陳思王武帝詠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槍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匹婦於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籠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粲騎詠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詠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詠云：「倪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入子，況儲君乎？」

藝文類聚三十四有潘岳悼亡賦，惟無手澤之語，今之存者，殆非全文。

(4) 左思七諷文已殘佚，說孝語無可攷見。

禮記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案潘岳悲內兄文，今已無考。

又檀弓「孔子觀送葬者曰，善哉爲喪乎！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金鹿哀辭，「將反如疑，回首長顧。」文載哀弔篇注。

(5) 儼人必於其倫，見禮記曲禮下。

崔瑗李公諫今已無攷。後漢書謝夷吾傳載班固薦表，崔文當亦此類。文選向秀思舊賦「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韓生之永逝兮，顧日影而彈琴。」寧僭，謂崔瑗之諫李公；無濫，謂向秀之賦韓生。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哀五年杜注，「僭，差也。濫，溢也。」高厚之詩不類，「見襄公十六年傳。」

金樓子雜記篇上「宋玉玉是書字之誤戲太宰屢游之談，後人因此流遷反語，至相習。至如太宰之言屢游

，鮑照之伐鼓，文鏡秘府論五「翻語病者，正言是佳詞，反語則深染是也。如鮑明遠詩云「雞鳴關吏起，伐鼓早趨晨。」伐鼓正言是佳詞，反語則不祥，是其病也。崔氏曰伐鼓反語腐骨是病。」孝綽步

武之談，韋祭浮柱之說，是中太甚者，不可不避耳。俗士非但文章如此，至言論尤事反語。何僧

智者，嘗於任昉坐賦詩而言其詩不類。任云：「卿詩可謂高厚。」何大怒曰：「遂以我爲狗號。」

高厚切物厚爲切號任遂後解說，遂不相領。任君復云：「經蓄一枕，不知是何木。」會有委巷之口，原謂缺

任君曰：「此枕是標櫛之木。」反語爲簡精任託不覺悟。此人乃以宣誇於衆，有自得之色。夫子曰：

「必也正名乎。」斯言讜矣！」

顏氏家訓文章篇「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

。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濬詩云「颯颯雲母舟。」簡文曰「颯既不識其父，濬又颯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游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摘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柏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6) 陳思比尊於微，一也；左思反道，二也；潘岳稱卑如尊，三也；崔向僭濫，四也。

(7) 終無撫叩酬即之語。札記曰「無當作有。」謝校曰「即當作酢。」此節所論，未得確解，聊引世說新語數事說之。實際奇至至疑當或即如文學篇「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退曰「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討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詩三百篇似不得單指一二句以爲最佳，然各以己之所喜，謂有深致，似尙無大過。又如劉注引郭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又孫興公作庾公詠。袁羊曰，見此張緩。於時以爲名賞。」晉書文苑顧愷之傳「嘗爲筆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來相遺；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賞。」六朝人好言賞，然如上例，似不應致譏。明詩篇云，「宋初文詠，爭價一句之奇」，或其甚者，竟舉一字以爲賞。李諤上書謂爭一字之巧，殆指此與？撫叩酬酢或即如言語篇「顧司空不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

以卽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單舉一字，指以爲情，或卽如排調篇「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尙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卽答曰：「庾稱蒸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注引孫放別傳曰：「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說文：「賞，賜有功也。」廣雅釋詁三：「撫，持也。」札記曰：「用賞者如沈休文書謝靈運傳論之諷高歷賞。用撫者如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之撫事彌深。」

(8) 札記曰：「秦晉來用字有三弊：一曰造語依稀，如賞撫二字之外，戒嚴曰纂嚴，送別曰瞻送，解識曰領悟，契合曰會心。至如品藻稱譽之詞，尤爲樸略，如嵇紹劭長，高坐淵箸，王徽邁上，卞壺峯距，王恭亭亭直上，王忱羅羅清疎，叩其實義，殊欠分明，而世俗相傳，初不殫究。二曰用字重複，容貌姿美，見于魏書，文艷博富，亦載國志，此皆三字稠疊，兩字複語，尤難悉數。三曰用典飾濫，呼徵質曰周鄭，謂霍胤爲博陸，言食則餽口，道饒則孔方，稱兄則孔懷，論婚則宴爾，求莫而用爲求瘼，計僭而以爲計階，轉相祖述，安施失所，比喻乖方，斯亦彥和所云文澆之致弊也。」

(9)反音取瑕，如高厚伐鼓之類是。

比語求蚩，如是耶非，雲母舟之類是。

金樓子捷對篇云：『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設齋使戎鋪坐。戎曰：「官教前床，可開八尺。」干曰：「開床小狹。」戎復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又對文帝曰：「金溝清泚，銅池搖漾；既佳光景，當得劇恭。」』洛陽伽藍記載郭氏婢對人曰：『郭冠軍家。』其人曰：『此婢雙聲。』婢曰：『停奴慢罵。』此即周顒體語之類，亦與反語同爲言語聲變之法；而六朝南北皆有此風習矣。彥和云：『不屑於古，有擇於今，』謂此雖不雅，然習俗如是，作者亦不可不留意，以免世之猜忌也。

(10)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杜注『盜謂陽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氏之繁弱。』莊子胠篋篇『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謂竊取古辭，是經薄無行；掠取時說，將自招咎尤。造文之士，能杼軸已懷，不相剽賊，斯免瑕累矣。

(11)紀評曰『此條無與文章，殊爲汗漫。』案論說篇云『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離文雖異，總會是同。』據此，注解爲文，所以明正事理，尤不可疏忽從事，貽誤後學。何晏見王弼老子注，

乃以所注作道德二論，郭象注莊子，亦即有意闡發，無異單篇之論，注與論本可通也。彥和於本篇特爲指說，殊存微意，紀氏譏之，未見其可。

(12) 張衡西京賦「迺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李善注「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秦行之獲而右搏雕虎。」」韋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案薛綜注未見此說，當爲李善所刪去。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經上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鄭注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正義曰：「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曰通爲匹馬。」

今存風俗通無釋匹之文。藝文類聚九十三引風俗通云「馬一匹，俗說相馬比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俗說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說馬死賣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馬束帛，束帛爲匹，與馬相匹耳。」案此皆與量首數蹄說未合。說文匹，四丈也。漢書食貨志布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

(13) 尚書牧誓「戎車三百兩。」傳「車稱兩。」風俗通「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屨，亦稱

爲兩。』段玉裁注說文匹字云『凡言匹敵匹耦者，皆於二端成兩取意。』二丈爲一端，二端爲兩，每兩爲一匹。凡言匹夫匹婦者，於一兩成匹取意。兩而成匹，判合之理也，雖其半亦得云匹也。馬稱匹者，亦以一牡一牡離之而云匹，猶人言匹夫也。』案本篇疋字皆當作匹。羣經正字曰『按匹，俗作疋。經典亦偶一見之。』孟子告子「力不能勝一匹雛。」孫奭音義云「匹，丁公著作疋，」是也。疋即匹字之譌。蓋漢隸匹有變八爲小而作匹者，見武榮馮緄等碑，故俗又譌爲疋。且以匹爲匹偶之匹，疋爲丈疋之疋，則尤譌也。』

(14)禮記少儀『乘二車則式，佐車則否。二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鄭注『二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二；戎獵之副曰佐。』

詩鄭風叔于田『大叔于田，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正義曰：『小戎云「騶駼是中，騶駼是驂；」驂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

白虎通『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

(15)夫辯言而數筌蹄，應依一作『辯匹而數首蹄。』

(16)史記夏本紀正義及御覽八十二引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從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左目，誤中右目，羿俯首而媿，終身不忘。』

(17) 莊子達生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鈞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養氣第四十二

(1) 論衡自紀篇「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髮白齒落，日月逾邁，儻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歷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農，性命可延，斯須不老。」

(2) 史記自序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云，「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抱朴子至理篇，「身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彥和論文以循自然爲原則，本篇大意，即基於此。蓋精神寓於形體之中，用思過劇，則心神昏迷。故必逍遙針勞，談笑藥術，使形與神常有餘閑，始能用之不竭，發之常新，所謂遊刃有餘者是也。

(3) 時移世遷，質不勝文，彥和非欲人復返三代以前也。其意亦猶神思篇所云「秉心養術，無務苦

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云爾。

(4) 莊子駢拇「是故臆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又秋水「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文選養在論注引司馬云「尾閭水之往海外出者也。」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趙岐注「濯濯無草木之貌。」說文「怛，懼也。」毛詩匪風「中心怛兮。」傳云「怛，傷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怛若創痛。」說文「惕，驚也。」一切經音義七「惕，怵惕，恐懼也。」怛惕有迫促傷害之義。盛一作成，是。

(5) 李詳黃注補正曰「北堂書鈔著述篇，謝承後漢書王充食無書，往市中省所賣書，一見便憶。門牆屋柱，皆施筆硯而著論衡。」

(6) 後漢書曹褒傳「褒字叔通，博雅疏通；常恨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7) 曹公語未詳。金樓子立言上「顏回希舜，所以早亡；賈誼好學，遂令速殞；楊雄有夢腸之談；曹植爲文，有反胃之論。生也有涯，智也無涯，以有涯之生，逐無涯之智，余將養性養神，獲麟

於金樓之制也。』陸雲與兄平原書云『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

(8) 盧文弼抱經堂文集十四文心雕龍輯注書後『養氣篇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案下六字與本無，當本脫四字，不學者妄增成之，而忘其年代之不合也。』新唐書柳仲郢傳『母韓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嚼以助勤。』

(9) 紀評曰『此非惟養氣，實亦涵養文機，神思篇虛靜之說，可以參觀。彼疲困紛擾之餘，烏有清思逸致哉。』

論衡効力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謂力常凌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

李詳黃注補正曰『呂氏春秋本生篇：靡曼皓齒，鄒衛之言，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

(10)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侯之豎頭須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

(11) 李詳黃注補正『左傳昭公元年，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反也。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悒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又曰：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

(12) 莊子養生主：『庖丁曰，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硯。』郭注：『硯，砥石也。』

(13) 李詳黃注補正曰『後漢書方術傳，王真能行胎息復食之法。』章懷注：『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

附會第四十三

(1) 後漢書張衡傳『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札記曰『晉書文苑左思傳載劉逵三都賦序曰「傅辭會義，抑多精致。」彥和此篇亦有附辭會義之言傳附同類通用字。正本淵林，然則附會之說舊矣。循玩斯文，與鎔裁章句二篇所說相備。然鎔裁篇但言定術，至於術定以後，用何道以聯屬衆辭，則未暇晰言也。章句篇致意

安章，至於章安以還，用何理以辭量乖順，亦未申說也。二篇各有首尾圓合，首尾一體之言，又有綱領昭暢，內義脈注之論，而總文理定首尾之術，必宜更有專篇以備言之，此附會篇所以作也。附會者，總命意修辭爲一貫而兼章創討論修飾潤色之功績也。」

〔鑿裁篇〕云「草創鴻筆，先標三準……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案附會篇即補成彼篇之義；討論如何而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如何而能「異端不至，駢贅盡去」之術也。附與會二者，其用不同。彥和云，「附辭會義，務總綱領。」是附對辭言；會對義言。「羣言雖多，而無琴絲之亂，」善附之謂也。「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善會之謂也。

(2) 顏氏家訓文章篇云「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與彥和此文略同。才最學文，最疑當作優，或係傳寫之誤。殆由學優則有意化成此語。

(3) 真正也。扶陽出條，謂辭義之宜見於文者。順陰藏跡，謂辭義之不必見於文者。鑿裁篇云「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

(4) 呂氏春秋處方篇「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失貌，言審本也。」注「儀，望也。」淮南子說林訓「畫者謹毛而失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注「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儀望

小處而射之，故能中。事各有宜。」此謂謀篇之始，宜規畫大體，明立骨幹，體幹既立，然後整理枝派，獻替可否，以裁厥中。若僅知銳精細巧，則體幹必有倒置莽亂之失。

(5) 左傳哀公十四年『需事之賊也。』釋文『需疑也。』謂率爾操觚，事不經思，固多尤悔；若意見浮雜，遲疑失斷，亦文之賊也。

(6) 尺接寸附，由於體統之疏，苟能總掣綱領，顛末合序，則無此累矣。章句篇云：「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亦此義也。

(7) 豆之合黃，未詳其說。御覽引作石之合玉。鄭注儀禮鄉射禮『腓，膚理也。』

(8) 漢書倪寬傳，『張湯爲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三國魏志鍾會傳注引世語『司馬景王令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令松更定，松患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鍾會察其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

舉此兩事，蓋以證善附善會之義。

(9) 紀評曰『此言收束亦不可苟。詩家以結句爲難，即是此意。』易夬卦九四爻辭『臀無膚，其行』

次且。』寄深寫遠，寫遠當作寫遂。世說新語文學篇：「袁宏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豈一物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徒事，然於寫遂之致，似爲未盡。」寫遂六朝人語，猶俗言文勢耳。

總術第四十四

(1) 札記曰：「此篇乃總會神思以至附會之旨，而丁寧鄭重以言之，非別有所謂總術也。篇末曰：『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携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然則彥和之撰斯文，意在提挈網維，指陳樞要明矣。自篇首至知言之選句，乃言文體衆多，自此以下，則明文體雖多，皆宜研術，即以證圓鑿區域大判條例之不可輕。』紀氏於前段則云汗漫，于次節則云與前後二段不相屬，愚誠未喻紀氏之意也。今當取全文而爲之銷解，庶覽者毋惑焉。若夫練術之功，資於平素，明術之效，呈於斯須。剖情析采，籠罔條貫，搗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闕聲字，其事至多，其例至密，其利害是非之辨至紛紜，必先之以博觀，繼之以勤習，然後覽先士之盛藻，可以得其用心，每自屬文，亦能自喻得失。真積力久，而文術稠適，無所滯疑，縱復難得善文，亦可退求無疚，雖開塞之數靡定，而利病之理有常。顏之推云：「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言

成就之難也。是以練術而後爲文者，如輪扁之引斧，棄術而任心者，如南郭之吹竽。繩墨之外，非無美材，以不中程而去之無吝；天籟所激，非無殊響，以不合度而聽者告勞。是知術之於文，等於規矩之於工師，節奏之於矇瞍，豈有不先曉解而可率爾操觚者哉。若夫曉術之後，用之臨文，遲則研京以十年，速則奏賦於食頃，始自用思，終於定藁，同此必然之條例，初無歧出之衢途。蓋思理有恆，文體有定，取勢有必由之準臬，謀篇有難擘之綱維，用字造句，合術者工而不合術者拙，取事屬對，有術者易而無術者難。聲律待術而後安，采飾待術而後美，果其辨之有明通之識，斯爲之無憾惑之虞。雖文意細若秋毫，而譏照朗於鏡鑑。故曰乘一總萬，舉要治繁也。欲爲文者，其可不先治練術之功哉。」

(2) 宋翔鳳過庭錄云：『所謂令之常言者蓋謂當時功令有此別目也。元刻作令，俗刻改爲今。』案宋說迂，令自是今字之誤。顏延年語未知所出，當是庭諧逸文。若筆不言文句，不字誤。札記曰：『若筆不言文，不字爲爲字之誤。紀氏以此一字不憚，而引郭象注莊之語以自慰，覽古者宜如是耶！』顏延年謂『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此言字與筆字對舉，意謂直言事理，不加彩飾者爲言，如禮經尚書之類是；言之有文飾者爲筆，如左傳禮記之類是。其有文飾而又有韻者爲文。顏氏分爲三類，未始不善，惟約舉經典傳記，則似嫌籠統，蓋文言經典也，而實有文飾，

是經典不必皆言矣，況詩三百篇，又爲韻文之祖耶。

(3) 強弱猶言質文。札記曰『予以爲以下數語，言屬筆皆稱爲筆，而經傳又筆中之細名。同出於言，同入於筆，經傳之優劣在理，而不以言筆爲優劣也。信如此言，則上一節所云文筆之分，何不可以是難之。以此而觀，知彥和不堅守文筆之辨明矣。分經以典與爲不刊，分當作六。』謹案文心書中，屢以文筆分類，此處蓋專指顏氏分經傳爲言筆論之。

(4) 札記曰『此一節言陸氏文賦所舉文體未盡，而自言圓鑿區域大判條例之超絕于陸氏。案文賦以辭賦之故，舉體未能詳備，彥和拓之，所載文體，幾于網羅無遺。然經傳子史，筆劄雜文，難于羅縷，視其經略，誠恢廓于平原。至其詆陸氏非知言之選，則亦尙待商兌也。』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引詩應劭曰逸詩也。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師古曰『貫事也。選擇也。』

(5) 此節言時人昧於文字之本原，惟辭采是競，舍根趨末，玉石紛雜。所謂賈，蕪，淺，詭，聲悴，理拙，諸病，皆由於不知研術之故。術者，自神思以下諸篇，皆造文之要術也。能明乎術，則少知所以接，多知所以刪，術有定數，無待邀遇矣。札記曰『此一節言作文須術，而無術者之外貌，有時與有術者外貌相同。譬諸調鍾張琴，其事匪易，而庸工奏樂，亦時有可取，究之不盡其術，則適然之美不足聽也。』

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天王將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小者不窕，大者不樞，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杜注：「窕細不滿；樞橫大不入。」栲字衍當刪。

典論論文「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之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移其子弟。」

(6) 圓鑿區域，謂審定體勢；上篇所論是也；大判條例，謂舉要治繁，下篇所論是也。陳先生曰「不判文與，文字當是窆之誤。班孟堅答賓戲「守窆與之葵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窆與文字形近故誤。杜詩「文章開窆與」，又本此文。」

(7) 說文竹部「籒，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籒。」段玉裁曰：「古戲今不得其實，箸韓非所謂博籒。招魂注云：篋籒作箸，故其字從竹。」

(8) 此節極言造文必先明術之故，本篇以總術爲名，蓋總括神思以下諸篇之義，總謂之術。使思有定契，理有恒存者也。或者疑彥和論文純主自然，何以此篇敢稱執術，譏切任心，豈非矛盾乎？謹答之曰彥和所謂術者，乃用心造文之正軌，必循此始爲有規則之自然；否則狂奔駭突而已。棄術任心者，有時亦可觀，然博塞之文，借巧儻來，前驅有功，後援未必能繼，不足與言恆數也。若拘滯於間架格律，則又彥和之所訶矣。

札記曰：「此言曉術之後，未必所撰皆工。初求令章靡疚，所謂因時順機，動不失正也。天機駁利，或有奇文，所謂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也。然不知恒數者亦必無望於機入其巧矣。」

(9) 視之則錦綸，辭采也；聽之則絲簧，宮商也；味之則甘腴，事義也；佩之則芬芳，情志也。黃評曰：「四者兼之爲難，可視可聽，而不可味尤不堪嗅者，品之下也。」

(10) 戰國策韓三：「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繩牽長。」故繩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萬分一累，謂如指瑕篇所論，練字篇所指四條，若值而不悟，亦萬分一累也。

(11) 文之精神曰情志，曰事義，文之聲貌，曰辭采，曰宮商。此四要素者，皆有一定之軌途，神思篇以下論之詳矣。故曰：「文體多術，共相彌綸，」言不可缺一也。

老子十一章「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12) 札記曰：「八字最要。不知思無定契，則謂文有定格；不知理有恆存，則謂文可妄爲。救此二流，吝惟舍人矣。」

附錄

學海堂文筆策問

阮氏父子強與桐城派爭古文之名，故說頗支離，惟採拾甚富，足表參攷。

問六朝至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之云，「峻得臣筆，測得臣文」是也。何者爲文？何者爲筆？何以宋以後不復分別此體？

男福謹擬對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爲古文，於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稱；竊考之唐以前所稱似不如此也。唐人每以文與筆並舉，又每以詩與筆並舉。是筆與詩文似有別也。由唐溯晉，則南北朝文筆之稱，多見於史，分別更顯矣。況金樓子文心雕龍諸書極分明哉？謹綜六朝唐人之所謂文，所謂筆，與宋明之說不同而見於書史者，不分年代類列之，以明其體矣。

漢書樓護傳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

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古文苑載周人牟準魏敬侯倫觀碑陰文「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論衡超奇篇「文筆不足類也。」皆在蔡謨前，應補。

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峻得臣筆，測得臣文。」

北史魏高祖紀帝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魏書溫子昇傳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奉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塞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

北史溫子昇傳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叙。

陳書陸琰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劉師知傳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

徐伯陽傳伯陽年十五，以文筆稱。

按文筆之分稱，此最顯然有別。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辨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權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

，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適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參繫風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駸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略盡知之。至於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夫今之俗搢紳稚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爲貴，用百家則多尙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義；牛頭馬髀，彊相附會；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

按福讀此篇與梁昭明文選序相證無異。呈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筆之分，足以證昭明序經子史與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筆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按文筆之義，此最分明。蓋文取乎沈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辭聲韻者爲文。筆从事，亦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者爲筆。史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爲據事而書之證。

南史孔珪傳高帝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

陳書岑之敬傳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辭筆。

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爲卦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

據此諸文，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孔子之上下二篇，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之繫辭也。

無傳字，釋文王肅本原有傳字。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繫辭，即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

？曰：「否。」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以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字。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詞，嗣也；令撰善言相續嗣也。」然則詞之从司，有繫續之意，詞爲本字，辭乃假借也。

唐以前每稱善屬文，此古義也；宋後

此釋少矣。孔子十翼繫辭傳文言皆多用偶語，而文言幾于句句用韻，繫辭雖是傳體，而韻亦非少。

繫辭傳上下篇，用偶者三百二十六，用韻者一百一十，與家人所學文言中偶句韻語之義相合。此文與辭區別之證，亦文辭與言語區別之證也。楚國之

辭，稱楚辭，皆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乃言語有文辭之至者也。

王充論衡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巨褒頌紀載，乃彰萬世。

按此筆即記事之屬。

梁書任昉傳昉尤長載筆，才思無窮。

按南史本傳作尤長爲筆。沈約傳云：「彥昇工於筆。」考禮記「史載筆。」任彥昇長于碑版，亦記事之屬，故曰筆。

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按此筆亦記事之屬。

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

陸瓊傳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敕付瓊。

按此筆謂詔制碑版文字，故唐張說善碑誌，稱燕許大手筆。

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孝威也。

按詩亦有韻者，故與筆對舉，明筆爲無韻者也。上曰工屬文，下曰筆，曰詩，蓋詩即有韻之文，與散體稱筆有別。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

按此文章是有辭有韻之文，詩又有韻之文之一體，故以文章詩筆並舉。

梁書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曰：「陽素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敷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韋甫翠履之人，望閭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

北史蕭圓肅傳圓肅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郞文，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子舉楸，卒不能困。

趙璘因話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

金元好問詩云：「杜詩筆筆悉來讀，似倩麻姑

襄靈孫。本於此。杜甫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韓詩賦幾篇。」

按此皆以詩與筆並舉。

南齊書高逸傳歡口不辨，善於著筆。

按此筆爲無藻韻之著作之名。

晉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縵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微以閒雅；說煒燁而譎誑。」

按此賦賦及十體之文，不及傳志，蓋史爲著作不名爲文。凡類於傳志者，不得稱文，是以狀文

之情，分文之派，晉承建安已開其先，昭明金樓實守其法。

家大人開學海堂於廣州，與杭州之誥經精舍相同，以文筆策問課士，教福先撰對，爰考之如有。家大人以爲此可與書文選序後相發明也，命附刻于三集之末。

札記曰今之常言八句，此一節爲一意，論文筆之分。案彥和云，文筆別自兩名自近代始，而其區叙衆體，亦從俗而分文筆。故自明詩以至諧隱，皆文之屬；自史傳以至書記，皆筆之屬。雜文篇末曰，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書記篇末曰，筆劄雜名，古今多品。詳雜文名目猥繁，而彥和分屬二篇。且一曰雜文，一曰筆札，是其論文叙筆，固別區分，軀軫昭然，非率爲判析也。隱語篇曰，文辭之有諧

隱，譬九流之有小說，是彥和之意，以諧隱爲文，故列史傳前。書中多以文筆對言，惟事類篇曰，事美而制於刀筆，爲通目文翰之辭。

鎔裁篇草創鴻筆，先標三準，爲兼言文筆之辭。頌讚篇相如屬筆，始讚荆軻，爲以筆目文之辭。

蓋散言有別，通言則文可兼筆，筆亦可兼文。劉先生云，筆不該文未詳。審彼三文，棄局就通爾。然彥和雖分

文筆，而二者並重，未嘗以筆非文而遂屏棄之。故其書廣收衆體，而譏陸氏之未該。且其駁顏延

之曰，不以言筆爲優劣，亦可知不以文筆爲優劣也。其他並重文筆之辭，曰，文場筆苑，有術有

門；本篇曰，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書記曰，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風骨曰，裁章貴於

順序，文筆之同致也；文苑斯皆論文與論筆相聯，曷嘗屏筆於文外哉。案文心之書，兼駭衆製，

明其體裁，上下洽通，古今兼照，既不從范曄之說，以有韻無韻分難易，亦不如梁元帝之說，以有情采聲律與否分工拙，斯所以爲籠圈條貫之書。近世儀徵阮君文筆對，綜合蔚宗二蕭昭明元帝之論，以立文筆之分，因謂無情辭藻韻者不得稱文，此其說實有揀弊之功，亦私心夙所意好。但求之文體之真諦，與舍人之微旨，實不得如阮君所言。且彥和既目爲今之常言，而金樓子亦云，今人之學，則其判析，不自古初明矣。與其屏筆于文外，而文域狹隘，曷若合筆於文中，而文圍恢弘。屏筆於文外，則與之對壘而徒啓鬥爭，合筆文中，則驅於一途，而可施鞭策。阮君之意誠善，而未爲至懿也；揀弊誠有心，而於古未盡合也。學者誠服習舍人之說，則宜兼習文筆之體，洞諳文筆之術，古今雖異，可以一理推，流派雖多，可以一術訂，不亦足以張皇阮君之志事哉。今錄范沈二蕭之說於後，加以詮釋。

范蔚宗在獄與甥姪書曰，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案此言文以有韻爲主，韻即謂宮商清濁。性別宮商，謙清濁，斯自然也。案此言文以無韻爲主，韻亦謂宮商清濁。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艱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案此言自言兼工文筆也。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

案此言無韻爲筆，韻亦謂宮商清濁。筆札之語，始見漢書樓護傳「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或曰筆牘，論衡或曰筆疏，同皆指上書奏記施於世事者而言。然論衡謂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是固以筆爲文，文筆之分，爾時

所未有也。今考六朝人當時言語所謂筆者，如晉書王珣傳，尚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實有大手筆筆。俄而帝崩，哀册議皆珣所草。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顏之語子才能。延之曰，竝得臣筆，測得臣文。沈慶之傳，慶之謂顏竣曰君相知筆札之事。任昉傳，時人云任筆沈詩。劉孝綽傳

三筆六詩三孝儀六孝成也。諸筆字皆指公家之文，殊不見有韻無韻之別。今案文筆以有韻無韻爲分，蓋始於

聲律論既興之後，濫觴於范曄謝莊。詩品引王元長之言云惟見范曄謝莊顏謙之耳。而王融謝朓沈約揚其波。以公家之言，

不須安排聲韻，而當時又通謂公家之言爲筆，因立無韻爲筆之說，其實筆之名非從無韻得也。

然則屬辭爲筆，自漢以來之通言，無韻爲筆自宋以後之新說，要之聲律之說不起，文筆之別不

明，故梁元帝謂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也。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

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

始可言文。」案此休文襲晉宗之說而以前有稍爲文也。

案彥和聲律篇云「摛文乖張而不識所謂調；」又云「亦文家之吃也；」又云「綴文難精，而作韻

甚易；」此所謂文，皆同隱侯之說。南史陸厥傳云「永明末，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

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

上尾，蓬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又漢唐晉傳云「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靡。」是有韻爲文之說，託始范曄而成於永明，所謂文者，即指句中聲律而言。沈約既云「詞人累千載而未悟，」則文筆之別，安可施於劉宋以前耶。愚謂文筆之分，不關體製，苟愜聲律，皆可名文，音節粗疏，通謂之筆。此永明以後聲韻大行時之說，與專指某體爲文，某體爲筆之說，又自不同，然則以有韻爲押脚韻者隘矣。要之文筆之辨，繳繞糾纏，或從體裁分，則與聲律論有時牴牾，永明以前雖詩賦亦有時不合聲律。休文明云，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演說，去之彌遠矣。或從聲律分，則與體裁或致參差，章表奏議在筆之內，非無高文，封禪書記，或時用韻。今謂就永明以前而論，則文筆世俗所分之名，初無嚴界，徒以施用於世俗與否爲斷，而亦難於晰言。就永明以後而論，但以合聲律者爲文，不合聲律爲筆，則古今文章稱筆不稱文者太衆。欲以尊文，而反令文體狹隘，至使蘇綽韓愈之流起而爲之改更，矯枉過直，而文體轉趨於枯槁，磔裂章句，墮廢聲韻，而自以爲賢。夫孰非變積細微，轉相凌架，文多拘忌，傷其真美者之有以召釁哉。故曰，中之爲用，故未可遠也。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于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秉功太半，難矣。以上言選文，以清英爲貴。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表，豈可重以芟夷，加之

剪截。以上言尊經不選之意。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

以上言子以立意爲宗而文未必善故不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語，辨士之端，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

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言子史載言雖美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繁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以上言不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於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以上言不若

選史而選史之贊論序述之意篇什謂文章之單行者。

案此昭明自言選文之例。據此序觀之，蓋以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事出沉思，義歸翰藻爲貴，所謂集其清英也。然未嘗有文筆之別。阮君補直以劉彥和梁元帝二家之說，而強謂昭明所選是文非筆耳。

梁元帝金樓子子立言篇下曰，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此言古之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

事，不能通其理者，汎謂之學。此言儒分爲二。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此言文分爲二，而指明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謂之文。此言今之所謂文之義界。又曰，筆退則非成篇，此篇即昭明

今之所謂筆之義界。所云篇進則不云取義，則以經史子爲筆者非矣。神其巧惠，筆端而已。此言筆但以當時施用能逾意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

穀紛披，即昭明所謂絲耕辭采，錯比文華，亦即翰藻。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所謂有韻爲文。情靈搖蕩。即前所云吟咏風諭，流連哀思，亦即昭明所謂事出沈思，以上首

今之所謂文，其好尚如此。而古之文筆，其源又異。此言古之文筆以體裁分，今之文筆以聲律分。

案文筆之別以此條爲最詳明。其於聲律以外，又增情采二者，合而定之，則曰有情采韻者爲文

，無情采韻者爲筆。然自永明以來，聲律之說漸起，所重在韻，但言有韻爲文，無韻爲筆。雖

然，若從梁元帝之說，則文筆益不得以體製分也。詳聲律之說，爲梁武所不好。見沈約傳。而昭明

簡文，與湖東王書推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元帝似皆信從。固知風氣既成，舉世仿效，自非鍾記室，豈敢言平上

去入余病未能哉。

李詳云，「彥和言文筆別目兩名自近代，而顏延之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案此尚言筆文未分

，然南史顏延之傳言其諸子，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又作首鼠兩端之說，則無彥和之說之矣。而

南朝所言文筆界目，其理至微。阮文選學經室文集有學海堂文筆策問，其子阮福擬對附後，即文

選所修潤也。擬對略云，金樓子云，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

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徒能揚榷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

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穀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

靈搖蕩。福又引彥和無韻爲筆有韻爲文，謂文筆之義，此最分明。蓋文取乎沉思翰藻，吟咏哀思

，故有情辭聲律韻者爲文。筆從事，亦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爲筆。詳案阮氏父子斷於文筆之別，最爲精審，而以情辭聲韻附會彥和之說，不使人疑專指用韻之文而言，則於六朝文筆之分豁然矣。』謹案，李氏之引文心，不達章句。延之論筆一節，本不與上八句相聯，其言言筆之分，與其竣得臣筆，測得臣文之語，自爲二事，未見其首鼠兩端也。阮福之引儉樓，亦不達章句，中間論今之所謂學數語，引之何爲？又永明以來，所謂有韻，本不指押韻脚而言，文貴情辭聲韻，本於梁元，亦非阮氏獨創。至彥和之分文筆，實以押韻脚與否爲斷，並無有情采聲韻爲文之意。阮氏不能辨於前，李君亦不能辨於後，斯可異已。又案彥和他篇雖分文筆，而此篇則明斥其分別之謬。故曰，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師法彥和者，斷從此篇之論可也。以上均札記語。

時序第四十五

(1) 文選謝靈運初去郡注『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帝王世紀繫壤歌蓋據此而附會成之。列子仲尼篇「堯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2) 南風詩見明詩篇注。尚書大傳「於時候父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糾緜緜兮，日月光華，且復且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詩於元后疑當作詠於元后。

(3) 尚書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九序詠功見原道篇注。詩商頌長發「湯降不遲，聖敬日躋。」箋曰「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商頌那篇首句曰「猗與那與！」傳曰「猗歎辭；那多也。」

(4) 勤而不怨謂周南汝墳之詩。汝墳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詩幽譜曰「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大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之反，攝政致太平。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幽國變風焉。」樂而不淫謂東山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詩大雅板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又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板蕩皆厲王時詩，此云幽厲，蓋連類言之。王風黍離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

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閱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5) 文選班固答賓戲「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五蠹六鈺見諸子篇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騶夷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文選風賦「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孟子公孫丑下趙岐注曰「孟子雖仕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孟荀列傳「齊人或說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又「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夷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索隱「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劉向荀子叙「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荀列傳「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夷也文具難施。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史記屈原列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選有宋玉風賦高唐賦。朝雲。

(6) 史記酈食其傳「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漢書禮樂志「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樂，以正君臣之位；未盡備而通終。」律歷志「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顛頊歷比於六歷。」藝文

志『漢興，蕭何草律。』刑法志『蕭何摺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史記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及燕置酒，太子侍，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四人從太子。上召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又高祖本紀『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7) 孝文時論語孝經 孟子 爾雅 皆置博士，趙岐題詞 又立韓生詩及申公詩。史記儒林傳，後漢書翟醜傳，證一經博士。 景帝又置齊轅固生詩及春秋胡毋生董仲舒公羊博士，故云，「經術頗興。」漢書惠帝紀『四年除挾書律。』漢書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又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 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譏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又枚乘傳『景帝召拜乘爲宏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免官。』

(8)漢書武帝紀贊『孝武初立，表章六經，興太學，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嚴助傳『公孫宏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絀。』柏梁詩見明詩彙注。又溝瀆志『武帝既封禪，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上既臨決河，悼功之不成，迺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滌潏，北渡回兮迅流難。塞長筵兮湛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隕林竹兮捷石落，宣防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王尊傳『河水盛溢泛，漫瓠子金堤。』枚乘傳『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乃以安車蒲輪徵乘。』主父偃傳『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太橫。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公孫宏對策見議對篇注。兒寬擬奏見附會篇注。朱買臣傳『家貧常以薪樵賣以給食。……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子何如？』司馬相如傳『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爐，相如自著犢

鼻禪，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後爲中郎將，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爲寵。『司馬遷傳』遷既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吾邱壽王傳』年少以善格五石待詔。後爲光祿大夫侍中。『嚴安傳』安臨蕃人，以故丞相史上書爲騎馬令。『終軍傳』軍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枚卓傳』卓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優，爲賦頌好嬉戲，以故得嬖躋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以上諸人事，並載漢書。枚臬附枚乘傳。主父假朱買臣吾丘壽王嚴安終軍合傳。公孫宏兒寬司馬遷司馬相如各自立傳。

(9)昭帝年少，在位日淺，至宣帝時，始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王褒傳『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特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石渠見論說篇。綺綴見詮賦篇。左傳昭公元年『底祿以德。』杜注『底致也。』(10)漢書元帝紀贊『元帝多材藝，善史書，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貢禹，薛廣德，送爲宰相。』成帝紀『成帝好經書。』又贊曰『博覽古今。』周禮天官玉府注『玉韋賢，匡衡。』齊，當食玉屑。』論衡書解篇『玉屑滿篋不成爲寶。』史記褚先生補滑稽列傳『東方朔歌曰，陸

沈於俗，避世金馬門。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金馬門。《後漢書馬援傳》：「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爲金馬門。」子雲下首見詮賦篇注。子政讎校見諸子篇注。

(11) 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臣瓚注九變曰：「九數之多也。」藝文志原賦類凡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視陸賈孫卿客主三類爲特多。

(12) 光武崇識見正緯篇注。杜篤獻諫見諫碑篇注。後漢書班彪傳：「彪爲竇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以彪對。召見拜徐令。」

(13) 後漢書順帝傳：永平二年^{明帝}三雍初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章注曰：「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講文虎觀見論說篇注。此是章帝事，疑明帝始應當作明堂。帝與章形近而譌。班固撰東觀記見史傳篇注。賈逵傳：「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東平王蒼傳：「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沛王通論見正緯篇注。

(14)後漢書崔駰傳：「駰字亭伯，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詁詁百家之言。嘗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教同時齊名。駰子璩，璩字子玉，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馬融張衡特相友好。璩子實。實字子真，少沈靜好典籍。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范曄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又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章懷注引劉向別錄曰：「言騶奭脩飾之文，若雕龍文也。」黃注謂王爲王延壽，延壽附見文苑王逸傳，似不得列馬張蔡之前。此王疑指王充。充傳曰：「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章懷注引謝承書曰：「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荀卿，近漢楊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張衡傳：「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蔡邕傳：「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

(15)事類彙編曰：「至於崔班張蔡，遂撰撫經史，華實布獲，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

(16)後漢書蔡邕傳：「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願以經學相招，後誘

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益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憲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邕上封事曰，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楊賜傳』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賜上書曰，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李詳黃注補正曰』『漢書東方朔傳贊其流風遺書幾如也。師古注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

(17) 文學蓋轉猶言文學之士流離失所。三國魏志文帝紀評注引典論自叙曰『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金樓子興王篇『魏武帝御事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被之管弦，皆成樂章。』文帝紀『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勅成垂百篇。』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陳思王植傳評注引魚豢曰『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漢書賈誼傳『體貌大臣。』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陳思王傳注引植與錫修書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鍾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

(18) 魏志王粲傳「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癡而體弱通侷，裴注「侷者不餘易也。」

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陳琳字孔璋，琳避難冀州

，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北海徐幹字偉長，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姚範援鵝堂筆記三十九：「範案南時序亦取先賢傳而疑中論二十篇與魏文語不合。又案中論爲祿篇

似即偉長之自喻其志，蓋囁然不泮者也。不仕可信。」王粲傳：「東平劉楨字公幹。」彥和徇質於

海隅語，本陳思王而改振藻爲徇質，不知其說。應瑒字德璉。文帝與吳質書曰：「德璉常斐然有述

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阮瑀字元瑜。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

，致足樂也。」路粹字文蔚。繁音繁音。字休伯。邯鄲淳字子叔。瑒修字德祖。事跡均見魏志王粲

傳及裴注。藝文類聚五十五陳思王前錄序曰：「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

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梗概慷慨聲同通用。

(19) 三國魏志明帝紀：「青龍四年，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御覽五八七引文士傳：青龍元年

詔何植曰：「揚州別駕何植有文章才，試使作許都賦。成上不封，得令人見。」此可見明帝褒揚文

士之切。魏志曹爽傳：「何晏何進孫也。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

篇。」又劉劭傳：「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

二賦皆諷諫焉。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魏志高貴鄉公紀評『高貴鄉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金樓子雜記篇下『高貴鄉公賦詩，給事中甌陶成嗣各不能著詩，受爵酒。』宴會賦詩，是願盼合章也。動言成論謂如論帝王優劣之差，幸太學問諸儒經義等事。王粲傳『阮瑀子籍，才藻艷逸，而個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應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裴注引文章敘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常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劉涪傳『勗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劉申叔先生中古文學史曰『案彥和此論，蓋兼王弼何晏諸家之文言，故言篇體輕澹。其兼及嵇阮者，以嵇阮同爲當時文士，非以輕澹目嵇阮之文也。即以詩言，嵇詩可以輕澹相目，豈可移以目阮詩哉。』

(20) 晉宣帝司馬懿，景帝師，文帝昭，皆志深寡竊，不暇文事。武帝炎受魏禪。懷帝熾，愍帝暉，並爲匈奴劉聰所虜。

(21) 晉書張華傳『張華字茂先。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在晉初聲譽最盛，名輩亦高，故彥和首稱之。左思字太

冲，見晉書文苑傳。晉書夏侯湛傳『湛幼有益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又陸機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文苑應貞傳『貞字吉甫。貞善談論，以才學稱。武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最美。』史臣論曰『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聚藻，罕或時之。』傅玄傳『玄字休奕。少孤貧博學善屬文。後雖貴顯，而著述不廢，撰傅子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子咸，字長虞。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影。』庾純常歎曰，長嘯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張載及其弟協，協弟亢，並稱三張。見明詩鑑。孫楚傳『楚字子荆。』本傳載王濟銓楚品狀云『天才英博，亮拔不羣。』學陵傳『虞字仲洽。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成公綏字子安，見文苑傳。文選嘯賦注引臧榮緒書曰『綏少有俊才，辭賦壯麗。』晉史作者多家，彥和稱前史之論，未知本於何家也。

(22) 元帝與學見議對篇。劉陔傳『陔字大連。陔少有文翰，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陔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陔雖在外，萬幾秘密，皆豫聞之。』刁協傳『協字玄亮。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元帝中興，拜尚書左僕射。於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習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陔協皆剛嚴不阿，排抑豪彊，諸

刻碎之政，皆云二人所建。此云禮吏，猶云秉禮法之吏。郭璞傳『璞字景純。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

(23) 晉書明帝紀『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欽賢愛客，雅好文辭。

世說新語風惠篇載明帝數歲封長安與日遠近，嘗知天成，故云秉哲。手詔以溫嶠爲中書令，是練情於詰策也。見昭 策篇藝文類聚九七載蟬賦殘

文，是振采於辭賦也。大寧中復徵任旭虞喜爲博士，晉書虞喜傳是孝孝講藝也。溫嶠傳『嶠字太真。

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令文翰，亦悉豫焉。』庾亮傳『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章表篇曰『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逾親當作愈親。

(24) 晉書簡文紀『簡文帝諱昱，字道萬。清虛寡欲，尤善玄言。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孝武帝紀『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初，簡文帝見識曰『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涕。』晉祚至孝武始移，故云至孝武不嗣。』安帝紀『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勅止，皆非已出。初，識云

，「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繼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恭帝立二年，爲劉裕所篡弒，故云安恭已矣。」

(25) 晉書文苑袁宏傳「袁宏字彦伯。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殷仲文傳「仲文少有才藻。桓玄將爲亂，使總領詔命。玄九錫，仲文之辭也。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孫盛傳「盛字安國。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並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干寶傳「干寶字令升。寶少勤學博覽書記。寶撰搜神記凡二十卷。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26) 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諸賢，世尙賦頌，皆歸則詩騷，傍緣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27)宋書武帝紀下永初二年，車駕幸延賢堂，策試諸州郡秀才孝廉。三年，詔建國學。齊書王儉傳謂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南史宋文帝本紀「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十六年，上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文學，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南史臨川王義慶傳謂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南史孝武紀「帝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南史明帝紀「帝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及即大位，舊臣才學之士，多蒙引進。泰始六年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訪學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明帝以下謂歷後廢帝順帝而宋亡矣。

(28)王袁二姓文士多人，故曰聯宗。茲錄劉申叔先生中古文學史兩節，以見宋代文學之盛。

案晉宋之際，若謝混，陶潛，湯惠休之詩，均自成派。至於宋代，其詩文尤爲當時所重者，則爲顏延之謝靈運。宋書靈運傳云：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所著文章傳於世。又南史延之傳云：字延年，文章冠絕當時。又云：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錦繡列繡，亦雕鑽滿眼。斯時雖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顏謝而外，文人輩出：案晉宋人才最盛，然當時人士如孔淳之戚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顏謝而外，文人輩出：以傅亮，宋書顏延之傳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又宋書傅亮字季文通經史，宗少文周敏之戴顓孫遵儒玄，不僅以文章著。以傅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武帝受命表策文語皆亮辭也。

范曄，宋書范曄傳，好爲文章，文集傳於世。子曄字蔚宗，善爲文章，爲後漢書，袁淑，宋書淑傳字陽源，文采逾逸，縱橫有范曄其與明廷書謂諸序論不減過秦，非但不愧班氏，實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袁淑才辨，文集傳於世。子觀好學，美才。

又南史臨川王義慶傳亦謂太尉袁淑文冠當時。謝瞻混族弟靈遜相抗。又謝裕傳云：瞻等才詞辯富。謝惠連宋書惠連傳十歲能屬文。靈遜見其

也。文章并謝莊宋書莊傳字希逸，七歲能屬文，袁淑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著文章四百餘首行世。又鮑照南史臨

慶傳云：照字明遠，文辭瞻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為河清頌，為尤工。謝莊鮑照詩文尤為後世所

其叙甚工。史通人物篇亦謂鮑照文學，宗府馳名，海內方之漢代袁朔之流。為尤工。謝莊鮑照詩文尤為後世所

何長瑜宋書謝靈運傳東海何承天南史承天傳所叙文何尚之宋書尚之傳愛尚文沈懷文宋書懷文傳少好玄理，嘗為

文筆王誕宋書誕傳少王僧達好學善屬文。王徽宋書徽傳字景玄，少善屬文，為張敷言，兼屬文論。王韶之

王淮之宋書韶之傳博學有文辭，宋武帝使領西省事，凡諸韶皆其詞。又云殷淳殷冲殷滂宋書淳傳愛好文辭，未嘗遊

淡大明中又以江智深宋書本傳愛好文辭，辭采清贍。顏竣顏測南史顏延之傳延之曰：釋慧琳南史顏延之傳時沙門釋慧

也。又秦宋代臣僚，若謝晦宋書本傳稱涉祖文義秦興宗宋書本傳文張永宋書本傳能江湛宋書湛傳

琳之傳少蕭惠開宋書本傳云：袁粲宋書本傳有清才，劉劭宋書本傳兼亦有文學。自是而外，別有鮑令暉

好文義。詩荀伯子宋書本傳少好學孔寧之宋書王華傳會稽孔寧之為謝脁宋書脁傳與族荀雍羊璿之宋書謝靈運傳與弟惠

才亞惠連，雅稱之不及也。蘇寶南史王僧達傳時有蘇寶者，王曇生宋書王弘之傳子願愿宋書願願之傳弟子江邃

之南史江邃之傳宗人遂之有袁炳齊書王智深傳陳郡袁炳，下鑠南史文學傳鑠為袁吳邁遠南史文學傳邁遠好為篇章。王素南史素

賦自諸人。又南史宋武穆傳皇后傳婦人吳郡韓蘭英有，此可證宋代文學之盛矣。

(29)南史齊本紀『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姓蕭氏。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世祖武皇帝諱賾，高帝長子也。』武帝廟號世祖，此云高祖，高是世之誤。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文惠太子長懋，世祖長子也。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號世宗。』易離卦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中宗以上哲興運，中宗不知何帝。案明帝號高宗，豈中爲高之誤歟？齊書鬱林王紀『皇太后令曰，太祖以神武創業，草昧區夏；武皇以英明提極，經緯天人；文帝以上哲之資，體元良之重。』此彥和所本。

(30)紀評曰『關當代不言，非惟未經論定，實亦有所避於恩怨之間。』參閱序志篇注。

(31)十代謂唐堯，虞舜，夏，商，周，戰國，兩漢，魏，兩晉，宋。

附錄

裴子野雕蟲論

宋明帝博好文章，通典作史。才思朗捷，常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通典此下有國字。有禎祥及通典此下有行字。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

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爲詩，旣形四方之氣，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

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悻惻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軼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楊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通典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纒繁輓，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願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年少，貴遊總角，罔不撥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功。無絀於管弦，非止乎禮儀，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切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歸途，亦有宋之遺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與國；鯉焉趨室，必有不致。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豈斯之謂乎？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闕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爲闌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復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募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潢潢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拈搦，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

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盡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簪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郤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銕，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鏘鏘，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南史作妍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鄆邦而知退，章甫翠屐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樞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賴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竿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梁書庾肩吾傳時太子與湘東王論之。）

李諤上書正文體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溫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動証理，苟非懲勸，事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道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以此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尙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祖師，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措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茲世。乃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

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
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勅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隋書李
諤傳

文心雕龍注卷九
時序第四十五

文心雕龍注卷十

物色第四十六

(1) 文選賦有物色類。李善注曰：「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爲之賦。」又云：「有物有文，白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本篇當移在附會篇之下，總術篇之上。蓋物色猶言聲色，即聲律篇以下諸篇之總名，與附會篇相對而統於總術篇，今在卷十之首，疑有誤也。

(2) 大戴禮記夏小正篇：「十有二月玄駒賁。玄駒也者，蠶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月令正義：「丹良未知何物，皇氏以爲是螢火。」按八月天氣已涼，螢食蚊蚋，恐無是理。彥和引以助文，不必拘滯。

(3) 惠與慧通。鍾嶸詩品序上：「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

(4) 楚辭招魂亂辭：「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王注：「獻，進。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九章懷沙：「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注：「陶陶或曰滔滔。陶陶盛陽貌也。」九辯：「沈寥兮，天高而氣清。」九章涉江：「霰雪紛而無垠兮。」淮南子說山訓：「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

(5) 紀評曰『隨物宛轉，與心徘徊八字，極盡流連之趣，會此，方無死句。』

(6) 毛詩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傳曰『灼灼，華之盛也。』小雅采芣『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衛風伯兮『其雨其雨，杲杲日出。』傳曰『杲杲然日復出矣。』小雅角弓『雨雪瀼瀼。』箋曰『雨雪之盛瀼瀼然。』周南葛覃『黃鳥於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傳曰『喈喈，和聲之遠聞也。』召南草蟲『趨趨草蟲，嘒嘒阜螽。』傳曰『嘒嘒聲也。』王風大車『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傳曰：『皦，白也。』召南小星『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傳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周南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正義曰『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嬾妾左右佐助而求之。』衛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傳曰『沃若猶沃沃然。』古人形狀之詞，確有心會神領，百思而無得移易者，朱謀埠駢雅網羅甚富，可資採獲。

(7) 詮賦篇云『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

(8) 司馬相如上林賦『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泊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陋之口，觸窮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湧澎湃，湔弗宓汨，偪側泌瀦……於是乎崇山矗矗，巖嵒參差，林巨木，蔚巖參差，九嶷纖辭，南山嶷嶷，……』狀貌山川，皆連接數百字，漢賦此類極多，所謂字必一貫也。法言吾子篇『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9) 小雅裳裳者華『裳裳者華，或黃或白。』箋曰『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與明王之德，時有駭而不純。』楚辭九歌少司命『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此言五色之字不可屢見，黃鳥度青枝，所以見譏於記室也。

(10) 明詩篇云『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續漢書祭祀志上『以水銀合金以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印時當作即時。文鏡秘府論曰『形似體者，謂貌其形而得其似，可以妙求，難以粗測者是。』

(11) 紀評『化臭腐爲神奇，秘妙盡此。』

(12) 紀評『四序紛迴四語尤精。凡流傳佳句，都是有意無意之中，偶然得一二語，都無累牘連篇苦心力造之事。』可參閱通變篇。

(13) 水經注江水篇『江水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袁山松曰「父老博言原既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曰歸鄉。抑其山秀水清，故出傷異，地險流疾，故其性亦隘。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信與。」余謂山松此言，可謂因事而立證，恐非名縣之本旨矣。』黃宗羲景州詩集序云『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爲其性情，其景與意，不可分也。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而詩人能結之不散；常人未嘗不有月露風雲花鳥之咏，非其性情，極雕繪而不能』

親也。」

(14) 紀評「諸贊之中，此爲第一。」

才略第四十七

(1) 紀評曰：「時序篇總論其勢，才略篇各論其人。上下百家，體大而思精，真文面之巨觀。」

(2) 書皋陶謨：「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傳曰：「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大禹謨：「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於歷山往於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替腹，夔夔齋慄。替腹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五子之歌見明詩篇注。

(3) 仲虺之誥序曰：「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伊訓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詩大雅崧高蒸民韓奕江漢皆尹吉甫美宣王而作。

(4) 左傳宣公十二年隨武子曰：「麇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平王室，王享之，殺蒸。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王享」

有禮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僖公二十三年』秦穆享公子重耳。子犯曰：『偃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之爲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尤善爲辭令。』子產修辭扞鄭見徵。』
聖篇注。

(5) 燕策二『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燕王悔，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

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爲奉命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閉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欲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命，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返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足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返乎磨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當作薊丘植乎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之上者也。先王以爲愜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命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以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

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著，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范雎上秦昭王書，李斯諫逐客書引見論說篇注。蘇秦說辭見史記本傳及戰國策，不復引。

(6) 荀卿賦見詮賦篇注。

(7) 漢志陸賈賦三篇，當有篇名孟春者，彥和時尚存，今則無可考矣。札遼十二云：「選典語當作進典語。諸子篇云『陸賈典語』並誤以漸語爲典語也。進選語語皆形近而誤。」

(8) 漢書賈誼傳：「文帝召誼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而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此爲能。」呂氏春秋離俗覽：「飛兔要髮，古之駿馬也。」枚乘見雜文篇注。鄒陽見時序篇注。

(10) 藝文類聚三十有董仲舒士不遇賦，司馬遷悲士不遇賦。詩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維以告哀。」箋云：「告哀，言勞病而愬之。」

(11)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少時好讀書。」法言吾子：「文麗用寡長卿也。」覆疑當作覈。

(12) 駢儷之文始於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故云以密巧爲致。莊子逍遙遊：「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郭注』冷然輕妙之貌。』

(13) 漢書楊雄傳『雄少而好學……默而好深湛之思。』子雲多知奇字，亦所謂搜選詭麗也。搜選詭麗，辭深也；涯度幽遠，義深也。辭人最深，人當作義，俗寫致訛。

(14) 論衡佚文篇『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後漢書宋宏傳『帝嘗問宏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此云爰比相如，恐誤。藝文類聚七十八載譚賦曰：余少時爲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部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曰存仙。端門南向山，署曰望仙門。余居此焉，竊有樂高眇之志，即書壁爲小賦以頌美曰：

夫王喬赤松，呼則出故，翕則納新；天矯經引，積氣闢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凌虛無，洞達幽明；諸物皆見，玉女在旁；仙道旣成，神靈攸迎。乃驂駕青神，赤騰爲歷；踏玄厲之摧靡，有似乎鸞鳳之翔飛。集於膠葛之宇，泰山之臺；吸玉液，食華芝，漱玉漿，飲金醪。出宇宙，與雲浮，灑輕霧，濟傾岸，觀滄川而升天門，馳白鹿而從麒麟，周覽八極，還眺華壇。汜汜乎，濛濛乎，隨天轉旋，容容無爲，壽極乾坤。

(15) 後漢書馮衍傳『衍與新陽侯交結，得罪，不得志，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

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賦文載本傳不復錄。淮南子說林訓「明月之珠，蚌之病而我之利也。」

(16) 王命論見論說篇注。新序見諸子篇注。

(17) 崔駰崔發崔寔見時序篇注。

(18) 後漢書賈逵傳，「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又文苑杜篤傳「篤所著賦，誄，吊，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本傳載其論都賦一篇。

(19) 黃注「原作李充。按後漢獨行傳李充陳留人，不言有著述；晉中興書，李充江夏人著學箴。然此在賈逵之後，馬融之前，則李尤也。尤在和帝時，拜蘭臺令史，有函谷諸賦；並車諸銘；而賈逵仕明帝時，馬融仕順桓，序時以觀之，乃李尤無疑。」左傳成公六年「獻子曰『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墮之疾。』易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羽。」

(20) 後漢書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三十一篇。」

(21) 後漢書文苑王逸傳「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

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22)後漢書張衡傳『衡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巡詰，懸圖，凡三十二篇。及爲侍中，上書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書初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與，時人追恨之。』范曄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章懷注瑗撰平子碑文也又蔡邕傳

『邕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又曰『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范曄贊曰『邕實嘉靜，心精辭綺。』

(23)漢書劉向傳『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旨切調緩，向文確評。後漢書文苑趙壹傳載其窮鳥賦一篇；賦末繫詩二首。其一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扞麟倚門邊。』其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所謂體疏，殆此類也。文選

採錄孔融書表，是氣盛於爲筆之證。稱衡作鸚鵡賦，文無加點，辭采甚麗，是思銳於爲文也。

(24) 潘昂九錫文見詔策篇注 魏志王朗傳：「朗著奏議論記，咸傳於世。」序銘未開。

(25) 事類篇曰：「及楊雄百官箴，頗酌于詩書；劉歆逐初賦，歷叙于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駰張蔡，遂摛撫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

(26) 鍾嶸列思王於上品，文帝於中品。明詩篇曰：「兼善則子建仲宣。」是彥和之意，亦以子建詩優於文帝也。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則亦特有其長，不得一概擲之。彥和此說，誠是篤論。

(27) 文選 曹植王仲宣誄曰：「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詩品云：「陳思以下，植稱獨步。」又云：「公幹升堂，思王入室。」而稱仲宣爲「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仲偉與彥和，小有出入。姚範援魏堂筆記三十九「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按體弱未必論文，疑即魏志 榮傳所云：「貌癯而體弱也。」又魏略亦有元瑜病於體弱之語。」

(28) 陳琳見職移篇注。阮禹見章表篇 書記篇注。全三國文五十五中論序曰：「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並時而作，曾無闡宏文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二篇。」典論論文「幹之玄 張 滿 區 員 弱 橋 賦」

，雖廣蔡不過也。『文選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文選文帝與吳質書』德懿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魏志王粲傳注』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誣奏孔融而殺之。見奏啓篇諷誅之後，人視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又陳思王植傳注引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建安中學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外內，事皆稱意。』又引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藝文類聚五十回載儀制禮論一篇。王粲傳注引魏略曰『鄴鄴淳字子叔，博學有才章。』藝文類聚十載淳之命述。

(29) 劉勰趙都賦見事類篇注。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引典略曰『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應璩百言詩見明詩篇注。李詳黃注補正『吉甫晉應貞字。貞有臨丹賦見類聚八。』嵇康養生論見文選。本集有答向子期難養生論，聲無哀樂論，釋私論，管蔡論，明膽論，難張遼叔宅無吉凶攝生論，難張遼叔宅無吉凶攝生論，答張遼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魏晉羣才，叔夜作論爲最富矣。晉書阮籍傳『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立，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首，爲世所重。』文選採錄十七首，顏延年注曰『說者謂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30)陸雲與兄平原書「張公文無他異，正是情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文選鴟鵂賦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少好文義，博覽墳典。爲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雖棲處雲閣，慨然有感，作鴟鵂賦。」錄賦於下：

鴟鵂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爲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鸞鷟鴟鵂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冲天，背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翮纒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顯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鴟鵂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翮翹之陋體兮，無玄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鷹鷂猶俄翼，尚何懼於罽罽。鱗脊蒙龍，是焉遊集；飛不飄颻，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蔭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實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澗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鴟鵂介其背距，鶻鷂軟於雲際，鴟鵂竄於幽險，孔翠生乎澁裔。彼晨鳧與歸雁，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爲綬於此世。蒼鷹然而受緤，鸚鵡惠而入籠；犀猛志以服養，塊

幽繫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翻而爲庸；繼鍾代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秀若疇昔之從容。海鳥鷄鷓，避風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飄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足襲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鶴螟巢於蚊睫，大鵬彌於天隅，將以上方不足，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

左思三都見詮賦篇注。文選左思詠史八首：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暗背覽戎首。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凋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緜，對珪不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馨，北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與；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

悠悠百世後，英名積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峩峩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倏來遊。被褐出閭閻，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旁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門趨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屯邴，由來自古昔；何時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道路，枳棘塞中途；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顧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

(32)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引臧榮緒晉書「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李善注「岳蔡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爲長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曰西征。」諫碑篇「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

諫之才也。『哀弔篇』及潘岳繼作，實鍾其美。觀其虛贖辭變，情同哀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回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金鹿澤蘭見哀弔篇注。』

(33) 銜裁篇：『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文章傳：『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

(34) 晉書孫楚傳：『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晉文帝遣符節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本傳及文選均載楚書。觀其指陳利害，深切著明，所謂疎通也。措辭率直，邵等至吳，不敢爲通，所謂直置也。』晉書學虞傳載虞思游賦，其序曰：『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惟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信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循規溫雅，即指思遊賦也。文章流別見序志篇注。

(35) 晉書 傅玄傳：「玄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司空王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當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玄子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讎，推賢樂善，嘗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鑿。」易蒙卦彖辭：「以剛中也。」師卦象辭：「剛中而應。」

(36) 晉書 文苑 成公綏傳：「綏少有俊才，詞賦甚麗。」世說新語 文學篇注：「文士傳曰：『夏侯湛字孝若，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辭，名照潘岳。』湛集載其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漢續其亡，故曰周詩也。』其詩曰：既廢斯慶，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官；宵中告退，鷄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晉書 夏侯湛傳載其昆弟語一篇，純模尙書。本傳謂湛著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曹摅字顏遠，晉書在良吏傳。文選載其五言思友人詩感舊詩各一首。文館詞林載贈韓德真，贈石崇，贈王弘遠，贈歐陽建，答趙景微五首，並四言長篇，殆即彥和所指。文選張季鷹雜詩注引王儉七志曰：『翰字季鷹，文藻新麗。』

(37) 三張見明詩篇注。

(38) 晉書 劉琨傳：「琨爲匹礪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鍊，張良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諷。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

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文選載琨答盧諶四言詩一首，又重贈盧諶五言詩一首。重贈詩載琨本傳，即諶所謂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者也。盧諶傳「諶字子諒清敏有深思，好老莊，善屬文。』彥和稱盧諶情發而理昭，蓋指其上表理劉琨，本傳所謂文旨甚切者也。表文載劉琨傳。

(39)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璞別傳「文藻繁麗，詩賦贊頌，並傳於世。』郊賦見才略篇注。文選郭景純遊仙詩七首。李善注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銷銖纓紱，滄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40) 庾亮見章表篇注。溫嶠見詔策篇注。

(41) 孫盛干寶見才略篇注。

(42)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晉陽秋「袁宏少有逸才，文章絕麗。』鍾嶸詩品曰：「彥伯雖文體未道，而辭明緊健，去凡俗遠矣。』孫興公遊天台山賦多用佛老之語，不甚狀貌山水；與漢賦窮形盡貌者頗異。世說新語文學篇「殷仲文天才弘瞻。』注引續晉陽秋「仲文雅有藻才，著文數十篇。』殷仲文孤興，謝混閑情未聞。

(43)此亦猶時序篇不論當代之意。

(44) 論衡 案書篇：「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僞真，無有故新。」彥和之意同此。

知音第四十八

(1) 季詳 黃注 補正：「抱朴子 廣譬篇：「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情也；信耳而遺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或不能拔，或納說而誅之，或放之乎冗散。」彥和之論本此。」

鬼谷子 內經篇：「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

(2) 史記 韓非傳：「非作孤憤 五蠹 內外儲說 林說 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 五蠹之書，曰：「嗟夫！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李斯 姚賈 害之，下吏治非。李斯 使人遺非藥令自殺。漢書 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奏之，天子以爲郎。」

(3) 文選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作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遠言，以爲美談。……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譬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丁廙字敬禮。季緒名脩，劉表子也。

(4) 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孝武紀索隱亦引此說，據彥和此文，則是桓譚笑樓護之說，索隱誤記。樓護脣舌，見論說篇注。

(5) 二主謂秦皇漢武。班謂班固曹植。漢書楊雄傳「雄著太玄，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有利祿，然尙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

(6) 公羊哀公十四年「有以告者，曰，有麟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尹文子大道下「楚有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買而獻之楚王。」又「魏之田父得

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給之曰：「怪石也。歸而置之廡下，明照一室，怪而棄之於野。」藝文類聚六謝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甓不殊。」

(7) 紀評曰「此似是而非之見，雖相賞識，亦非知音。」

(8) 意林引新論曰「揚子雲攻於賦，王君大習兵器。予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紀評曰「扼要之論，探出知音之本。」

(9) 一觀位體，體性等篇論之。二觀置辭，麗辭等篇論之。三觀通變，通變等篇論之。四觀奇正，定勢等篇論之。五觀事義，事類等篇論之。六觀宮商，聲律等篇論之。大較如此，其細條當參伍錯綜以求之。

(10) 紀評曰「此一段說到音本易知，乃彌覺知音不逢之可傷。」

(11) 呂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12) 莊子天地篇『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噓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正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文選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是以曲彌高，其和彌寡。』

(13) 楚辭九章懷沙『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其事浮淺疑當作不事浮淺。

(14) 老子二十章『衆人熙熙，如春登臺』俞樾諸子平議曰『如春登臺與十五章若冬涉川一律。河上公本作如登春臺，非是。然其注曰『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是亦未嘗以春臺連文。其所據本亦必作春登臺，今傳寫誤倒耳。文選閒居賦注引此已誤。』案如俞說，則彥和時已誤矣。釋藏跡八釋道安十二門經論序『世人遊此，猶春登臺。』是晉代尙不誤也。又三十五章『樂與餌過客止。』王昶注『樂與餌，則能令過客止。』左傳宣公三年『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翫澤疑當作翫釋。

程器第四十九

(1) 尚書梓材『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傳曰『

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五子之歌』峻宇彫牆。』說文『朽，所以涂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稷。』

(2) 李詳黃注補正曰『魏文帝與吳質書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三國魏志王粲傳注引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儁也。』今覽王粲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醜，休伯鄙無格檢，元瑜病于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然君子不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榘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韋護字仲將。

(3) 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又『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蜀時受金，失官。』
『顏氏家訓文章篇』『司馬長卿竊資無操。』

漢書楊雄傳『雄家素貧，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又『家產不過十金，乏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彥和謂其少算，豈指是與？顏氏家訓云『楊雄德敗美新。』

後漢書馮衍傳『衍字敬通。顯宗即位，又多短衍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增壞於時。』章懷注引衍集與滂弟任武達書醜詆

其婦，詞極慘苦。注又引衍與宜孟書，似又出其後妻，其人之浮薄可知。宋書王徽傳「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

後漢文苑傳「杜篤居美陽，與美陽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

後漢書班固傳「大將軍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顏氏家訓曰「班固盜竊父史。」

後漢書馬融傳「融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酒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差。」范曄論曰「馬融奢樂恣性，黨附成讖，固知識能匡欲者，辭矣！」顏氏家訓曰「馬季長佞媚獲諂。」

李詳黃注補正「黃注引融傳不及贖貨，今當添入。融傳：「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惠棟後漢書訓纂引三輔決錄云，融爲南郡太守。二府以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椽岐肅錢四十萬。融子又強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疋，以肅爲孝廉，向爲主簿。」

後漢書孔融傳「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意林引傅玄傳子「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豈

不罪耶？」文學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豕、一狸，狸、豕一鸚鵡，何足怪也？」觀文學此論，可見其誕之甚。宋書王徽傳：「諸葛孔明曰：來敵亂羣，過於孔文學。」金樓子立言篇亦載文學食人語，文小異。

鴻衡傲誕事詳後漢書本傳，後竟爲黃祖所殺。顏氏家訓曰：「孔融、鴻衡誕傲致殞。」

王粲輕脆踈競，未知其事。韋誕謂其肥羶，疑脆肥皆銳之譌也。體性篇云：「仲宣踈銳。」顏氏家訓曰：「王粲率踈見嫌。」顏氏家訓曰：「陳琳實號蠢疎。」後漢書皇后紀：「輕薄譏諷。」注：「言忽遽也。」忽遽與蠢疎義合。

丁儀路粹事未詳。顏氏家訓曰：「路粹隘狹已甚。」晉書愍懷太子傳：「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召太子置別室，逼飲醉之。使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少婢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依而寫之。后以呈帝廢太子。」

晉書陸機傳：「機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趨獲譏。」又郭彰傳：「彰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賈后專朝。彰與參權勢，賓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顏氏家訓曰：「陸機犯順履險。」

晉書傅玄傳：「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轉司隸校尉。謁者以宏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尙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尙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

坐免官。』

晉書孫楚傳：『楚參石苞驍騎軍事，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誚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

(4) 說苑尊賢篇：『鄒子說梁王曰：『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以爲仲父。』史記吳起傳：『起聞魏文侯賞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

史記陳丞相世家：『絳侯灌嬰等咸議陳平曰：臣聞平家居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又賈誼傳：『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5) 漢書佞幸傳：『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董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知上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問。即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王莽傳：『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光字子夏。班馬謂班固馬融。

(6) 晉書王戎傳：『戎字濬冲。與阮籍諸人爲竹林之遊。後以平吳功，封安豐侯。南郡太守劉肇賂

戎筒中細布五千端，爲司隸所糾。帝雖不問，然爲清慎者所鄙。戎以晋室方亂，慕邊伯玉之爲人，與俗舒卷，無筭諱之節。自經典選，未常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馬杜謂司馬相如杜篤。

(7) 史記鄒陽傳『吳王濞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內其言。於是鄒陽杖乘殿，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後漢書文苑傳『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香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魏志王粲傳注引先賢行狀『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

(8) 陳先生曰『江河所以騰涌，涓流所以寸折，語意本荀子王霸篇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李君雁暗曰『列女母儀傳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開內之師。』

(9) 庾亮見章表篇注。

(10)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侯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

樂而敦詩書。 史記孫子傳 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 闔廬曰 子之十三篇 吾盡觀之矣 可以小試勒兵乎 對曰可 正義引七錄云 孫子兵法三卷 案十三篇爲上卷 又有中下二卷 注 彌 滿也 彪 文也 積行內滿 文辭外發 漢書司馬相如傳 其北則有陰林巨樹 懷棗豫章 服虔曰 豫章大木也 顏注 樾音便即今黃欒木也 棗音南 今所謂楠木 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 按溫活人云 豫今之枕木 章 今之樟木也 二木生至七年 枕樟乃可分別 抱朴子尚博篇 或曰 德行者本也 文章者末也 故四科之序 文不居上 抱朴子答曰 文章之與德行 猶十尺之與一丈 謂之餘事 未之前聞 且夫本不必皆珍 末不必悉薄 譬若飾繡之因素地 珠玉之居蚌石 雲雨生於膚寸 江河始於咫尺 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 未可呼爲餘事也 聲昭楚南謂屈賈 采動梁北謂鄒枚 珠夏等文人之文 其便身也 李 四 侯 定 不 實 在 美 德 且 澤 也 味 天 未 文 是 未 相 說 不 代 名 又 不 叙 利 亦 係 其 說 精 致 處 爲 然 玩 物 之 心 之 習 雅 習 之 而 文 之 爲 難 詩 以 杜 尚 補 手 身 心 任 益 于 世 道 耶

樂而敦詩書。』

史記孫子傳『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正義引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11) 法言君子篇『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彌中而彪外也。』注『彌，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漢書司馬相如傳『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懷棗豫章。』服虔曰『豫章大木也。』顏注『樾音便即今黃欒木也。棗音南。今所謂楠木。』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

『按溫活人云，豫今之枕木；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別。』

(12) 抱朴子尚博篇『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抱朴子答曰，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飾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聲昭楚南謂屈賈，采動梁北謂鄒枚。

珠夏等文人之文 其便身也
 李 四 侯 定 不 實 在 美 德 且 澤 也 味 天 未 文 是 未 相 說 不 代 名 又 不 叙 利 亦 係 其 說
 精 致 處 爲 然 玩 物 之 心 之 習 雅 習 之 而 文 之 爲 難 詩 以 杜 尚 補 手 身 心 任 益
 于 世 道 耶

序志第五十

(1) 紀評曰『此全書之總序。古人之序皆在後，史記漢書法言潛夫論之類，古本尙斑斑可考。』

(2) 釋藏跡十釋慧遠阿毗曇心序『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詠歌之微言，管統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曰法勝，淵識遠鑒，探深研機，龍潛赤澤，獨有其明。其人以爲阿毗曇經源流廣大，難卒尋究，非瞻智宏才，莫能畢綜。是以探其幽致，別撰斯部。始自界品，訖於問論，凡二百五十偈。以爲要解，號之曰心。』彥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條分明，往古所無，蓋採取釋書法式而爲之，故能科條明晰若此。札記曰『涓子蓋即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之環淵。環淵楚人，爲齊稷下先生，此列仙傳所以稱爲齊人。言黃老道德之術，著書上下篇。琴心蓋即此書之名，猶王孫子一名巧心也。環一作環，一作娟，聲類並同。』漢書藝文志道家蜎子十三篇。自注『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又儒家王孫子一篇。自注『一曰巧心。』釋名釋言語『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

(3) 札記曰『此與後章文繡鑿離本彌甚之說，似有差違，實則彥和之意，以爲文章本貴修飾特去甚去泰耳。全書皆此旨。』後漢書崔駰傳贊『世禪雕龍。』章懷注引別錄曰『言駟夷脩飾之文，

若雕龍文也。』

(4) 尚書益稷『萬邦黎獻。』黎獻謂衆賢。漢書刑法志『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此彥和所本。有是人之誤。淮南子精神訓『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孫君勗丞曰『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耳目辰辰，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風氣也。』

(5) 札記曰『丹漆之禮器，蓋籩豆也。三禮圖玉函山房輯本云，豆以木爲之，受四升，高尺二寸，黍赤中

。周禮注曰，籩，竹器圓者。』

(6) 劉勰通誼堂集書文心雕龍後

文心雕龍一書，自來皆題梁劉勰著，而其著於何年，則多弗深考。予謂勰雖梁人，而此書之成，則不在梁時而在南齊之末也。觀於時序篇云『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齊肅錄，世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高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遐疑賞景祚。今聖歷方興，文思光被』云云。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劉宋，皆但舉其代名，而特於齊上加一皇字，其證一也。魏晉之主，稱諡號而不稱廟號，至齊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後追尊，止稱爲帝，餘並稱祖稱宗，其證二也。歷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貶，獨於齊則竭力頌美，絕無規過之詞，其證三也。東晉上高宗之廟號，係永泰元年八月事，據高宗興運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後。梁武帝受和帝之禪位，保

中興二年四月事，據皇齊馭寶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前。其間首尾相距，將及四載，所謂今聖歷方興者，雖未嘗明有所指，然以史傳核之，當是指和帝而非指東昏也。梁書總傳云『撰文心雕龍既成，未爲時流所稱，約自重其書，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約便命取讀，大重之。』今考約之事東昏侯也，官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雖品秩漸崇，而未登樞要，較諸同時之貴幸，聲勢曾何足言。及其事和帝也，官驃騎司馬，遷梁臺吏部尙書，兼右僕射。維時梁武尙居藩國，而久已帝制自爲，約名列府僚，而實則權倖宰輔，其委任隆重，即元勳宿將，莫敢望焉。然則約之貴盛，與總之無由自達，皆不在東昏之時而在和帝之時明矣。自總爲東莞富人，此郡僑置於京口，密邇建康，其少時居定林寺十餘年，故晚歲奉敕撰經證功，即於其地，則踪跡常在都城可知。約自高宗朝由東陽徵還，任內職最久，其爲南清河太守，亦京口之僑郡，與總之桑梓甚近，加以性好墳籍，聚書極多，若東昏時此書業已流行，則約無由不見。其必待車前取讀，始得其書者，豈非以和帝時書適告成，故傳播未廣哉。和帝雖受制於人，僅同守府，然天命一日未改，固儼然共主之尊，總之颺言讚時，亦儒生之職分。其不更述東昏者，蓋和帝與梁武舉義，本以取殘伐暴爲名，故特從而削之，亦猶文帝之後，不叙鬱林王與海陵王，皆以其喪國失位而已。東昏之亡在和帝中興元年十二月，去禪代之期，不滿五月

，縉之負書干約，當在此數月中，故終齊之世，不獲一官，而梁武天監之初，即起家奉朝請，未必非約延舉之力也。至於沈之宋書，成於齊世祖永明六年，而自來皆題梁沈約撰，與縉之此書，專正相類。特約之序傳言成書年月，而縉之序志未言成書年月，故人但知宋書成於齊而不知此書亦成於齊耳。

劉氏此文考彥和書成於齊和帝之世，其說甚確，茲本之以略考彥和身世。史料簡缺，聞見隘陋，徒憑推想，庶得輪廓而已。宋書劉秀之傳云「東莞莒人，世居京口，弟粹之，晉陵太守。」秀之粹之兄弟以「之」字爲名，而彥和祖名靈真，殆非同父母兄弟，而同爲京口人則無疑。彥和之生當在宋明帝泰始元年前後，父尚早沒，奉母家居讀書。母沒於二十歲左右，丁婚娶之年，其不娶者，固由家貧，亦以居喪故也。三年喪畢，正齊武帝永明五六年。高僧釋僧祐傳云「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衆，並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並建無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咸其功也。」彥和終喪，值僧祐宏法之時，依之而居，必在此數年中。今假設永明五六年，彥和年二十三四歲，始來居定林寺，佐僧祐搜羅典籍，校定經藏。僧祐傳又云「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爲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於世。」僧祐宣揚大教，未必能潛心著述，凡此造作，大抵

皆出彥和手也。釋超辯傳「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沙門僧祐爲造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永明十年，彥和年未及三十，正居寺定經藏時也。假定彥和自探研釋典以至校定經藏撰成三藏記等書，費時十年，至齊明帝建武三四年，諸功已畢，乃感夢而撰文心雕龍，時約三十三四歲，正與序志篇齒在逾立之文合。文心體大思精，必非倉卒而成，締構草稿，殺青寫定，如用三四年之功，則成書適在和帝之世，沈約貴盛時也。天監初，彥和始起家奉朝請，計自永明五六年至是已十六年，彥和之於僧祐，知己之感深矣。二公賓主久處，歡情相接，刻石城山大石佛像，僧祐於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見釋僧 彥和爲作碑銘，殘文尙載藝文類聚七十六；及祐於天監十七年五月，卒於建初寺，弟子正度立碑頌德，亦彥和爲製文，尤可謂始終其事者。天監十六年冬十月去宗廟薦脩，始用蔬果，本傳謂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彥和上表當即在是冬。本傳云「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敕許之。乃於寺易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定林寺撰經，在僧祐沒後。蓋祐好搜校卷軸，自第一次校定後，增益必多，故武帝敕與慧震整理之。大抵一二年即畢功，因求出家，未期而卒，事當在武帝普通元二年間。慧皎高僧傳始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故傳中稱東莞劉勰製文，不稱其僧名，其時或彥和尙未出家，否則似應稱其僧名矣。彥和自宋泰始初生，至普通元二年卒，計得五十六七歲。所

惜本傳簡略，文集亡逸，如此賢哲，竟不能確知其生平，可慨也已。

五禮謂吉凶賓婚嘉，見宗經篇注。周禮大宰職：「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論語季伯：「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有文章。」集解：「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7) 通變定勢二篇已論之。

(8) 體要見徵聖篇注。論語爲政：「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9) 魏文帝典論論文 錄自全三 國文八

夫字依藝文類聚五十三加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

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此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

，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

。斯七子 藝文類聚作人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聘驥馱於千里，三國志王粲傳注作成自以聘馱馱於千里。藝文類聚作成自以聘馱馱

。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乃 本作而。依藝文類聚改。

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三國志王粲傳注作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藝文類聚與粲傳同，無非字。如粲之初征

登樓魂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陳琳阮瑀陳字阮宇，依藝文類

聚增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

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王粲傳注藝文類聚無以字，乎字作于。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時有二字依藝文類聚者所善，楊班王粲傳注有之字。

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闕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

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

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

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

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

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强力，貧賤則餓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

，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藝文類聚作所

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游案行，屈原之尚也。窮修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

意周旋，綽有餘味矣。長卿子雲意未能及已。北堂書鈔一百

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義，治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

御覽五百九十五

李尤字伯宗，後漢本傳作伯仁年少有文章。賈逵尤有相如揚雄之風，拜蘭臺令史，與劉珍等共撰漢記。

北堂書鈔六十二 議郎馬融以永興中後漢本傳作永初二年帝獵廣成，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融撰上林頌以諷

藝文類聚一百。此三條疑當在前半，文選刪落者尙多也。

典論以外，文帝尙有與吳質書亦可備參閱。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璜應劭，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面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冲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遵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

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頽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載，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年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文選

(10) 陳思序書謂子建與楊德祖書也。自文選遂錄於下：

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騰揚于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懿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氣，譬畫虎未成，反爲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讀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

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流通，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嵇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日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臣孫憲之芳，衆所同好，而海畔有逴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竊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

(11) 應璩文質論藝文類聚二十二。此論無關於文，姑錄之。

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于文，百穀屬于土，芳華茂于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滔靈，仰觀象于玄表，俯察式於羣形，鶉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吞黍易趨，道無攸一，

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文，濟濟休令，火龍黼黻，燁燁子廊廟，袞冕旂旂，曷齊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摘蕞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列，覽墳丘于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縠之桂裳，必將游翫于左右，振飾于宮房，豈爭牢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之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之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鄴攜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譎，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建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自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彊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鄧友詐其遊，襄據北軍，實賴其時；家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哉。

(12) 文選陸機文賦

川文鏡秘府論所載文賦校。

余余上有或，曰二字。

每觀才士之所

無所

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

有其

放言造辭，良多變矣，妍豈好惡

，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達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達。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有爾字。竹中區以玄覽，願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狹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作嘉字。柔條於芳春；心懷懷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作後列。誦先人作氏字。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作藻麗字。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作耽字。思傍訊，精鶩作鶩字。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曠曠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灑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拂作拂字。悅，若遊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鑿會作會字。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作北字。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之作於字。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作未字。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咀嚙作鈕錮而不安。磬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踟躕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以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作觚字。以率爾，或含毫而逸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

寂寞而求音，函籛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作愈深，播芳藜之覆覆，發青條之森森，祭風飛而蕤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僂僂，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逐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夸作誇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繆繇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作品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輝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尙巧，其遺言也貴妍。聲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叙，故澳溼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意作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作兩若繡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閤合乎彞篇，雖杼柚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若發穎豎，作堅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

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掃。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樵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有以濟夫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靡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作緩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囀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作聲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豈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作質而辭輕，或囊故而彌新，或澆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是蓋輪扁有之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作明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作刪修之所淑，雖澹發於巧心，或受歎作嘖於拙目，彼瓊蕁作璵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案籥之罔窮，與天地乎竝育，雖紛囂於此世，嗟不盈於手掬。患挈餅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蹊蹕於短垣，作詩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作於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

言泉流於蔚齒，紛巖巖以駭遠，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冷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攪營作勞魂以探賾，作潛頤精爽於作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作軋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矜，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作其爲用，固衆理之所因，作由恢萬里而作使無闕，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作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非作不繪，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13) 全晉文七十七輯藝文文章流別論晉書藝文傳云：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既當，爲世所重。文鏡秘府論云：藝文之文章志，區別優劣，各辭勝。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稱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

爲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以異，古今之變也。楊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尙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皆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楊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子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盞」之屬是也，

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于俳諧樂多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七發造于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與入輦蹙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晏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引，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明顯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色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箴，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于勸也。」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于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論既論則之矣。且上古之銘，銘于宗廟之碑。蔡邕爲揚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之器，銘之嘉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札

銘，朱公叔鼎銘，王祭觀銘，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平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潤色，言可采錄。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于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于童孺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

今所謂哀策者，古誄之義。

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溫雅，連旨之壯麗抗慨，應閒之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

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于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

金樓子立言下『華虞論邕元表賦曰，通精以整，札遂曰通上常有幽字。思玄博而瞻，元表擬之而不及。』此案

依嚴氏未編文選東征賦注引流別論云『發落至陳留述所經歷也。』嚴氏亦未收。

(14) 李充翰林論 全晉文五十三輯得下列八條。文鏡秘府論曰：李充之製翰林，褒貶古今，斟酌利病。

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學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矣。」

潘安仁之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讚楊公，亦其義也。

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

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駁不以華藻爲先，世以傅長虞每奏駁事，爲邦之司直矣。

研求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于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文矣。

在朝辨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爲本。陸機議晉斷魏有晉晉亦名其美矣。

盟檄發于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文選百一詩注引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

又劇秦美新注引翰林論云：「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

以上兩條，嚴氏未收，應補錄。

札記曰，「此翰林論之一斑，觀其所取，蓋以沈思翰藻爲貴者，故極推孔陸而立名曰翰林。」

(15) 桓譚新論頗有論文之言，今自全後漢文十所輯，略舉數條如左：

賈誼不左遷，矢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筆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揚雄不貪，則不能作玄言。

余少時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

楊子雲攻于賦，余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

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孔子言「舉一隅足以三隅反。」觀吾小時二賦，亦足以揆其能否。

案嚴輯之外，應補本書所引兩條。哀弔篇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通鑄篇桓君山曰，「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楊言辭，常輒有得。」

劉楨論文語無考。本書風骨篇定勢篇各引一條。

(16) 札記曰「士龍與兄平原書牘，大抵商量文事，茲且錄一首以示一節。」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尙緊據定勢篇引當作勢。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欲自得

，今日便欲宗其言也。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尤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爲爾不？

應貞字吉甫，論文語無考。

(17) 札記曰：『六朝人分文筆，大概有二途：其一，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其二，以有文彩者爲文，無文彩者爲筆。謂兼二說而用之。』

(18) 札記曰：『謂明詩篇以下至書記篇，每篇叙述之次第。茲舉頌篇以示例：自昔帝嚳之世起，至相繼于時矣。止此原始以表末也。頌者，容也二句，釋名章義也。若夫子雲之表充國以下，此選文以定篇也。原夫頌惟典雅以下，此敷理以舉統也。』論文叙筆謂自明詩至哀弔皆論有韻之文，雜文諧隱二篇或韻或不韻，故置於中，史傳以下則論無韻之筆。

(19) 易上繫：『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焦循易通釋：『大衍猶言大通。』大易疑當作大衍。(20) 割精當作割情，情指神思以下諸篇，采則指聲律以下也。金樓子立言上：『諸子興於戰國，文集盛於兩漢。至家家有製，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風俗；其弊者祇以煩簡牘，疲後生。往者既積，來者未已，翹足志學，白首不徧。或昔之所重今反輕；今之所重，古之所賤。嗟我後生，博達之士，有能品藻異同，刪整蕪穢，使卷無瑕玷，覽無遺功，可謂學矣。』金樓所希蓋指如摯虞昭明之撰總集，然何如彥和之示人規矩準繩邪。

(21) 札記曰：『此義最要。同異是非，稱心而論，本無成見，自少紛紜。故文必多襲前人之論，而不



嫌其鈔襲，未若世之君子必以己言爲貴也。即如顧讚篇大意本之文章流別，哀弔篇亦有取於樊君，信乎通人之識，自有殊于流俗已。」宗經篇取王仲宣成文，不以爲嫌，亦即此意。

(22) 諸子篇曰「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粹其銷乎！」沉一作洗。莊子德充符「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陶弘景雜沈約均聖論云「謹備以謬洗，願具啓諸微。」洗聞洗蔽，六朝人常語也。

凌廷堪祀古辭人九歌之一 瓊劉令人題

言之精兮爲文，文之心兮不紛；以文闡文兮徒跡，以心授心兮乃神；造棘端兮鄧削，去鼻粟兮郢斤。用雕龍兮命篇，匪談天兮好奇；執禮器兮矩步，緬夜夢兮往時；從尼父兮南行，且而寤兮志怡。豈文章兮宗旨，實聖人兮式憑；耿陟降兮中宵，信著書兮祥徵。今去君兮千載，文之法兮未改；境鑿鑿兮非誣，世遙遙兮相待。探大衍兮取數，語含象兮渺然；前體製兮詳剖，後肌理兮密研；允斯文兮正鵠，願奕禩兮流傳。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出版

文心雕龍注(上冊)

甲種定價大洋八角
乙種定價大洋六角

編述者 范文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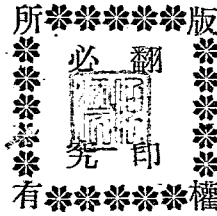
印刷者 文化學社

發行者 文化學社

北平和平門前

電話四五八〇

寄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文心雕龍注(中冊)

甲種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乙種定價大洋一元四角

編述者 范 文 瀾

印刷者 文 化 學 社

發行者 文 化 學 社

北平和平門前
電南四五八〇

寄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
翻印
必究
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出版

文心雕龍注(下冊)

甲種定價大洋九角
乙種定價大洋七角

編述者 范文瀾

印刷者 文化學社

發行者 文化學社
北平和平門前
電南四五八〇

寄售處

天津直隸書局
北京開明書局
上海新開明書局
南京新開明書局
濟南新華書局
青島新華書局
濟南新華書局
開封新華書局
滄州新華書局
瀋陽新華書局
長沙新華書局



